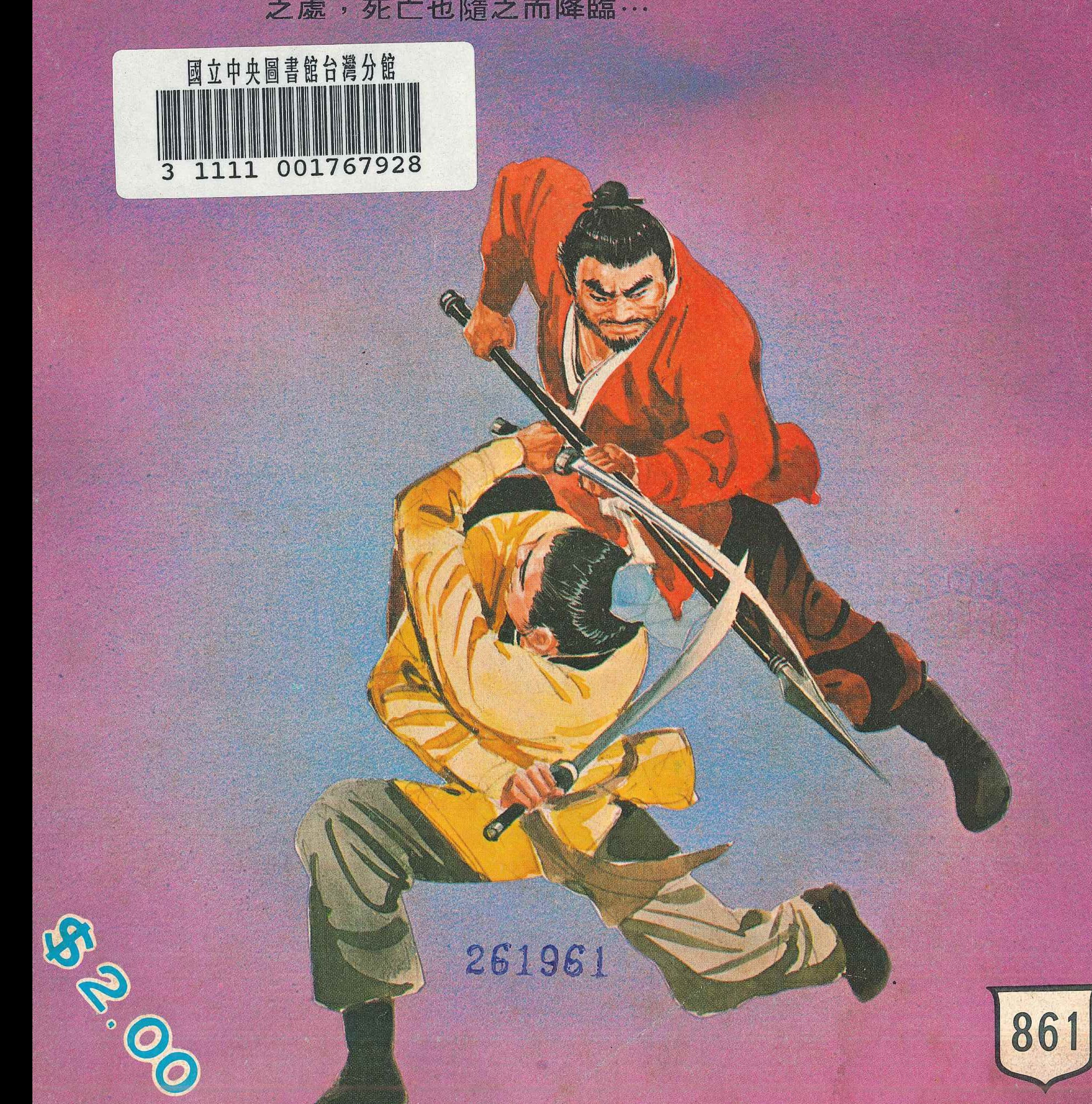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幽靈船 幽靈船是一種古老的傳說。一艘巨大的船忽然出現，忽然又完全失踪，而且可以航行在大船不可能航行的淺水中，而且所到之處，死亡也隨之而降臨…



$2.00

861

◀編 後 話▶

八六一期的武俠世界，是一九七六年度第一期的出版，也是本刋創刋邁進十七年的開始！十多年來，承蒙各地讀者擁愛，本刋同人等不敢自滿，時加自勵。時刻在在尋求佳作以滿足讀者興趣爲宗旨，加派專員巡廻東南亞各地邀聘名家加盟本刋助陣，竭盡棉力，務求將本刋內容達到革新再革新、盡善盡美。

本刋在一九七六年裡，將會展開一個全面性刋出佳作的新攻勢，除了保存原有膾炙讀者口味的佳作外，計有：東南亞武壇怪傑古龍君的「白玉老虎」、青年作家蕭逸之「崑崙七子」，港台名家秦紅巨著「怪鏢與怪客」，睽別讀者一時的高皐先生之「人頭樹」，大名鼎鼎的臥龍生的「春秋筆」、朱羽遊俠故事「詭路」和孫玉鑫的「野馬坡」………以上精彩傑作，我們將會今後在本刋裡按期陸續隆重發表，千萬不要錯過。

本刋園地公開，歡迎各地讀者投稿，同時更歡迎各地讀者時刻給我們批評指導，使本刋成爲一本完善及適合各位興趣的刋物，衷心感謝！

最後，本刋同人謹祝各位讀者新年進步，身心愉快！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幽 靈 船（司馬洛傳奇故事）

一艘連雷達也無從捉摸，來無影去無踪的幽靈船，對現代高度發展的科學提出了直接的挑戰，司馬洛處于整個故事的夾縫中，遭遇到一連串不可思議、詭異無比的怪事……馮 嘉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沙漠風雲（遊俠傳奇故事）◀八▶

一番肉搏鬥 千里險惡行……朱 羽 39

兩 無 敵（樂笑天傳奇故事）◀下▶

恍悟情中情 義釋惡中惡……孫玉鑫 5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吸 血 蛾

嬌花遭暴雨 無語問蒼天……古 龍 59

怒馬香車

劍炁冲牛斗 掌風拔山河……諸葛青雲 67

九 重 天

巧設牢籠計 洗脫不白寃……東方英 75

鐵骨冰心

再度生死厄 終晤夢中人……蕭 逸 83

湖海異事・武術叢談

强中手（奇幻人間）……司馬不平 47

中國功夫的妙用（武術叢談）……麥海雲 55

方玉書標馬鏟掌（武林軼事）……慧 心 63

白泰官鬼井擒魔（湖海異事）……凱 華 9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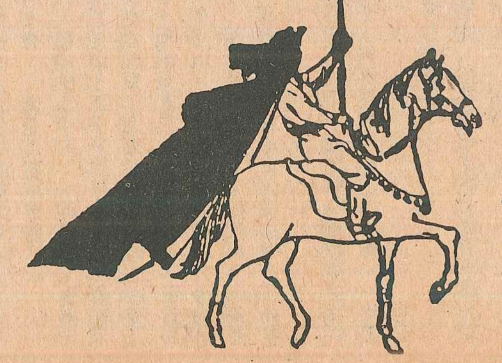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61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　嘉·文
盧　令·圖

幽靈船

霧中魅影

霧很大。

在海上，霧大的時候，就分不清哪裏是海，哪裏是天，哪裏是岸邊了。尤其是在接近黃昏時份。

霧把一切都籠罩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行船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準備開行的船，都要暫延開行了，而行駛在海面上的船，也要盡速找尋一個下碇之處。

不過，也有些船，却仍然是毫無忌憚在航行着的。這就是那些小漁船了。如果慣常在一處海面打魚，對那個地方瞭如指掌，閉上了眼睛也不會走錯路的，那就不怕。

霧大，那就當作是閉上了眼睛行船好了。

這一艘小漁船就是如此的。霧大，還是照樣打魚。由於這裏是船上人所熟悉的地區。

有時也有一陣微風吹來，霧就好像一團一團的霧般移開，但是視綫才清晰一下，馬上又有別處的霧一團一團地移過來，把空位塡滿了。風不够勁，不能把霧吹散。

「眞痲煩！」船頭上那個高大的漁夫喃喃地罵着，「什麼都看不到！」

雖然他並不怕大霧，但他也同樣地並不高興有大霧阻隔着他的視綫的。

「看！看！那邊有一艘船！」船尾另一個人在叫。

這却不是開玩笑的事情了。平時這裏是不會有別的船駛來的，現在却出現了另一艘船。這可能會導致兩船相撞的慘劇的。

「在哪裏？」這個高大的漢子問。

「那邊！東南方！」船尾的人指出。

船頭這個高大的漢子便旋頭望向東南方。那邊祇有一團一團的白霧，什麼都看不見。他

海底鐵箭

瞇起了眼睛，又問：「在哪裏？」

「我剛剛還看見的。」

接着，微風把霧吹開一點，他就看見了。一艘巨大的帆船。三層帆的。那種古式的西洋帆船，帆有三層，自然是很大的帆船了。

這人的嘴巴張開了：「見鬼？這麼大的帆船，怎可能駛在這樣淺的水中？」

帆船的船底食水是很深的，爲了能够平衡帆上所受的風力以及桅桿的重量。

「會不會……就是那艘幽靈船？」

忽然，船邊的水中有了一陣異聲，這高大的漢子低頭看看，似乎看到黑影閃動，接着，一支箭就從水底竄了上來，刺進了他的左肩！

一時，他祇是詫異地看着那支箭，難以相信會是一件事實。而暫時，中箭的地方也祇是一陣痲木。接着痛苦就來了！他發出一聲尖長的慘叫，再也無法站在船上，就這樣一仆仆進了水中。

「强哥！强哥！」他那個年輕的帮手慌忙地跑了過來，對那黑黝黝的水面叫着，一時慌了手脚。

「强哥！强哥！」

那中箭的人掙扎着在水面上冒了一冒，又沉了下去了。

這個年輕的帮手再呆了兩秒鐘，忽然靈機一觸。他們是在水中撒下了網的，現在，他就連忙把網拉起來。也許，那個强哥，會剛剛跌進了魚網中吧？

本來應該兩個人合力拉的魚網，要一個人把它拉起來，這實在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但是，也許心情惶急，使他的力氣增加了吧。他居然相當迅速地把魚網拉了起來。

網中有些魚兒在跳躍，也有一個人在那裏軟弱地掙扎着。

他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强哥連人帶網拉了上來。這個時候，强哥已經是氣如游絲，連掙扎也掙扎不動了。

「我——得快帶他去見醫生！」那年輕人忙亂地自言自語着。

他檢驗過强哥中箭之處。那支箭直透進骨頭之內，不過却不是傷及要害，應該不會致死的，可是，痲煩在他中了箭之後掉下了水中。就是一個好好的人，也不能泡在水中太久而不呼吸的。窒息顯然比那支箭給强哥帶來了更大的傷害。

又由於那支箭在碍着，施行人工呼吸是十分困難的。他盡了他的能力救治着强哥，一面搖着那艘漁船，盡快向岸邊搖去。

鬼船的事，他已經忘記了。也顧不得在濃霧中會有與別的船相撞的危險。

結果，他那艘小小的漁船，是安全地搖回了岸邊了，但是强哥却不安全。

在趕送醫院的途中，這個年輕的帮手已經知道，强哥活命的機會是很微的。果然，送到醫院的時候，人巳經死掉了。

屍體給移到了石桌上，蓋上了白布。

這個年輕人的煩惱却還不會完結，因爲，警探並不相信他們的事。

「你們是在打架嗎？」一個警探問。

他們就在屍體的旁邊包圍着他，盤問了起來。

這個年輕人憤怒而慌張地叫起來：「我們不是打架！我和强哥怎麼會打架？我們是好朋友！」

他也許是說實話，但暫時還沒有人相信他。警探是世上疑心最大的人，也許這是受他們的工作的影响吧，他們的工作就是專捉犯罪的人，而犯罪的人總是詐作自己並沒有犯罪的，因此他們就懷疑每一個人了。每一件事，他們總是向壞的地方懷疑的。

「我們調查過了，」有一個警探說，「你們的確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你們是合股擁有這艘漁船的！」

「不錯——」

「那麼，强哥死了，你不是一個人擁有這艘船了嗎？」另一個警探又說。

「不錯……」那年輕人承認着，跟着忽然叫了起來：「你在說什麼？」

「你們是在爲了私益爭執，你們打了起來，跟着你就用箭射死了他！」

「別亂說，我們船上怎會有這種東西……」他看看那一圈充滿了懷疑的面孔，又說：「而且，你們也找不到弓！沒有弓怎能射箭？」

「你可以把弓丟下海的！」一個警探說。

「你也可以不用弓，」另一個說，「抓起箭來向他的身上一刺，也是一樣的！」

「你們瘋了！」那年輕人氣急敗壞地叫着，「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那箭是從海底射上來的！我巳經告訴了你們，爲什麼你們不相信？」

「海底會有箭射上來，那是神話了！誰會從海底把箭射上來？又爲什麼要向你的朋友射箭？」

「我不知道！這整件事情都是那麼古怪……不錯，也許這正是神話！我告訴你，這海上有鬼，首先是出現了那艘幽靈船——」

「什麼幽靈船？」

「不是巳經告訴了你們嗎？首先那船在霧中出現——」

似乎，這個年輕人不論說什麼，多數都是沒有機會說完的，剛說了一半，一個警探又打斷他問道：「這船是什麼樣子的？」

「我已經說過——」他抗議着，但隨即又嘆了一口氣，祇好把那艘幽靈船的樣子再述說了一遍。

「你又在說謊了，」一個警探又說，「即使我們這些不常在海上行走的人也知道，這樣大的船，是不可能行走在那種淺水地方的！」

「所以，我說這是幽靈船呀！」那年輕人說，「如果那艘不是鬼船，怎麼能出現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相信有鬼，」一個警探說，「我們的工作也不是捉鬼，而是捉人，別對我們講鬼故事！」

「但這並不是我作出來的呀，」那年輕人說，「這種事情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人人都知道這裏出現了一艘幽靈船的！」

這倒是眞的。幽靈船這個鬼故事，最近在這附近傳得很盛。也不止一次，就是因爲幽靈船出現而使船隻失事的——至少，人們是這樣說。

譬如一個月之前那一次，一艘遊艇載着一船富家子弟駛在另一處海面上，中途遇到了濃霧。這艘遊艇的舵手，却不是有經驗的舵手，遇到了濃霧，他却沒有停駛或者慢下來，而是狂响着霧號，更加加速行駛，希望回到陸地上去。

這當然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爲這樣亂闖，是很容易會和另一艘被困在濃霧中的船相撞。

就在這艘遊艇在濃霧中亂闖的時候，就出現了怪事。遠遠，在濃霧飄忽之中，忽然就出現了這樣一艘巨大的帆船，有三層帆的，也正在向他們直駛過來。

祇是出現了一下，又給濃霧所吞沒了。

不過這已經够使遊艇上的人吃驚了，於是舵手連忙轉向，朝另一個方向行駛，以避過這一場大難。

可是，行駛了一段距離之後，濃霧飄開，那艘巨大的帆船，又向他們直衝過來了！這是不可能的！除非那艘帆船會飛，才能够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繞到他們的面前來，又或者，除非這海面上是有不止一艘這樣的巨大帆船。

不管是否可能，總之這是他們眼見的事，眼見一艘船撞過來，他們非避開不可，於是，這艘遊艇，便又改向第三個方向駛去。

幾分鐘之後，怪事又發生了。那艘巨大的帆船，又在前頭出現。

這一來，那舵手是完全慌了手脚了。也不知道應該向哪一個方向逃走好，更不知道，正正他們的左邊就是一大片險惡的暗礁。

遊艇轉向左邊，撞到了暗礁上，就沉沒了。全船的人都能游到暗礁上，在淺水中等待救援。祇有一個人失了踪。

當生還的人都被救起了之後，他們說出了這個幽靈船的故事。但是，却不大有人相信。

因爲這一羣全是不大可靠的人。

在「遇鬼」之前，他們是正在遊艇上開一個派對。這既然是一羣新潮人物，他們的派對，自然就是相當荒唐的。酒固然不知喝了多少瓶，此外，還有迷幻藥，大麻香烟等等，那種最新潮的玩意。當大霧來臨的時候，他們都巳經給酒精和毒品迷醉的了。他們沒有全部掉了下海，巳經算是運氣很好的事情。

這樣一羣人所說的故事，怎能敎人相信呢？也許所謂幽靈船，祇是他們所見的幻象吧了。醉酒的人以及服食迷幻藥的人，都會看到幻象。

或者有人問，怎麼許多人都會看到相同的幻象？

這也有一個很合理的解釋的，那就是，他們受到了先入爲主的印象的影响。在這之前，是巳經有過關於幽靈船的傳說了，他們在海上，在派對中也談過幽靈船，那自然也會出現幽靈船的幻象了。

幻象總是根據心中所想的事情而出現的。

在他們之前那一件幽靈船的事件，也是大致相同的。

有一個很喜歡航海的富有老人有一次獨自駕着遊艇在海中航行，也遇到了大霧，他就把遊艇在海中心停了下來。

他是和岸上的海事指揮處保持着聯絡的，他向指揮處報告了他的所在，並且要求如果有別的船隻接近的話，就要通知他，並且通知對方，以免發生相撞的事件。

他是富有航海經驗的，他很小心。

管理處也替他留心着。在大霧中，許多別的船也向管理處報告自己的所在，保持聯絡的，這是管理處的工作，他們也不想發生任何慘劇。

由於並沒有什麼船隻接近那一區，海事管理處也就沒有對這個獨自駕遊艇出海的老人提出什麼警告了。

但是後來，這老人忽然向無綫電裏大駡。他們那些管理人員是不是睡着了，爲什麼不通知他？

通知他什麼？

通知什麼？哼，一艘大帆船向他撞過來，還好運氣不錯，沒有撞中，不然就慘了！

什麼大帆船？管理處並沒有接到有關大帆船的報告呀！

大帆船，就是一艘三層帆的古式西洋大帆船，他看見它在霧中向他駛過來的，後來霧又把它吞沒，他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那艘大帆船一定在很近的地方掠過了。

管理處說這是不可能的事；附近的水都是那麼淺，怎能容許一艘大帆船行駛？

他們也有一個沒有宣諸於口的懷疑，那就是：老傢伙一定是喝了太多的酒，胡說八道起來了。

老人也咆哮着說，他也知道是沒有理由的，但是，他所見的確是事實！他親眼看見的，還有假的嗎？

這樣咆哮着的時候，他又驚惶地叫了起來。他叫着說，那艘帆船又來了。又要向他撞過來了，這一次是從另一個方向來了！

有沒有看見帆船的編號？如果有，管理處的人也許可以企圖和它聯絡，對它發出警告。

老人却回答說沒有，他沒有看見。霧太大了，而且，一幌眼間，他又看不見了，那艘帆船巳經給大霧所吞沒了，看不見了！

但是他現在很危險，那帆船是正在向他駛過來的，每一秒鐘都可能相撞！

管理處却是愛莫能助的，祇能够和他保持聯絡。過了屛息靜氣的十五分鐘之後，老人又舒了一口氣地說，危險巳經過去了，那艘帆船沒有撞到他的船上來，大概對方臨時改變了路綫，讓他逃過了大難。但他警告說，他們最好快點設法，否則，第三次，他就可能沒有那麼好運了。

雖然管理處的人不大相信這個故事，他們却也不能不花了一些人力和時間去調查一番，找尋這樣一艘大帆船。

不出他們之所料，果然沒有。在他們的記錄之中，並沒有這樣一艘船來過，而隣近的地區也沒有。他們甚至用雷達去探測過。

這樣大的一艘帆船，在雷達幕上一定會有很大的影子的。但是沒有。同樣大的影子，經過用無綫電聯絡之後，都是有主人的，是別些大船，而不是這一艘大帆船。科學技術證明，這一艘巨大的帆船並不存在。

於是他們用無綫電和老人聯絡，要向他再問清楚一點。然而這一次，老人却沒有回答了

。不，並不是無綫電壞了，他祇是沒有回答！

他遭遇了什麼？

也許巳經醉到睡着了？

後來，霧散了，巡邏船巡到了那老人的所在，看見遊艇就孤零零地停泊在那裏，登船找尋，預算會找到一個仍然酒醉未醒的老頭子。

但是找不到人。老人巳經不在那裏了。也許他醉得太厲害，墮進了海中淹死了？這似乎是一個合理的推論。

祇是以後，老人的屍體却一直沒有發現。這是唯一的疑點了。如果人是在酒醉時掉下了海中淹死了的話，他的屍體，也終於會浮起來的。

但是老人的屍體却沒有浮起來。

幽靈船的故事，就是這樣傳了開去了。海事管理處的人，自然是絕對不相信這件事的；他們的記錄以及科學也證明了那隻幽靈船並不存在的。

可是在海上行走的人却很相信了。在海上行走的人，多數是迷信的人，他們也喜歡相信那些迷信的故事。因此，幽靈船的故事，就傳得很盛了。

那些人不敢不相信。迷信的人，對於鬼神的故事，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於是在海上的人，就經常注意着是否有幽靈船出現。也就是因此，當强哥船上那個年輕的帮手一看到了這一艘三層帆的帆船時，他就指出這是幽靈船出現了。

現在，在那些警探的盤問之下，他就是堅持這個故事了。然而，那些警探，也堅持不肯相信這個故事。

「也許你是利用這個故事來掩飾自己吧了！」有一個警探又指出。

「你們瘋了！」

「你和强哥打架，生氣起來，一時錯手，把他刺死了是不是？」

「不是這樣——」他氣急敗壞地。

「誤殺並不是很重的罪，」另一個警探馬上又插進咀來，使他沒有機會辯下去，「但如果你不肯承認，那就是愈弄愈糟了！我們始終會查明眞相的！那個時候……」

「我也不可能殺死强哥，」那人沒好氣地說，「別說拿着一支箭，就是給我拿着一把手槍，我也不敢和他動手！强哥不是一個這樣容易對付的人，你知道他從前是幹什麼——」

說到這裏，不肯說下去了。但這巳經給了警探們一個新的問話題目了。

「强哥以前是幹什麼的？」

「我不能說！」

「別那麼婆媽吧，」另一個警探說，「人巳經死了，就算他是個汪洋大盜，他也巳經死掉了，我們不能拿他怎辦的，怕什麼說？」

那人聳聳肩：「即使空着手，五六個人也近不得他，我可有什麼資格殺他呢？」

「是這樣的？他是個敎頭嗎？」

「不是，不過，以他的身手，他就是做敎頭也不會臉紅的！」

「他實在是做什麼的？」

「呃……呃……」那年輕人吶吶着，「他……他是什麼都做的，我不能證明，我祇是聽他自己說！」

「他對你怎樣說，你告訴我們好了！」一個警探說。

「他……他說他以前是做賊的，也是黑社會，還殺過好幾個人，不過祇是他這樣說吧了，是不是，我可不知道！」

現在，變成了强哥的身份更有研究價值了。他以前是在什麼地方做賊的？他是那一派黑社會？他殺過一些什麼人？他……？

對這一連串的問題，這個年輕帮手的回答全部是「不知道」。强哥並沒有詳細告訴過他，而他也沒有問。總之，强哥以前幹過的事，現在都不幹了，祇是眞眞正正地做一個打漁人，所以說是改邪歸正了。他是在一艘大漁船做工時認識强哥的，大家都談得來，他巳經儲了一些錢，準備有一天自己買一艘船，不再替別人做工，而强哥也是一樣，於是他們就一起脫離了，合資買下了這一艘小漁船。强哥出的錢較多，佔大份，所以也是强哥做主了。

對於强哥的一切他都不清楚，他也沒有聽見强哥提過說有什麼親人，强哥似乎是孑然一身的。不錯，强哥死掉，那艘漁船看來就是歸他一人所有的了。

同樣的問題周而復始，問了又問，把那年輕的小伙子問得頭昏腦脹，比打了一個星期的魚還要辛苦。警探是盤問專家，他們有的是時間，同樣的問題問了又問，問了又問，如果是說謊的，也很難保得住不給問出破綻來的。

但是他們問不出破綻，看來他是沒有說謊的，於是他們祇好把他放了出來。那時巳經是第二天的下午了。他幾乎不願意回家，想就這樣在警局的門口倒下來睡着。

由於這人是唯一在場的人，警探祇能在他的身上求取綫索，但是在他的身上找不到綫索，就沒有什麼好查的了。

警方也企圖查一查强哥的過去身份，却是一片空白。

既然死者是一個有着可疑的過去的人，那麼，也許會是一件尋仇的事？但是，查不出强哥的過去，自然也無法查出他有什麼仇家了。

這件案子就這樣給擱置下來，直至三天之後，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這並不是一座大城市，警局和殮房也不像大城市那樣設備完善，一切都是簡陋的，警局和那很少應用的殮房就連在一起。

警局的部份是比較小的，一座單層的平房，用不着上樓，每一個部門就分別設在一間房間裏。

門口，自然就是接待報案人士的地方了。值日警官也就是坐在這裏的。

當這個不速之客走進來時，他眉頭一皺，馬上就知道這是個外地來的人了。由於這裏也算是窮鄉僻壤的地方了，本地人不穿那種衣服的。整個城市人的模樣。而且，還是一個英俊的城市人，高大而强壯，精明的眼烱烱有神，風度很好。

「什麼事？」警官問。

「我是想來看看郭强的屍體！」那人禮貌地說，「就是前兩天死在海上那個郭强！」

「你——是誰？」那警官問。

「我叫司馬洛！」

「司馬洛，你是誰？」那警官又問一次。

「我就是叫司馬洛！」

「我的意思是，你是郭强的什麼人？」

「可能是朋友！」司馬洛說，「我也不知道，好久沒有見他了！我祇是想認一認是不是他！」

「給我看看你的證件，」那警官向司馬洛伸出手，「你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你是他的朋友嗎？」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我要找的人，」司馬洛沒好氣地，「我怎能够證明！而且這裏不是戲院，屍體並不是好看的東西，無緣無故，我也不會來胡混的！」

司馬洛說得很有道理，那警官聳聳肩：「好吧，你進走廊去，第二個門口轉右邊！」

那裏就是偵探房，有一個探員接受了這個任務，領導司馬洛向旁邊的殮房走去，一面問：「你對這個死者一定知道得不少，一會兒，你最好能回答我們一些問題！」

司馬洛聳聳肩，道：「如果他是我要找的人！」

他們一起進入了殮房之中。

郭強的屍體，是給收藏在冷藏的抽屜之中的，而這裏本來有一個管理員，現在却不在。

「媽的，跑到哪裏去了？」那探員喃喃地罵着，隨即又苦笑着向司馬洛解釋：「不過這也難怪，殮房根本沒有工作好做！閒慣了！」

司馬洛聳聳肩，不表示意見。

由於那個管理員不知開小差到何處去了，就祇好由這個探員來做這件工作了。他走過去摸着那一列抽屜，摸住了上面唯一有名牌的一隻。

一列抽屜之中，就是祇有一隻的上面是有名牌的，由於此地存放着的屍體，就是祇有這一具而已。

那個探員把抽屜拉了開來，看看那裏面，就不禁呆住了。因爲，那隻抽屜的裏面，是空無一物的。

「怎麼，放錯了名牌嗎？」那個探員搔着後腦，「但我明明記得是在這隻抽屜的！」

這樣說着，他就連忙把其他的抽屜拉開來看。但是，每一隻都拉開來看過了，裏面的確是沒有屍體在着的。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喃喃着：「那麼，到哪裏去了呢？那麼，到哪裏去了呢？」

司馬洛皺眉看着他：「你們連屍體放在哪裏都記不清楚？」

「不是我經手的，」那探員說，「不過，一具屍體，也沒有理由放到了別處去的呀！」

他把那些冷藏抽屜一隻一隻再拉開來看一遍。

裏面却的確是什麼都沒有的。

他慌張地在殮房中跑來跑去，而在其他部份的櫃子及抽屜等等去搜索。但是，正如他所說，那是一具屍體，除了放在冷藏櫃內之外，還會有什麼地方好放的呢？

「不見了？」司馬洛問。

「沒……沒有理由呀！」那人還是不肯承認，「這樣大一件東西，怎可能失掉？我找他回來！」他走過去拿起電話，打到另一邊的警局裏去，找到了一個雜工之類，說：「你去替我把小張找回來吧！——他一定是在合記咖啡室！他一天到晚都坐在那裏，對着那女收銀員傻笑着的！去合記找他！告訴他有要緊事，叫他馬上回來！」

放下了電話，他們等着管理殮房的小張回來，那探員又問司馬洛：「我猜你也聽到關於幽靈船的故事吧？」

「當然了，」司馬洛說，「不然我怎會來呢？而且，我聽說郭强就是在幽靈船出現了之後被射死的！」

「和他一起那個人是這樣說，不過，我們却不相信。你呢？」

司馬洛聳聳肩：「我既不在場，亦未曾和有關的人接觸過，我怎麼有權發表意見呢？」

那個探員又問：「假如你認出了他，而他正是你要找的人，你會把屍體領回去嗎？」

司馬洛又聳聳肩：「看過再算吧！但，我在報紙的新聞上看到，他有一個帮手的，這個帮手人和他合股擁有這艘漁船，那麼這個人不肯收殮他嗎？」

「這個人是肯的，」那探員回答，「祇不過手續不曾辦好吧了！」

「那還怕什麼？」司馬洛聳聳肩，「反正也不需要你們負責任了！」

那個警探覺得和司馬洛這個人說話沒有什麼趣味，尤其是又不能用權勢壓倒他的，所以也不再和他說話了。他祇是在那殮房中走來走去，這裏翻一翻，那裏搜一搜，似乎還要把那具屍體找出來，但，他當然就是找不到的。

一直，他都不覺得事情的嚴重性，直至那個管理殮房的小張回來了。

「什麼事？」這個小張氣咻咻地問。

「那條咸魚，」那個警探指一指載屍體的抽屜，「現在有人來認屍了，你却顧着去喝咖啡看美人！」

「不就是在這裏嗎。」小張埋怨地指一指那有名牌的抽屜，「又沒有鎖上！」他在怪責那個警探不夠朋友，這樣簡單的事情也不會自己做，却一定要把他找回來。

「那就好了，」那警探說，「難道是變成了個隱形人嗎？抑或是你自己拿了回家去玩，忘記帶出來了？」

「別開這種玩笑，」小張說着連忙把那抽屜拉開來，他也不禁臉上一僵，「怎……怎麼了，別跟我開玩笑，這也有好玩的！」

他忙向桌子下面看看，當然沒有。

小張還是以爲那個探員在跟他開玩笑，那個探員也以爲小張是在開他的玩笑，兩個人辯了一會，才知道大家都不是在開玩笑，屍體是眞的不見了。

屍體也會不見了的？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這是一件嚴重的事！

於是，隔壁那些警探們都給召過來了。雖然死屍應該是不值得偷的東西，但，一件東西應該在這裏而不在這裏，那應該是給人偷掉了的。而且經過一番調查之後，發現窗門已經給撬毀了。

昨天下班之前屍體還在的，這一點小張極力指證。於是結論就有了：屍體是給人偷去了，昨天下班之後，很可能是在晚上，沒有人看守時候，有人把窗子撬破，進來偷去了屍體。

爲了什麼，沒有人知道，總之結論就是如此。

於是，他們的疑心，就自然落到了司馬洛的身上來了。

爲什麼他偏偏要在屍體失踪了之後才來認屍？他究竟是誰？他究竟是有什麼企圖。

這使司馬洛爲之啼笑皆非了。他說：如果是他把屍體偷去，他還會出現嗎？爲什麼他們不好好保管？

小張說，這個部份是向來都沒有防盜設備的。

沒有人會來偷的東西，就沒有理由去嚴加防範了，祇是在下班了之後就例行鎖上門窗吧了。殮房裏也並沒有值夜班的職員，由於這並不是一個生意興隆的部門。

他們還是不信任司馬洛，老是在向他問長問短的。

後來，司馬洛也不耐煩起來了。他說：「媽的，我沒有犯罪，認屍並不是犯罪的！我不再回答問題了，你們一定要問，我找我的律師來和你們談好了，但我現在就要出去！」

提起律師，那些警探們又頭痛起來了。律師在警局是最懂得說話的人，而且，如果和律師說話，就更加問不出什麼來的，因爲律師開口就是法律，法律，他們情願和司馬洛談下去了。

「司馬洛先生，」其中的探長友善地，簡直是求助地說，「我們實在也並不是要和你爲難的，你得明白，我們不過是想把事情辦好了！這件事情實在太古怪，我們希望你能帮忙，供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情報！」

「我沒有空供應什麼情報！」司馬洛說，「我連這個是不是我要找的人也不知道！」

探長找來了一張照片，放在司馬洛的面前，都是警方拍攝存案的屍體照片。「這就是郭强的照片了，在屍體找回來之前，你先認一認這張照片吧！」

司馬洛端詳着那張照片。

「怎麼樣？」探長問，「這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人？」

「有點像了。」司馬洛說。

「那好了，」探長說，「我們對這個人的身世也是還在調查之中，你既然來找他，你對他的身世，一定會比我們知道得淸楚，你雖然不是犯人，但，警方有權要求市民協助供給資料的，你是市民，你也有義務協助我們的，對不對？」

司馬洛苦笑：「你倒眞會說話，探長，你眞有資格當檢察官呢！」

「我們談的是郭强的問題！」探長說，「請你帮帮忙好不好？譬如，郭强的前身實在是誰，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司馬洛搔着頭：「這就比較難了，因爲我不想回答！如果我回答了，對我自己的事情就會有妨碍！」

「如果你不回答，那就是妨碍執法者的工作了！」探長繼續大拋法律名辭。

「讓我先打一個電話吧！」司馬洛說。

「卽使找律師來，你也是要回答的，」探長說，「你已經承認了照片中人就是你要找的人！」

「我不是找律師，」司馬洛說，「我又不是被拘禁的犯人，總可以讓我打個電話吧？」

「好吧！」

「我打的是長途電話，」司馬洛說，「我可以自己付電話費的！」

「算了吧，這個我們倒還不致於負擔不起的！」

「我也希望你們大方到不要瞧着我講電話！」司馬洛說。

探長氣結地瞪他一眼。「你打好了！」

他們祇好走出去了，讓司馬洛打那個長途電話。而這個長途電話足足講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司馬洛終於又在門口出現了，他說：「好了，電話已經打完了！」

「現在，我們總可以問問題了吧？」探長說。

「不，」司馬洛說，「還得等打回來的電話！」

「什麼？」探長難以忍耐地叫起來，「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

「不是等我的電話，」司馬洛說，「是找你的電話，講完了這個電話，我們就可以眞眞正正地談了！」

「找我？誰會找我？」

「我可以保證，是比你太太更權威的人！」司馬洛微笑着。

「好吧，好吧，」探長說，「等十分鐘，十分鐘之後，我什麼都不等了！」

「我們等着時叫點咖啡喝喝如何？」司馬洛說，「我請客好了！」

「叫合記吧，」小張連忙說，「我去叫好了！」他說着就往門外跑。

「小張，」探長好像捉小鷄般把他拉了回來，「合記有電話，不用勞煩你這大情人做跑腿，用那個電話打好了！一會兒你的夢中情人送咖啡來時我們倒可以給你一個面子，讓你來付帳！」

小張祇好苦着臉去打電話。他剛剛打好了電話放下聽筒，那電話又响起來了。他接聽，道：「等一等，」轉對探長：「找你的，但不是探長太太！」

「你別管我太太！」探長吼道。

探長過去拿起電話大吼一聲「喂！」跟着馬上就把聲音放得柔和下來了，而且充滿奉承地。以後，他的臉就好像交通燈一般不斷轉變着顏色。

最後他放下聽筒，大踏步回到司馬洛的面前，吼道：「司馬洛，你究竟是什麼？」

「你還是要問我？」司馬洛聳聳肩。

「但……但剛剛打電話來給我的，是我的上級——」

「是呀，我知道，」司馬洛說，「因爲我剛才就是打電話給你的上級的上級！」

「你是嗎？」探長吼道，「這簡直豈有此理！你到底是什麼人，上帝？」

「我是上帝的信徒，信者得救，」司馬洛說，「你的上級對你說了些什麼呢？」

「他說——」探長淸淸喉嚨，「他說我們要盡可能給你協助，帮你的忙——」他那尷尬的面孔轉向他的手下們，看到的也是一張張尷尬的面孔。

「不是要盤問我了？」司馬洛問。

「我還敢問你？」探長苦笑，「現在是我等你問我了，司馬洛先生，有什麼吩咐，讓我們替你奔走吧！」

「你怎麼攪的？」小張奇異地問，「連我們的上級也要聽你的話？」

司馬洛聳聳肩：「這就是認識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的好處了！我帮過他們一些忙，他們記着，我要他們帮我一點小忙，他們也不會吝嗇了。我一向不想倚仗什麼人的勢力，不過這一次實在逼不得已！」

這是事實，司馬洛這個人，是這個一團糟的社會上的一個超脫的奇人，雖然他無法改變這個社會，但他却常常出力去對付那些不平的事情。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有些怕他，也有些尊敬他，他需要帮忙起來的時候，是很容易找到帮忙的，雖然他很少會去利用這些關係。

「怎麼樣？」探長諷刺地問，「除了要喝咖啡之外，還有什麼吩咐？」

「讓我先告訴你們一件事吧，」司馬洛說，「實在，我現在做的一件工作，是和你差不多的，我也是想查出這件幽靈船的事情的眞相，不過我是有我私人的理由的。我們實在不是敵人，我們是朋友。現在，請你告訴我這件事情的經過好不好？」

探長聳聳肩，祇好把他們所知道的告訴司馬洛，而且呷着合記的咖啡，把他們的資料也搬出來給他看。

他力指那個郭强的帮手的口供是不盡不實的。

「讓我問問他再看看吧！」司馬洛說。

「我可以馬上把他召來！」

「不！」司馬洛搖搖頭，「還是讓我去問他好了！」

× × ×

那個年輕人叫陳昌，本來就不是一個富有的人，所以也不是住在什麼富有的地方，祇是住在海邊那條漁村裏，一間木板搭成的屋中。屋外的竹架上掛着魚網，司馬洛需要鑽過魚網的下面，才能到達陳昌居住的屋子的前門口的。

陳昌正躺在門口一張帆布床上在午睡着。今天，天氣是完全不同了，一點霧也沒有，天氣很晴朗，晴朗得十分可愛。

司馬洛一直走到了陳昌的身邊，陳昌才給他的脚步聲吵醒了，連忙張開眼睛，有點恐懼地看着司馬洛。

「陳昌兄，」司馬洛說，「我可以問你一點問題嗎？」

「哎，」陳昌不耐煩地嘆了一口氣，「我不是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了你們了嗎？」

很自然地，他就假定了司馬洛是個警探，而對這一點，司馬洛也並沒有否認。

「我是另一個部門的，」司馬洛說，「我們認爲，這一件案子，也許是有着很複雜的內

幕的，我們想把這內幕查清楚，而希望你能够帮忙一下……」

司馬洛的語氣，使陳昌頓時舒服得很了。這個警探和以前那些完全不同了，「請他帮忙一下」，而不是把他的眞話當放屁，在眞話之外，還要再逼他說出眞話來。

但是他又感到抱歉了：「可是我也帮不了你什麼忙的，我也不知道什麼內幕，可以告訴你們的，我已經都說了出來了！」

「也許他們問漏了吧了！」司馬洛說，「讓我們再從頭開始好不好？不過，可不要阻碍你的工作才好！」

陳昌苦笑聳聳肩：「工作？還工作什麼呢？我一個人怎能出海？也許我得把船賣掉了，到大船去找一份工作，或者是另外再找一個帮手！」

不過，司馬洛的態度使他更舒服了。以不妨碍他的工作爲大前題！

「那麼很好，」司馬洛說，「起碼今天下午，我們是可以詳細地談談了！我知道他們所犯的錯誤，就是不相信你所說的話，現在，讓我首先聲明吧，我是相信你的話的，我完全相信！」

陳昌苦笑：「老實說，連我自己也不相信呢！」

「但我相信你的話，」司馬洛說，「我相信關鍵是在郭强的身上的。幽靈船出現，假如像他們所說，的確是有水鬼來找替身吧！」

陳昌苦笑：「連你們陸上人也相信這個的嗎？」

「我不相信鬼，」司馬洛說，「但我相信你的話，我也相信這事是另有解釋的，而你的話，可以替我們把這個另外的解釋找出來！」

「你想我對你說什麼呢？」陳昌問道。

「我想你跟我談談郭强的事，」司馬洛說，「他的日常生活，他是怎樣一個人之類，一切瑣碎的事，也許你不知道有用，但是說出來我就知道有用的！」

「這個倒不要緊！」陳昌聳聳肩。

於是他們就談起來了。陳昌在司馬洛技巧的引導之下說了很多，也說得很詳細。的確，在引導之下是不同的，他對那些警探們不知道應否說的話，也說出來了。

雖然他覺得他所說的話是平平無奇，但在司馬洛聽起來就不同了。司馬洛知道很多他並不知道的事情。

後來，司馬洛說：「聽你講了這樣久，似乎你這位强哥現在是祇剩下你這一位朋友了！你完全沒有提到他和任何人有什麼聯絡！」

「是的，」陳昌說，「我也覺得奇怪！也許，他是正在逃避着什麼人吧！他也說過，他以前殺過人的！」

「你們是一起住在這裏的？」司馬洛說。

「是的！」陳昌承認。

「他的遺物，全部都在這裏嗎？」司馬洛問。

「是的，」陳昌說，「我也沒有動過，不過，你們的人也已經來看過了的！」

「你不介意我再看看吧？」司馬洛問。

「隨便吧！」陳昌大方地把手一攤。

司馬洛跟他進房裏。那間屋子是間成爲兩個半邊的，每人住在一邊，陳昌的東西在陳昌所住的那邊，郭强的東西則在郭强所住那邊。

兩個獨身漢，東西都是簡單不過的，不到五分鐘，就已經可以搜得清清楚楚了。郭强這個人，是比普通獨身漢更加簡單的，沒有書信，連證明身份的證明文件也沒有。

「你看，」陳昌說，「這裏是不會有什麼綫索的！」

「唔，」司馬洛沉吟着，「你可以先出去一會嗎？」

「爲什麼呢？」陳昌問。

司馬洛却祇是聳聳肩而不加解釋，陳昌祇好出去了。司馬洛關上了房門，又開始搜索起來了。這一次，他却不是去搜郭强的遺物，而是去搜那些牆縫，地板縫，抽屜後面等等，普通人不會去看的地方。也卽是說，他是正在找尋一些故意收藏了起來的東西。

終於，他是有了收穫了。他用手指節在地板上輕輕地敲着時，突然敲到了有一個地方，發出來的聲音是有點不同的。於是他蹲下來，細細地檢視着那塊地板。

並不是那種可以打蠟的柚木地板。

祇是普通的劣木，把地板舖平吧了。木板的表面上也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釘頭。但是，別的地方都是結實的，祇是這一塊木板的一部份，敲上去却是發出空洞的聲音。

司馬洛微笑，從桌上取了一把摺着的小刀，扳開來，小心地用刀尖去撬這一塊地板旁邊的縫隙。

很快，這塊地板就給他撬了起來了。沒有錯，那下面果然有一個空洞。下面就是泥土地，而這一塊木板的下面，則清清楚楚地是給挖空了的，以便能在下面暗藏着一些東西。

那下面也果然是藏着一些東西的。那是一隻小小的包裹，用油布包着的。司馬洛的心與奮地大跳着，以微微發抖着的手把油布包解開來。裏面是另外一隻布包。再把布包打開來，那裏面就是一條項鍊。

一條很奇怪的項鍊，鍊的本身祇是一條繩子，很髒了，大概是由於經常掛在頸間，因而吸滿了體汗及體垢了。

在這條繩子上吊着的是一枚古錢之類的東西，中間穿了一個洞，讓那條繩子穿過的。不過，這並不是司馬洛所見過的任何一種古錢。

首先，這枚古錢有手掌一樣大，很少錢幣是有這麼大的。其次，古錢上雕刻着的花紋也很古怪，是一個什麼惡鬼的面目，咀巴大大地張着，中間那個洞，就是咀巴所在的地方。

與其說這是一枚古錢，不如說這是一隻鍊牌了。一隻很特別的鍊牌。質地是銅，絕對不會是金，看來也不會值什麼錢的，然而，這東西却給當成了一件寶貝一樣，愼而重之地包裹了起來，藏在這裏。

司馬洛把這隻包裹再包了起來，老實不客氣，整包塞進了內袋，然後就把木板放回下去，用脚把那些釘子踏回原處。

他打開了房門，走出去，陳昌正在外面等着他，正坐在那張帆布椅上，不過不是靠在那裏，而是正好奇地回頭看着他。

「你找到了什麼嗎？」陳昌問。

「很失望，什麼都沒有！」司馬洛一攤手，說謊道。

「那眞抱歉了，」陳昌說，「我還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呢！」

「不要緊！」司馬洛也和他客套着，「浪費了你許多時間，我也很抱歉才是眞的呢！好了，不阻你了，我也得走了，陳昌兄！」

「在這裏吃晚飯吧，」陳昌說，「沒有什麼好菜，不過海鮮却是有的！」

「多謝了，」司馬洛拍拍他的肩，「現在我沒有空，但當我有空的時候，我也許會再來探你，那時你再請我吃好了！」

×　×　×

司馬洛離開了陳昌的屋子，步行着走了一段路，回到一條接近着海邊的公路上。那裏的路邊就停着他開來的車子，他上了車，在司機位上坐了下來，取出一根香烟，用車中的電動點火器點上了，深深地吸起來。

跟着，他就啣着那根香烟，把那隻油布包

取了出來，打開，凝視着那隻古錢。

很奇怪的一隻古錢。這東西收藏在郭强的房間裏，那當然是屬於郭强的東西了。而且收得密密的，那顯然對於郭强來說，是一件很寶貴的東西。繩子上那些汗漬表示這東西一度是經常懸掛在郭强的頸間的，爲什麼郭强却把它脫了下來，藏了起來呢？

也許，這東西對於郭强是一件有意義的紀念品，或者，對於郭强是有着別的重大意義？

司馬洛凝視着它，眼中又幻出了另一隻同樣的古錢。同樣的古錢，但是襯在不同的背景上。襯在美麗得多的背景上，襯在一條由雪白而柔滑如緞的皮膚所形成的溝上。

一個女人的胸部；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的胸部。這樣一件古董模樣的東西，襯在那樣美的背景上，是別有一番情調的。

一陣磁性的笑聲從回憶中傳來。一張小小的咀巴，半露着小而齊整的牙齒——屬於那塊胸部的主人的——笑着說：「這是我的曾祖父傳給我祖父，我的祖父傳給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再傳給我，我將來也會傳給我的兒子的東西——假如我也會有兒子的話。很可愛的東西，是不是，司馬洛？我那麼愛你，我眞願意送給你，可惜你不是我的兒子！世界上像這樣的東西祇有一件，給了你我就再也找不到了……」

祇有一件？但是他現在又找到了另一件。

他把手中那古錢翻轉過來，細察它的背面。那背面上有些古怪的雕紋，於是他就可以知道，不是屬於她的那一件了。他曾經仔細地看過，她那一件的背面的雕紋是不同的。

所以世界上不止一件。起碼，他現在就找到了第二件了。不過，人却是祇有一個，而這個女人是再不能找到第二個了。

她已經死了。

她在司馬洛的心中是有着很深的印象的。她，以及她的懸着的那枚奇怪的古錢。

司馬洛的回憶，開始變得比較有條理了，從凌亂變成了有條理。他可從這件事情開始的時候想起。

這件事，自然是由這個女人的身上開始的，不過，亦可以說，是由幽靈船的事件開始。

遠在這之前，司馬洛已經認識了這個女人了。這個女人，是一個美麗不凡的女人，司馬洛和她的感情很好，事實上他們一度是情人。一個不平凡的女人，却有一個平凡的名字：梁小玉。聽上去像是一個很正經很保守的女人，但是她的人却一點也不保守，而且很不覊。

她喜歡嚐試世界上每一種奇怪的事情，喜歡冒險，曾經去爬過喜馬拉雅山，到非洲的森林中進行過大狩獵，做過生意，甚至混入走私集團中混過。

司馬洛和她在一起過一段時間，後來分開了。不過不是結怨而分開，在分開時彼此仍然是很歡喜的，她祇是要去嚐試一些新的事情，而他也要去管一些閒事。

到了大約半年之前，他忽然接到梁小玉一個電話。梁小玉問他好不好。

司馬洛興奮地提議他們見面，當時他沒有什麼好做，正悶得發慌。

但梁小玉說：「不行，我現在沒有空！」

「你正在幹什麼呢？」

「也許有人要殺我，」梁小玉說，「我正忙着逃走！」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由於梁小玉說這話的時候是帶着笑意的。

「我不是開玩笑，」梁小玉說，「我是說正經的。也許，我需要你救救我的命了！」

「我當然會爲你盡力的，」司馬洛說，「我現在就來見你吧！」

「用不着，」梁小玉嘆了口氣，「現在還用不着，但，當需要的時候我會找你的！」

「好，但——」

梁小玉却就在此時掛了電話。司馬洛差點把聽筒也捏碎了。他不知道梁小玉究竟是在那裏，不能找她，媽的，有事爲什麼不來找他呢？就這樣說一句就算了？

但是也沒有辦法。

後來，在大約一個月之後，就聽說，梁小玉已經死了。

那也是一個和幽靈船差不多的故事。

梁小玉也是死於一件和幽靈船相同的事件之中。

她是在一個富豪的豪華遊艇上參加舞會。一個很熱鬧的舞會，大家都玩得很高興，很狂放。酒是任喝的，而那些醉生夢死的人們，也就像沒有明天似地喝着。

包括梁小玉。她也是喜歡熱鬧，喜歡找刺激的。

除了水手們之外，船上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醉了。

接着，他們就遇到了濃霧。船長和水手們很擔心，小心翼翼地把遊艇駛進了一座小小的海灣，下了碇。

參加舞會的人却一點也不擔心，他們信賴船長和水手們，因此他們繼續鬧。

濃霧久久不散，船雖然是已經停到了一個安全地方，船長和他的手下們還是保持警惕。

就在濃霧掩映之中，他們看見一艘三層帆的巨大帆船出現了，已經很接近，正向他們直撞過來。船長嚇得差點連帽子也飛掉了。

這是不可能的，一艘這麼大的帆船，怎能够駛進這樣淺水的地方來呢？

但親眼看見的，不由他不信，而且也不是他一個人看見。船長連忙吩咐起錨，在最短時間之內把錨拔了起來，駛開，一面祈禱他們不會太遲。

船長再拿起望遠鏡去看清楚時，却已看不見那帆船了。霧太濃了，有望遠鏡也沒有用。

他們緊張地等了一段時間，沒有什麼發生，於是他們才鬆了一口氣，知道撞船的危機是巳經過去了。不過，他們也不由得替那艘帆船擔心。

這樣大一艘船，在這樣接近岸邊的地方橫衝直撞，那是很危險的。不過，他們無法與它聯絡，亦看不見它，所以是愛莫能助了。

這件事，船長並沒有通知船上的客人們。他們還是在玩他們的。而因爲霧太濃，遊艇不能依照預定時間回航，所以舞會就自然地延長下去。他們喝得更醉，幾乎每一個人都醉倒，或睡着了。

看來，他們是要在海上過夜了。

船上的人靜了下來，也使船長舒服一點。

後來，在半夜裏，忽然有人聽到甲板上有一個女人尖叫，接着「拍啦」一聲，有一件重物掉進了海中。

船上的人員們趕了上來，却看不見什麼。甲板上是一片安靜的。但，他們懷疑是有人掉了下海，所以也忙了好一陣，用强光燈射着船邊的水中，好幾個水手跳下海中打撈，却是一無所獲。

他們也不能肯定是否有人跌了下海，但是也不能不找一找的。

結果，他們是毫無所獲，而找了大約一個鐘頭之後，他們也放棄了。如果是有人掉了下海的話，在這一個鐘頭之內，是一定淹死了的。又不是蛙人，沒有人可能在水裏泡那麼久而仍然活着。

後來，到了第二天早上，霧散去了，船長把這件事報告主人，主人查一查賓客的名單，再點一點船上的人頭，就發覺不見了梁小玉。

她不可能是自己離船回家去的，由於他們一直是在海中心。而且，在早晨的陽光的照明之下，他們也發現了，那甲板上有些血漬。就是在那懷疑有人掉了下海的地方。現在，不但是懷疑梁小玉掉了下海了，而且還懷疑梁小玉是受了傷後掉下海的。

船上沒有任何人的身上有傷痕及流過血，因此那些血必然是梁小玉留下的無疑了。

究竟發生了什麽？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交給了警方，警方在附近的海面上大事打撈了一番，也是一無所獲。梁小玉掉下海死掉了，但是屍體沒有找到，而以後也沒有再浮起來。

那時幽靈船的故事還未流行起來，因此沒有人想到把梁小玉死亡的事與那艘神秘帆船出現的事聯想在一起。警方的推論就是梁小玉一定在醉酒之中把自己弄傷了，也許是一隻破了的酒瓶。她拿着一隻破酒瓶在船上到處跑，跌了一交，破酒瓶把她刺傷了，流了一些血，她再爬起身來，又跌了一交，就掉進了海中。

就是這樣了。

祇有司馬洛知道不是這樣。司馬洛知道梁小玉是被人殺死的。梁小玉事前不是說過了嗎？她認爲可能會有人殺她，而她在打電話給司馬洛的時候，顯然也並不是喝醉了酒的。她不會和司馬洛開這種玩笑。現在發生了這種事情，更加證明她不是開玩笑了。

司馬洛不動聲色，小心地把船上的每一個賓客的身份都調查過了。既然她是在船上給人謀殺的，那兇手一定是一個船上的人了。

但是司馬洛也沒有什麽成績。那些人之中，沒有一個像是兇手，也沒有一個有任何行兇的動機。

那究竟是怎麽回事？

後來，當幽靈船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現，司馬洛就開始有了一些概念了。

他以前並沒有想到是和那艘帆船的出現有關，但是現在他想到了。

他也去調查過每一宗幽靈船出事的有關人物及資料。他是查得很努力的。梁小玉活着的時候，他幫不了她什麽忙，現在她已經死了，也許他能够將功補過？

但是，他仍然是沒有任何發現的。那些死者，與梁小玉似乎並沒有任何關係，却在相同的情形之下被殺死了。是的，司馬洛絕對相信，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被殺死的。

爲了什麽，梁小玉這樣一個從來沒有做過什麽對不起人的事（雖然對社會也並沒有什麽貢獻）的女人要給殺掉呢？爲了什麽？

也許並不是爲了她做過什麽對不起人家的事。這世界上有許多人害人都不是爲了人家對他不起。有許多人認爲，自己對不起人家是天公地道的事。無論如何，司馬洛發誓要把這個害人的人找出來。

一點綫索都沒有。直至查到了郭强的身上，他就查到了綫索了。這一枚奇怪的古錢，郭强有，她也有。郭强，一個與梁小玉完全不同的人，兩個人的相差簡直不可以道理計，然而他們却有着一件相同的東西，就是那枚古錢。

迷生兇案　亡命偵查

司馬洛的車子停在黑暗中等着，監視着對方那個黑暗的樓梯口。已是接近午夜時份了。

他已經在那裏等了很久，一直在吸着香烟，等着。

終於，在差幾分鐘午夜的時候，一部巴士在街口停下，把幾個乘客放了下車，其中一個乘客就朝他這邊走過來。

司馬洛也下了車，慢慢地橫過街心，走向了那個門口。他和那個來人一起到達了那個門口。

那人並沒有注意司馬洛，直至司馬洛的手臂一搭搭到了他的肩上。他整個跳了起來，連忙回頭望，看見原來是司馬洛，才鬆了口氣。

「司馬洛，你！」那人低聲叫道，「你在這裏幹什麽？」

司馬洛吃吃笑：「想不到像你這樣富有的人，連的士也捨不得搭，就這樣巴士來去！」

「我並不富有！」那人否認。

外表看來，這個人的確並不富有。他的穿着是很普通的，全身沒有一件名貴的東西。脚上那雙鞋子還是已經薄到快要破了，如果下雨的話，就保不住不滲水的。

司馬洛哈哈笑着：「我又不是要向你借！賴什麽？」

那人上下打量着他：「你找我有什麽事，司馬洛？」

「找你談談吧了，陸大師傅，」司馬洛拍着他的肩，「祇是老朋友，談談天！」

那個姓陸的眼睛狡猾地一轉：「你的意思是，你有些事要問我？」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把兩手一攤：「你猜對了！我就是有些事情想請教你！」

姓陸的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你就這樣空着手來，白問嗎？」

「我給你錢你也不會要吧？你又不是大律師，談話也要收費的！」司馬洛說。

「但你來探我，我少不免要開瓶酒招待，」姓陸的說，「那豈非就是我的損失了？」

司馬洛沒好氣地嘆息一聲。「好吧，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去買酒！」

那姓陸的微笑道：「這樣好一點了！不過，別買太便宜的，我家裏的杯子從來不沾劣酒的！」

司馬洛祇是在心裏駡了一句粗話。他走到了對街一家還沒有關門的士多店，買了一瓶酒。果然是一瓶上價的好酒。

他拿了酒，再回到那姓陸的身邊，便和他一起上樓去，到了度裝飾得古色古香的門口。

姓陸的按了門鈴，門內的人很小心地看清楚了，然後開了幾把鎖，一度大門，兩度大鐵閘，才把他們放了進屋。而屋裏的設備，也是值得這樣重門深鎖的。因爲屋裏一架子一架子的都是古董，有些就是連不識貨的人一眼看上去，也知道是名貴東西了。

「坐坐！」姓陸的招呼着，就老實不客氣，接過了司馬洛那瓶酒，找來了兩隻酒杯，斟了司馬洛的酒。

「好了，司馬洛，找我有什麽事？」他問道。

司馬洛伸手進袋裏，掏出了那枚古錢，放在他的面前，說：「這個！」

「唔，唔，」他呷了兩口酒，拿了那枚古錢，另一隻手就掏出了一隻放大鏡來，在燈下細細地看着：「唔，唔，唔……」

司馬洛坐着，對他相當有信心。因爲這個姓陸的，是他所知道的最佳古董鑑別家了。他對價錢鑑別得最準，因此他特別受邪道中人歡迎。他也是做邪道中人的生意。

許多時候，贓物中的珠寶玉石是見不得光的，在賣出之前先要鑑定一下價錢。這時就要來求他了。

這位陸大師傅的鑑定，也就是權威的鑑定；他的鑑定是從來不會錯的。他比其他一本正經的學者們知道得更多，所以司馬洛覺得，他是最理想的人選了。

如果他也鑑別不出，也沒有人能鑑別出來了。一瓶酒的代價，實在是很值得的，如果是別人出這個代價也許不行了，他爲賊贓做鑑定

工作，收取的代價也是很高的，但是司馬洛不同，司馬洛帮過他的忙，這不過是他報答的機會而已。

司馬洛看着他，而這位陸大師傅很小心地在那裏研究着這件東西。

「怎麽樣？」司馬洛終於有點不耐煩地催促。以他在這方面的學識，應該看一眼就有很多評語，但現在他却是一聲不响，祇是在看。

而且，司馬洛注意到，他的臉色也有點不對。太嚴肅了，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

「這東西是從哪裏得來的？」那位陸大師傅終於把放大鏡拿開，問道。

「你別管我好不好？」司馬洛說。

「你想把它出賣嗎？」

「如果是的話，」司馬洛說，「你認爲值多少錢呢？」

「我出一萬元，」陸大師父說，「馬上就可以付欵！」

「不少一點嗎？」司馬洛微笑。

「我從來不騙人的，」那姓陸的說，「值多少就是多少，我可以付你現欵！不過，如果你找齊十二個的話，價錢就完全不同了！」

司馬洛的心大跳了一下。「十二個？你說這東西共有十二個？」

姓陸的瞥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嗎？」

「這究竟是什麽東西？」司馬洛問。

「你有把握找齊十二個嗎？」

「說不定，」司馬洛說，「但你得先告訴我這是什麽！」接着又皺皺眉頭，「眞奇怪，你本人是從來不買來歷不明的東西的，這一次不是破例了嗎？」

「這是很特別的東西！」姓陸的聳聳肩。

「聽着，」司馬洛說，「我不是來這裏談生意的，我買了一瓶酒，就是想知道這東西的來歷，不是想問你值多少錢，你先告訴我有關這東西的一切資料，然後，我們再談生意好不好？」

「你不肯告訴我這東西是哪裏得來的嗎？」那姓陸的人以一種十分奇異的眼光看着他。

「是我先問你的，」司馬洛說，「你先告訴我吧！」

那姓陸的點點頭：「好吧，我告訴你吧，司馬洛！第一點，這東西一套是共有十二隻的。在古董方面來說，也相當有價值！據說這東西是從波斯來的，那是波斯相當强盛的時代，那時波斯人南征北伐，猛將如雲，我也不要浪費時間告訴你是什麽年份了，你讀過歷史，你當然知道的。總之，那時，有一位猛將叫比列圖……」

「我沒有讀過這個人！」司馬洛說。

「你也許沒有讀過，」那姓陸的說，「但在波斯人自己來說，這是一位名將，而比列圖有十二個兒子，都是饒勇善戰的，帮助他的父親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在一次大戰之前，比列圖有了一種預感，覺得這一場仗沒有戰勝的把握，因爲敵方太强了，於是他鑄了十二個這種東西，給他的十二個兒子佩在身上作爲護身符。他在事前請法師作過法，祈求神靈附在這十二個護身符上面，以便他的兒子在作戰的時候如有神助。然而，他這位法師却是受了敵人的賄賂的，非但不求神靈降臨，而且還在那上面降下毒咒，以使凡是佩戴它們的人都遭遇噩運。這位法師倒是眞靈的，打起仗來時，比列圖這十二個兒子都變得笨手笨脚起來了，反而是他們的對手却變得如有神助，於是十二個兒子都戰死了……」

「很好聽的故事，」司馬洛微笑，「但，我並不是小孩子呢！」

「我不是講故事騙你，我祇是告訴你我所知道的，如果你聽，我就講下去，不聽也就算了！」

「講吧，講吧，」司馬洛連忙說，「我聽的！」

「他的敵人戰勝了，」那姓陸的說下去，「把這十二隻銅牌從屍體上取下來，吊在旗杆上示衆，耀武揚威的。然而，後來他却忘記了這東西是有毒咒的，他除了下來，交給他的十二個妃子佩戴。就在佩上的當夜，營中就發生了大火，十二個妃子都燒死了！」

「這個故事的教訓就是，」司馬洛說，「這十二隻東西是不祥的，佩戴的人都要死！」

「傳說就是這樣的，」姓陸的說，「而且後來也證明是如此。當時的人，並不知道有毒咒，仍然以爲是護身符，有人把它們拿去了，佩上，很快就遭到不測，歷驗不爽，你信不信鬼神是你的事，但傳說就是如此！」

「唔，那是在波斯，」司馬洛說，「怎會到了這邊來的呢？」

「是一艘波斯商船把它帶過來的！」姓陸的說。

「唔，」司馬洛點點頭，「他們不要的東西，就拿來送給我們了！」

「不是送，」那姓陸的笑了起來，「是拿過來賣，而且還賣得了好價錢呢！他們拿過來當古董賣！」

「是誰買了？」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姓陸的說，「大概是古董商人吧。這個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但他的下場我却是知道的。」

「死了？」司馬洛問。

「是的，遭到了賊刧，而且死得很慘，有一帮劇盜刧了他。」

「那麽這一帮劇盜，也不得好死了？」司馬洛問。

「自然了，」姓陸的說，「不過他們倒是支持了相當久的。也許他們如我們中國人所說的，煞氣够大吧。但，也許因爲頭目祇有七個人，每人祇佩戴一個，佩不足十二個，所以就不靈了。不過，後來，他們招兵買馬，頭目增到十二個，末日就來了。」

「他們給官兵殺死了！」

姓陸的點點頭。「每一個都死了。而後來，這十二枚不祥的東西又落到古董商人的手中，輾轉易手。也許因爲每一次都易手够快，所以沒有給到手的人帶來災禍吧。直到大約五年之後，有一位古董商人捨不得放手，珍藏起來……」他攤攤兩手，「他又給刧賊殺死了。」

「五年之前，」司馬洛沉吟着，「唔，那是很近的事了，以後又落在誰的手中呢？」

「以後下落不明了，」姓陸的說，「當然是落在那帮刧賊的手中了。至於那些刧賊把東西拿到哪裏去，那就非我所知了！」

司馬洛瞪起眼睛看着他：「你是怎麽知道這許多的？」

「那是因爲，最後被殺的這位古董商人我認識，而且我在他家裏見過這十二枚東西，這個故事是他告訴我的。他並不迷信，不相信這些東西會給他帶來什麽噩運，但是現在，他在天之靈大概相信了！」

司馬洛慢慢地呷着酒，細味着這個古怪的故事。

「所以，」那個姓陸的說，「如果把這東西賣了給我，對你是有好處的。把它保留着，災禍遲早會降到你的身上來！」

司馬洛忽然笑了起來：「媽的，我認爲你是在危言聳聽，你是在騙我，想買便宜貨！」

姓陸的聳聳肩：「我不騙朋友的！」

「我也知道你不騙朋友，」司馬洛笑着，「但我總覺得你是在騙我，因爲，你口口聲聲說這東西給持有的人帶來噩運，怎麽你自己又

不怕？你有幾百萬家財，你的好運似乎比我的好運寶貴得多了！」

姓陸的拈鬚微笑——那是說他作拈鬚微笑狀，因爲他並沒有鬚。他說：「老實說，我也有一個理由的，第一個理由就是，我根本不相信這種事情，我本質上是一個相當科學化的人。第二，我的命也似乎相當兇，我的手上現在還存着不少這些不祥之物。但是，它們却似乎是祇會給我帶來好運的，我到現在還活得很好，是不是？」

司馬洛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來，看看廳子的一邊牆上懸着的一把古劍。一把足有五英呎長的古劍。這把古劍也有一個類似的不祥故事，不是姓陸的編出來，而是司馬洛早巳知道的。這把古劍他巳經買了許多年，一直珍藏着，而它的主人連傷風發熱都沒有過。

他的話倒有一點道理。

司馬洛聳聳肩：「好吧，你沒有騙朋友，但，這東西暫時不能賣給你！」

「如果找齊了之後才賣，那更好了，」姓陸的微笑，「我們到時再商量一個價錢！」

「這個以後再談吧！」司馬洛說，「現在，你再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了嗎？」

姓陸的眉毛抬了一抬。「我不是巳經全告訴了你嗎？」

「我是想知道，這東西給刦走了之後，又是落在誰的手中！」司馬洛說。

「那你要問刦賊才知道了！」

「那帮刦賊一直沒有給捉到嗎？」司馬洛問。

「沒有，但你可以去捉的，如果你有證據的話，」那姓陸的說，「警方懷疑那是以高鑑平爲首的那帮人所幹的事，沒有證據，不過作風很壞。而且，他們也不容易找到高鑑平，如果你找到高鑑平，你大可以問問他！」

「唔，高鑑平，」司馬洛點點頭，「這個名字我聽過！」

「誰沒有聽過？祗是，要找到他就比較困難一點了。要入他以罪，則是更加困難的！」

司馬洛神往地坐在那裏冥想着，面前這位古董鑑別專家，則在不斷喝他的酒。

「還有什麼問題嗎？」他終於問司馬洛。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說，「不過，我將來再有問題的話，我會再來找你的，當然，下次我不會忘記買酒來！」

「如果你答應賣給我，」那姓陸的微笑着，「那麼下一次，我會請你喝酒的！」

「先謝謝你了，」司馬洛說，「我也要走了。」他伸出手。

「再坐一會吧，」姓陸的大方地一攤手，「假如你有空的話，而且我也還有一個問題不曾問你的呢，」他還不肯交還那古錢。

「什麼問題？」

「你眞善忘，」那姓陸的微笑，「我們不是講好不交換的嗎？我先告訴你我的，然後你告訴我你的，我巳經告訴了你了，現在你告訴我，這東西是怎麼弄來的吧！。」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能告訴你！」

「豈有此理，我們講好了的，」姓陸的說道。

「我並不是食言而肥，」司馬洛說，「將來再告訴你不行嗎？」他還是把手伸出去，姓陸的祇好把那東西放回了他的手上。

「不過，我有另外一些問題，大概你不會拒絕回答的！」他說。

「試試看吧！」司馬洛聳聳肩。

「你也知道，我這樣晚回家，是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知道，去找女人，」司馬洛微笑，「而且你似乎很成功。」

「就是不大成功，」他苦笑，「我就是想請敎你一些秘訣：你的女人，總是那麼美麗，又那麼聰明的，而且好像很容易，你好像磁鐵一樣把她們吸過去，你到底是怎麼攪的？」

司馬洛笑起來：「也許這是我天生命帶桃花吧！」

「胡說，我不相信這個的，一定我自己有什麼不對，沒有女人眞正喜歡我！」

「你肯承認自己有什麼地方不對，這巳經是進步了！」司馬洛微笑，打量着他，「唔，我看你不對的地方就是，你把女人當古董，你也把自己當古董，古董是死物，而女人却是活的！」

「你是說我太古老一點了？」

「你自己照照鏡看看吧，」司馬洛說。

「難道你要我留到頭髮一呎長，穿起花花綠綠的襯衣和紫色的喇叭褲？」那姓陸的恐怖地說，「我這把年紀？」

「你旣然知道你是什麼年紀，」司馬洛說，「那麼，我贊成你就別向那些和你年紀不配合的女人動腦筋了，不過，儀表方面追隨潮流一下，倒是有點帮助的！」

姓陸的人自卑地看看自己的身上。

「不過！」司馬洛說，「你還有個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你是不會願意改正的！」

「胡說，」姓陸的勃然地說，「我是一個知錯能改的人，什麼錯誤，我都可改正的！」

「你的錯誤就是把追求女人這件事看得太重要，」司馬洛說，「老實說，這並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有享受的時候，但煩惱時候更多。你看到別人享受，却看不到別人煩惱！」

「你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追了？」

「總之不能當作專業，」司馬洛說，「不值得，而且也是不對的！」

「不，」姓陸的說，「我一定要試試！我一定要試試！」

「那你是自尋煩惱。」司馬洛說，「很好，你去自尋煩惱好了！」

司馬洛收好古錢，這一次是眞的走了。

司馬洛走了之後，這個姓陸的古董商人再斟了一杯司馬洛買來的酒，喝了下去，然後在那裏來來回回地踱起步來。後來他走進房中，站到了鏡子的前面，皺着眉頭打量着自己，巳轉了幾個圈，學着那些時裝模特兒的樣子。當然，在風度方面，他則是比不上了。

後來，他終於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起來：「不錯，的確太古老一點，的確太古老一點，以後，我可要學得新潮一些了，不過，先攪好生意吧！」

他在床上坐了下來，拿起床頭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對那邊的人說：「是老董嗎？我是老陸，你沒有睡吧？……沒有打攪你，那是最好了，我有一樁生意，想跟你談談的，關於那十二枚鬼頭銅牌……是的，我相信我有可能得到手……前一陣子不是聽說有人在找嗎？是你告訴我的……我祇是想問問，找的人能出什麼價錢，一隻出多少，十二隻又多少……沒有，還沒有到手，我得先問清楚價錢，我也得用本錢買回來的，本錢太重就不化算了……唔唔，對了，這一件東西，就是連我老陸也不能鑑定一個價錢……我當然不能告訴你，東西是在誰的手裏，這是我的綫路呀，不過交易成功，總少不了你的好處的……唔，好的，你替我查一查吧，我等你的消息……哦，女人，你知道我這個人的，就是風流成性，哈哈，不過，我剛剛發現了我自己有什麼缺點，我的缺點是太古老了，我一定要新潮一點，不久，你就會看到一個新的我了！」

他哈哈笑着，掛了電話。

然後又走到鏡子前面，打量着自己。

× × ×

司馬洛按了門鈴，等着。

幾秒鐘之後，門就開了，有一個女人開了門。

司馬洛打量着她，這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現在身上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睡袍，頭髮是蓬亂的，顯然還是剛剛起床不久。

她的右邊，比左邊美麗得多。那是因爲她右邊的眼睛巳化好了粧，但是左邊的眼睛的化粧則還是剛剛開始。女人的化粧品，對於眼睛是最有帮助的，就是豬一般的眼睛，畫好了眼綫，再黏上了假睫毛，也會顯得大而明媚的。她的眼睛的原樣雖未至於像豬一樣，但化了粧的一隻，還是遠勝未化粧的一隻的。

她在打量着司馬洛，而且似乎很欣賞她的所見，由於他是一個英俊而健碩的男人。有一些女人是特別感興趣，而且不會羞於表示她的興趣的。尤其是那些風塵的女人。

她就是一個風塵女子。

「找誰？」這個女人問。

「你是張明珠小姐，」司馬洛說，「我可以進來坐一坐嗎？」

「爲什麼？」這個叫張明珠的女人問。

司馬洛聳聳肩：「是關於高鑑平的事，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問你幾個問題！」

張明珠皺起了眉頭看着他：「你不是警探吧？」

司馬洛微笑：「小姐，你不是一定要上警局才肯說話的吧？讓我們像朋友一樣談談，不是更好嗎？」

他這句話規避了她的問話，沒有承認他是警探，但是他也沒有否認。在她的印象中，他就是一個眞的警探了。如果她要對着警探才肯說話，就讓她以爲他是警探好了，如果她偏偏就是不肯對警探說話，那麼，司馬洛是仍然有機會否認的。

張明珠遲疑了一下，說：「進來吧！」

她似乎是害怕警探的。

她讓開，讓司馬洛進入屋內，司馬洛坐了下來，她在對面坐下。

屋子裏的擺設很豪華，却是亂七八糟的，一張沙發上居然放着一副乳罩。她顯然也像多數風塵女子一樣，討厭做家務的。

張明珠也看見了那副乳罩，有點難爲情地連忙走進去拾起來，放進了睡房中，再出來時訕訕地笑着：「你知道的，近來女傭人難請，兩個月之內換了三個，結果還是要自己來！呃……這位是什麼先生？」

「我姓司馬。」

「司馬先生，」張明珠說，「你說要問我一些問題，你想問我什麼呢？」

「我想找高鑑平，」司馬洛說，「有點事情要問他！」

「爲什麼來找我？」張明珠聳聳肩，「我和他祇是普通朋友！」

「我聽說却不是這樣，」司馬洛說，「我聽說你是他的女朋友！」

張明珠笑起來：「我這樣一個女人，人盡可夫，有錢的就是我的男朋友了，而且，你有問題問高鑑平，爲什麼不問他自己，却要來問我！」

「因爲我找不到他，」司馬洛說，「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不能告訴你，」張明珠說，「因爲我和你也有同樣的困難，我也想找他！我巳經找了他三個月了！如果你知道他在那裏，麻煩你告訴我一聲！」

「哦？你也不見他三個月了？」

「是的，」張明珠氣忿地一揮手，「就是這樣把我丟下，三個月不見影子！」

「原來你很愛他！」司馬洛微笑。

「愛他？」張明珠不屑地一歪咀，「你少說了兩個字了，不錯我愛他，愛他的錢。他給我五千元一個月，不准我見別的男人！我等了他兩個月，第三個月不算，第三個月我見過別的男人，所以算起來他是欠我一萬元，他一定要還我！」

司馬洛忍不住笑：「哦，原來我們是難兄難妹了！不過，也許我們可以合作一下的。如果把他找出來，這對我們兩個人都有好處，把他找出來，我們兩個人的債都可以討了！」

「他也欠你錢？」張明珠問。

「是的，」司馬洛說謊道，「數目比你那一筆還要大！如果我那一筆討到了，我送你一萬元也不成問題的！」

「這好極了，」張明珠說，「我正窮得要命，可惜我眞不知道他在那裏，不然我也自己去討了！」

「你也許可以提供一點綫索！」司馬洛說道。

「我一點綫索也沒有！」張明珠一攤兩手道。

「你不會沒有綫索的！」司馬洛說，「也許，你有綫索而自己不知道吧了！」

「我不知道，那我怎樣告訴你？」張明珠聳聳肩。

她看來是那樣爽快而炮仗脾氣的女人，胸無城府，心裏有什麼話，就放炮似的直說出來了。司馬洛很高興，這種人是比較容易對付的，用不着經歷爾虞我許，勾心鬥角的階段。

司馬洛說：「張小姐，你聽着，你和高鑑平相處的日子一定不少了，你對他所知道的，無論如何都比我多。我的唯一綫索就是你，我祇知道，你是和高鑑平好過的。但你就不同了，你認識高鑑平之外，起碼還認識一些高鑑平的朋友，是不是？」

「哦，他那些豬朋狗友，我倒認識幾個的，」張明珠不屑地，「以前他還常常帶他們到這裏來喝酒，一喝就總要喝到爛醉，一醉就吐得我的地毡一塌糊塗！」

「那最好了，」司馬洛說，「假設高鑑平眞的躲了起來避開你了，他不告訴你他在哪裏，但他未必會不告訴他的朋友的，依你看，他的朋友之中，有哪幾個是有可能知道他的所在的呢？」

張明珠想了一想，又氣憤地搖頭：「他們不會告訴我的，那些都是他的朋友，他們都是帮他的，不會帮我！」

「他們也許不會告訴你，」司馬洛說，「但我去問，又會不同了！」

「唔，對了，」張明珠色然而喜，「你可以抓他們回去，揍一頓才問！」

她仍然以爲司馬洛是警探，而在她的心目之中，警探是隨便可以把人抓回去揍一頓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覺得沒有需要矯正她的觀念。他說：「你認爲我應該先抓哪一個回去揍一頓呢？」

「黃狗吧！」張明珠說。

「黃狗不是名字吧？」司馬洛說。

「他們是這樣叫他的，」張明珠說，「他也不生氣！」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就先拿黃狗來開刀吧！但你憑什麼覺得黃狗會知道呢？」

「因爲老高最信任他，」張明珠說，「每一次他們來喝酒，老高總會把他拖進房裏，不知道談些什麼！」

「唔，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司馬洛說道。

「你找到他，替我多打他幾拳，」張明珠說，「媽的，這狗種，有一次在我的屁股上揑

了一把，老高居然也不生氣，還笑呢！」

「這眞卑鄙！」司馬洛也表示憤怒，「不過，首先要找到才能打的！」

「這個容易了，」張明珠說，「黃狗是開士多店的！」

「開士多店？」司馬洛不禁笑了起來，「這一類人，也會做這種小生意嗎？」

「不是小生意，」張明珠說，「如果你到他的店裏買糖果罐頭，他一定對你愛理不理的。他這店子根本就是一間外圍狗馬投注站！」

「哦，原來如此，」司馬洛恍然。

張明珠又告訴了司馬洛黃狗這間士多店的地址。雖然得到了這個名字和這個地方，司馬洛還是再和張明珠談了好一陣，希望從她的口中多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但是沒有了，似乎，最有價值的還是黃狗和他這間士多店。

於是司馬洛告辭。

「司馬先生，」張明珠說，「你眞的能替我追回我的錢嗎？」

司馬洛有點難過。如果他找到高鑑平，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有空叫高鑑平還給張明珠那一萬元的。他說：「我盡力吧！」

然後他就從袋裏掏出一疊鈔票，放在茶几上：「這算是我付你的上期好了，這總可證明我的誠意了吧？」

「這怎麼好意思？」張明珠說，但是，她却已經把那疊鈔票拿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我要走了！」

「應該我多謝你，」張明珠說，「而且，我希望你多留一會。我雖然約了人，但我可以不去的！」

「多謝了，」司馬洛說，「但我沒有高先生那麼濶氣，花不起五千元一個月！」

張明珠幽怨地一呶咀：「我不是要錢，我是眞的喜歡你，我不和你講錢的！」

「以後吧，」司馬洛說，「以後總有機會的，目前，還是向高鑑平討債要緊！」

張明珠嘆了一口氣：「隨便你吧，我總不能找條繩子把你縛着的！」

出門的時候，司馬洛在想，如果能夠把這機會讓給那個姓陸的，這倒是很好的。不過，姓陸的當然願意接受張明珠，但張明珠會不會接受他，這倒是一個問題了。

× × ×

另一位，這位姓陸的風流種子，却照足了司馬洛的指導，正在進行他的獵艷行動了。

他打扮得很新潮，花襯衣，喇叭脚褲子，就祇差頭髮還沒有留長。因爲他的年紀太老一點了，頭髮根本就已經開始疏落，要留長是相當困難的，而且需要時間，而他沒有時間，他是急不及待的。

他現在是去光顧一間酒吧。這些地方，是新派及年輕女郎們所在地。他希望在這種地方找到他的對象。

他坐在那張圓櫈上，看着那個在酒巴中央侍酒的女郎。

很好看，但是，這景象却是很昂貴的。那杯酒是特別貴的。看得心癢難抓，就要喝一口酒下去沖一沖，而一杯酒是沒有很多口的。

喝完了一杯，也不能就這樣呆坐着，還得再要一杯。這樣累積起來，那帳單的數目，就是相當可觀了。

他已經來了好幾次，也花了不少錢，然而，却似乎沒有什麼成績。那些侍酒女郎們對他並不感興趣，雖然他已打扮得很「標準」了。

他開始懷疑司馬洛的教導。

然而，就在今天晚上，當他開始失望的時候，他就有了奇遇。

當他坐在那裏呆看着女郎的胸脯時，忽然有把很悅耳的聲音說：「她有的，我也有！」

他連忙轉過頭去看看，看見原來他的身邊巳經坐了一個花枝招展，年輕美麗的女郎。她正在對他微笑。她是穿着衣服的，不過顯而易見，那個無上裝女郎所有的，她也有，而且更好。

「可以請我喝杯酒嗎？」她問。

「可以，你——喝什麼？」

「我們還是到卡位去坐坐吧！」她按着他的手臂。

她的手一觸上來，姓陸的就好像觸到了電流似的，混身酥軟起來了。

他飄飄然地跟她到了一處卡位。她的酒來了之後，她呷了一口，然後和他對調一杯。他呷了一口她那一杯，覺得杯邊還透着異香。當然那祇是唇膏的香味而已。

他詫異地說：「你這一杯是眞的酒！我聽說你們喝的祇是茶！」

「因爲我不是在這裏工作的！」她說。

「你不是——」他目瞪口呆了。

「我不過是來這裏交朋友，」她說，「希望你不嫌棄我！」

「當然不，當然不，」他忙說，「而且我還很榮幸，很榮幸！」

他不但感到榮幸，而且，簡直是受寵若驚了。但隨即他又問：「但我還是不大明白，像你這樣一位美人兒，怎會肯和我這樣一個人做朋友？」

他並不是一個自大狂，平心而論，他知道他自己的確是沒有一個地方值得這個女郎看中的。

「因爲，」她竭斯底里地笑了起來，「因爲你老實，我巳經看透了，年輕英俊的小白臉，就像天上的雲一樣善變的！」

「哦，你在失戀！」

「看，年紀大一點的人果然是不同的，起碼很懂得女人的心事，很懂得體貼！」她一口把杯中的酒呷乾了。

「是……是的，我很懂得體貼！」他吶吶着，覺得心快要從胸口跳出來了。

雖然她祇是在失戀中，要拿他作報復的橋樑，但，這樣一位美人兒，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去看，都是值得的。就是給利用來報復，也是值得的！

他們在那卡位中談下去，她的手不時在桌子下面擱到他的腿上，使他的靈魂也快要飛上半天了。

後來，她還作了一個使他幾乎心臟病發的提議。她說：「這裏太吵了，不如到我家裡去吧！」

「你家……好極了！我們現在就走！」

「不，我們不能一起回去，我不想附近的人看見，講閒話，我先回去，你跟着來，」她嬌羞地。

「這樣也好！」他是什麼都答應了，祇要她不是把他扔下就行。

「我是住在——」她附耳告訴了他她的地址。

然後她先走了。

他在五分鐘之後也離開，而且，好像傻瓜一樣，他還買了一瓶很名貴的酒做禮物。

世界上當然沒有這樣便宜的事，一個不可能喜歡他的女人約他到家裏去，當然是另有目的的。就可惜，在女人的方面，他却一點也不像在古董的方面那麼精明，他好像喝醉了似的，胡裏胡塗，祇是想快點把她抱進懷中。

她家的大門是虛掩着的，用不着按門鈴，一推開門就可以進去了。由於客廳中沒有人，所以他便直入房中，一面叫着她的名字。

床上有一個人坐着，却不是她，這個人使他嚇得差點跳上了天花板上！

一個幪面人，頭部是給兩三重尼龍幪套着的，因此看不見面貌，整個頭部，就祇是一個糢糊而恐怖的輪廓。

姓陸的連忙轉身要逃出門口，那個幪面人却巳經一跳跳了起來，兩步就到了門口。第三步，他巳經追上了，一手執住姓陸的領後，好像捉一隻小鷄似的把他捉了回來。

「不要！」姓陸的哀鳴着，「救命！救命呀！」

那幪面人把他拉回了房中，一推，他就仆到了床上，房門砰的關上了。

他在床上狼狽地轉身，幪面人却巳來到了他的身邊，金屬的光一閃，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巳經抵住了他的喉嚨，幪面人嘴巴吐出警告：「別動，躺着！」

姓陸的好像殭屍一樣，硬直地躺在那裏了。他吶吶道：「朋友，你……你究竟想要些什麼？」

「你不是要來睡覺的嗎？」幪面人哈哈笑着，「現在，你巳經躺到了床上了，我和你睡好了！」

「我……我不知道她有丈夫的，饒了我吧！她眞的沒有告訴過我！」

「我不是她的丈夫！」幪面人說。

「我的皮包裏有點錢，你拿去好了！請……請把刀子收起來吧！」

「我就是偏不想要你的錢！」幪面人說，「我祇是想和你談談心！」

「請……請別開玩笑！」

「好，我就不和你開玩笑，我和你談正經的吧！」刀子還是沒有離開他的頸上，「我聽說你有一件古董想出讓的，我就和你談談古董吧！」

「哦，」姓陸的鬆了一口氣，「這個！你可以到我家去談談的！」

「不！」那幪面人道，「我們在這裏談好一點。我聽說那鬼面銅牌在你的手上？」

「什麼鬼面錢？我聽也沒有聽過——」

「你又不老實了！」幪面人手上的刀子一緊，姓陸的覺得頸子上一痛，幪面人伸手指在他的頸上揩一揩，再把手指提起來，手指上巳經沾了鮮血。

這當然不會是別人的血。

「請……請不要開玩笑！」一見了有血，他更渾身發軟，快要暈倒了。

「那你就老實一點吧，」幪面人說，「我說鬼面銅牌，你却說連聽也沒有聽過，眞的沒有聽過？」

「唔——呃——聽是聽過的，但是不在我的手上！你出多少錢我也不能賣給你！」

「在誰的手上？」幪面人問。

「你究竟想怎樣？」姓陸的問，「如果你是要買的話，我可以慢慢替你想辦法的，不過不能夠馬上就買到！」

「我是問你在誰的手上，別打岔，」幪面人的另一隻手在他的臉上摑了兩掌，「我問一句你答一句！」

那姓陸的給摑得眼淚直流，他咽了一口唾沫，連忙說：「在一個叫司馬洛的人手上！」

「司馬洛是誰？」幪面人問。

「是一個我的老相識，不過，不是個好惹的人——」

拍！他的臉上又着了一掌。幪面人說：「好不好惹，由我來決定，你祇是要把實話說出來！」

現在，姓陸的知道，幪面人並不是眞要向他買這鬼面銅牌的了，因此他覺得還是把擔子卸離自己的肩上好些。於是他把司馬洛拿了鬼面銅牌來找他的事情都說了出來，一些也不遺漏。

最後他又說：「你看，這件事有什麼內幕，我是完全不知情的，我是一個生意人，我不過是想做成一筆生意吧了！」

「這個司馬洛，」幪面人說，「到哪裏去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姓陸的又慌張起來了，「多數都是他來找我，很少我去找他的！」

「唔，司馬洛，我好像聽過這個名字！」

「就是那個怪人，他自以爲是一個俠客，專門好打不平，管閒事的！」原來在他的心目中，這樣的人，就是一個怪人了。

「不要緊，」幪面人說，「我相信如果我要找他的話，我是也可以找到他的！」

「那麼，我……我可以走了吧？」

「是的，你可以走了！」幪面人哈哈大笑起來，手上的刀子一緊。血噴出來。

姓陸的想叫，但是喉嚨巳經割斷了，叫不出聲來。接着他就走了，他的靈魂走了，離開了這世界。

× × ×

那間士多店裏面，果然是沒有什麼貨物的。別的士多店，架子上的餅乾罐頭總是密密的盡量堆得多，這裏的架子上却祇有一行，而且疏疏落落，就像這擺設是由一位插花藝術家之類所經手的。

管店的祇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

「先生買什麼？」那個小孩子看見司馬洛進來，就問。

司馬洛祇是對他微笑。

「先生買什麼？」那孩子問。

司馬洛微笑道：「我要買的東西，你們店面似乎是沒有得賣的。我想賭外圍馬！」

「先生在開玩笑，」那孩子說，「今天是星期二呀！」

「我是想先看看情形，等星期六再賭！」司馬洛說。

「我們這裏……我們這裏是一間士多，」那孩子吶吶着，「我們祇是賣東西的！」

「我認識黃狗的，」司馬洛說，「我實在是來找黃狗談談！」

這個小孩子似乎很會相人，一看司馬洛就知道司馬洛這個人是不好信任的，所以他說：「我們這裏並沒有這個人呀，先生，你找錯地方了！」

司馬洛一手執住他胸前的衣服：「你在騙我了！」

那孩子臉也青了。他祇是一個瘦小的孩子，司馬洛這樣一個高大而强壯的男人一拳打過去，他是受不起的。

這個時候，店子後面就轉出來了一個高大的男人。司馬洛看見，這個男人打扮得很襤褸，並不是那種窮襤褸，而是不會講究那種襤褸，譬如，衣服買的時候買大了一碼，不會選顏色，又不知道衣服是應該常洗的。

他還有一口很髒的牙齒，一雙色霧霧的眼睛。

司馬洛知道他就是黃狗了，這個人很容易形容，也很容易辨認的。

「什麼事？」那人問。

「黃狗，」司馬洛說，「我就是到來找你的！」

黃狗的表情是尷尬的，很不高與，但一時又不敢發作。大概這個外號，不是普通人所叫的，祇有他有所依求的人才能夠這樣的。然而他不知道司馬洛是誰，所以一時又不敢發作。

「你是誰？」黃狗深吸了一口氣問。

「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吧，」司馬洛說，「有什麼地方可以談的呢？」

「唔……進來吧，」黃狗猶疑地說。

他把司馬洛領到了店後。那後面原來比前

面還要寬大，是一間很寬大的廳子。這是理所當然的，由於前面的生意，遠不及後面的生意大。

今天不是跑狗跑馬的日子，裏面沒有人。黃狗把門關上了，轉對司馬洛：「有什麼貴幹？」

「我聽說你認識高鑑平的！」司馬洛說。

黃狗聳聳肩：「聽是聽過這個名字的！」

「我想找他，」司馬洛說，「有辦法和他聯絡嗎？」

「你找錯人了，」黃狗說，「我和他一點交情也沒有，我怎會有辦法和他聯絡？」

司馬洛搖搖頭，做出嘖嘖的聲音：「我最討厭說謊的人，這裏的人却都是說謊的！難道眞要我把這店子燒掉嗎？」

黃狗既憤怒又輕蔑地瞪着司馬洛，說道：「你這個人口氣好大，你也不打聽打聽這裏是什麼地方！」

「你大概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吧？」司馬洛說。

「你是什麼人？」

「我是你們的尅星！」司馬洛說。

黃狗一跳跳了起來。司馬洛的態度，實在令他難以忍受。他吼叫道：「你這傢伙，就是欠一場教訓！」

也許他祇是這樣說說，也許他是眞要動手把司馬洛教訓一頓，然而他却是沒有機會先動手的。他一跳起來，司馬洛也同時跳了起來，而且兩手一伸，就執住了他的衣服。司馬洛說：「我却認爲，你是要給教訓一頓，才肯說眞話的了！」

黃狗倒不是沒有本領支持他的恫嚇的。他低低地一拳就向司馬洛的腹部擊過去，另一隻手則像刀子一般向司馬洛執住他胸前的手劈下去。

司馬洛兩手連忙分開，右手的手肘向下一沉，撞開了黃狗的拳頭，左手一翻，向上劈去，與黃狗劈下來的手掌相撞。不過，司馬洛的手掌的位置却是有利一點的，他的掌劈中了黃狗的手腕。

拍！黃狗給震得倒退了兩步，幾乎轉了一個身。他不由自主地，用手摟着他那刺痛的手腕。

司馬洛再上前一步，黃狗馬上抓起了身邊的一條板櫈，舉了起來，要向司馬洛迎頭擊下去。

司馬洛把那張木桌子用力一推，木桌子滑過去，桌邊撞着了黃狗的腹部，黃狗失去平衡向後直跌，把手中的板櫈丟了，還是不能恢復，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他要爬起來，司馬洛又再推一次桌子，這一次，桌子的邊緣是直向黃狗的前額撞去了。黃狗連忙伏低，桌子在他的頭頂上經過，他却從桌下露了出來，抱着司馬洛的腿子，一撞。

這一次，司馬洛也失去了平衡，和他一起跌在地上了。

黃狗放棄了司馬洛的腿子，飛身一撲，向司馬洛壓下來。

司馬洛連忙一滾滾開，黃狗撲了一個空，「叭」的一聲仆到了地上。

司馬洛一跳起來，也向黃狗壓下去。這一次，却是黃狗及時滾開，司馬洛也撲了一個空，而仆在地上了。

兩個人都因爲這一跌而變得動作遲滯了起來。

他們呆了幾秒鐘，然後才跳了起身。黃狗的右手一伸，兩隻手指翹直了，向司馬洛的眼睛插過來。司馬洛的手掌一把扇子似的遮到了臉上，而且向前一推。黃狗的手指祇刺中了司馬洛的手掌，給這樣一推，快要斷掉似的，痛得他尖叫一聲。

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已經握成了拳頭，從下面掀上去，擊中黃狗的下頜，黃狗整個人飛了起來，躺到了那張桌上。

司馬洛一點也不給他以喘息的機會，一跳上前，執住了他的兩隻脚，把他一拉，黃狗離開了桌子，跌到地上。這一跌，使得他的戰鬥力完全失去了，整個軟了下來，視綫也變得模糊不清。

司馬洛執住他胸前的衣服，把他拉起來，又在他牙床上擊一拳，放手，讓他跌回地上。

這一次，黃狗是連人也看不清楚了。他連忙哀求地叫：「不要！不要，有話慢慢說！」

司馬洛冷笑：「現在，你知道對我說謊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了吧！」

現在的黃狗倒是眞可憐的。他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就已經被打了一頓。

司馬洛實在也並不是一個暴虐狂，但有些時候，他却是非如此不可的。有些人，例如黃狗，就是這樣了。如果好好地跟他談，他一定不會回答司馬洛的問題的。

「你究竟想怎樣？」他恐怖地問。

「還是那一句，」司馬洛大着聲說，「我要找高鑑平！他現在在哪裏？別告訴我你不認識他了！」

「他……他已經死了！」黃狗叫道。

「什麼？」司馬洛驚愕地皺起了眉頭。

「他已經死了，這是眞的，」黃狗說，「你找不到他的！」

「怎樣死的？」司馬洛問。

黃狗坐了起來，搖着頭，用衣袖抹着嘴邊的血。「已經死了好久……」

「我問你是怎麼死的！」司馬洛說。

「我……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黃狗說，「不過我不是對你說謊的，那一次，在船上……」

「在船上？」司馬洛皺起了眉頭。

黃狗道：「他是……你知道的，他是一個……一個……」

「一個刦匪，」司馬洛說，「人已經死了，怕什麼說出來呢？」

「是的，」黃狗說，「他就是在——在做一件買賣！是在海上的！忽然之間，發生了一件怪事——」

「你也在一起？」司馬洛問。

「沒……沒有呀！」黃狗連忙搖頭否認。

「說眞話！」司馬洛把他猛的搖一搖，「我又不是警探，我不會抓你坐牢的！你有沒有和他在一起？你和他的關係這樣密切，不會沒有份兒的吧？」

「呃——我——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的，我祇是跟他上船，起程了之後，才知道我們是要去幹什麼！」

黃狗仍然在極力推諉着責任。

「好吧，總之你是在場的，」司馬洛說，「發生了什麼，你是親眼看見的！說下去！」

「我——他們是要去截一艘遊艇，」黃狗吶吶着，「有一艘遊艇，上面都載滿了富翁，有一位富翁在遊艇上慶祝生日，設宴招待他的朋友們，老高他們就是要去洗刦這艘遊艇！」

「跟着呢？」

「你——也有聽過最近出現的幽靈船的故事吧？」黃狗說，「我們就是最先碰到的！」

司馬洛的心跳得快了一點，血液的流動也加速了一點。他說：「你們也遇到幽靈船？」

「是的，」黃狗說，「我們也遇到了！我們最先遇到！那天天氣不大好，中途有了霧！忽然之間，這艘大帆船出現在前面了，三枝桅桿的。它直向我們撞過來！我們閃避，它又來了！一連三次，三個不同的方向，就像鬼魂出

現一樣，眞古怪，我告訴你，是眞的有鬼的！那是一艘鬼船！」

「我知道，」司馬洛說，「跟他們所說的一樣！後來又怎樣了呢？」

「我們閃避了又閃避，結果就撞在礁石上，擱淺了。沒有人能救我們，我們就祇好在海上過夜。這一次的工作，簡直是一團糟！半夜裏，老高起來在甲板上散步，我也和他在一起的。他走到船邊，忽然之間，一支標槍從水中升了上來——」

「一支什麼？」

「一支標槍，」黃狗說，「古代武士們用的那種標槍，你知道的！這標槍一伸上來，刺進了老高的肚子，老高叫了一聲，標槍就把他拉了下去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不見了，」黃狗說，「以後也沒有了消息，他當然是已經死了的！」

「爲什麼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呢？」司馬洛說，「原來你們還是最先碰到幽靈船的人！」

「你在開玩笑吧？」黃狗說，「我們怎敢把這件事告訴人。我們是什麼人？正在那裏幹什麼？我們觸了礁連求救都不敢，霧散了之後，還是就這樣把船棄掉，游泳回去的呢！」

「以後就沒有了高鑑平的消息了？」司馬洛說。

「當然沒有了，」黃狗說，「這樣給在肚子上刺了一記，又掉進了水中，他是一定死掉了！而且以後，還是連屍體都沒有找到呢！」

「你不知道高鑑平是爲什麼會這樣給人殺掉的嗎？」司馬洛問。

黃狗迷惘地搖着頭：「我不知道！不錯他也是有仇家的，而且，警方也不會太高興他，但是，這樣給人殺掉，誰會這樣做呢？這分明不是人，而是鬼！」

「詳細一點再告訴我當時的情形吧，」司馬洛說，「那艘怪船出現時的情形！」

黃狗祇好又詳細地說了一遍。說出來的經過，還是和以前司馬洛聽到過的那幾個幽靈船的故事並無不同。

「你說它先是從這邊撞過來，」司馬洛說，「但是三分鐘之後，又從另一邊撞過來了，這怎麼可能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的，」黃狗搶着說，「我並不是騙你，我說的是實話！當時我們也都在奇怪，怎可能這樣！又沒有風，那樣一艘巨大的帆船，一定是又笨又重的，怎麼可能開得這樣快？但實在就是這樣，它簡直像是會飛一樣，一忽兒出現在這兒，一忽兒又出現在那邊，絕對是難以捉摸的，不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才說這是有鬼嘛！」

司馬洛沉吟了一陣，黃狗擔心地看着他。黃狗所擔心的是司馬洛會不相信他的話，那麼就又要打他一頓了。

司馬洛却是相信他的。黃狗如果是把聽來的傳說拿來覆述一遍，那一定不會說得那麼像，和說得那麼生動的。

司馬洛終於伸手進衣袋裏，取出一件東西來，就是那一隻鬼面銅牌。他把這銅牌提起來，吊在黃狗的臉前說：「你認得這東西嗎？」

黃狗張開咀巴似想說什麼，但是隨卽又閉上了咀巴。

「說，」司馬洛催促道，「用不着害羞的，有話說，就說出來！」

「你……你究竟是誰？」黃狗問。這個問題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是問得有點特別了，似乎就是因爲見了這個銅牌而提出的。

司馬洛聳聳肩：「總之我不是抓你坐牢的人。你對我老實點，不說謊話就沒事了。」

「但，爲什麼你這樣問？」黃狗看了他一會，又迷惘地搖着頭：「不，不可能呀！你不可能是……」

「我不可能是什麼？」司馬洛問。

「他們有十二個人……」黃狗遲疑着。

「你是說，有十二個人都有這東西？」司馬洛問，「這東西是一種標誌？」

「是——是的！」黃狗點頭。

「這十二個人是什麼團體？」司馬洛問，「高鑑平也有這東西嗎？」

「是的，」黃狗點頭，「老高就是其中之一。十二個人，他們是一個團體！」

「你也是其中之一？」司馬洛問。

「沒有，」黃狗搖頭，「我一向就不願意參加那種事情，我在這裏開開外圍賭博，不是一樣可以活得很好的嗎？我是必贏的！」

「這十二個人是誰？」司馬洛問。

黃狗連連地搖着頭：「我不能告訴你！」

司馬洛又把他一搖：「聽着，我這東西，是從一個死去了的人身上取到的！他也是和你的高鑑平一樣死法！不過是給箭射死的。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黃狗皺着眉頭看看他：「這個是誰？」

「他自稱爲郭强，」司馬洛說，「但我不相信這是他的眞姓名！」

「他是什麼模樣的？」黃狗又問。

司馬洛拿出一張照片來給他看。這張照片，就是從殮房那一張複印的。

「這是——」黃狗說了半句，又不肯說下去了。

「這是誰？」司馬洛追問。

「他是羅强！」黃狗說。

「唔，姓是改了，名字却沒有改，」司馬洛點頭，「他就是那十二個人之中的一個？」

「是的，」黃狗說，「給箭射死，那麼，他就是那個後來連屍體也不見了的一個了？」

「是的！」司馬洛說。

「想不到，眞想不到！」黃狗嘆息地。

「這十二個人之中，有女人嗎？」司馬洛問道。

黃狗遲疑了一下，點點頭：「有，有一個，而且，還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誰？」司馬洛問。

黃狗的臉上出現了傾慕的表情：「我也很難相信，這樣可愛的一個女人，也會參加這種事情！她根本不屬於這一羣人的，她……幾乎不是屬於這一個世界的……」

「媽的，」司馬洛咆哮道：「我不是叫你作詩，她是誰？」

「金曼娜，」黃狗說，「你也認識她嗎？很美麗的名字！」

「我不認識這個名字，」司馬洛說，「不過，這個人我却可能是認識的！」他又掏出了一張照片：「是這個嗎？」

那是一張畫像的照片，也就是梁小玉的畫像，由於司馬洛找不到梁小玉本人的照片，所以祇好憑他自己的記憶，把梁小玉的模樣給畫出來了。

「對了，」黃狗說，「對了，就是她！」

「她並不叫金曼娜，」司馬洛說，「她的名字叫梁小玉！」

「梁——這名字好像很熟呀！」黃狗思索着說。

「你應該聽過的，」司馬洛說，「她就是死於幽靈船那個女人！」

「可是……」黃狗不由自主地抖了一抖。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有三個持有鬼面銅牌的人是這樣死的了，一個是高鑑平，一個是後來改名爲郭强的羅强，另一個就是本來叫梁小玉的金曼娜，如果這是巧合，那世界是太小了。」

問。

黃狗又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高鑑平死時有配着這東西嗎？」司馬洛問。

「我想有的！」

「但是這個羅强連姓也改了，而且把這東西密密地收了起來，就像會給他帶來噩運似的。」司馬洛說，「為什麼？」

「我……我不知道，」黃狗搖着頭。

「你有什麼猜想？」司馬洛問。

「一定是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情，」黃狗說，「他們十二個人，有一次出海去做一件買賣，回來之後就解散了。我不知道為什麼，老高也不肯說，總之他們解散了，老高以後也回復從前一樣，自己找人做事，不再是和那十一個人在一起了！」

「現在，」司馬洛說，「你也許可以告訴我其餘那些人的名字了吧？」

黃狗遲疑了一會，似乎也覺得沒有別的更好的做法了，於是，他把其餘的人名說了出來。後來他又問：「這些人你認識嗎？」

「不認識！」司馬洛搖着頭。

「那麼——」

「不認識名字，也並不等於說你是不認識他們，」司馬洛說，「看看這些照片！」他又掏出幾張照片，交給黃狗。

「是了，這個就是——」黃狗把那些照片上的人名一一說了出來，然後恐怖地問：「這些都是——？」

「是的，這些人都是已經死了的，」司馬洛說，「而且每一個都是死於幽靈船事件！」

黃狗難以置信地搖着頭，困難地咽着唾沫，而且恐怖地發着抖。「都……都死了！」

「現在情形似乎很明顯了，」司馬洛說，「有人專殺這些擁有鬼面錢的人，看來，似乎是要把這十二個人殺盡為止了！」

「但……但為什麼？」

「這還不簡單嗎？」司馬洛說，「這是一件復仇事件！他們十二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一定幹了一件十分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們大概也恐怕會遭到報復，就悄然解散了，而且他們還隱姓埋名，躲了起來。」

「這是鬼的報復，」黃狗說道，「寃魂索命！」

「我不相信有鬼，」司馬洛說，「即使有鬼，我也不相信能索命，不然的話，還用得着法律嗎？人人都可以自己變鬼主持公道了！」

黃狗苦着臉：「但這不干我事的，眞的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你就可以放心了，」司馬洛說，「祗要你不是持有鬼面銅牌，那就沒有人會來碰你了，但，」他傷感地嘆了一口氣，「我可以告訴你，梁小玉實在是很無辜的，她決不會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她不過是為了愛刺激而參加，祗是想經歷一下她從來沒有經過的事情。也許，她是被逼而捲入了漩渦的。」

「你和她很熟？」黃狗問。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說：「我和她很熟！」

「那——你打算怎麼辦？」黃狗問。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交給我，我會辦好的，我會好好地辦。」

「但你不能和鬼對抗的，」黃狗說，「那分明是鬼！我親眼看見的！那麼大一艘船，不可能開得那麼快的——」

「而且，世界上也根本沒有這種船了，」司馬洛說，「除了拍電影所用的道具！」

「那是鬼！」黃狗堅持，「我親眼看見，當時也是有這種感覺！」

「這是一個謎，看起來眞的是像鬼一樣，」司馬洛說，「但由於我不信鬼的，所以我肯定這是人為了，我一定要把這個謎解開來，我可以答應你！」

黃狗聳聳肩：「我看你還是不要碰的好，人怎能與鬼作對？」

「你擔心你自己的事情好了！」司馬洛說道。

他站起身來，把那隻鬼面銅牌和那些照片都收了起來，對黃狗說：「好了，再見！」

「就是這樣？」黃狗瞪目看着他。

「你還想怎樣？」司馬洛微笑，「我早已對你說過的了，我並不是要抓你坐牢，我不過是要問你這些問題吧了，現在問題已經問完了，我還不走？」

黃狗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而司馬洛也不再和他說什麼，祗是離開了那裏。

到了街上的時候，晚報剛剛上市。有些晚報是很早就出版的，剛剛過了中午，就可以買到了。當天的晚報上有一段很大的頭條新聞，是有關一宗謀殺案的。司馬洛買了一份，看一看，臉色就發青起來了。

「我的天！」他低聲說着，「我的天！」

他回到了他的車中，把晚報打開來，細細閱讀。晚報上那段新聞，就是那姓陸的被謀殺的新聞了。

他的屍體是在一層空樓中被發現的。那是一層連同傢俬出租的空樓，以前是租給一個舞女的。舞女已經搬出了，這層樓還沒有租出去，就空置着。今天早上，有人來看房子，才發現了屍體。

看房子的人，自然是不會租這房子的了。沒有人知道這屍體是怎會在此的，這死者不認識有關這一層樓的任何人。這件命案是一個謎，警方已經展開偵查，但是，司馬洛知道他們是很難查出什麼來的，除非他去供給情報。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司馬洛並沒有空做這樣麻煩的事情。

他也相信，他知道死者是為了什麼被殺的。在他拿了鬼面銅牌去問過話之後，人就死掉了。在司馬洛找過他之後，這姓陸的可能做過一些什麼事情呢？司馬洛設身處地想了一想，相信他一定馬上就是向他的綫路再問清楚，究竟可以出多少錢買這銅牌。

消息傳了開去，有人並不打算出錢買這銅牌，祗是想搶過來，於是就把姓陸的弄到了那間空屋中。他告訴了那兇手什麼呢？照司馬洛所知，他是捱不起痛苦的，他一定已經把眞相都說出來了。

那麼，那個（或者那些）兇手下一步又會幹什麼？似乎，他們會來找司馬洛，這是必然的事了。

幽靈船的事件，是鬼的所為？但姓陸的死亡，却絕對不是鬼的所為了。這絕對是人做的事！

司馬洛坐在那裏，尋思着，久久都沒有動。一位朋友死去了，這當然是教他難過的，但是同時，他却也不免有一點點高興，那就是，他要找尋的並不是難以捉摸的幽靈，而且，他所找尋的，還可能會自動找上他的身上來了。

現在的問題是，等對方來找他呢，抑或是他先去找到對方？

司馬洛一向是一個喜歡採取主動的人，他馬上就決定了採取後一個辦法了。如果對方能在給他找到之前先找到他，那是對方的本事。

他坐在那裏，整理着自己那相當混亂的腦筋，一面把事情再分析一遍。

這件事情，現在是相當明顯了。正如他告訴黃狗的，這是一次有計劃的復仇行動。那十二個持有鬼面銅牌的人，都要死了。究竟他們幹過了什麼事情而引起了如此的深仇大恨，司馬洛可不知道了，總之，很明顯的一點就是，

他們已經成為了復仇的對象。有人要把他們全部殺死，而且，已經成功了超過一半。或者，會不會是已經完全成功了呢？怎麼知道，其餘的人不是也已經同樣地死掉了？這種死法，不一定會被宣揚開來的，人已經改名換姓或躲了起來，如果死的時候，也沒有別人在旁，那就死掉了也不會有人知道了。

司馬洛又想起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姓陸的會聽到傳說，聽到有人要買那十二隻鬼面銅牌呢？眞有人要買嗎？也許並不是的，祗是有人要知道銅牌的下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出得起價錢，就查得出銅牌的所在了。照這樣說，一定是這兇手還不知道全部十二個人的所在，所以就放出收購的消息，希望知道銅牌的所在，知道銅牌的所在，自然也等於是知道持有人的所在了。那麼，也許餘下的幾個人是還不會被殺的！也許那個兇手，是還找不到他們！

司馬洛想起了梁小玉，心裏又一陣發緊。她是給什麼武器殺死的呢？也是一支箭或者一支標槍從水底射出來？抑或是另外一種武器？

而她的屍體又是給他們拿去怎樣處置了呢？他們似乎是要把屍體也取去的。僥倖郭强的屍體給用魚網網了起來，但結果還是在殮房中給偷掉了。

他們顯然是殺人之後，還要把屍體取到手的。究竟拿屍體來幹什麼呢？是要作進一步的報復，鞭屍三百之類？

司馬洛希望不要如此了，因為，梁小玉的屍體也是給他們取去了的。

司馬洛一咬牙，決定先做一些積極的事情。那自然就是把名單上餘下幾個人找出來了。

最接近他的一個人叫李義比，黃狗也把李義比的地址告訴了司馬洛的。但司馬洛相信，在黃狗所說的地址找到李義比，這個可能性並不高。他們都改名換姓，躲了起來的，就像郭强一樣，怎會還在家裏等他找來呢？

不過，司馬洛也總不能不去碰碰運氣的。於是他就按址找去。

李義比所住的，乃是一幢住宅大廈，相當豪華的住宅大廈，看來，這個李義比的經濟情形還是相當充裕的。

司馬洛去按門鈴，果然沒有人應。

自然，他就是退一步去向大廈的司閽人問訊了。這種大廈，每伙居住的人數不會太多，所以司閽人也清楚地記得每一位住客的一切。

「哦，李先生，」司閽人說，「他剛剛出去了兩天！」

「兩天？」司馬洛詫異地說，「那麼，你是說他一直都是住在這裏的了？」

「也不是，」司閽人說，「他是回來了祗有兩個月左右的！」

「在兩個月之前呢？」司馬洛問。

「他差不多三年沒有回來過了。這一個單位是他自置的物業，他說他是去環遊世界，到兩個月之前才回來。但回來之後，整個人都變了！」

「變了，怎樣變了？」

大概那個司閽人認為李義比的轉變太奇怪，所以，也沒有問司馬洛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問，就已經自動說了出來。

「變得好像——好像很幽鬱，從來不見他笑過，」那司閽人說，「而且還常常唉聲嘆氣，不知道他是不是失戀了。不過，既然他自己沒有說出來，我也不好意思問他了！」

「唔，他又出去了，已經兩天沒有回來，」司馬洛說，「也許，又是去環遊世界？」

「不，他常常這樣的，他是出海去釣魚，他自己有一艘遊艇的！」司閽人說。

「他什麼？」司馬洛汗毛直豎，差點叫了起來。

「出海釣魚。」司閽人說。

司馬洛在心裏不斷地暗暗咒罵着，罵着李義比是個大傻瓜。

如果李義比不是個大傻瓜，他怎會做這麼笨的事情呢？出海去釣魚！難道他不知道其他的人是怎樣死法的嗎？他不會不知道的，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會失踪一個時期，而「環遊世界」去了。

現在，他却回來了，竟做一件如此愚蠢的事。

出海釣魚，唔！

「呃，他的遊艇，」司馬洛說，「你知道他的遊艇叫什麼名字嗎？我——我想和他聯絡，很急的！」

「什麼事這樣急？」那司閽人問。

「唔，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有一些生意上的事情，一份合同，要等他簽個字的，怎能不急！」

「那你到遊艇會去問問吧，」司閽人推薦道，「那裏的人應該知道的！」

「好的，謝謝你！」司馬洛說。

他不能浪費時間了，馬上就開車趕到遊艇會去。多數的遊艇，都是以這一座海灣作為停泊的基地的，不用的時候，就交由這裏的人代管。

那個大廈司閽人沒有介紹錯，在這裏，司馬洛果然可以問到有關那艘遊艇的消息了。那海上，一個管理遊艇的人認得李義比。

「哦，李先生那艘遊艇，」他說，「那就是海燕號！」

「他有說他到哪裏去了嗎？」司馬洛說。

「他去了釣魚！」那人說，「都是那四五個地區吧了，不會有別處的！」

四五個地區，就已經不容易找了。司馬洛的腸胃發緊着，又問：「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他呢？」

「這就難一點了，」那人說，「海是這樣大。但，你找他有什麼事嗎？」

司馬洛又搬出了簽合約那個謊話。這倒是一個入信的謊話，那人也相信了，而且很熱心帮忙。他皺眉想了一想，說：「也許可以用無綫電和他聯絡，我們的會裏是有無綫電和出海的會員聯絡的！」

「我可以用無綫電嗎？」司馬洛問。

「我去問問吧。」那人說。

他進入了會所之中，向一位比較高級的人員詢問了一番，再出來，告訴司馬洛，可以是可以的，不過要收費，這是為了免得人們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也去麻煩無綫電室。

這錢司馬洛當然是十分之願意付了。

無綫電果然聯絡到了李義比，而在司馬洛的要求之下，他單獨和李義比通話。

他們就像是講電話一樣。

「李先生，」司馬洛誠懇地，「我是認識你的，但你不認識我，我叫司馬洛！」

「唔，司馬洛先生！」李義比說，「有什麼指教呢？」李義比的聲音是懶洋洋的，一點也不緊張，就像充滿了厭倦，厭倦一切。雖然沒有看見人，但是祗聽聲音，也聽得出來。

「我……我是來帮助你的，」司馬洛說，「我不是你的敵人，請別懼怕我！」

「我為什麼要害怕你？」李義比笑了起來，「我什麼人都不怕！」

「我是為了那鬼面銅牌的事而來，」司馬洛說，「我知道你有一隻鬼面銅牌！」

李義比靜了一陣，然後聲音嚴肅起來了：「那麼呢？」

「你應該知道，你現在是有生命危險的，我不是開玩笑，已經有七個人給殺掉了！他們都是死於海上的，你却到海上去，這是最危險

的事！」

「哦，是嗎？」李義比說，「你到底是誰？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我是梁小玉——我是說金曼娜。我是她的朋友！我要找到殺死她的人！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金曼娜就是死於幽靈船事件的。還有羅強，他就是郭強，還有——」他把一連串的名字都數出來。

「唔，」李義比說，「金曼娜，很可愛的一個女人，男人為她服務，這不是出奇的事情，她是值得男人為她拚命的。但她已經死了，這眞可惜！」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李先生，你馬上回來好不好？我想跟你談談，你可以帮助我，我也可以帮助你！」

「我不需要你帮助我，」李義比嘆息地說，「什麼人都不能帮助我了！」

「但——但你也不應該出海呀，」司馬洛氣急敗壞地說，「海上是最危險的！」

李義比格格地笑了起來。「司馬洛先生，金曼娜有告訴你，為什麼有人要殺她嗎？」

「沒有，」司馬洛說，「她死之前我沒有機會見她。你可以告訴我嗎？」

「不能。」李義比說，「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訴任何人的，人都有自尊心！」

「這個時候還講自尊心？」司馬洛說，「他們隨時都可能——」

李義比又吐出一陣大笑，打斷了司馬洛的話。

「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李義比說，「要什麼自尊心，祇要能活下去就行。但是當你不尊敬自己的時候，你就會發覺，活下去根本沒有意思，所以我回來了！」

「你不是喝醉了酒吧？」司馬洛說。

「三個月之前我還喝很多酒，」李義比說，「但現在沒有喝了，酒已經失去了味道！」

「聽着，李先生，」司馬洛焦急地說，「我得跟你談談，我——」

「我不會告訴你那件事的，」李義比說，「我祇能告訴你，我們都是該死的，我們做了該死的事，欠了債就該還，愈逃就愈痛苦！」

「你們究竟做了什麼？」司馬洛叫道。

「我不會告訴你的，」李義比說，「而且你也不會明白！總之，我在這外面並不是在逃避，我祇是在這裏等着接受我應該要接受的命運！」

「你瘋了！」

「我也但願我是瘋了，」李義比說，「如果我是瘋了，那我就什麼都可以忘記，不必再受苦下去！」

「我出來找你！」司馬洛說，「我要跟你談談！」

李義比又哈哈笑起來：「也許太遲了司馬洛先生，現在開始有霧，你不會找到我的！」

司馬洛向窗外望望，頭皮上就感到像給一萬根尖針在刺着似的。不錯，霧正在來了，望向海面上，視綫已經是一片迷濛。

「再見，司馬洛先生，」李義比說，「可惜我沒有機會見到你的面，你一定是好人！」

「李先生，」司馬洛叫着：「聽我說——」但李義比已經在那邊把耳機擱上了，截斷了聯絡，司馬洛雖然發狂地按着那聯絡的鈕鍵，他也不再有反應。

「媽的，你這個瘋子，」司馬洛說，「你想死，別人不一定想死的，怎麼你不帮帮我的忙，救救別人？」

李義比當然不會聽到的。司馬洛衝出了無綫電室，現在，他也有點像一個瘋子了，那個管理遊艇的人奇怪地看着他。

「我得去找他，」司馬洛說，「可以租給我一艘船嗎？」

「可以是可以的，」那人說，「不過，我看你最好還是不要出去了。看！」他指着海上那又濃一點的霧。

「我得出去！」司馬洛說。

「你也找不到他的，」那人說，「這霧會很濃，你出去了，就連回來也不能了。」

「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嗎？」司馬洛問，「這附近海面的形勢我不熟！」

「你在開玩笑！」那人說，「這樣的天氣，誰敢出海去？很危險的！」

「我看你在這裏也有不少時日了，」司馬洛說，「這附近的形勢你一定瞭如指掌，可以說，你閉上眼睛，也可以開一艘船在這裏駛來駛去的，霧有什麼關係？你就當作閉上眼睛好了！」

「我沒有需要冒這個險的。」那人遲疑着說。

「但李義比的生命會有危險，」司馬洛說，「我們得去救他，你得帮我去救他！」

「李先生不會有危險的，」那人說，「祇要他把船停着不動，下了碇，就不會有什麼危險了。他又不是新手，他該懂得這樣做的。」

「我出得起錢，」司馬洛說，「你要多少錢，我給你好了！」他把錢包掏了出來。

那人舐舐唇皮。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用錢買得動，不過，買得動的人，總是多過買不動的人。

「你要多少？」司馬洛問：「我給你一個月薪金吧，你一個月薪金多少錢？」

「我一個月拿五百元的。」那人說。

司馬洛馬上給他五百元，這使那人瞠目結舌了，也許是後悔不多講一點，也許驚異於司馬洛的手段之闊綽。

就這一點點事情，就出五百元的酬勞？

不過，他當然不明白司馬洛的心情的。五百元買回一個人的性命，這並不算貴。尤其是，這樣可能連帶買回更多人的性命的。

「我——我不敢保證一定找到他的，」那人說，「如果霧再濃下去，那是什麼都沒有把握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你盡你的能力好了，如果找到了他，我再加你五百元！」

「來吧，」那人說，「我有一艘小型的摩托艇，很方便的！」

他從碼頭的船屋裏找出來了一副馬達，携帶到一艘小艇上裝好了。司馬洛也跟着到了艇上。那人解了繩子，開動馬達，那艘小型摩托艇就緩緩地向海中前進。

「不能再開快一點嗎？」司馬洛不耐煩地問道。

「不能了，」那人搖搖頭，「霧那樣大，開快很危險的！」

海上的霧，正在滾滾而來，他們所在的地方還好，前頭却已經是一片迷濛，什麼都看不見了。

那人不停地看着腕錶上的羅盤，計算着方向和距離。不錯，他對這個地區是瞭如指掌的，雖然是濃霧迷漫，但是憑着腕錶上的羅盤，他就可以去到他要去的地方了。

「他該是在紅魚坳那邊的，」那人喃喃着說，「他最喜歡到那裏去，因為那裏够靜！」

「我們要多久才能到達呢？」司馬洛問。

「這樣的霧，」那人說，「我們沒法走得快的，我看我們起碼要走一個鐘頭了！」

司馬洛緊咬着牙齒，一個鐘頭，這是太久一點了。但是也沒有辦法，他祇是鎮定地說：「盡可能快一點！」

那人也盡可能快一點，他是為了那額外的五百元獎金而努力了。

那小艇在霧中前進着，不久就進入了濃霧之中了。在霧中前進着，他們根本就像沒有前進似的。因為周圍都是一樣的。他們就像是停頓了在那濃霧中了。

司馬洛緊張得快要把牙齒都咬碎了。

縱虎歸山　放狼引路

另一方面，李義比的態度和司馬洛則剛好相反。他是很輕鬆的，好像什麼都不在乎。

他是一個中年人，已經接近老年了，不過保養得很好，所以看上去比他年紀輕一點。而且他也很講究打扮。在遊艇上，他就是全副遊艇裝束。他是那種很講究生活享受的人，沒有什麼理想，祇是在享受生命。

他可以說是那種玩家或者花花公子型的人物。不過，現在似乎已經不想享受什麼了。也許一切他都享受過和經歷過了，就是死亡還不曾。

他現在一定知道他是和死神很接近的，但現在他的臉上却是掛着一個微笑。一個苦笑。

他從遊艇裏面走了出來，看着周圍那濃濃的霧。如果有地獄的話，地獄裏的景色也是差不多的。什麼都沒有，一片虛無，向下面望望，就連海水也看不到了。

而且，天已經將晚，光綫給那濃霧遮得更暗，地獄的味道是更濃了。

李義比嘆了一口氣，用兩隻手按住船欄，站在那裏，就像有所等待似的。而他的眼睛則凝視着遠處，雖然並沒有什麼好看的。

後來，他又點上了一根香烟。

他並不是在這裏釣魚，手上也根本沒有拿着魚桿，他祇是在等。

周圍靜得很，沒有風，連水面也像是一池死水一樣，沒有絲毫的動靜。

李義比的臉上仍然帶着那個苦苦的微笑。

霧是愈來愈濃了，一團一團地滾動着，有時疏有時密。有些時候，當四周濃霧分開，而露出一條疏縫來的時候，他就可望得相當遠。

接着他就看見了。霧的疏縫之間，一個奇怪的影子出現。那就是一艘三支桅桿的古式巨大帆船。雖然在霧中，那祇是一個隱約的輪廓，但是他也看得出來的。那是一艘巨大的帆船。沒有別的東西會如此輪廓的。而這艘巨大的船，正在向他直駛過來。幽靈船。

此時的李義比當然是深知幽靈船的意義的，似乎，他應有的反應就是恐懼和慌張，然而他並沒有如此。他反而縱聲大笑了起來，那淒厲的笑聲在海面上來回激盪着。

他並沒有匆匆地去把船開動而逃走。他並不害怕那艘帆船會向他撞過來。似乎他已經不會害怕，也似乎，他認為這是一件很有趣的，近乎滑稽的事。

但是，那艘巨型的帆船，結果却並沒有撞過來。它祇是在濃霧之中顯現了短短的一段時間，便又消失了。並沒有撞過來。事實上，在濃霧之中，距離也不大看得清楚的。可能是距離很遠，亦有可能是距離很近，如果距離是近的，那麼帆船就可能比想像中較小一點了，如果距離是遠的，那它就如想像中的一般龐大。總之，在濃霧之中，大小與距離之間，是很難分得清楚的。

李義比也並沒有認眞地去分別。

他祇是在等着。

那幽靈船似乎失踪了，他凝視着前頭的濃霧之中，久久都沒有再看見它的影子，於是後來他又轉身，望向船的另一邊。

這樣他又看見了。原來幽靈船又在另一邊出現了，從另一個方向，正在直衝過來。那麼快，怎麼可能？就像是會飛一樣。

李義比又縱聲大笑了起來，很難肯定他究竟是在笑什麼。也許他是因為自己毫不閃避而笑吧。那幽靈船上的人預算他一定會慌張地逃走，逃到船底觸礁而致擱淺，再也逃不動了，可是他却並沒有如此。

他們又能拿他怎辦？

濃霧又把幽靈船吞沒了，而當霧再分開的時候，幽靈船已經不見了。

李義比還是倚在那船欄的旁邊，等着。

後來，水就响了起來，他並沒有吃驚地退後，而祇是凝神看着水中。他似乎看到水底下有些黑影在幌動着。

接着，水中就伸出來一支長長的標槍。

× × ×

司馬洛和那個駕船的人在一個鐘頭之後才摸到來，那時天已經差不多全黑了。

這也算是那人的本事，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之下也能摸到來，不過還是來得太遲了。

他們靠近船邊，那人開亮了電筒照着那黑暗的船面，一面用手圍着咀巴叫道：「李先生，李先生！」

沒有人，司馬洛也懶得去叫了，他已經站了起來，當摩托艇一靠到遊艇的旁邊時，司馬洛就一跳跳起來，雙手抓住了遊艇的邊緣，一用力，便翻上了船面。

他匆匆跑進了船艙內，一面叫着：「李義比，李義比！」

沒有人答應。

司馬洛由船面找到船底，找遍了全船，都找不到人。那並不是一艘很大的遊艇，很容易就找遍了，也很容易知道船上是沒有人的。

「太遲了，」司馬洛喃喃自語地說着，「太遲了！」

不錯，他是已經來得太遲了。他拿着電筒照射着，在甲板上走來走去，最後到李義比剛才站過的船欄邊。他看見那裏有一灘血。還是濕的。

就是祇有這一灘血，李義比的人已經不在了。

司馬洛馬上就知道李義比是已經死了，也馬上就可以想像到李義比是怎樣死的。

他嘆了一口氣，在船欄上坐下來，他已經盡了他的能力，但是很肯定地，他的努力是白費了。

那個人也爬上了船來。「李先生到哪裏去了？」

「死了！」司馬洛說。

「死了？」那人難以置信地，「怎麼會死的！」

「有人殺了他，」司馬洛說，「我不是對你說過嗎？他有生命危險。」

「你對我講過？」那人問。

司馬洛揮揮手，嘆了一口氣：「唉，你不懂的了，我們回去吧！」

「回去？」那人皺起了眉頭，「這樣大的霧，我們看來得在這裏過夜了，我沒有把握送你回去！」

「你能來，怎麼不能回去？」司馬洛沒好氣地道。

「水流不同，」那人說，「來時是順流的，回去時逆流，就沒有把握了！」

這個人說得有點道理，而司馬洛不由得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了。在這裏過夜，怎知道會再發生什麼？

「不，」司馬洛搖搖頭，但是接着又嘆了一口氣，說：「好吧，我們就在這裏過夜！」

因為他忽然想到，他害怕會在這裏過夜時發生的事情，未必在回程的時候就不會發生。

「我看我得用這裏的無綫電報警，」那人說，「這樣失踪，是一定凶多吉少了！」

「是的，」司馬洛也點頭同意他的說法，「這是一定凶多吉少了！」

於是那人就用船上的無綫電與岸上聯絡，報了警。而在濃霧之中，警方也不能幹什麼，他們不能冒着濃霧再趕回來的，因此，他們就祇好在船上過夜。

那人並不知道幽靈船的事，也不知道他們可能遭遇到什麼危險。司馬洛是知道的，但是司馬洛沒有告訴他。司馬洛祇是躲在船上一個最安全的地方，提防着，隨時準備拔出懷中的槍。

他雖然不是持有鬼面錢那十二個人中之一個，但那姓陸的也並不是，姓陸的能夠死掉，難道他就不能够遭遇同樣的命運嗎？

但這一夜是安靜的，一直守到天亮時份，還是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而到天亮之後，霧開始散了，警輪也來到了……

× × ×

名單上的下一個人名叫張龍。

即使不是爲了幽靈船的事，張龍也是一個很難找的人，因爲他也是和高鑑平差不多的人，雖然沒有高鑑平那麼橫行不法。張龍表面上所做的生意是經營幾間酒吧和夜總會，但是他也有比這更大的生意，却是見不得光的，那就是走私和販毒。

這樣一個人，平時的行動當然已經是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再加上知道有人要殺他，那是更難查出他的所在了。

不過，對於這一類人，司馬洛却是另有一套方法的，這一類人做這種生意，有一個一定的生活圈子，認識一定的一羣人。從同一類人的身上着手，那是有辦法的。除非張龍是連這種生意也不做了，乾脆退出了這個圈子。

但是，司馬洛的情報綫路告訴他，張龍並沒有離開那個圈子，張龍是仍然在做着他一直在做着的生意，而且仍然很活躍。

司馬洛由於不知道張龍是在哪裏，所以他不能直接去找張龍。他是去找另外一個人。

這天晚上，司馬洛出現在一間酒吧裏。

那是一間正宗的酒吧，那是說，客人們都是爲了喝酒而去喝酒的，並不是爲了別的。例如爲了看侍酒女郎之類。因此這裏的醉漢也不少。

司馬洛預算，他是要在這酒吧裏躭一段時間，才能够找到他要找的人的。很可能他要在這裏躭上不止一天。

但是他這一次却似乎相當幸運，根本不用等的。當他到達的時候，有一個喝到醉醺醺的人正給二個酒吧的打手扶出來。

那是一個很高大的男人，頭髮蓬亂，衣衫不整。他是那種一喝醉了就吵個不休的人，雖然不致於會動手打人，但是因爲破壞了別人喝酒的興緻，所以就非給送出來不可了。那兩個打手就讓他坐在隣家的樓梯口。

他還在嚷着：「我的酒瓶呢？我的酒瓶呢？你們忘記了把我的酒瓶還給我了！」

二個打手也懶得管他，只拍拍屁股，逕自回到酒吧之中去了。

那人在樓梯口坐着，用兩手捧着頭，語無倫次地唱起歌來。

司馬洛把車子駛前了一點，對他招招手，說：「上來吧，我送你回家！」

那人眯起了眼睛看着司馬洛，大概祇是看到一個糢糊的影子，看到一部車子和車上有一個人而已。他說：「你家還是我家呢？」

司馬洛微笑回道：「隨便你吧，總之先上車！」

那人搖搖擺擺地過來，上了車，就在座位上倒了下來，腦袋一歪，便閉上了眼睛。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在附近兜着圈子。那人閉着眼睛說：「如果你家有酒喝，就到你家去吧，我的家裏沒有酒，不然我也不會到酒吧去喝酒的。」

司馬洛祇是微笑！開着車子。

那人見他不做聲，就不耐煩地張開了眼睛，說：「喂，你聽見了沒有，我說——」忽然他不說下去了，祇是大大地張着咀巴，因爲他還是剛剛第一次看清楚了司馬洛的眞面目。

「怎麼？是你？」他叫道：「司馬洛，是你！」他大力拍着司馬洛的肩，拍得司馬洛幾乎連方向盤也拿不穩了。

「是我，」司馬洛微笑着，「冷靜一點好不好？」

「我還以爲你忘記了我，」那人說，「幾年都沒有見你的影子！」似乎一見司馬洛的面，他就連酒意也減輕得多了。

司馬洛微笑：「我怎會忘記你？你是姜小泉，而且我也記得你是幹哪一行的。已經改了行嗎？」

「沒有，沒有，」姜小泉搖着頭，「還是幹着老本行！這就是爲什麼我要喝酒，祇有這樣才可以忘記，我這是多麼罪惡的人生！」

「你也不算是太罪惡的人生，」司馬洛說，「不過是走私藥品吧了！」

姜小泉搖着頭：「有時很難講的，如果可以讓我選擇，也許我沒有那麼難過，但有時是無可選擇的，明知道是傷天害理的藥品，還是要運！」

「你是我所認識的人之中，唯一一個一面懺悔，一面還是要繼續去做壞事的人，」司馬洛微笑。

「我不是要做，」姜小泉苦笑着，「我是非做不可，我總不能够不吃飯的呀！」

「你是喝酒多過吃飯的，」司馬洛說，「現在怎麼樣？我們再去喝酒嗎？」

「不，」姜小泉搖搖頭，「今天晚上到此爲止暫停了，見到了老朋友，還是談談好一點，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希望遇到一個可以談談心腹的人，你就像一位神父，對神父告解，什麼都可以講，講了之後，又用不着擔心秘密會洩漏出去！」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那我是來得眞合時了，我就是想找你談談！」

「找個靜一點的地方吧！」姜小泉說。

司馬洛把車子停了下來，說：「這裏就够靜了！」

原來，車子這個時候已經到達了一個很僻靜的地方了。

那裏是一條樹蔭夾道的街，很靜，環境很優美的。司馬洛取出香烟來交給姜小泉一根，說：「開始告解吧！」

姜小泉一面吸着他這根香烟，一面就嘩啦嘩啦地大講起來。他似乎是眞的很需要這個告解的機會的。

他說得很多，而且有許多的確是不會隨便告訴人的事，主要是他認爲遺憾的事。但司馬洛是一位很老的朋友了，他告訴司馬洛是不要緊的。

當他告一段落的時候，司馬洛又替他點了不知道第幾根香烟，說道：「姜小泉，你的記性是不壞的，你一定記得起，我帮過你幾個不小的忙，你欠我的。」

「哦，」姜小泉一翻眼睛，「現在你是來討債了？」

「我是想你帮我一個忙！」司馬洛承認。

「你這個人眞瑣碎，」姜小泉不屑地瞪了他一眼，「你要我帮忙，祇要開口就行，我一定會帮忙你的，提什麼舊帳？」

「也許這件事你不肯帮忙的。」司馬洛說[illegible]。



司馬洛剛坐上車後，便被大漢用槍指住他。

「除非是我做不到的事。」姜小泉說，「你知道我和你的交情的。」

「我想找你的一位同業，張龍。」司馬洛說。

「我不認識他。」姜小泉說。

「但你知道有這個人。」司馬洛說。

「當然了，」姜小泉說，「而且他比我大，我倒希望能够和他交換地位呢！」

「我想找他，」司馬洛說，「你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吧，這就是我要你帮忙的事！」

姜小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你找他幹什麼？」

「一言難盡，」司馬洛說，「總之我要找到他，你替我打聽一下他的下落吧，你一定知道的。」

姜小泉看着司馬洛，現在他是眞的酒意全消了。他說：「你這樣一個人，找他這樣一個人，一定不會爲了好事。」

「這一次你却猜錯了，」司馬洛微笑，「我並不是要去殺死他，而且是保證對他有好處的！」

姜小泉搔着後腦：「我也懶得管你對他有好處還是壞處，不過我不能馬上回答你，我得去查一查。我和他並沒有來往，但你說得不錯，大家是同行，我查一查，是可以查出他的所在的。」

「那是最好了，」司馬洛說，「明天答覆我？」

「後天吧，」姜小泉說，「後天給我一個電話！」

× × ×

到了這個階段，司馬洛就覺得時間是很寶貴的了，雖然祇是兩天，但兩天之內，是可以發生很多事情的，但姜小泉說要等兩天，他就祇好等兩天了。姜小泉是不會對他亂說話的，兩天的時間可以做好的事情，姜小泉不會說三天。

兩天之後的下午，司馬洛就打電話給姜小泉。

「我正在等你的電話！」姜小泉說。

「你的咀巴怎麼了？」司馬洛說，「好像咬着一些東西沒有吐出來似的。」

「都是喝酒累事，」姜小泉嘆了一口氣，「喝醉了酒，打破酒瓶，酒瓶割傷了咀唇！」

「那也是好事，強逼你戒幾天酒，」司馬洛笑着，「我那件事怎樣了？」

「唔，你是想和張龍見面還是怎樣？」姜小泉問。

「見面，」司馬洛說，「我猜他的身邊，保鏢一定是多得像螞蟻一樣了，我希望能找到一個機會避開他的保鏢，和他單獨見面的！」

「那最好了，」姜小泉說：「現在我正是有個機會和他單獨見面，我帶你一起去了！」

「我現在就來接你？」司馬洛說。

「不，」姜小泉說，「我來接你，這是一次比較特別的會面。我接你好一點，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告訴了姜小泉一家酒店的名字，又說：「很接近你家的。」

「唔，」姜小泉說：「你在落日街的十字路口等着吧，我派一部車子來接你。一部灰藍色的大型福特房車，不過我不在車上的。」

「爲什麼這樣神秘？」司馬洛問道。

「見了面時再告訴你吧，」姜小泉說，「總之，我們要見的是特別的人，手續自然也應該特別一點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十分鐘之後就可以到！」

× × ×

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已經站在那個約定的街口等着了，而果然有一部灰藍色的大房車轉了街口駛來，在司馬洛的身邊停了下來。

一個人開車，車子的後座已經另外坐了一個人。車子的門自動打開了，司馬洛坐上了車子，正要轉向那人的時候，就覺得有一件硬東西抵住了他的背。

「小心點別亂動，」後面那人冷冰冰地說道：「這是一把槍，你亂動，你就要死了！」

司馬洛祇好不動了，那人伸手到他的衣服下面，把他的槍摸去了，又說：「好了，現在你可以轉過來了！」

司馬洛轉了過來，那人的槍抵着他的脅下。司馬洛說：「是姜小泉叫你來的？」

那人冷酷地微微一笑：「對了，是姜小泉叫我們來的，現在你乖乖地別亂動，就可以見到他，你亂動，可就永遠見不着他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也不打算亂動的。」

車門自動關上了，車子載着他們行駛，開車的人連瞥也沒有瞥他們一眼，就像這件事情與他是完全沒有關係似的。

司馬洛一面留意着車子外面的路，一面在擔心，由於這不像是姜小泉的作風。

姜小泉不會對朋友如此的。

但是暫時，他已經不能反抗了。而且，就是有辦法反抗，他暫時也不會的，他要先看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部車子載着他們，風馳電掣地行駛着，而那把槍一直很小心地抵着司馬洛的脅下。後來，車子開始慢下來了。這時已經到達了一座

小小的山脚，車子開始向山頂爬上去了。

到了山頂時，司馬洛看見那是一座很巨大的住宅，獨佔了整座山頂的。住宅的周圍有着高高的圍牆，樹林的一小部份，也是包括在圍牆的裏面。這就使圍牆內的住宅是頗具園林之勝了。

車頭燈照亮了圍牆中間的一個缺口。那裏有一度巨大的鐵欄攔着去路，不過，這座巨大的鐵欄，就像對車頭燈光會有所感應似的，當車頭燈一把它照亮，它便自動張了開來，車子又可以繼續前進，用不着停下來。

車子通過了一條林間的路，再到了空曠之中時，就看見了園中的屋子，以及屋旁有一座巨大的游泳池。

司馬洛瞥見游泳池中，有一個人正在游泳着。

接着車子繞到了屋後。屋後一度高大的木門也隨車子的出現而打開了。

車子駛進門內，駛下了一段斜路，就停了下來。司馬洛看見原來是屋子的地下室，很寬大的，顯然乃是一座貨倉，目前貨倉是已經搬空了，祗有一些零碎的木箱還放着。

那裏已經有好些人在等着他們。

六個站着的大漢，有二個手中是拿着槍的，其餘空着手的，在衣服下面可能也有武器。

第七個人是躺着的，手脚都給用繩子縛住了，這個人就是姜小泉。

「下車！」司馬洛身邊那人說。

司馬洛下了車，看見姜小泉的咀唇已經腫了起來，顯然是挨過一拳的，這就是他說話含糊不清的原因，並非是給酒瓶的碎片割破了。

姜小泉對司馬洛苦笑：「對不起，我是被逼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

在手槍的指嚇之下，他也毫無反抗地給用繩子縛了起來。

接着另一個人從貨倉的門口走進來了。這個人的身上穿着一件毛巾褸，毛巾褸之內穿着一條游泳褲，身上還有一些水珠。

他顯然就是剛才在泳池中游泳的人。

這是一個粗壯的中年人，肌肉十分發達而精神旺盛，大概這是由於經常游泳的關係。他的胸前有一條繩子，繩子上就掛着一枚鬼面銅牌。

「我就是張龍，」他說，「司馬洛，我聽說你在找我！」

「是的，」司馬洛說，「我是好意來找你的，想不到你却以這種禮貌來招待我！」

「你找我幹什麼？」張龍問。

「我看——」司馬洛這樣開口的時候，張龍就忽然做了一個手勢，那幾個打手一跳而前，幾隻脚向司馬洛身上踢過來。已經被縛了起來的司馬洛是無法閃避的。他結結實實地中了幾脚，身子痛得縮成了一團，而咀唇也像姜小泉一樣腫了起來。

「這是爲了省時間，警告你不要對我說謊！」張龍的眼睛閃着異光地說。

「媽的，」司馬洛憤怒地道：「你這個人疑心眞大，難道你不相信人家對你會有好意的嗎？」

「我不相信，」張龍搖着頭，「不瞞你說，我近來疑心是大一點的，我碰到的每一個人，我都懷疑是害我而來的，現在，告訴我你的來意吧，我要聽眞話！」

司馬洛四面望望，看看張龍那幾個手下，說：「我看你最好先叫他們出去，把姜小泉也帶出去！」

「這些都是我的親信，」張龍不屑地搖着頭，「沒有什麼話是他們不能聽的！」

司馬洛聳聳肩：「隨便你吧，讓我先告訴你一點點，我去找過李義比，我是想救他的命的，但是很奇怪，李義比却不想活下去，他想死，於是他死了！」

張龍忽然難以自制地抖了一抖，臉上也發青起來了。他四面望望，像司馬洛一樣望他那些手下，然後他柔聲地說：「你們先出去吧。」他果然改變主意了。

「但——」一個打手要反對。

「給我這個行了，」張龍從這個打手的手上把槍取了過來，「我會用的！」

那些打手祗好向門口退出，司馬洛又說：「姜小泉也出去吧，我也不想他聽到！」

張龍又揮揮手，於是姜小泉也給抬出去。

司馬洛對他苦笑：「很對不起把你牽了進來，小泉，也許我和張先生談過了之後，他對你會禮貌一點了！」

姜小泉聳聳肩：「交你這種朋友，就是有這種毛病的。」

他們把姜小泉抬了出去，貨倉內剩下了司馬洛和張龍二人。

「你剛才在說什麼？」張龍在司馬洛的身邊蹲了下來，問道。

「你已經聽清楚了的，」司馬洛說，「我說我去見過了李義比，我想救他，但是他想死，所以他死了！」

「爲什麼你要救李義比？」張龍又問。

「爲了我的一位女朋友，」司馬洛說，「金曼娜。你一定也見過她吧？她已經死了，也是一樣死法的。她的死使我很不服氣，我要找到殺死她的人！」

「你爲什麼來找我？」張龍說，「又不是我殺死她！」

「我不是來向你尋仇的！」司馬洛說，「我是來救你的。我們兩個人合作，應該會好一點。」

「你救我？」張龍冷笑，「你有什麼本事救我？」

「我可以把這些兇手找出來。」司馬洛說道。

「我也找不到，」張龍輕蔑地說，「你又憑什麼覺得你能找到呢？」

「你有去找嗎？」司馬洛問：「你根本沒有幹什麼，你祗是在躲。躲避並不是一個好辦法！」

張龍不做聲了。他沉默着，打量着司馬洛，後來搖搖頭：「你不能找到他們的，如果你找得到，你也不用來找我了。」

「我來找你是因爲我對這件事情知道得太少了，」司馬洛說，「你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就可以有些成績了的。」

「李義比沒有告訴你嗎？」張龍問。

司馬洛搖頭：「他沒有告訴我，不過，聽他的講法，你們似乎是做了些什麼羞耻的事情，他不肯告訴我，他說他要保持他的自尊心。他寧可死，也要保持自尊心！」

張龍苦笑：「自尊心，哼，自尊心！」

「你不像是那種寧可爲保持自尊心而死的人，」司馬洛說，「你可以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嗎？」

張龍站了起來，在貨倉內兜着圈子，走來走去。

「爲了你自己的性命着想，」司馬洛說，「你應該和我合作的。」

張龍停了下來，側着頭看着司馬洛。「但我不需要和你合作，我已經知道了怎樣可以保存自己的性命。我已經調查過了，那些人，每一個都是死在海上的。我祗要不出海，就沒事了。」

「但你幹這一行，總不能永遠不上船的，」司馬洛說，「而且，沒有人說不准他們上岸來殺你。」

張龍又苦笑：「也許你是說得有道理的，但我不能信任你，怎麼知道你不就是他們派上岸來殺我的人呢？」

「我不是來殺你的！」司馬洛說，「我來殺你是這樣來的嗎？」

張龍看着他：「你有什麼證明？如果不是把你捉來了，也許你就不是那麼說。」

司馬洛笑了。這件事的確是很難證明的，除非張龍給他以外的人殺死了，但那時是什麼都已經太遲了。張龍最近的確是草木皆兵，姜小泉一查他的下落，就給他查出來了，於是他就把姜小泉抓過來，連同司馬洛也抓過來了。就是這樣，司馬洛便成爲了階下囚，而且連累姜小泉也成爲了階下囚。

司馬洛說：「你給我一個機會，我證明給你看吧，我又用不着留在你身邊，你祗要把我放出去，我就可以把事情辦好了。」

「不，」張龍搖着頭，「我不能把你放走，我把你放走，我就要多擔心一個人了！」

「那怎麼辦？」司馬洛恐怖地說：「難道你就這樣把我殺掉嗎？」

張龍微笑：「也不是一定要殺你，祗要把你留在這裏，暫時觀察一個時期！」

「暫時？暫時到多久？」司馬洛叫道：「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有時間，」張龍說，「祗要我不出海去，就有很多時間了。」

「我的天！」司馬洛呻吟地道：「你這人眞自私！」

「我不自私，我怎麼會幹這一行？」張龍問。

張龍這樣說着，就出去了。司馬洛掙扎起來，但是張龍一出去，隨即那批打手就進來了，而且把姜小泉也抬了進來。

司馬洛知道向這羣沒有權做主的人抗議是沒有用的，所以也不做聲了，祗好任從他擺佈。他們在司馬洛和姜小泉的身上再加上一根繩子，然後把司馬洛和姜小泉都分別裝進了一隻木箱裏。

姜小泉叫道：「喂，喂，你們不能這樣走掉的，我肚子餓，也口渴，給我一瓶酒。」

脚步聲遠去，跟着貨倉的門就關上了。姜小泉嘆了口氣，在他那隻箱子裏呻吟地道：「你看你把我害成怎麼樣了。」

「很對不起，」司馬洛說，「不過我會負全責的，我會設法把你弄出去。」

「你給我弄瓶酒來最好！」姜小泉恨恨地說，「現在我的酒癮又來了。」

「喝酒是閒事，」司馬洛沒好氣地道：「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離開這裏，我們得設法離開這裏！」

「很好，」姜小泉說，「我們得設法離開這裏，你有什麼辦法離開這裏嗎？」

「呃——讓我想一想吧……」司馬洛說。

姜小泉聽見在隔隣那隻木箱裏，司馬洛正在動着，動得連他這邊這隻箱子也搖幌起來了。他又冷笑：「沒有用的，司馬洛！這繩子太粗了，你掙不斷的！」

「我不是要掙斷繩子，」司馬洛說，「我祗是要把鞋子脫下來！」

「你要——什麼？」姜小泉訝異地說。

「要把鞋子脫下來，」司馬洛說，「但是，媽的，不够空位。」

「你已經瘋了！」姜小泉說，「脫下鞋子也不能使我們舒服多少的，我們得找個地方坐一坐，有酒喝有東西吃才行。」

姜小泉嘆了一口氣，自己也試試掙扎一下。的確，繩子太粗了，要把它掙斷，那是沒有可能的，而且，也縛得太緊了，是懂得用繩子的人縛的，要把繩子掙脫，亦是極其困難的事情。

這邊，司馬洛却還是毫不氣餒地掙扎着，要把鞋子脫下來，似乎，鞋子脫下了之後，情形就會對他好得多似的。

那箱子不停的幌動，以及幌動起來時那細碎的聲音，使姜小泉感到相當之不耐煩。但他也懶得抗議了，反正，這又不會比繩子縛着更不舒服。

司馬洛這邊正在掙扎着的時候，外面，張龍正在喝酒，和一個高高瘦瘦，目光如炬的青年人在一起。所謂「目光如炬」，指的是他的眼睛是奕奕有神的，簡直像是兩把小小的火炬。一看就知道，這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事實上這也不是一個等閒人物，這個人叫高秀。如果唸諧音，那和他的身裁倒是很配合的。他是張龍手下的頭號打手，同時，他亦是張龍的拜把兄弟。

他那灼灼的目光，現在正在看着頹喪地喝着酒的張龍。

「究竟是怎麼回事了，」高秀不知是第幾次發問了，「那個司馬洛，究竟對你講了些什麼？」

張龍祗是搖搖頭。「沒有說什麼。」

「媽的，」高秀氣急地道：「沒有說什麼，怎麼會沒說什麼？有什麼事，連我也不能說的？」

張龍的回答就是喝了一大口酒。

「你要告訴我，我替你想辦法！」高秀堅持地說。

張龍祗是喝酒，後來，在靜了一陣之後，他柔聲地說：「你還是去睡吧！讓我靜一靜吧，我要想一想！」

「最近你老是覺得有人要殺你，」高秀說，「這究竟是怎麼攪的？沒有人要殺你呀！你的敵人，一隻手上的手指也數得出來的，沒有一個够大，大到敢動手，誰要殺你！」

「去睡吧！」張龍揮揮手。

「我去跟這個司馬洛談談吧。」高秀說。

「不——不要！」張龍哽塞地說，「別碰他！他是我的，我的！」

高秀嘆一口氣：「好吧，我去睡好了！」

張龍又舉起杯子，喝了一口。高秀走出去了。

張龍再喝了一會，似乎覺得那些酒也沒有什麼味道了，便放下酒杯，站起來，走出了屋外，再走到了那座泳池的前面。把毛巾褸脫下來，便露出了祗穿着泳衣的身體，然後，他敏捷地一投投進了池中，就以熟練的姿勢向對面游去。

當他游到了池的對面之後，他又再游了回來。

張龍顯然是一個很愛游泳的人，不能出海，祗能在泳池中游泳，他一定引爲憾事了。

當張龍在泳池中運動着的時候，另一方面，司馬洛也正在忙於運動，極力要把脚上的鞋子脫下來。他終於成功了，一隻鞋子已離開了他的脚。

「脫下來了，」他向姜小泉報告。

「你瘋了，鞋子脫下來也要告訴我，」姜小泉沒好氣地道，「放了一個屁，你要不要向我報喜呢？」

「下一次鞋子要定做得鬆一點，」司馬洛不管他的諷刺，在那裏喃喃自語着，「太緊了實在不方便！」

姜小泉乾脆不理他。

但司馬洛當然並不是瘋了。他是從來不會毫無理由地做一件事的。他現在又在箱子裏極力轉動着身子，要把這隻鞋子拿到手中。他的目的就是把鞋底之內藏着的一件秘密武器取出來。這件秘密武器就是一片薄薄的刀片，鋒利

，薄而長，可以作飛刀用，也可以割開很硬的東西，祇要能把這片飛刀取出來，割開繩子是不成問題的了。

他好不容易才轉側到使他的手與鞋子貼住了，他的手便做起有限度的動作來。他摸索要找尋一個暗掣，祇要按下去，就可以使鞋底自動張開來的。

司馬洛這一種小機關很多。

要找到鞋子上那個暗掣，這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兩隻手被縛着，身體又是蜷曲在那隻箱子裏的。動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別說找尋什麼了。

司馬洛咬着牙，拚命地動着。那隻箱子也搖擺得很厲害。

「喂，你究竟幹什麼？」在隔隣那隻箱子裏，姜小泉又不耐煩起來了。

司馬洛不理他，還是繼續努力。他必須脫身，出去捉住張龍，處於可以殺死張龍的境況之下而不把張龍殺死，這時張龍就肯相信他了。祇要張龍肯相信他，他就可以得到張龍的合作，做成這件事。

那隻木箱在司馬洛的努力之下又繼續擺動，而且搖幌得很厲害。接着，「嘩啦」一聲，木箱倒了下來，司馬洛也滾了出去。

「你在幹什麼？」姜小泉在另一隻箱子裏叫道。

「我出來了！」司馬洛說。

「你出來了？那好極了，快把我也放出來吧！」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祇是出來了，還沒有脫身！」

「唉！」姜小泉又嘆了一口氣。

這時，從箱中出來了的司馬洛，動作倒是自由得多了。他滾動着，摸到那隻箱子，也很快就摸到了鞋子上的暗掣，鞋底彈了開來。

司馬洛微笑，以後的事情就容易了。

× × ×

在屋外，那泳池之中，張龍還在游泳着，却不知危險之將至。

他游到了泳池的末端，轉了一個身，再向另一邊回去，但是游到半池就呆住了。因爲，面前出現了一艘船。一艘古老的西式帆船，三支桅的，就浮到泳池的中央。那是一艘很精緻的模型船，大約祇有一呎長的。

幽靈船。幽靈船的模型？怎可能出現在這裏？他的住宅是禁衞森嚴的，沒有可能有人潛進來呀。

他的全身都變成冰冷了。幽靈船，這是死亡的前奏。

他要死了？一時，他仍然停留在水中，呆在那裏，不知道應該幹什麼好？

接着，一支箭就從水底直射過來，穿進了他的心窩。張龍張開咀巴要叫喊，身子已沉了下去，池水湧進了他的咀裏，把那一聲叫喊推回了他的喉嚨中。他的血像黑色的細粉似的在水中散開，他抽搐了幾下，然後就不動了，就這樣俯着，半浮在那裏。

一個黑影，在水底移動着，接近了他的屍體。

那原來是一個穿着泳褲的人。這人的身上却有着潛水裝備，有面罩，氣喉和氧氣筒。一個潛水人，怎會忽然之間出現在泳池之中呢？這一點，即使張龍是還活着，大概也絕對猜不出來的。

這個潛水人游到了張龍的身邊，就執住張龍的心窩的那支箭，搖了兩搖，就像唯恐張龍不快點死似的。但張龍是早已經死了！這一搖，祇是使更多的血從傷口湧出來而已。

這人肯定張龍是死了之後，他便改做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張龍掛在頸間的那隻鬼面銅牌，連同繫着銅牌的繩子解了下來。

然後，他就向泳池的一角落游去。他的手中是仍然拿着一把射魚槍的，不過現在槍上已經空了，沒有裝上魚矛。事實剛才裝上的也並不是魚矛，而祇是一支箭。那支箭已經射進了張龍的心窩。

這個潛水人游到了泳池的一角落。那裏是有一個源頭的。這裏就是池水的來源。這座泳池建在山頂，山頂沒有海水，就要在山脚用一座强力的抽水站把海水從海裏抽上來，通過一條水管，逼上山上去。海水就是緩緩不斷地從水管的門口湧出來，注入池中。另一方面，泳池的邊緣則有不少的排水孔眼，可以把滿溢的海水排除掉。這樣整日連續不斷，池水就經常保持高度的清潔了。

這當然是很花錢的設備，但是張龍花得起。他這個人的人生哲學就是，賺回來的錢不該老是死攬着，應該花掉，因爲錢就是爲了給他花而存在的。有錢而不花，那是完全失去了賺錢的意義了。他錢賺得很多，就可惜他沒有命去花完了。

總之，那個潛水人就是從水管裏出來的。在山脚進入水管，然後半游泳半借助水流的推動力，終於升到了這上面來，而隨着新鮮的海水進入了泳池中。

這的確是張龍做夢也想不到的一點。他知道自己會死於海中，就極力避免接近海了，但結果，他還是死於海水之中。

這個潛水人游到了水管的出口。原來他在那裏是還有一個同伴在等着的。他把那隻鬼面銅牌交給了他那個同伴，對這個同伴做了一陣手勢，那個同伴退回了水管之中。

水是一直向上湧的，不過湧得很快。他伏在水管的底上，雙手推動，身子便慢慢地向下面沉去。

那隻鬼面銅牌，對於他們似乎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殺了人之後，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把鬼面銅牌拿走。

這個接應的潛水人，就把鬼面銅牌接走，離去了。可是，殺人的那一個却並不走，他還是留下來，似乎還有些事情要做的。

首先，他游到了張龍的身邊，把張龍拖着，拖到了池邊，讓張龍給池邊陰影遮住了，仍然浮在那裏，但是給陰影遮住了，這樣從比較遠的地方望過來，是看不到池中浮着一具屍體的。

那一艘三支桅的模型小帆船這時也浮到了池邊，給陰影遮住，看不見了，用不着再去收藏。

這個時候，潛水人就把背上的氧氣筒和面罩脫了下來，讓它們沉在池底，貼近着水管出口的地方。這樣做，顯然是爲了急於逃走的時候可以很方便地穿戴上了，而逃進水管中。

這個人把頭伸出了水面，四面望望。泳池的周圍是一片寂靜的。這座住宅雖然是受着嚴密的防守，但是，防守的人都是在外圍，防備那些不受歡迎的人進來，沒有理由在住宅中央的泳池邊這樣一個安全的地方設防的。

這個人順利地爬出了泳池，便匆匆地衝進了屋牆下的陰影中，把身子貼在牆壁上。

沒有人發現他。他就繼續沿着牆邊匆匆地奔跑，跑到了屋後，來到了那座貨倉的門前。顯然地，他的下一步工作，是要在這座貨倉裏做的。也許，他是已經知道了貨倉裏是有些什麼？

貨倉的門並沒上鎖，祇是在外面用門閂閂着而已。這個人右手從腰間拔出一把刀子，左手把門閂拔起，便把門拉開了。門一開，貨倉外面的人和貨倉裏面的人都同時愕了一愕。

貨倉外面這個人發愕是因爲看見司馬洛已

經自由了，正在蹲了下來，動手把姜小泉身上繩子解開。司馬洛愕的是因爲門口竟會出現了一個全身濕淋淋還滴着水的持刀的人，而不是拿着槍的張龍的手下。

這個潛水人愕了一愕之後，臉上就現出了咆哮的表情，刀子一揮，向司馬洛直撲過去。

「小心一點！」姜小泉低聲叫道。

司馬洛已經小心了，他已經暫時棄下姜小泉不顧，而向那人轉了過去。他奇怪這個張龍手下，怎麼不大聲叫喊，而要向他撲來那麼笨。但他也不埋怨；到底，這是對他有利情形。

那人的刀子低低地向司馬洛的腹部刺過來。司馬洛等着他，似乎準備迎擊似的，但是當刀子差不多刺到的時候，他忽然一旋旋開，那人便刺了一個空，刀子越過了司馬洛的身邊，司馬洛完成了那一轉時，已經到達了那人的身後。司馬洛就順勢提起脚來，向着他的膝後一踏。

那裏是一個神經敏感的地方，中了一脚，那人就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了。

司馬洛正要再舉一脚踢過去的時候，那人却已機警地把刀子向後面橫掃過來。雖然這祇是一下盲目的橫掃，司馬洛却也不得不跳後避過。

那人又跳了起來，刀子再度對着他。

這個時候，司馬洛是有信心得多了。這兩下，已經使他看出，這個不速之客的武功並不太高强，是不難對付的。祇要這人不叫喊就行了。

司馬洛一想到叫喊的問題，胃裏就發緊，他知道他必須快點把這個人制服。趁他還沒有叫喊之前。

那人似乎忘記了叫喊。這是當然的事了，因爲他根本不是這裏的人！叫喊起來，對他自己也是沒有好處的。他本來的計劃就是要向司馬洛偷襲，趁司馬洛還給縛着的時候就把他殺掉。他是根本沒有打算要和司馬洛交手的。現在，他却是和司馬洛交起手來了。

那人的刀子又刺過來了。司馬洛又等着他。刀子差不多到胸前的時候他才猛的一側身，並且把手臂舉了起來。刀子從腋下穿了過去，而在同一時候，司馬洛這條手臂的手掌就一翻，好像一把刀子似的向那人的喉嚨劈了過去。

那人兩三次都擊他不中，可是司馬洛祇是一下，就劈中了他的喉嚨。

那人全身一震，連刀子也丟掉了，兩手掩着喉嚨，在地上滾來滾去，痛得死去活來。自然，他現在就是想叫也叫不出來了。

喉嚨是要害的地方，如果司馬洛是用足了氣力的話，他可能連氣管也斷掉，當場死去的，可是司馬洛現在並不想殺人，祇是想脫身而已，所以也就手下留情了。

那人在地上滾來滾去，當他再滾到了司馬洛的脚邊時，司馬洛就略爲蹲下，然後舉起手掌來，一劈下去，又劈中了他的頸部，這一次則是劈中了他的頸後。那人身子一軟，就躺着不動，已經暈了過去。

司馬洛不再管他了，他匆匆走過去，繼續把姜小泉身上的繩子解開來。姜小泉微笑：「唔，你這一下幹得不錯！姿勢美妙而實用！」

「別讚了！」司馬洛說，「我們得快點出去！」

他解不開繩子，就索性用那人留下的刀子把姜小泉身上的繩子割斷了。姜小泉恢復了自由，就伸手伸脚地在那裏做起體操來。「眞够運！」他說，「這傢伙竟不叫喊，如果他叫喊，我們豈不是完蛋了。」

「我也不明白張龍怎會有道樣蠢的手下，」司馬洛說，「但總之，他是給我們一個機會！現在，我們出去找張龍！」

「原來你是眞的要殺死他的。」姜小泉說道。

「我並不是要殺死他，」司馬洛沒好氣地道：「我祇是要他相信我並不是來殺他的！」

「你講義氣的是你的事，」姜小泉恨恨地說：「我嘛，却是有仇不報非君子，他打破了我咀巴，我也無論如何要還他一個破咀巴！」

「你不要動粗，」司馬洛警告道：「我們現在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把他捉住，讓他相信我們是沒有惡意的，明白嗎？可以殺他的時候而不殺！」

「好吧，」姜小泉嘆了一口氣。

「現在，我們出去吧！」司馬洛說。

兩個人從貨倉門口出去了，繞過了屋角，貼着牆壁到了屋子的前面。

他們是打算從屋子的前門進去的，但到了屋子的正面，他們就呆住了。因爲，他們看到了一動不動地俯伏在那裏，浮在水中的張龍。

「現在他是相不相信都沒有用了！」姜小泉說。

司馬洛的胃裏發緊。他是用不着近看，也知道張龍是已經死了。一個活人，是不可能這樣生硬地伏在池中，一動也不動的。

「那隻船！」司馬洛又伸手指着說，「看，幽靈船！」

「什麼幽靈船，」姜小泉問着，表示莫明其妙，由於他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的，司馬洛不曾有機會告訴他。

司馬洛祇是呆在那裏，張大着咀巴，呆了近一分鐘，咀巴張大着，然後，一陣恐怖感通過全身，汗毛也直豎了起來。他一拉姜小泉的手臂：「不得了，我們快點離開這裏吧！」

「離開這裏？」姜小泉說，「這個地方，進來不容易，出去也同樣不容易的！」

「難道留在這裏等死嗎？」司馬洛說。

但，在他未能動身之前，就有人喝道：「站住，不要動。」

司馬洛機警地轉過身來，低低地拿着那把刀子。可是，他却完全看不到這個喝令他的人。周圍沒有什麼人。

接着槍聲響了，一顆子彈射中司馬洛的脚邊，「砰」的彈了開去，跌進了泳池中。那把聲音又再喝道：「把刀丟下來！」

司馬洛祇好丟下了刀子。槍聲一响，他是一切逃走機會都失去了。在遠處守衞的人，都會聞聲趕來的。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槍聲响過了之後，遠處果然有人吆喝着趕來。

司馬洛這時就看見，有一個瘦而長的人從屋子的一隻窗口內跳了出來。怪不得他看不見了，原來這個人是在屋內的。這人就是張龍的拜把兄弟高秀。

「這——這不是我們幹的！」姜小泉哀嗚着，叫了起來，「我可以發誓，這不是我們幹的！」

高秀走到池邊的時候，才忽然愕住了。他顯然也是現在才看到張龍死在池中。他的臉部肌肉劇烈地顫動了起來。

「不是我們，」姜小泉說，「眞的不是，你也知道的，我們並沒有帶那船來呀！」

許多拿着槍的打手都已圍過來了。高秀的臉上充滿了傷感，眼中充滿了殺氣。這使司馬洛有了一種悚然的感覺，很害怕他會隨時扳動機槍。

但高秀幸而沒有扳動機槍，他祇是低聲而危險地喝道：「把他弄上來，你！」

他命令的是司馬洛，司馬洛也連忙服從了。起碼在做好這件事之前，高秀是不會殺他的。他走到池邊，小心地把張龍拉了上來，放在池邊的地上。

這時，大家都看到了張龍心窩揷着的那支

箭，不禁一陣嘩然。

「看，」司馬洛說，「幽靈船，又是那些人幹的，我早對你說過了，他祗是躲着，也不是辦法的！」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高秀也大爲困惑了，「你們——究竟是在攪什麼鬼？」

在司馬洛能够回答之前，高秀忽然霍的一聲轉過身去，槍也擺了過去，伸向前面，喝道：「站住！」

司馬洛也轉過去，看見一個赤裸上身的人正在急急地逃走。高秀的喝令並未能使他停下來，而且反而使他跑得更快了。司馬洛心裏忽然有所觸，連忙喝道：「不要！不要殺他！」

但高秀已經開槍了。有四個張龍的手下也開槍。那人在奔跑中忽然一擋，便仆了下來。

高秀揮揮手，命令道：「把他搬過來！」

幾個打手匆匆跑了過去，把那個人搬了過來。

司馬洛很可惜地發覺，那人已經死了。這人就是闖進貨倉裏面，企圖殺死司馬洛，却被司馬洛擊倒了的人。司馬洛現在當然已經明白，他剛才爲什麼不叫喊，因爲他根本不是張龍的手下。

高秀奇怪地看着這人：「他是誰？」

「他就是殺死了張龍的人，」司馬洛說，「你不該殺死他的，如果他不死，他一定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事情！」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高秀狐疑地看着司馬洛。在不久之前，他很想問問司馬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現在，他是更想了。

「你是誰？」司馬洛問。

「名字叫高秀。」那人回答。

「他是張龍的結義兄弟，」姜小泉也在旁邊帮着指證：「你有話，對他說是最好不過的了！」

司馬洛奇怪地看着他：「你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

高秀有點慚愧地搖搖頭：「張龍沒有對我講過，他不肯講，我猜在這一方面，你是比我知道得多一點的。」現在他已經差不多可以肯定，張龍並不是司馬洛經手殺的了。

司馬洛來的時候並沒有帶這許多古怪的東西，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狼狽地逃了出來，要殺人的話，也會實實際際地殺，沒有時間弄這許多花巧的。

「這件事說來話長，」司馬洛說，「但有人要殺死張龍，這一點你一定知道的吧？就是這個人了！」他指指地上的死者，「我是來和張龍談這件事的，我要帮助他，但張龍却不信任我——」

「爲什麼你要帮助他？」高秀問。

「因爲，張龍的敵人也就是我的敵人，」司馬洛說，「這人果然就在今夜來了，他殺死了張龍之外，還要到那貨倉裏去殺我，好在我那時剛剛脫了身，我還以爲他是你們的人，我把他擊暈，逃了出來，跟着就和你碰上了！」

高秀迷惑地看着那個死者：「但，他怎能進來？沒有人能進這屋子裏來的！」

司馬洛說：「他穿着泳衣，他當然是從水裏出來的——」他說着走到池邊，瞇着眼睛望進水中，伸手一指，說：「看！」

高秀祇看見水底有一團黑物，而看不清楚那是什麼。

「讓我下去把它弄上來！」司馬洛說。

他跳下了泳池中，潛到水底，把那一批東西拿了上來，推到岸上。這當然就是那人棄下來的潛水用具了。

高秀莫明奇妙地凝視着這些東西。

「潛水，」司馬洛說道，「他是潛水進來的。」

「從那裏潛水進來？」高秀困惑地說，「他得先進這裏，才能潛進水底的！」

他不能想像世界上會有這麼笨的兇手，會帶齊了潛水用具潛進來，然後再躲在池底等着殺人。既然能進得來，就不必躲到水底下去，多此一舉了。

司馬洛把張龍的屍體翻過來，看看，說：「那隻鬼面銅牌呢？有人拿去了嗎？」

「沒有，」高秀說，「他是從來不脫下來的。」

「剛才我第一次見他時他還掛在頸間的，現在呢？」司馬洛問。

「一定是有人拿去了，」高秀說，「這是一件他絕對不肯脫下來的東西！」

司馬洛轉過去向那個兇手的身上搜索一下，很容易就發覺也不在這人的身上。由於這人祇有一條泳褲，此外就沒有任何可以收藏東西的地方了。

「一定有另一個人，」司馬洛叫道：「這東西對他們也是很重要的，一定另有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的身上！」

「找！」高秀喝令。

幾個打手分散，奔向園地的其他部份去找，司馬洛皺着眉頭想了幾分鐘，忽然就明白了。他指着那伕水的渠口。「他們從這裏進來的，另外一個人一定也是從這裏出去了！潛水進來的，不錯是潛水進來的！」

高秀的眉毛一抬。

「這水渠的另一頭是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海邊的抽水站！」高秀說。

「快！」司馬洛焦急地說，「派人下去截，我從這裏下去，他可能逃了不太久的！」

高秀遲疑着，司馬洛則已動手穿上那死者棄下來的潛水用具了。姜小泉也在旁邊代爲焦急，他說：「媽的，相信他吧，我用我的人頭來保證好了，他不回來，你把我殺掉！」

高秀如果不是已經六神無主，就是他是有着很強的判斷力了。他點點頭說：「好吧，我們下去截，你也跟我來，姜小泉，做點工作！」他對另一個手下喝道：「弄部車子來！」跟着又在姜小泉的手中塞進了一把手槍。

司馬洛則拿了死者留下的那把刀子，鑽進了渠口。

他鑽了進去，然後就踢着水，在黑暗之中向下游去。盡可能地快。

他比前一個潛水蛙人，雖然是落後了一段路，可是，他的速度，却彌補了距離上的分別。那個潛水人祇是讓身子向下沉，沒有游動，當然是慢得多了。

事實上，司馬洛也不預算能夠追上他的，也想不到追上得那麼快。忽然之間，在黑暗之中，他就踢着了一件軟軟的會動的東西。這使司馬洛也嚇了一大跳。

他連忙退後一點，刀子向前面一揮。

他却刺不中什麼，因爲那個人知道在這一撞之下，就連忙向下退了一退。而且，這人也並不像他那麼緊張。這個人是做夢也料不到會有一個人沿着水路追下來的。他祇是以爲，他同伴已經成功地殺死了司馬洛，現在也跟着下來了。他的心理也有點怪責他這個同伴太魯莽，這樣撞下來，把他嚇了一跳。

於是他從腰間摘下一隻水底電筒，開亮了，向司馬洛照了一照。甚至他把司馬洛照亮了，他仍然沒有認出，這個並不是他的同伴。人戴了面罩，又配上了氧氣筒，看上去是差不多的。而且他也不預算會有別人來。

司馬洛在燈光一亮時就連忙退後，由於燈光耀着他的眼睛（他看不見，怕不能防衛）。

接着，那人的電筒就轉了過去，照着下面

，一面在電筒的反光之下對司馬洛做着手勢，表示叫司馬洛不要急，跟着他下去。

司馬洛的心怦怦地大跳着，點點頭，那人就這樣向下沿去，一面用電筒光照着下面，利用那反光，避免與司馬洛碰撞。

司馬洛的心大跳着，全身的血液也在奔騰澎湃着。他希望那人暫時不會發覺，而那人也顯然不會發覺的。

他們繼續向下游着，終於來到水渠的盡頭了。那裏的水流是急得多了，因爲，水就是從這裏給逼到上面去的。

電筒光照出前頭有一隻螺旋槳在轉動着，把水向水渠中推。如果他們直向前去，他們就可能給那螺旋槳攪成肉醬。

但是那人却沒有直向前，他祗是向上摸索，摸到了一隻暗門之類，向上一托托起了，這樣，那些水便也向這個暗門的外面湧了出去。

那人隨着水流爬了出去。司馬洛也跟着爬下去，看見那人已經站在那裏，正在把面罩脫出來。

那下面就是一所泵房。

這座泵房就是負責把水泵到上面的。泵房裏有不少機器。也有一塊相當寬大的空位。

司馬洛跳了下去的時候，那人已經把背上的氧氣筒也解了下來，一面問道：「怎麼樣？解決了沒有？」

這個時候，司馬洛却做了一件錯事。這件錯事就是先把面罩推起。這人就馬上認得了，這原來並不是他那個同伴。

「你！」他大吃一驚地叫了一聲，馬上彎身，從旁拾起了一根鐵棍，向司馬洛迎頭擊下來。

司馬洛向旁一閃，馬上就知道了他所犯的錯誤是多麼大了。因爲他還沒有機會把背上的氧氣筒脫下來。在水中，有水的浮力平衡着，這副氧氣筒並不是很大的負責，但是在陸上，這却變成了是一件十分之沉重的東西，牽引着他，使他的動作不能保持靈活。

他也是僅可避過了。那根棍子「呼」的一聲在他的肩旁擦過，祗差一吋就擊中他。司馬洛狼狽地把刀子向那人的腋下遞過去。

也沒有中的。他的動作實在是太滯重了，並不如他理想中的那麼靈活。而現在既已打了起來，他就更加沒有機會把氧氣筒從背上解下來了。

那人也察覺到了對方有這個弱點，就更不給司馬洛以喘息的機會，而拚命地揮動着鐵棍，向司馬洛猛攻。

拍！司馬洛的肩終於給鐵棍擦過，整邊身子都麻木了，人也站立不穩，而仰天跌倒了。倒在地上時，那副堅硬的氧氣筒在背上一擱，更加使他痛得要命。

在他能够跳起身來之前，那人又揮着鐵棍衝近了。司馬洛忙把手中的刀子一丟，向那人丟過去。那人却也不是弱者，鐵棍半途一轉，向橫一揮，好像打棒球似的，把刀擊開。

砰！刀子打破了一隻封塵的窗子，飛到泵房外面去了。

司馬洛現在連刀子也沒有了，而那人又舉起棍子擊下來。

那副氧氣筒阻碍着司馬洛的動作，使司馬洛也不能向旁邊撲開。於是司馬洛祗好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滾身，改爲俯伏着。

轟！那根鐵棍擊中了那副堅硬的氧氣筒，震力傳到司馬洛的背上，震得他牙齒也發軟。但這却收到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效果。

那人也同樣地受到了極大的震力，震力從鐵棍傳到他的手腕上，震得他的虎口發軟，鐵棍也握不穩而飛出了，「鏗」一聲跌到一副什麼機器上。

他忙咬緊牙齒，提起脚來，向司馬洛的背上踢了下去。

這一下雖然踢得很用力，可惜就是剛巧踢不中司馬洛的背，却是又踏到了那副氧氣筒上。司馬洛又仆回地下去，而這副氧氣筒的硬度却使這人整個飛開了。當他跟蹌着再要上前的時候，司馬洛已經轉身跳了起來。

他慌張地四面望望，要再找到一件武器，例如剛才那根鐵棍之類，可是這一次却沒有那麼幸運了。手邊沒有一件可以讓他拿得起的武器。

司馬洛急步向他衝了過來，而這一次，司洛馬很聰明地以背部先行，就利用那副引致他不便的氧氣筒，向那人撞過去。「蓬！」那人的胸部給撞個正着，整個人也離地飛起來，跟蹌地跌到牆邊，再給牆壁撞了一下，一時身子發軟，連站也站不直，就要沿着牆壁倒下去。

他極力發力再站好身子。

司馬洛又衝過來了。他來不及閃避，那副氧氣筒又撞中了他的胸部，他在氧氣筒與牆壁兩件東西之間一夾，慘叫一聲。司馬洛鬆開，他開始向地上倒下去。司馬洛再撞了一次。這次，他祗是張開了咀巴，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司馬洛再鬆開，他就軟軟地滑了下去，倒作一團，翻白的眼睛瞧着司馬洛，就像想說：「請不要……」但是又沒有氣力說出來，祗好用眼神代替了。

司馬洛迅速地解下了背上的氧氣筒，恢復了身子的輕盈，然後匆匆跑到窗前去，向外面望望。他可以看到外面原來是海邊，祗有沙灘和石堆，沒有什麼障碍物可以躲人的。他也沒有看見外面有人。這個人大概是單獨的了。他們一定是祗有兩個人來的。

司馬洛拾起了那人丟掉的鐵棍，回到那人的身邊。那人剛剛才恢復過來，正要爬起身。

司馬洛把鐵棍一舉，他連忙伸起手臂來擋格，一面哀鳴起來：「不要！不要！」

司馬洛放下了鐵棍，把它伸前去，指着那人的喉嚨，冷冷地說：「要命的就別動！這東西一樣可以戳進去的，而且造成的傷口不會好看！」

那人祇好不動了，

司馬洛蹲下來，在他的身上搜一搜。除了泳褲上一隻小袋子之外，這人身上實在也沒有什麼可搜的地方的。司馬洛一搜就從這袋裏搜出來了那枚鬼面銅牌，就是從張龍身上取到的那一枚了。

「爲什麼你們要拿這東西？」司馬洛問，「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那人搖搖頭表示不肯回答，司馬洛却不太焦急。

他就祇怕不能捉到一個活的，現在已經捉到了一個活着，而且和這件事有着密切關係的人了。他可以從這個人的口中問出他需要知道的事情了。

屋外傳來了汽車怒吼的聲音，那人的眼中露出恐懼的神情，司馬洛向窗外望望，看見有一部車子在屋外停了下來，高秀帶領着他的手下們以及姜小泉紛紛下車。

「用不着急，」司馬洛提高聲音叫着通知他，「我已經捉到了一個了！」

高秀一行人等衝了進來。一看情形，高秀就知道是怎樣的情形了。他知道司馬洛果然是猜對了，還有一個潛水人逃到了這下面來，現在司馬洛已經把這個潛水人捉住了。而這個潛水人就是有份殺死張龍的人。

司馬洛遞上那隻鬼面銅牌。「我從他的身上找到了這個！」

高秀踏前兩步，一脚踢在那人的筋骨上，踢得那人打了兩個滾。跟着他就把槍伸前，對

着那人的腦袋。

「不要，」司馬洛把高秀的手推開，冷冷地說，「處置他的機會多着，你現在殺死他，我們就不能查出這究竟是怎麼同事了！」

「我要他死！」高秀吼道，「他殺了張龍，我要他死！我祇要知道這一點就够了！」

「但是也許他還有別的同黨呢？」司馬洛說，「也許不祇他一個人呢？」

高秀深吸了一口氣，把槍拿開了。「好吧！」他說。

「這個地方安全嗎？」司馬洛說，「抑或，我們先把他搬囘上面去？」

「這個地方够安全了，」高秀說，「這也是我們自己的地方。」他轉身指揮他的手下們，吩咐他們到泵房的外面去守衞着。於是屋內就剩下了四個人：司馬洛、高秀、姜小泉以及那個潛水怪客。

「現在，」高秀說，「我們談吧！」

「你還不知道這是怎麼同事，」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先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吧。」他把他所知的部份，與及他與這件事的關係對高秀說了出來。

高秀越聽就把眉頭皺得愈緊，姜小泉則聽得目瞪口呆了。

「有這樣的事？」姜小泉說，「你在講神話嗎？」

「現在輪到你了，」司馬洛轉向那潛水人，「你知道我們知道什麼，也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麼，現在，你識相的，就把你所知的都告訴我們！」

那人固執地搖着頭：「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們的！」

「別那麼硬！」高秀吼叫道，「我有許多辦法可以使你招供的！這是我的擅長。譬如，我可以把你放進那抽水機的螺旋槳裏攪一攪，把你的一條手臂弄下來！」

那人的臉上的肌肉恐懼地震了一震，可是他的態度還是保持强硬的。他憤恨地看着這三個他的壓迫者，控訴地吼叫着：「你們這些罪惡的人！你們幹的壞事還不够嗎？你們還想怎樣？」

高秀在他的肋骨上踢了一脚，十分冷酷地。那人又痛得縮作一團，駡不下去了。高秀又在他另一邊肋骨上踢了一脚。他縮得更緊了。

「我也可以把你的肋骨全部踢斷的，」高秀冷酷地說，「我可以把你的肋骨全部踢斷，而你仍然不會死掉，祇是痛！」

「你殺死我好了，」那人說，「你們這些罪惡的人，終於會受到天譴！」

司馬洛輕輕把高秀拉開，走上前去，聲音放得比較溫柔地說：「好吧，算我們是罪惡的吧，但你們剛才所幹的也不見得是好事！你們剛才不是殺了一個人？」

「我們是不同的！」那人叫道，「我們是替天行道！我們是正義的！」

高秀衝前去又舉起脚，但司馬洛又把他拉住了。司馬洛狡猾地說：「張龍也是一個好人，殺死張龍，怎能算是替天行道呢？」

「他是好人？唔！」那人不屑地，「他是好人，就不會幹那種傷天害理的事了！」

司馬洛知道他用的方法是對的。凡是自稱替天行道那種人的神經總是有點問題的，以為自己做的事情全部都對，而人家做的事情全部不對。爲了自己的信念，酷刑未必能使他招供，但攻擊他的信念，對他所相信的表示輕蔑，他就要辯護到底。

「張龍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司馬洛搖搖頭，「他不過走私吧了，走私並不算是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情呀。」

「不祇這個！」那人說，「他殺了我們許多人，而且是這樣殘忍地——」他又不肯說下去了。

「他幹了什麼？」司馬洛問，「說出來吧，讓我們來公公平平地評評道理也好！張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別人沒有對他不起，他也不會對不起別人的！」

司馬洛對張龍的讚言，使那人憤怒到了極點。他瞋目叫道：「頂天立地！你們不知道他幹了什麼！」

「我們正在等着你告訴我們！」司馬洛說道。

那人遲疑着，心理在矛盾。如果說出來，那是便宜了司馬洛了，讓司馬洛知道了一些難查出來的秘密。但如果不說出來呢，却又無法證明張龍是一個多麼傷天害理的人。

「好吧，」他終於戰勝了自己，點着頭說：「我告訴你，你們的頂天立地的好漢幹了一些什麼吧！」

他告訴了司馬洛一段故事。顯然，這一件也正是李義比引爲畢生羞恥的事，也是使那十二個持有鬼面銅牌的人解散的事情。

那一次，在高鑑平的率領之下，十二個人乘着船出海，去進行一次刦掠。那一次的目的地是在一座私人擁有的小島上，擁有小島的是一位億萬富豪，情報指出這位富豪是在那座島上招待另一批富豪渡假。富豪和富豪一起渡假，單單是他們身上的財物，數目已經不少了，更何况他們身上一定還有支票簿。如果把他們捉住了，强逼他們每人簽一張支票，派人去兌現了，然後才把他們釋放，那收穫是一定很美滿的。

但是天有不測之風雲，高鑑平等人在途中的時候忽然起了風暴。他們的綫眼告訴他們，那些準備到島上去渡假的富豪們都改變了主意，不再到島上去了。然而這時風暴已經很强烈，高鑑平等人被逼登陸島上去避風。

他們登陸的時候，發覺祇有那位富翁一家人在着。

「那就是白澳島事件，」司馬洛忽然醒起了，「那個富翁就是林佩文！」

「我的天，就是那件事！」高秀也噁心地張大眼睛，「後來人們發現，林佩文全家人包括僕人都死掉了，而且死法也是匪夷所思的。他們給用鐵枝穿過，給放在火上烤，半個身子都烤熟了，那……那就是張龍他們幹的？」

「不是他們，是我們幹的，」那人吼道，「是我們幹的，我們先到！」

司馬洛全身的毛髮都根根豎了起來，他相信高秀也是一樣的。

「那你還說張龍他們傷天害理？」司馬洛哽塞地說。

「張龍他們打斷了我們，我們事情還沒有幹好，他們就來了。他們把我們都殺掉。我們有三十個人，他們開槍把我們都殺掉了。我們沒有槍，不能抵抗。這就是你的頂天立地的好漢了，對沒有槍的人下毒手。」

司馬洛却不覺得張龍他們的做法是殘忍的。他難以置信地看着那人：「爲什麼你們這樣對付林佩文一家人？他們有什麼對不起你？」

「我們是在替天行道！」那人正義凜然地說。

司馬洛也想拿過槍來向他的頭上打一槍了。他最討厭那些自以爲是，而認爲人家絕對錯，祇要維持自己的「是」，就連人家的性命也毫不顧惜的人。他以爲自己是什麼人，可以這樣對付別人？

但司馬洛也不想和他一樣做法，如果他拿槍打他，那麼，他豈不是也變成和他一樣的人了？

「好吧，」他咬着牙，忍着滿腔的怒氣，

說道：「你們是替天行道。林佩文一家人做了什麼悖天的事，要你們去除他？」

「他玩女人，」那人說，「仗着他的財勢玩女人。玩別的女人不要緊，但他玩了我們的人。我們的弟兄之中有一個人的女兒給他勾引了，之後又遺棄。她自殺了！」

「玩了別人的女兒不要緊，」司馬洛說，「玩了你們的女兒就不行了，就這樣，你們要把林佩文一家人燒熟？」

「我們是神聖的，」那人嚴肅地說，「我們不能受到沾汚！」

高秀的眼睛凸出來，臉頰上筋絡暴現。大概，即使像他這樣一個人，也不會採取如此的手段去向他的仇人報復的，這件事，即使連他也感到噁心。

但那人還有更令他噁心的叙述。那人又說：「我們本來是打算把他們全部燒熟吃掉的，但是你們頂天立地的張龍來破壞了我們！張龍把我們三十個人全殺掉了！」

司馬洛皺眉看着他：「但是我記得，林佩文那一家人，最後的死因是死於槍彈之下的，他們每一個人的腦袋裏都給射了一顆槍彈。」

「這不是我們幹的，」那人說，「就是張龍他們幹的。張龍他們，眼看這幾個人也活不下去了，就開槍把他們殺掉！他們不應該這樣做！這幾個邪惡的人，應該讓他們活得久一些，多受一點苦！」

這是那人叙述的角度，對與錯，也是那人的觀點。但司馬洛可以想像得到事實是如何的。張龍那十二個人，在風暴中登陸島上，看到林佩文一家人受到如此的對待，不禁狂怒起來，就開槍把他們全殺掉了。後來看到林佩文那一家人反正活不了，故開槍殺掉，以免這一家人多受無謂的痛苦。

這大概就是李義比引爲羞恥的事了。這許多條人命，全都喪在他們的手下。有些人可能認爲這是得意傑作，但對李義比來說，幾十條性命，就是幾十條性命。

接着司馬洛又有了一個疑問。他說：「你說你們死了三十人，但是後來警方到島上去，並沒有發現其他屍體呀。他們祇是找到了林佩文一家人而已。」

「我們的屍體不會留下來交給你們這些罪惡的人的，」那人說，「我們自己搬走了。我們後來再有人找到島上去，找到了我們自己人的屍體。是其中一個未完全死去的人告訴我這件事的。他還有氣，告訴我們是什麼人殺死了他們。你們的張龍，還有高鑑平，你們在他們的面前出示那些鬼面銅牌，說他們才是替天行道的人，而那隻鬼面牌就是象徵！」

司馬洛現在相當明白了。那隻鬼面銅牌，就是他們尋仇的根據。他們從每一條綫路去打聽鬼面銅牌是在誰的手中，包括古董方面的綫路。而他們也終於查了出來，就去逐個加以消滅。

「這種話是不能亂說的，」那人說，「我們是正正式式替天行道的人，不能冒充，你們就要受天譴。」

高秀的臉充滿鄙屑地瞪着他：「如果天眞是幫助你的話，你就不會落在我們的手中。」

「你們會有報應的！」那人莊嚴地說。

「有沒有報應是我們的事，」高秀說，「現在，你要告訴我，你們究竟是什麼人，你們還有一些人是在哪裏？」

那人冷笑着搖頭：「我不會告訴你的，你就是打死我，你也不會問出來的！」

「我們就來試一試吧！」高秀又提起脚。

司馬洛又把高秀拉住，還是繼續應用他的激將法。他說：「既然天是幫助你的，那你怕什麼說出來呢？我們找到去，也許天會幫助你們把我們消滅了！」

那人搖頭：「天不是這樣幫助我們的。上天祇幫助那些幫助自己的人，如果我告訴你，那就不算是幫助自己了！」

司馬洛給他弄得啼笑皆非，高秀把他推開了，吼道：「讓我來！」

「小心別弄死他！」司馬洛說着站到了窗前去望外面。通常他是不贊成用苦刑去向別人逼供的，尤其是不贊成高秀這一類人去實行，不過，他却認爲這一次是可以例外的，由於這是一個特別的人——太特別了。

他也不相信高秀逼得出來。

果然，在高秀技巧的拷打之下，那人呻吟慘叫了好久，才終於失去了知覺。但是，高秀還是並沒有逼出什麼來。

高秀一連串地咒駡着。司馬洛在窗前轉過身來。

「很少有人能在我的手下忍得住口的！」高秀說，「我把他帶囘上面去，再下一番工夫好了！」

「沒有用的，」司馬洛說，「他是一個瘋子，他是以烈士的精神忍受，你很難逼得出什麼。」

「他眞是一個瘋子，」高秀搖頭嘆息着，「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瘋得這樣厲害的！把人燒熟！這種事情，怎麼做得出來呢？」

「世界上瘋人愈來愈多了，」司馬洛苦笑，「世界愈文明，愈講人道，殘忍的人，也愈來愈多；在所謂文明世界裏，什麼不文明的事都可能發生！」

「我還是要令他說出來！」高秀咬牙切齒地道，「他拗不過我的，我還有不少新花樣可以讓他開開眼界！」

「別浪費時間了，」司馬洛說，「他不會肯告訴你的！」

「他不肯，我也要逼到他肯爲止，」高秀咬牙切齒地，「他是我唯一的綫索了！他不說，我就不能查出他那一羣同黨的所在！」

「我看我已經知道了。」司馬洛說。

「你知道？」高秀詫異地看着他。

「世界上有哪一些人會像他這樣狂妄的？」司馬洛說，「這樣的團體沒有多少，我們需要考慮的範圍實在是不大的。自以爲替天行道的人有多少？」

「唔……」高秀沉吟着，顯然是也有所悟了。

「而且，這個團體還是值得張龍這樣的人擔心和恐懼的，」司馬洛說，「值得這十二個人擔心和恐懼。當他們動手報復的時候，就連張龍這樣的人也要躲起來。」

「唔，」高秀點點頭，「那麼，你以爲他們會是哪一個團體呢？」

「你有聽過一個叫『天國復臨』的組織嗎？」司馬洛問。

「聽過一點。」高秀說。

「我却聽過很多，」司馬洛說，「以前他們並不是在此地的。在西印度羣島一帶，他們曾活躍過一段時間。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神，進行奇異的膜拜儀式。通常他們不會侵犯別人，但別人無意侵犯了他們，受到的報復却是十分嚴厲的。他們對付仇人的辦法就是捉起來，烤熟，大家吃下肚裏。連屍體也沒有，這就使警方也很難對付他們了。沒有屍體的謀殺案是最難辦的。」

「我們要到西印度羣島去找他們？」

「不，」司馬洛又搖頭，「他們已不在那邊。他們給趕走了。那裏的人大概認爲，還是奉行祖先留下來的巫度敎過癮一點，對他們不表歡迎，於是他們被逼走了！」

「他們到了這裏來？」高秀問。

「我也有聽說過，」司馬洛說，「不過並不是肯定性的。他們在這裏並沒有什麼不尋常的活動，沒有關於他們的特別消息，但是看來一定是他們了。他們之中有不少了不起的人物，主要是嬉皮士式的人物，其中有科學家，有職業間諜，職業兇手，甚至有越南戰場上的逃兵。總之是厭倦了自己的行業，厭倦了這個世界的人。他們逃避現實，自己創造出一個自欺的世界來，以『替天行道』作爲目標，使自己有生存下去的理由。他們本來都是一些有本領的人，有着多方面的本領，而且並沒有忘記這些本領，因此，當他們行起『道』來的時候，手段就非同小可了！」

「幽靈船顯然就是他們弄的把戲了，」高秀說，「但，他們是怎樣弄的？這樣大一艘船，他們可以弄到一會兒存在，一會兒消失？」

「找到他們的巢穴，我相信這個謎就可以解了！」司馬洛說。

「你認爲你可以找到他們的巢穴？」高秀問道。

司馬洛搔着後腦。「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類人，守起秘密來，可以非常絕對地守秘密。別的組織也許會有內奸，也許會有告密者。這一類人，却是不會有的！」

「說來說去，」高秀說，「關鍵還是在這個人的身上。我們要知道他們的巢穴在什麼地方，還是要問他。」

「他不會說的。」司馬洛說。

「讓我試試，」高秀咬牙切齒地，「在他的身上下工夫，這是一件快事！即使弄死了他，我也不會覺得難過！」

「我看，」司馬洛說，「把他弄死，倒不如把他放掉算了！」

「你開玩笑嗎？」高秀吼道，「放他？」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呀！」姜小泉在旁邊說。

「唔，」高秀也領悟了，「你如果想知道一個人家在何處，祇要跟着他回家就行了！」

「是，」司馬洛說，「他總要回家的。」

「唔，」高秀點點頭，「那我們應該好好保護他了，因爲我們要靠他帶我們回家！」

一網成擒　殺人者死

那人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是被困在一間很小的房間之中，小到身子都無法伸直，身子像蝸牛似的蜷曲了起來，牆壁在四面緊緊逼着他。後來，他才發覺原來這並不是一間小房間，而是一隻木箱。他是手脚被縛，放在一隻木箱裏。

前車可鑑。他馬上知道，他也是像司馬洛一樣，給放在貨倉裏的一隻木箱中了。

當司馬洛被捉來這裏的時候，他和他那個已死去的同伴其實已經到達了那輸水管的渠口，正在黑暗中等着的，所以他們才會知道司馬洛的事情，而決定把司馬洛這個威脅他們的安全的人也一起殺掉。

後來等到了機會，他們便先殺掉了張龍。

他的處境，是和剛才的司馬洛一樣了。司馬洛又是怎樣脫身的呢？既然他們沒有殺他，他就該設法逃出了。

這樣想着，他忽然聽見箱子外面有脚步聲，就連忙把眼睛再度緊緊地閉上了，詐作是仍然沒有醒來。

木箱動了一動，他相信大概有人向箱中窺進來了。果然，他聽見一把是屬於司馬洛的聲音說：「這個傢伙暈得眞久，也許是你把他打得太重了！」

高秀的聲音說：「怕他會不醒嗎？讓我開冰水把他淋醒，再抽出兩根肋骨——」

「不，不，你還是依我吧，我們有的是時間，這個傢伙看來像很有志氣的，我們先讓他捱兩三天的餓，人一餓，就什麼志氣都沒有了。那時，我們再來跟他談！」

「好，」高秀說，「就依你的辦法試！」

兩個人的脚步聲遠去了，那人舒了一口氣。讓他捱兩天餓，這眞是難得的機會。那麼，他是有很多時間；有很多時間讓他設法逃走！

司馬洛是怎樣脫身的？他們縛人的方法一定有個缺點，不然司馬洛也不能脫身。既然司馬洛能夠脫身，他也沒有什麼理由不能脫身。

他等了一段時間，相信那兩個人是已經遠去了之後，就開始作劇烈的掙扎。那隻木箱開始搖動，而他發覺繩子縛得不夠緊。有一點活動的空位，那是最好的。活動下去，由於繩子具有彈性，那活動的空位就會愈來愈大的了。

接着，嘩啦一聲，那隻木箱翻倒了，把他跌得滿天星斗。好不容易，視綫恢復了清晰，他才發覺原來那木箱是在另外兩隻木箱之上的，他跌了一層，所以才跌得這樣重。不過，這樣一跌，也使他從木箱滾了出來，落到地上了。而且這樣，他掙扎起來也更方便。他當然不會放過機會，更加用力地掙扎起來。

這樣掙扎下去，果然一如他之所料，繩子裏的空間，是愈掙愈闊了。他眞花了接近三個小時的時間，直至他已接近精疲力盡。

這一段掙扎，不但使他陷入了精疲力竭之境，就像手脚也要從關節部份脫開，要掉落下來似的。而且，他的手脚被繩子縛着之處的皮膚，也已經給擦得全破了，血涔涔下。

不過，他却是得到自由了。他已經把那繩子掙得很鬆，雙手從繩子的縛束之中脫出來。

雙手雖然自由了，却已抖得幾乎無法運用手指。好不容易他才能把脚上的繩子解掉了。

他跳了起來，四面望望。貨倉之內還亮着一隻暗淡的燈泡，可以讓他看到周圍的情形，也讓他看到，身邊的地上就有一隻打釘機，用以在包裝的時候把那些裹着的薄片銅條釘緊。

他就把這件沉重的金屬工具拿了起來。並不是有什麼箱子需要他釘的，而是，這件工具，可以成爲一件非常趁手的武器。

他急急地奔到了貨倉的大門口，使他喜出望外，那大門祇是掩上了，而沒有門上門閂。

他通過縫向外窺望，看到外面是一片靜悄悄的。時間已差不多是天亮了，可以睡覺的人都已經上了床，留下來還醒着的，就祇有那些負責守夜的人了。從門縫所見，他並沒有看到一個守夜的人在視綫之內。

於是，很小心地，他把門再推開一點，就閃了出去。

蛇行鼠伏地潛到了屋角，他就看到遠遠的樹林的邊緣有三個人正在緩步而行。三個人都是拿着槍的。這三個當然就是負責守夜的人，正在巡邏，由於三個人在一起，人數是太多了，他不得不打消向他們偷襲的念頭。

他等他們走遠了之後，就離開了屋牆的陰影之下，疾如箭矢地越過空地，衝進了林中。

在林中，他回頭望望屋子，考慮進去把司馬洛及高秀都殺掉。但是，這也是太危險的事情了，沒有把握。他還是走爲上着。

於是他繼續穿行林中，到達了樹林的另一邊，穿了出去。那裏，可以看到花園的圍牆了，那圍牆起碼有十呎高，牆頂上則有着高達七八呎的鐵絲網。他看着那鐵絲網，就不由得戰慄了一下，由於他知道，這鐵絲網還是通了電，爬上了圍牆，也爬不過鐵絲網。一觸鐵絲網，人就可以給燒成焦炭了。

他知道這一點，由於他們在進來之前，就已經對這座住宅的形勢研究得清楚了。他們連游泳池的輸水管是如何分佈也知道。

自然，他們也知道了這圍牆的頂上是有着一度通電的鐵絲網。

而且，這個人還知道，控制鐵絲網的電流的總掣是在何處。這總掣就是在花園圍牆與樹林之間那一座小小的屋子的裏面。這圍牆的電流是不能永遠無阻地通着的，一定有一個可以開關的地方，而開關的地方就是在這座小小的石屋子裏面了。

這裏面也包括了屋子其他部份的電掣，石屋有一度鐵門，不過這鐵門祇是由一度門閂閂着，而並沒有鎖上。由於屋中人認爲，這裏不再需要什麼防範了。如果有人能有辦法不怕電流而進入屋中的話，那電網就已經是完全沒有用處，而進來的人也不會再來關上電掣這樣多此一舉了。

他們就是沒有想到防止一個從屋中逃出去的人。

這個人是通過那輸水管而進來的，現在他却不考慮從輸水管逃出去了。屋中人當然已經設法截住了這一條通路的，他不能再去嘗試。

他潛入了那容納着電掣的小屋中，找到了管轄鐵絲網的電掣，把這電掣關上了。

這對於屋內其他部份的電流並沒有影响，而屋內的人，在短時間內是亦不會發覺鐵絲網上是已經沒有了電流了的。他再等了一陣，肯定他關掣的行動是沒有被發現了，就離開了小屋，跑到圍牆的前面，輕輕一躍，扳住牆頂，把身子扳了上去，輕輕伸出一隻手去，一觸那鐵絲網。

這是充滿了恐懼的一刻。因爲，假如他是關錯了電掣的話，他的身子就會在頃刻之間變成了焦炭的。

但是並沒有發生什麼。

他舒了一口氣，就爬上了牆頂，然後又爬到鐵絲網上，盡可能迅速地爬到墻頂，翻了過去，再從鐵絲網的另一邊跳下。

還是沒有電流通到他的身上，他落到了牆外的地上，就沒命地發足逃走，逃進了山坡的樹林之中。當他被樹林吞沒了之後，他就不能不停下來，躺在地上，喘着氣。

實在太累了。雖然他是正在逃命，但如果再不停下來歇一歇，他還是會沒命的。

休息了幾分鐘，他才又再爬起來，向山下逃去。

當他穿出樹林的時候，他看見路邊停着好幾部車子，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人的車子，但總之有車子在着，就正合他的心意了。

祇有一部車的門是沒有鎖上的，自然，他就是要了這一部。

車上當然沒有鎖匙留下來那麼方便，但是這個人也不是等閒人物，這樣的小小問題，是難不倒他的。他伸手到儀器板的下面去弄了一陣，把打火綫接上，便把車子開動了。

他把車子開了下山，一面不斷小心地回頭望後面，並沒有車子追來。不過，他也不打算把這一部可能被認出來的車子開到很遠。當他到達一座露天停車場時，他就把車子開了進去，在停車場的中間找到一個停車位停了下來，馬上下車，在那裏停着的車子之中找尋着，果然又給他找到了一部沒有鎖上車門的。

他把這部新的車開動了，離開了那座停車場。現在他可以回家了。

家是在海邊的。一個很僻靜的，發臭的海灣，一座用鐵絲網搭成，好像貨倉般巨大的屋子，建在木樁之上，一大半伸出了水面的。這本來是一座小規模的修船廠，大概生意都給大規模的船廠吃去了，所以結束。現在，裏面住着的人已不是經營修船業的了。

但那下面的淺水還是在發臭。長期累積的工業染污，還是不能讓潮汐洗淨，那沙還是又黑又粗的，而且，附近有一座工廠，工廠有一條污水渠通到海灣裏來，廢料一天到晚排出，更令這座海灣是沒有回復本來面目的可能了。

這個人一直把車子開到了屋子的大門前面，大門開了，他把車子駛進去，一面說：「快點，快點，關門！」

大門又關上了。

開門和關門的是四個人，都是男人，其中二個是歐洲人，頭髮比女人還長，滿腮長鬍子，有一個赤着上身祇穿着一條牛仔褲，另外一個牛仔褲之外上身還穿着一件襯衣，衣袖是已經撕去了的。袖口的綫參差不齊。典型的嬉皮士。四個都是身強力壯的大漢。

這貨倉裏簡直像一座別院的儲物室，箱子亂推着，牆壁上掛了高高的布簾，布簾的後面不知道收藏着些什麼。到處散佈着面具，奇怪形色的衣服，也有不少古代的武器，例如標槍，弓箭等等。

這二個嬉皮士替他拉開車門，其中一人關切地問：「怎麼樣，做好了沒有？阿許呢？」

「張龍已經殺了，」那人頹喪地一口氣，「但阿許也走了。我們的神把他召回去了。」

「但屍體呢？」另一個表示不滿，「你並沒有把屍體帶回來！」

「還說屍體，」那人頹喪地嘆了一口氣，「我差點連性命也保不住了！看看我，我的身上有哪一個地方是沒有傷的？」

可是那兩個嬉皮士還是對屍體感興趣。其中一人喃喃着：「沒有屍體，我們的報復就不圓滿了，如果他們把張龍的屍體下葬了那怎麼辦？掘出來也不行呀，腐掉了的肉怎麼吃？」

還是另外兩個裝扮比較正派一點的人比較關心正經事。他們焦急地問：「究竟發生了什麼？」

車上那人精疲力盡地靠在座位上，嘆着氣把經過說出來。這使大家都聽得目瞪口呆了。

「我是打算把這個司馬洛也殺掉了，之後把屍體帶回來的。」開車的人最後說。

「你眞沒有告訴他們我們在什麼地方？」二個嬉皮士緊張地問。

「沒有，」那人搖搖頭，「你以爲我會這樣做嗎？我們的神保護我，使我有能力抵抗，不把我們的秘密說出來！」

「那就好了！」各人鬆一口氣。

「媽的，我老早就說應該把那個司馬洛殺掉，斬草除根的！現在看，大事就壞在他一個人的手裏。」

「我們沒有人手呀，」那二個嬉皮士說，「三十多個人都死掉了，祇剩下這幾個，我們能幹什麼呢？」

「現在，還不是一樣？我們的名單上又添了司馬洛和高秀。我們還是要對付他們。」

「也許，我們對付他們兩個，是比較容易一點了！」另一個人說，「他們不是在海上和我們結仇的，我們也用不着在海上和他們算帳。什麼幽靈船，麻煩死了！」

「媽的，還說什麼算帳？」車上那人說：「你們看不見我傷得多麼厲害嗎？還不先替我弄一弄？」

四個人這時才如夢初醒，連忙動手替他治理。他們把他從車上抬了下來，放在一張行軍床上，然後動手替他敷治傷口。

「媽的，這個高秀是個打人專家，」那個嬉皮士喃喃着，「沒有什麼重傷，但不是最痛的地方，他也不打！」

「我們得把他活捉，讓他也嚐嚐同樣的滋味！」

「你們去捉吧，」床上的人呻吟着，「我要睡覺，我不能再動了。」

「不要緊，」一個嬉皮士說，「神會賜給

你能力，使你很快復原參加我們的行動的！」

不過，他們的神如果眞能夠賜什麼神力的話，神力也沒有來得那麼快。那個人在虛脫狀態之下入睡了。

他們就讓他在行軍床上睡着，一面退到了一邊，低聲商量了起來，無疑地是在商量對付司馬洛與及高秀的方法。

「我還是贊成把他們兩個活捉，」其中一個咬牙齒切地說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然後，我們再把他活活吃下去！」

「我們還是先派一個人去查清楚他們的行踪再說吧！」一個嬉皮士說，「而這件工作當然不能由我擔任。我這把鬍子，出現在什麼地方，人家都會認得的！」

「我看你老早也該剃掉了！」

「我這鬍子不能碰，」那人哈哈笑着，「這就像參孫的頭髮，剃掉了，力氣也就沒有了，這是神賜給我的氣力的泉源。」

「別胡說，我們的神又不是參孫的神。」

這一羣人，果然是眞眞正正，如假包換的瘋子了。他們的話，在正常人聽來，實在算是語無倫次的。

「好，」其中一個打扮比較正派的說，「讓我去吧，我睡了一整天，現在精神很好！」

他走過去打開了牆邊的其中一隻箱子，把箱蓋打開了，從裏面取出一把刀子，連同刀鞘，塞進了襯衣之內，褲腰之中。

那大屋子的鐵板搭成的屋頂上，忽然發出了「力勒」一聲，大家都吃驚地抬頭向上望。

「那是什麼聲音？」

「這屋子嘛，年紀也實在太老一點了，」其中一個嬉皮士嘆了一口氣，「終有一天，它會塌了下來，把我們壓死的！」

「我去了！」那取到刀子的人走向門口，「這部車子可以用嗎？」

「當然不行！」一個嬉皮士連忙反對，「這部車子進了這裏就不能再出現了，我們得把它拆掉，一件件丟下海底。這是賊贓。」

那人一拉開門，又馬上恐怖地把門關上。

「他們來了！」他叫道！

大家都衝到門邊，再把門開一綫，就看見門外，不遠之處，原來已停着四部汽車。全無聲息地，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來的。而當他們向外面張望着的時候，四部車子的車頭燈就忽然都一齊開亮了，直照過來。

門關上了，下了門。

「我們來一個殺一個！」那二個嬉皮士大叫着向屋中跑回去。

他們跑到了屋中那隻箱子的旁邊去，每人拾起來了一副弓和箭。很奇怪的，他們並沒有槍之類的武器，而是就祇有古老的弓和箭。及其他古老的武器，如標槍、長矛、刀劍之類。

除了弓箭之外，他們也從兵器架上抓下了標槍刀劍等，放在身邊備用。

「我們用箭，」這兩個嬉皮士叫喊着，吩咐剩餘下來的兩個人，「他們用槍，我們用箭，我們的神會帮助我們的！他們來時，我們就給他們一排亂箭！現在你們去把燈熄掉，打開大門，等他們來吧！」

那兩個人遵命去把燈熄了，船廠的內部便陷入了昏黑之中，而他們兩個，也去取來了弓箭。他們取到的却是兩把窩弓。這大致就是一隻木盆之上裝了一把弓，有箭糟可以把箭裝上去，並且有機鈕可以把箭扣緊的。這種弓可以拿得比較穩，也較爲準繩了。

在外面，那幾部汽車正默默地沿路推進，向貨倉逼近過來。沒有什麼聲音，大概由於他們並非警探，所以也不便呱呱大叫着招降了。

「給他們一點教訓！」那嬉皮士說。

他們一齊發箭，一排箭射了出去，在車頭燈光之下一閃一閃的，像一批奇異的飛虫。

跟着一陣噹噹的响聲，那些箭在車頭的鋼板上紛紛彈開，也有一塊車頭的擋風玻璃嘩啦一聲碎掉了。有一盞車頭燈熄掉。有些箭揷進了車頭的鐵格。馬上，車子方面就傳來一陣還槍射擊。但是，這一帮人已經躲到了那部偷回來的車子的後面，把它作爲障碍物，因此暫時是沒有受傷的。他們又放出了更多的箭。

車上的人一時也不能下車衝過來了，把車繼續開過來，也是不大好的，原來那些箭的勁力，可以連車子的擋風玻璃也射破。於是車子停頓了。

「哈，」嬉皮士叫道，「他們給制止住了！這一次，我們要把他們一個個宰掉！」

「我希望司馬洛和高秀也有來，」另一個嬉皮士說，「這樣就一網打盡了！」

開車那一個還是在睡。他是陷入了虛脫狀態，現在正在鎭定劑的安撫之下，所以暫時是不容易醒過來的。

但是另一個人則有所提議，他說：「我們還是逃走吧！」

「逃走！」一個大叫，「我們不逃！」

「神會帮助我們的，」另一個說，「我們不怕他們的槍彈的！」

似乎，他們的瘋狂巳經達到了蔑視危險的地步了。但目前，的確，那些持槍的人，也是不容易衝進來的。他們箭發如雨，而且放箭似乎並不少，在近距離之下，箭和槍彈的分別的確是並不大的。

「媽的，」另一個在大叫，「他明明說沒有人跟踪的，怎麼他們又來了？怎麼會的？」

接着，屋頂上又响起了勒勒的聲音。有一塊鐵板給掀了起來。這塊鐵板，實在就是通到屋頂上的天窗，現在天窗給掀起來了，有一個人爬了進來。這個人就是司馬洛。

「我們用望遠鏡跟踪不可以嗎？」司馬洛吃吃笑着。

六七支箭向他射過來，但司馬洛是落到一座棚架上的，這些箭射上去，紛紛給棚架彈開了，有兩支射得很準的，可惜射到的時候司馬洛却又巳經竄開，不再在那裏了。

那些人再扳弓搭箭，司馬洛巳竄到了屋旁的牆頂上，隱進了一幅高掛的巨簾後面。

又有幾支箭射過來，刺進了簾內。

「不要祇顧他一個人！」一個嬉皮士又大叫道，「還要顧着門口！」

跟着，那幅布簾就忽然脫離了懸掛的地方，向下飄來。那麼大的一幅布簾，那些人又走避不及，就給罩到了簾下。一時，他們狼狽地在簾下動着，手上的弓箭完全失去了效力。

司馬洛繼續在那棚架上移動着。「勒勒」一陣响，有一個人用刀子割開了布簾，鑽出來。但是他還沒有爬出來，又有一幅布簾掉下來，把他罩住了。跟着，又有一幅布簾掉下來，跟着又有第三幅布簾罩下來。

然後，司馬洛抓住了一條繩子，好像空中飛人一般垂了下來。那幾個人繼續在下面動着，終於有一個人割破了布簾鑽出來了。

這時，屋內却巳燈火通明，因爲司馬洛巳經把燈開了。那個鑽出來的人就是其中一個嬉皮士。這人拿着一把長劍，怒吼着向司馬洛衝過來，司馬洛手中的槍一舉，喝道：「站住，你以爲你的神力眞能擋得住槍彈嗎？」

那傢伙却原來眞是相信他自己那一派道理的，他還是挺着刀向他衝過來。

「媽的！」司馬洛道，「感謝運氣救你的命吧，我不想殺你，我要活捉！」

那人巳經衝到了司馬洛的前面，那把長劍迎頭劈下來。司馬洛向旁邊閃一閃，而且是在最後時間才閃開，那把長劍呼的一聲在他的身

邊削過，祇是削中了空氣，而司馬洛則一點時間也不浪費，馬上用手肘向他的胸膛撞過去。

那正如他所說，這一帮人雖然是瘋子，却並不是庸手。司馬洛這一下雖然是又快又狠辣，那人還是沒有馬上就給撞倒。他也用手肘向旁邊一撞，把司馬洛的手肘撞開了。

司馬洛連忙揮動另一隻手，用手中的槍向他的頭部擊過去。

這人也同時揮動他的劍，向司馬洛的這隻手腕迎了上來。他沒有削中司馬洛的手腕，不過他的刀鋒却擊中了那把槍。劍是沉重的，這一擋之下，司馬洛的手腕也爲之發麻，不由自主地，那把槍脫手飛掉了。

「哈哈！」那個嬉皮士大笑着，又揮動長劍，再向司馬洛襲擊。

「呼！」那把劍向司馬洛的頸間劈過來，司馬洛把頭一低，劍就在他的頭頂上掠過了。

那人緊接着手腕一轉，又劈回來，這一次則是斜斜地劈向下面。司馬洛祇好一跳向後，他離那把槍現在是巳經太遠，不能拾回來。

那人的劍舞得一陣風似的，向司馬洛着着進逼。在布簾下面，餘下的人還繼續動着，企圖鑽出來，而在屋子的外面，高秀也正率領着幾個打手衝過來了。

不過在高秀到達之前，那人是還可以作一陣進攻的。司馬洛給那長劍逼得根本沒有反擊的機會，不斷後退。高秀一面跑一面喝叫着：「站着，不要動！」

他也不想把那人殺死的。然而那人對高秀的叱喝，却是充耳不聞，還是繼續向司馬洛作瘋狂的進攻。他的攻勢猛得如有神助。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當他眞的相信自己是爲神所助時，他就會發揮出特別高的戰鬥水準出來了。

司馬洛開始感到不容易支持，他的衣袖也給掃過的劍鋒削裂了一個缺口。接着，他就退到了那布簾上了。他一踏着布簾的時候，簾下的一個人正猛的一聳，這就使司馬洛立不牢，向後跌倒，而躺了下去，壓到了那人的身上。

那人咒罵着把身子再聳了一下，司馬洛也給推開了，而那個嬉皮士的劍就在這個時候劈下。

他這一劍本來是劈向司馬洛的，但由於司馬洛讓開了，簾下那個人便成爲了代罪羔羊。那把劍劈到了那人的身上，那人發出一聲尖長的慘叫，布簾劈裂了，而鮮血從裂口處直噴出來。

用劍的嬉皮士呆了一呆，司馬洛一拳橫掃過去，擊中了他的牙床。

那個嬉皮士打了一個轉，向旁邊跌倒了，也是壓中了一個在簾子下面的人。同是一樣跌開，可是遭遇各有不同。他壓下去的地方，下面那個人剛剛在此刻用刀子把布簾割破，企圖爬出來，刀尖剛剛伸出了簾外，那個嬉皮士就到了，於是刀尖剛好刺中他的背，而且是深深地刺了進去。

他大叫一聲，僵住在那裏，眼珠也開始呆凝了。顯然地，他的神並不支持他。

下面那個人還發力一推，把他推開了，自己鑽了出來。這就是另外一個嬉皮士。他鑽了出來，才發覺他刺死的乃是自己的一個同伴，眼睛不由得瞪大了，咀巴低聲地說：「我的天！我的天！」接着他也把怒氣轉移到司馬洛身上。他放掉了那把殺人的刀子，向簾子的破口裏一揮，抽出了一支長矛，向司馬洛撲過來，一面用不知什麼國的言語在大聲咒罵着。

到這時候，司馬洛巳把他那跌落的槍拾回了。他把槍一提喝道：「好了，停下來！」

那人一點也不打算停下來，長矛一挺，就向司馬洛當胸刺到。司馬洛還是捨不得放槍，他略側一下身子，把手臂提起來，讓長矛在腋下穿了過去，隨即手臂迅速一夾，就把這長矛夾住了。跟着，他就把身子震動，企圖用長矛把這人推倒。

但是這人却是有幾分蠻力的，他用兩隻手緊握長矛，咬緊了牙齒，拚命地把長矛一陣擺動，司馬洛無法把矛夾緊，給它脫了出來。

那人又向他一刺，司馬洛向旁一跳，他又刺了一個空。接着那人忽然一轉身，就用長矛的柄尾向他橫掃過來。疾而勁的一掃，這一下司馬洛是再也來不及閃避了，矛柄「拍」的一聲擊中了他的肩，他狼狽地跌開，仆到地上。

連忙一滾身回來，預算那人會向他再刺一記，而那人也果然正是這樣做。

這一次，司馬洛不再拖延了。他扳了一次槍機。那人握着長矛的右掌忽然化成了一團稀爛的血肉，長矛也脫手脫落在地上。

看着這隻幾乎巳不存在了的右手，兩秒鐘之後，他才感到痛苦，而痛苦一來，就劇烈到難以忍受，他尖叫着滾到地下，捧着那隻手，滾來滾去，不停地哭叫着，直至知覺離開了他，他便不動了。四個人之中現在祇剩下了最後一個，還在布簾下面蠕動着。終於，他也找到了一個缺口，便鑽了出來。

司馬洛和高秀及其他的高秀手下們巳經在等着他了。高秀他們現在巳經趕到。好幾把槍一齊指着他，如果他們一齊扳機的話，他身上的子彈洞就會多到像蜂巢一樣的。

「好了，你！」司馬洛冷冷地喝道，「別亂動，舉起手來！」

這與其說是一個命令，不如說是一個請求了。這一批之中，他至今還未碰到一個肯服從命令，乖乖地屈服的。如果這個人也悍然反抗，這也是一件並不出奇的事。

但這一個倒是例外，也許「信心」不夠堅定，也許是現在，他巳不再相信他的神是眞會保護他了。他遲疑了一下，就把刀丟下，高舉雙手，哀鳴着說：「不要開槍，我投降了，不要開槍！」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

「現在我們找到一個乖一點的了，」高秀吃吃笑，「現在你再乖下去，乖乖地告訴我們，你們還有一些人是在什麼地方吧！」

「我們……我們巳經沒有人了，」那人囁嚅着說，「全部都在這裏了。就祇剩下了我們這幾個人！」

「別再對我們說謊了！」高秀咆哮着。

「這是眞的！」那人叫道，「我沒有騙你！我們巳經死了三十幾個，你以爲還會有多少？都在這裏了！」

「我猜他這的確是眞話，」司馬洛說，「剛才在屋頂上，我也是聽到他這樣說的！他們自己對自己說的，應該就是眞話了！」

「你……你們放了我吧，」那人可憐地哀求着，「這一切都不關我的事，全都是他們的主意！」他指指那兩個嬉皮士。

「唔，放你！」高秀大聲笑了起來，「這種人是值得放的嗎？」

「如果你乖一點，也許我們是可以把你從輕發落的，」司馬洛擺出一副慈悲的態度，「有一件事我還是弄不明白的，那就是，這幽靈船的玩意，究竟是怎樣攪的？」

那人又把咀巴一閉，不肯說話了。

「把他的手轟掉吧！」高秀對司馬洛說。

那人慌忙把舉着的手垂下來，放到背後，他在恐嚇之下又屈服了，他指指那個給司馬洛轟破了手掌的嬉皮士，說：「這件事是他弄的，他以前是魔術師，在馬戲班和夜總會表演戲法的。」

「那是魔術？」司馬洛奇異地皺着眉，「海上不是舞台，他怎能變什麼戲法？」

那人聳聳肩，指指一邊牆壁上的布簾，說：「他的道具就在那後面了！」

司馬洛和高秀都一齊走過去，把那布簾拉開。他們所見的東西，是使他們爲之目瞪口呆的。原來，那布簾的後面有一張巨大的油畫，差不多有這座屋子的牆壁那麼高的。這油畫上面所繪的，就是一艘三支桅的方式西洋船了，一如那些碰見過幽靈船的人們口中所描述的那艘幽靈船。

「你的意思是，他就用這東西來騙人？」司馬洛難以置信地，「一幅畫？」

「是的，」那人說，「他是魔術師，他當然有他的一套辦法。這東西可以捲起來的，搬運很方便。在用的時候我們就用架子把它撐起來，裝在一艘小船上，再加上一些燈光設備，在晚上，在濃霧之中，是看不出分別來的。」

司馬洛不能不承認，這幅油畫的畫工是精妙的，即使站在這屋子裏面，站得遠一點，也使人有疑眞疑幻之感了。如果在霧中，在移動着，而且又是一瞥之間現一現，沒有機會看清楚，那就會使人信以爲眞了。

自然，它的大小和眞的帆船是不符的，但是在霧中看來是沒有分別了，在霧中，視綫不清晳，距離也就非常難以判斷得準確。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眞聰明，眞聰明。我說得有沒有錯，高秀？我早就說，這帮人之中是什麼人才都有的。」

「如果他們的才能用以正途，那該多麼好？」高秀搖頭嘆息着。

「這東西有好幾副的，」那人繼續提供內幕消息，「這樣，我們就可以使它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地出現了！」

司馬洛點點頭：「你們就用這東西做古怪，而另一方面，你們就穿上了蛙人配備，在海底等着殺人了？」

「是的。」那人說。

「你們把屍體拿回來，就是爲了要吃掉？」司馬洛問。

「是的，」那人承認，「這是我們——他們的規矩，我們的仇人，我們要燒熟吃掉！」

司馬洛又感到一陣陣噁心。現在他明白爲什麼收藏在冷房那具屍體也要給偷回去了。他們要燒熟吃掉！怎可能這樣做？人類就是人類，人怎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呢？不過，也許這些人已經不算是真的人類了，也許這些是已經變了質的人類。

「你們都吃掉了？」司馬洛叫道，「你們拿去了的屍體，每一具都吃掉了？」

那人又不肯回答了。

「到了這個地步，」高秀說，「你不承認也沒有用了。多認一件事，和少認一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那人還是不肯開口，但是司馬洛卻注意到，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另一幅巨大的布簾。於是他走過去把那布簾拉開。

那簾後原來就是一座巨大的鋼櫃。司馬洛看着那高大的櫃門，眨了幾下眼睛，才憶起這是一座巨大的冷藏庫，一座大規模的肉食公司或凍房才會有這種設備的一種。看着那冷藏庫的門，司馬洛已經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就像庫內的冷氣現在已經透出來，襲到他的身上了。

「這是什麼？」高秀問。

司馬洛伸出微微顫抖着的手，猛的把門一拉，果然一陣涼氣沖出，有幾雙眼睛在裏面惡狠狠地瞪着他。

「我的天！」司馬洛低低地叫了一聲，就把那門關回了。他背轉了身子，嘔吐了起來。

高秀和他的手下們祇是呆在那裏，好像石像一樣，動也不會動。門雖然祇是開了一開，祇讓他們瞥到了一眼，他們也看見了門裏有的是什麼了。那裏面是充滿了雪藏的屍體的，都是脫得赤條條的，好像雪房中淨了的豬一樣，而且當正門口的第一個人，就是一個女人，不是別人，就是司馬洛的前度情人梁小玉。

「都在那裏面了，」那人說道，「都在裏面，我們沒有動過，我們是要等捉齊了才一起——一起——」

高秀終於能動了。他走過去，再把冷藏庫的門拉開來。那裏面，許多雙惡狠狠的眼睛還是在瞪着外面，眼珠呆凝，視而不見的。

司馬洛踏上前去，把梁小玉的屍體抱了出來，用一條布簾包裹着。他正在流淚。

高秀眯着眼睛看着裏面，在點數着。

「十一個？」他忽然叫了起來，「都在裏面了？你們把他們都殺了！」

「是的，」那人說，「張龍……張龍先生是最後一個。還有兩個是兩天之前才……」

他們的仇是已經報完了，他們的十二個大仇人都已經死掉，死法都是一樣的。司馬洛雖然已經趕到來，却並沒有及時趕到，他已經救不了誰。

「他！」高秀忽然激動地大聲叫着，伸手一指那人，「把他捉過來！」

「不要，」那人恐怖地尖叫着，「不要！你究竟想把我怎樣？」

但幾個打手捉鷄似的把他捉了過來，他是完全不能抵抗的。高秀也像是提着一隻小鷄似的，把他整個提了起來。高秀這個人雖然就是瘦瘦的，倒想不到他的力氣有這麼大。

他把那人一丟，那人尖叫着仆進了那冷房的裏面，高秀把門關上了，並且把門閂推下。

「你在幹什麼？」司馬洛問。

「讓他嚐嚐滋味，」高秀格格地笑着，「讓他陪着他所殺的人玩一會。」

「你要冷死他？」司馬洛問。

那人正在裏面推着門，當然正在拚命用力地推門了，可是那門又重又厚，他是分毫都動不了它的。而且裏面那麼冷，他的力氣，大概也支持不了多久。

高秀狡猾地微笑着，回答司馬洛的問題：「你管得着嗎？你在乎嗎？這樣的人，你在乎我怎樣對待他？」

「也許他是該死的，」司馬洛說，「但是，殺死他並不是最好的辦法！」

「不，我不是要殺死他，」高秀說，「他會活得更久的，這樣的人，死得這樣快，那是太可惜了！」看高秀的樣子，他在這個人身上是大有計劃的。正如自己所說，予人痛苦，乃是他的專長！

司馬洛本來也不是愛虐待人的，可是他看看那遮在布簾下面，梁小玉的屍體，就覺得他沒有必要去制止高秀了。人總是自私的，即使司馬洛這樣一個自命公正的人，也是難免如此。他雖然也爲了其他的死者而憤怒，但是，他却爲他的梁小玉更多。

他們站在那冷藏庫的外面等着，聽着那人在裏面推着門，而那推門的聲音，變得愈來愈微了，後來，推門的聲音完全停了下來。他們知道，那人是已經沒有力氣了。

「好了，」高秀揮揮手，「讓他出來。」

兩個打手過去把冷藏庫的門拉開，那人就馬上仆了出來，硬硬直直的。他的臉現在已經變成了青藍色，牙床發抖着，兩排牙關不斷相撞着，發出着「格格」的聲音，他還沒有失去知覺，但是已經動也不會動了。

高秀看着他微笑着。

那人硬直地躺在那裏，兩隻眼睛哀憐地翻滾着，終於，他迸得出一句話來了。他吶吶着說：「不！不！要了！不要了，我受不住！不要再把我關進那裏面去！」

「我就偏要再關一次，」高秀喋喋笑着，「就是因爲你怕，來！把他關進去！」

他那兩個手下，又把那人抬了起來。

那人的咀巴動着，恐懼到發不出聲音來，想哀求也沒有時間了。那兩個打手，又把他丟進了冷房之中。受冷固然是苦事，也許更苦的事就是他知道他是與許多屍體在一起，關在黑暗中。有些人的迷信感是很濃的，尤其是這一類人，雖然明知道那些死屍，已經死掉了，不會動手碰他的，却還是要萬分恐懼。

這一次，他們聽不到敲門聲了，因爲那人已經再也沒有能力敲門了。

高秀轉向剩下來那二個活着的人。其中一個是給打破了手掌，已經暈去了的，另一個則是睡在行軍床上，從張龍的住宅逃出來的，他還是熟睡着，沒有醒過來，一點也不知道周圍正發生什麼。高秀咬牙切齒着：「你帮帮忙，想個辦法對付這兩個傢伙吧！」

司馬洛搖搖頭：「你還是放過他們吧，高秀，別玩了！」

「放過他們？」高秀吼道：「你在和我開玩笑嗎？告訴你我要幹什麼吧，司馬洛，我要盡量折磨他們，使他們再受不住了，然後我把這兩個死的燒熟，教他們吃下去，然後我們在他們身上每人割下一塊肉，教他們交換來吃，吃完了再割，直到死爲止！誰死得慢，就有機會多吃一點！」高秀仰天大笑起來。

「如果你這樣做，」司馬洛沉着地說，「那麼，高秀，你豈不也變成了他們一樣了？」

「是的，」高秀說，「我就是和他們差不多的！我從來沒有自認過我是一個好人！我是一個壞人，而且是一個老牌的壞人，祇不過我不對好人做壞事，我祇是對壞人做壞事，我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壞，我最喜歡的就是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你叫我帮忙想一個辦法，」司馬洛說，「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報警，讓警方把他們抓回去！」

「不，」高秀說，「我從不做的一件事就是求警方帮忙，現在，我也一樣不會做這件事！我要殺死他們，我要他們死在我手上！」

司馬洛微笑：「殺人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呀！」

「別對我講道理！」高秀叫道，「你不是神父，我亦不是信徒，我有我自己的道理！」

「但你說你要折磨他們，這就是最佳的折磨了，」司馬洛說，「想一想吧，如果他們給警察抓去了的話，會發生什麼？」

高秀迷惑地看着他：「會發生什麼呢？」

「會發生什麼？」司馬洛微笑，「警察在你的眼中也許缺點多到不得了，但是他們也有一個可愛的地方，那就是他們不會胡亂殺人。抓到了一個兇手，雖然明知是兇手，他們也不會就這樣殺掉的。他們還是要經過盤問，審判起訴等一番手續。」

「然後却不一定判死刑，」高秀搖着頭，「這正是我最不贊成的地方，我們中國人的習慣就是殺人者死，但是現在的法律却不一定殺人者死，而且往往殺人者還可以獲得輕判。」

「但重要的地方不是在如何判決，」司馬洛說，「而是在於如何審判。這樣一件大新聞，當然會受到每一個人的注目的。這些瘋子，他們在受審的時候一定也把他們那一套替天行道的荒謬道理搬出來，每一張報紙都加以報導，這時，他們就會成爲被指斥，被嘲笑，被鄙視的對象了。他們也用自己證明了，他們的什麼神是不會帮助他們的。還有比這更痛苦的嗎？如果你殺死他們，他們會以殉道的心情受死，不會很痛苦。他們還是會認爲他們的神會代替他們報仇。但是把他們狂妄的夢想戳破，卽使能夠活下去，他們也會比死還難過了。」

高秀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又搖搖頭：「你書唸得很多，司馬洛，你講得出一大篇道理。但我唸書不多，我不會講這些，我祇知打殺兩個字，不過，我是明白你的意思的。」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

高秀揮揮手，道：「把那傢伙拉出來！」

他的手下把冷藏庫的門拉開了，又把那人拉了下出來。

那人連鼻子也結了冰，他已暈了過去了。

「你以爲他跑得掉嗎？」高秀問。

「比較難一點了。」司馬洛說，「我不相信他能在警察到達之前跑掉。」

「而且是由我們負責報警？」高秀問。

「當然了，」司馬洛說，「我們祇要在走的時候打一個電話就行！」

高秀仰起頭，哈哈大笑起來。「這倒是眞有趣的，這是我一生第一次的報警抓人呢！從來都是人家報警抓我，這一次却改一改了！」

「不要浪費時間了，」司馬洛說，「既然決定這樣做就做吧，我們沒有需要在這種地方久留。」

高秀把手中的鎗一抛，再落下時接住，槍已倒轉過來，握住的是槍管。他在那個變成了雪條的人的身邊蹲下。

他把槍舉起來，再擊下去，「托」的一聲響，他的槍柄就擊在那人的脚脛骨上。那聲音聽在耳裏教人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那是骨頭碎裂的聲音。

那人的脛骨是已經裂了。這樣，他就是要逃，也逃不到哪裏去的。

高秀把他丟下了，又改到那個傷了手的嬉皮士的身邊，也作同樣的一擊。那個本來已經暈去了的傢伙，經此一擊，反而又痛醒過來了。他「呱」的叫了起來，恐怖地看着高秀。

高秀對他微笑：「不錯你已經醒來了，朋友，但是，我看你是爬既爬不動，走也走不動的，你還是慢慢挨苦吧！」

「我警告你！」那人還是那麼强硬地叫道：「殺死了我，你會受天譴的！」

高秀全身一震，槍又倒轉了過來，槍咀抵着他的額。看樣子，高秀像是要扳動槍機了。然而到最後一刻，高秀又把槍退回來。他一定是又想起了司馬洛的話了。他深吸了一口氣。

「你擔心你自己好了，」他對那人說，「別替我担心！好了，我們走！」他和司馬洛領着他的手下，退出了門口，那人難以置信地看着他們走掉，想爬，却也爬不動了。

當車子到達了第一座電話亭時，他們就下車，由司馬洛打了那個電話。他祇是向警方報告了地點，告訴了警方那裏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叫他們快點來管管，警方追問他是誰，他當然是不肯回答了。

「好了，」司馬洛放下電話對高秀說，「事情已辦好了，我看，我們也應該分手了。」

「你不和我一起走？」高秀問。

「我們本來就不是同路人。」司馬洛道。

「張龍已經死了，」高秀說，「他的事業，也祇有由我來管了，我覺得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以及添一些好的人才，我們是可以成爲同路人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可惜我是不會做這樣生意的，」

「考慮一下？」

「好吧，」司馬洛說，「我考慮一下吧，不過，我提議你不如去找姜小泉了，他也是一個好的人才，而且他根本就是做這一行的。」

「我考慮一下吧。」高秀說。

「再見了。」司馬洛說。他回到了他開來的車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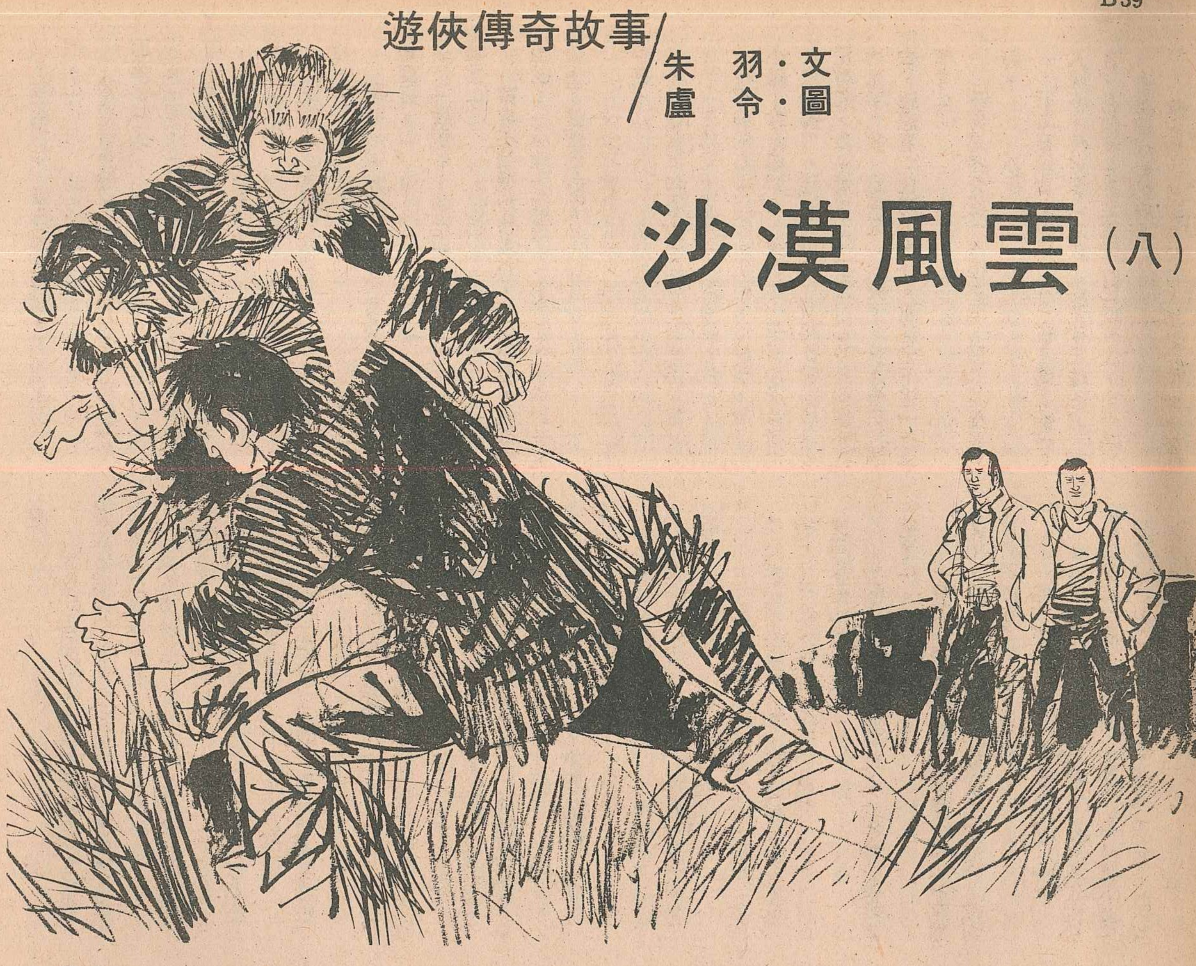
他們的車子再駛了一段就分開了，司馬洛的車子轉左，高秀的車子轉右。

（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沙漠風雲（八）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大金牙、蔡非、韓棠，聽信哈朗王公的諾言，押着那輛雙馬拖曳的馬車上路，走出不遠，突遭冷槍射擊，拖車的馬受傷踣倒，大金牙等忙覓地隱伏，未幾見一黑影跑來，自稱是蒙古戰士，聞聲趕來查看的漢子自後掩到，槍咀指着大金牙等三人，說要將車中寶物刼走，大金牙向他警告，哈朗王公派人在暗中保護，如强來恐不得善終，練有方根本不聽，只說你的命已經揑在我手裏，絕無談判餘地，最後喝叫蔡非——

一番肉搏　千里險惡行

「叫我？」蔡非緩緩轉過身來，他的神色非常平穩。

「不錯，我是在叫你。」練有方道。

「何事？」

「先兄那筆血債，現在，該由你來淸償了吧！」

蔡非仍然沒有吃驚，他緩緩地說：「小練！你一定是弄錯了，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就沒有一個姓練的。」

「但是在你所殺死的人當中却有一個姓練的。」

「小練！我敢保證，你是弄錯了。」

「姓蔡的！你賴賬也沒用，我哥哥是你殺的，這筆血債，必須由你償還，你賴不掉。」

韓棠轉過身來挿口了：「練有方，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古有明訓，但是，你要拿出憑據來呀！」

練有方抬手一扔，一樣東西朝他們迎面飛來。

誰也沒有去接，那樣東西落下了地。在月光下，看得出是件衣服，大金牙心頭明白，那是一件血衣。

血衣又能代表什麼呢？那能算是憑據嗎？

「小練！」韓棠也知道那件血衣是怎麼回事。但他却明知故問：「那是什麼東西？我們要看的是憑據呀！」

練有方一字一字地道：「這就是憑據。」

「小兄弟！」蔡非冷冷地問：「這算什麼憑據呀？」

「這是先兄死時穿在身上的一件衣服。」

蔡非的語氣更冷了：「令兄死時當然不會光着身子，難道就憑這件衣服就能證明令兄是我殺的？」

「姓蔡的！你不妨仔細看看這件血衣。」

蔡非倒眞聽話，立刻彎腰檢起了那件血衣。那是一件對襟褂子，原來應該是白色，現在却已變成了褚色。

練有方說：「請看看右邊下擺的反面。」

蔡非依言去看，一看之下，他的神情不禁一楞。

韓棠和大金牙立刻圍過去看，他們看了之後也爲之一怔，原來上面有字，寫着「殺我者蔡非」。

那是以手指醮血漬寫的，有大有小，歪歪斜斜。

練有方很緩慢地說：「那是先兄臨終前寫的，我認得出，是先兄的筆蹟。他不會寃枉人的。」

蔡非疾聲問道：「令兄是受何種武器攻擊而死？」

「刀！」練有方說得非常用力，就像投出了一把刀。

「刀？」蔡非重覆這個字也很用力。「什麼刀？」

「飛刀！先兄死得很慘，前後一共中了五刀。」

蔡非道：「刀呢？你可曾留下來？那才眞是證據。」

「姓蔡的！你在殺人得手之後，會留下刀嗎？」

蔡非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噤，他緩緩地說：「小練！你錯了，也許是各種情況使你產生了錯誤的判斷……」

「先兄不會錯，他知道自己死在什麼人的手裏。」

「他當然知道，但是殺他者絕不是我。」

「先兄留下了綫索，這難道還假得了？」

蔡非的心神已完全鎭定，他緩緩地說：「小練！你是聰明人，我跟你一分析你就會明白。我先擲刀，他中刀倒地，我再上前察視。他沒有死，我不會拔刀，而且也不容許他留字指明兇手。我一定要確定他死了，我才會拔刀離去，想想看：他死了之後，還能留下這一行字嗎？」

蔡非這番分析，不但有理，而且還簡易明瞭。

韓棠緊跟着上勁兒：「小練！這明明是有人嫁禍。蔡非殺人之後，還要帶走他的刀，而且，在他沒有肯定被殺者已經死去，他是絕對不會離開現場的呀！」

練有方仍然沒有開口，顯然在思索什麼問題。

大金牙也開口了：「小練！這其中不單是殺人者想嫁禍蔡非，恐怕另外還有陰謀，你要細思細想啊！」

練有方吁吐了一口長氣，語鋒也轉變了：「好吧！先兄被殺的事暫時丢在一邊，柳十郎！我們談談這票紅貨的事，請你把其中轉變細說出來，一點都不能遺漏。」

「你說一點都不能遺漏，好像有什麼特殊意義。」

「不錯，因爲稍稍有一點不符實情，就會影响我的判斷，我的判斷有一點錯誤就會影响全局。」

練有方的神色，語氣都非常凝重，因此大金牙不敢有絲毫隱瞞，一五一十將詳細經過說了出來。

練有方突問一句：「有誰了解丁月泉？」

大金牙說道：「我只了解他的武功非常之高。」

蔡非也跟着說道：「他是個心性詭詐的人物。」

「不錯，」練有方深有同感地說：「他的確是個詭譎難測的人物。比方說，他教我在馬場上詐死就令你們想不到。還有，在塞外可以找到蔡非也是他告訴我的。」

「哦？」三個人同聲問：「他在什麼地方呢？」

「他對你們的行踪瞭若指掌，他教我來堵你們，射人先射馬的策略就是他設計的，他對付齊寒梅去了。」

「他和齊寒梅不是未婚夫妻嗎？」

「唉！那只是遮人耳目的，其實，他們也在明爭暗鬥呀！」練有方頓了一頓，才又接着說：「在所有的人當中，只有我不是爲了這票紅貨而來，你們相信嗎？」

「相信。」三個人異口同聲地回答。

「我是爲了尋找殺害先兄的兇手而來，剛才蔡非所作的分析，我相信，現在，我們必須密切的合作。」

三個人又是同聲問道：「如何合作？」

練有方緩慢而有力地說：「我突然發現丁月泉這個人很可怕，如果他有什麼陰謀，我們一定要破掉它。」

陰謀？這兩個字對大金牙等人來說，已經不會令他們吃驚了，陰謀！誰沒有？他們也不例外呀！

韓棠問道：「以你看，他可能會有什麼陰謀？」

練有方沉吟了一陣，緩慢地說：「我想他的陰謀也許與這票紅貨有關……紅貨眞在車上嗎？」

「在呀！」大金牙抬手往那輛翻覆的大車一指。「車上有一口大箱子，紅貨都裝在那口大箱子裏。」

「我懷疑那口箱子裏是不是眞有……？」

「小練！」韓棠率直地問道：「你是不是想看看？」

「我眞想看看，但是你們千萬不要以爲我有什麼企圖，我只是想證實我的想法……我方才說，丁月泉非常可怕，事實上，哈朗王公比他還要可怕。」

大金牙也不是沒有這種懷疑，他只是認爲像哈朗王公那種深沉的人，似乎不應該玩出這種低劣的手段。

但是，練有方的懷疑竟然成了事實，箱子裏的確有八隻駄袋，但是袋子裏裝的却是沉甸甸的石塊。

大金牙的臉色非常難看，他似乎對這種結果大大感到意外，意外的不是對方所用的手段，而是自己爲什麼會上當？這豈不是大江大海都走通，陰溝裏翻船嗎？

他走到練有方面前，沉聲問道：「你眞願跟我們合作？」

練有方很認眞地回答：「的確是眞的。」

「好！現在請告訴我，丁月泉與你有什麼約定？」

練有方道：「他只是教我暗暗跟住你們，找機會下手。」

「如果你順利得手，以後又該怎麼辦？」

「他教我守住這輛大車，等他來。」

「我們現在不等他來，反而要去找他。」

「只是找丁月泉嗎？」練有方很愼重地問道。

大金牙沉着臉說：「當然不僅僅找他一個人，還有哈朗王公，以及齊寒梅，他們三個人一定在一起。」

練有方並不激動，他想了一想，緩緩反問：「你怎麼想到他們三個人在一起呢？你有什麼根據嗎？」

「沒有根據，但是我的猜想絕不會錯。」

「那麼，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只是爲了引開我們？」

蔡非說：「別站在這兒東猜西想啦！」

韓棠也說：「那麼我們就趕緊趕過去看看吧！」

大金牙一揮手，大夥兒一齊上馬，呼嘯而去。

這時，大金牙才發現練有方的實力雄厚，在他身後竟然跟了六、七匹馬，而且每人都有馬槍。

這段路雖然很長，在他們的衝刺之下却很快地回到了女兒山下的女兒城，轉瞬又馳上了大草原。

在這種更深夜靜的時刻，在大草原上尋找哈朗王公的蒙古包似乎有點困難，但是，他們

又很快地找到了。

蒙古包是沒有生命的，它並沒有爲這一支如狂飈般捲來的馬隊而驚訝，仍然靜靜地矗在黑暗中。

大金牙一個手勢，人員立刻散開，將蒙古包包圍起來。奇怪得很，蒙古包內竟然悄悄無聲。

大金牙下了馬，來到包門口，揚聲喊道：「喂！有人嗎？我們是來找哈朗王公的……」

蒙古包內沒有回應幾乎是可以預料的。哈朗等人已經棄包而去嗎？那又不可能了。他必須在塞外活動；那麼，蒙古包是他最需要的，絕不可能扔下不顧。

蔡非自告奮勇地說：「我進去看看。」

「千萬小心。」大金牙拍拍他的肩膀。

蔡非的身手眞個是矯捷異常，身子一閃，就進了蒙古包。但是，只一眨眼之間，他又退了出來。

韓棠迫不及待地問道：「怎麼樣？」

「沒有人。」蔡非很肯定地說。「一個人也沒有。」

大金牙連忙問道：「東西都帶走了嗎？」

「沒有。看樣子，他們還要回來的。」蔡非又加以猜測。「我看，他們一定在暗中出動了。」

「不對，」大金牙表示了反對的意見。「如果他們在暗中出動，不可能將女侍也一齊帶走了。」

韓棠也提出了他的看法：「大金牙！你這樣說就太武斷了。也許哈朗算定了你會回頭，所以教女侍們都躲起來了。大金牙！咱們可能中了他們的調虎離山之計。」

練有方原來守在蒙古包的後方，這時也趕了過來，當他了解當前的情況後，立刻說出了他的判斷：「我認爲哈朗和齊寒梅是一夥的，而丁月泉又是一帮，他們的明爭暗鬥演變到什麼結果，我無法判斷；有一點我却可以肯定，那票紅貨已暗中走了，這是絕對不會錯的。」

大金牙說道：「那我們先去找找齊寒梅再說。」

練有方問道：「你認爲齊寒梅還在那個地方嗎？」

「當然，在這個情況之下，她絕不可能不出動。不過去看看，也許能找到什麼綫索。」

「我看不必了，」練有方對大金牙的看法和想法都力持反對。「這是白耗精神，白耗時間的事。」

韓棠插口問道：「小練！依你之見呢？」

練有方從容不迫地說：「此去武川入關，只有一條路，我們立刻追上去，在速度上絕對可以勝過對方。」

蔡非提出反問：「難道在實力上我們就輸他們嗎？」

練有方心平氣和地說：「平心氣和地說一句，實力他們是不弱的，只要追上，我們憑機智也許可以取勝。」

大金牙看了韓棠和蔡非一眼，似乎在徵求他們的同意。

韓棠和蔡非又互望一眼，這才點頭表示。

大金牙一揮手說：「好！小練！我們聽你的。」

練有方突然變成了這支馬隊的指揮者，在他的手勢下，各人紛紛上馬，向東南方急馳而去。

每一個人都是善騎者，因此這一支馬隊進行的速度非常快，大金牙心中暗暗盤算，縱使哈朗等人在天黑時就已動身，在進入山區之前，也可以追得上。

他打馬上前，與練有方並駕齊驅，揚聲問道：「小練！你認爲我們可能追得上他們一行人嗎？」

「絕對追得上，」練有方充滿信心地說：「從女兒城到武川縣，最快也得三天，他們不會比我們更快。」

「你剛才說，遠來塞外，只是想追查殺害令兄的兇手，沒有任何別的企圖，這話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到這個時候我還會說假話嗎？」

「好！我絕對相信你，現在我們眞是一條心了。」

冗長的沉默，漫長的路，但是，他們的心情却是無比的激烈，尋仇，追索，迫使他們全力前衝。這一支馬隊進行的速度的確够快，若是暗中有人在窺伺的話，準定會大吃一驚，嚇掉了魂兒。

照大金牙的算計，天亮時進山區，那時，大白天雖然走山路，已不會有太大的影响了。

眞所謂人算不如天算，他們還在平原上奔馳，距離山區還有一大段路，而他們已不能前進了。

爲什麼呢？只因爲前面有人攔路。

在平原上的陰影看得特別清楚，何況對方又都是騎在馬上，月色甚明，看得一淸二楚。

大金牙一勒馬韁，將坐騎停了下來。

練有方的反應更快，不但很快停住馬，而且還打出了手勢，示意他的手下散開，避免槍火的攻擊。

大金牙輕聲問道：「小練，知道是什麼人嗎？」

「柳十郎！你這一問似乎有些多餘。」

「那倒不一定，哈朗，齊寒梅，丁月泉，他們到底是各自爲政，還是絞成一股，却不知道哩！」

這時，他們突然發現左右也各出現了不少馬匹，加上正面的，最少有三十騎以上，的確來勢洶洶。

練有方很穩定地說：「柳十郎！只怕不妙哩！」

「的確不妙，對方的實力超過我們一倍以上。」

練有方語氣仍十分穩定：「我看未必。」

「哦？小練！難道你還有必勝的信心？」

「以一當十的例子，多的是，何況以一對二？」

大金牙一時沒有說話，似乎在暗暗衡量眼前情勢。

韓棠和蔡非來到大金牙身邊，但他們並沒有說話。

正面的人馬開始緩緩向前移動，對方既沒有鳴槍，也沒有大喊大叫，似乎不想表明他們的身份。

左右兩邊的人馬過了一會兒也開始壓了過來，形成了一個三面包圍的態勢，而且，壓力非常強勁。

大金牙有些不安了，他看了練有方一眼，但是後者坐在馬上一動也沒有動，顯得胸有成竹的樣子。

蔡非却忍不住了，他問道：「小兄弟！打算怎麼樣呀？主意可得先拿定啊！看樣子，來意不善哩！」

練有方冷冷地說：「以不變應萬變。」

「哦！」韓棠一怔之後，似乎悟出了這句話的道理，也附合着說：「對！千萬不要亂，不要讓對方摸透。」

正面的十餘騎很快就到了前面，帶頭赫然是哈朗王公，左右相隨的都是他的護衞人員。

大金牙楞了，其餘的人似乎也楞了。

哈朗王公冷冷地問道：「姓柳的漢人！大車呢？」

大金牙沉住氣，冷聲回答：「大車中途翻覆了。」

「哦！那麼，大車上的那箱紅貨呢？」

大金牙仍然沒有將性子爆出來：「王公！那是一箱紅貨嗎？是你弄錯了？還是你的手下暗中掉包了呢？」

「你是說，那隻木箱中所裝的東西分文不值，是嗎？」

「一整箱石塊，王公，說說看，能值多少錢？」

「姓柳的漢人！」哈朗的語氣很難聽：「如果你用這種方法侵吞那批金銀珠寶，那就未免太愚蠢了。」

「王公！你的身份實在不應該作出這種卑劣的勾當，你也許有你的安排，說吧！你打算怎麼樣？」

「我是親自來護送你的，發現你沒有與大車同行，才有了疑問。現在，我想請你帶我去看看那隻木箱。」

大金牙側首望了練有方一眼，似乎想了解他對這件事的看法；練有方的確够資格作一個同舟共濟的好伙伴。

練有方輕聲說：「到目前爲止，我還看不出對方到底在施展什麼詭計。……我看，你還是先拒絕吧！」

大金牙輕聲反問：「你是說拒絕回頭？」

「嗯！你對他說，我們立刻要趕回內地，不能回頭。」

大金牙沉吟了一陣，搖搖頭說：「這樣不妥。」

「哦？」練有方微表驚異。「你打算如何應付？」

「如果我們的猜想不錯，那麼，哈朗現在出現就是存心阻路的，好讓齊寒梅和丁月泉走得更遠。」

韓棠在後面附合：「大金牙！我認爲你的看法正確。」

「如果眞是這樣，我們就不能中計。」蔡非也表示了意見。「不過，我們先要衡量一下，闖得過去嗎？」

大金牙問道：「你們淸點過沒有，他們有多少人？」

「我早就點過了，」韓棠說。「連哈朗一共二十九個人，其中有十支馬槍，火力非常可怕。」

蔡非也跟着說：「而且我們三面受圍，這是一場絕對打不贏的仗，大金牙！最好還是運用你的計謀吧！」

「小練！」大金牙徵求他的意見：「你看呢？」

練有方從容地說：「以我看，只有奇襲才能奏功。」

大金牙問道：「如何展開奇襲呢？」

「打蛇打頭，擒賊擒王，我們以最快的動作制住哈朗王公。只要一得手，其餘的人就不敢妄動。」

「可能嗎？」三個人幾乎是同聲發問。

「當然，希望很小。」練有方說出了實情，但他又充滿信心：「不過，並非絕對沒有可能。」

哈朗似乎在等待他們商量出一個結果來，一段時間過去，他終於又開口了：「你們商量好了嗎？」

「王公！」大金牙縱馬上前幾步，他似乎在試探施展奇襲手段的可能性。「我想請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哈朗並沒有覺察大金牙的動機。

大金牙道：「你見到齊姑娘和她的未婚夫丁月泉嗎？」

「沒有。」哈朗王公回答得乾淨俐落。

「根據我的猜想，那批金銀珠寶已經被他們帶走了，你在這兒出現，是爲了阻攔我們的追緝。」

「胡扯！那批金銀珠寶明明在百靈廟前當面點交了。」

「並沒有開箱點交，所以，我只承認收到一隻箱子。」

哈朗道：「你爲什麼不開箱點交呢？責任在你呀！」

「事實上，時間與環境都不容許當面開箱點交。」

「那麼，你就無法推卸責任了，疏忽也是犯錯。」

除了白痴之外，誰都應該看淸楚眼前的局面；這不是一個講理的時候，所憑藉的是彼此的實力。

談起實力，哈朗王公已經佔盡了優勢。

不但在人員火器方面了佔到壓倒性的優勢，最主要的是，紅貨在他們手裏，不管一場激戰的結果如何，他們都有所得；而大金牙即使大獲全勝，也不知道該去何處追查那票紅貨。

既如此，這一場激戰又有什麼價值呢？

正因有此顧慮，大金牙就很難下決心了。

半晌，他才開口：「那麼，你是來追究責任的？」

哈朗的回答很巧妙：「那不是三塊錢，兩塊錢的東西，我不能忍受這種欺騙行爲，何況，我還要在塞外保持我的聲譽，不然，我以後豈不經常被宵小計算嗎？」

蔡非忍不住冒了出來：「你不要轉彎抹角，乾脆說吧！那批紅貨不在我們手裏，你要怎麼樣吧！」

哈朗沉聲說道：「誰要想吃我，他就只有死。」

大金牙突然發出一聲狂笑：「哈哈……哈朗王公！原來你也是一個小人，你等在這裏就是要殲滅我們的，却要加上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難道你還有什麼顧忌嗎？」

蔡非怒吼道：「哈朗！你聽淸楚，如果你想動武，先死的一定是你。不信你就試看。」

「你是誰？」哈朗似乎還不知道蔡非的身份。

「你不用管我是誰，反正我有絕對的把握要你的命。」

「對不起！我不是來打架的。」哈朗的坐騎開始往後退。「姓柳的漢人，我在等你向我作一個交代。」

哈朗的緩緩後退，就是將要展開一場惡鬥的朕兆，在場的人都有豐富的經驗，當然都會感覺到。

練有方一直都沒有發言，此刻，他突然打馬上前，揚聲道：「哈朗！你在蒙族的地位很高，應該有正確的判斷力。你想想看：齊寒梅和丁月泉怎會突然不現踪跡。」

哈朗楞了一楞，才說：「我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如果你知道他們的下落，也知道紅貨在何處，而硬要將責任加在柳石的身上，這種行爲不是一個具有王公身份的人所作出來的；如果你確實不知道那票紅貨的下落，而紅貨又不在我們手裏，你爲什麼不去懷疑別人呢？」

哈朗道：「你所說的別人就是齊寒梅和丁月泉嗎？」

「是呀！他們爲何來塞外？怎麼又突然不見了？你爲什麼不去想想？」練有方的每一句話都咄咄逼人。

哈朗沒有回話，而他的坐騎，却已緩緩向前。

從這一個行動看來，緊張的情勢已暫時消

失了。

「你們一定要相信我的話，那隻箱子是我親眼看着裝上車的，箱子裏面裝的是珠寶，絕不是石塊。」

「哈朗王公！」練有方很客氣地說：「我絕對相信你的話，那麼，我們來研究一下，東西怎麼會丟的？」

「難道有人從中動了手脚？不可能呀！」

練有方緊緊地逼問：「爲什麼不可能？」

「因爲我一直有護衛在大車後面跟着。」

「王公！」大金牙也抓緊了機會解釋這件事。「在百靈堂前，我只看一到個車伕和一個戰士。」

哈朗也有說辭：「我的護衛都隱在暗中，如有人在大車中掉包的話，我的護衛一定會看到的。」

大金牙終於抓到反擊的機會了：「哈朗王公！你所派的護衛一直都跟在大車後面嗎？」

「當然。他們一直以半里的距離跟着。」

「可是，大車在中途曾遭到攻擊，他們怎不出現呢？」

哈朗突然啞口無言，似是被大金牙一擊而中要害。

在這一刹那的沉默中，韓棠輕聲說：「大金牙！你還相信哈朗是個正人君子嗎？該作打算啦！」

練有方也附合着說：「我看全是哈朗的詭計。」

這時，哈朗却退入了正面的行列之中，他似乎又要準備施展攻擊了；大金牙只是不明白對方何以要多費唇舌？

他們的判斷似乎又錯了，對方並沒有攻擊行動，只見哈朗在行列中穿來行去，似是在查問這件事。

經過了一段時間，哈朗又從行列中打馬向前。

緊張的氣氛似乎又鬆弛下來。

哈朗來到距離很近的地方，停下馬來說：「我已經問過了，他們都說，根本就不知道你們遭受攻擊的事。」

「哈朗王公！如果不是你的手下欺騙你，那就是你在欺騙我們，車翻了，馬死了，那難道會是假的？」

哈朗道：「我不相信我的手下會作出反叛我的事。」

「哈朗王公！事實如此。你如果所說的，都是眞話，那麼，你就應該了解情況有多麼嚴重。」

「我了解！也許我的手下已經被別人收買了。」

「那麼，你打算如何處理呢？」

哈朗王公又靠近了一些，道：「想請你們帮忙。」

「很樂意。」大金牙現在已逐漸相信哈朗沒有玩弄詭計了。「該怎麼樣帮忙，請儘管吩咐。」

「你們走，我仍然派原來那十個戰士跟踪下去，你們不妨看看他們有什麼動靜，再臨機應變。」

「如果他們有問題，也許會俟機剷我們，那時，我們該怎麼辦？只要一動槍火，就免不了死傷。」

哈朗王公沉聲說：「我最疼恨萌生叛念的人。」

練有方插嘴說：「從你的決心看來，你並沒有玩弄什麼詭計。處理這件事我認爲不必如此大費週章。」

「哦！你難道有什麼更高明的方法嗎？」

「將他們分開，先繳槍械，然後，逐一盤問。」

哈朗沉吟着，似是在考慮這個問題。

大金牙附合着說道：「我看這個辦法也不錯。」

哈朗揚臂一揮，立刻有一個騎士到了哈朗跟前。哈朗吩咐一番，那個騎士又回到行列中去了。

行動非常快速，十名戰士立刻劃了出來，一個個下了馬，一個個繳了槍械，他們都很馴服，沒有絲毫反抗。

練有方開始接手了，他下令他的手下去搜查那十名戰士的身上，很快有了結果，每人身上都有一塊金子。

份量不算輕，每一塊金子都有十幾兩重。

練有方將這個情況告訴哈朗，哈朗心神不禁一震，道理很明顯，他的手下已經被別人用金錢收買了。

哈朗王公並沒有勃然大怒，他畢竟見過世面，經歷過驚濤駭浪，這點涵養功夫他還有。

「王公！」大金牙輕輕地問道：「怎麼處理？」

「我方才就說過了，由你們處理。」

「好！我就作主了。」一回身，大金牙就打出了手勢。蔡非、韓棠、練有方都擺出了戒備的姿態。大金牙揚聲喊道：「那一位是戰士的頭目，請站出來。」

立刻有人出列，剽悍魁偉，威嚴逼人。

「哥們！」大金牙保持了輕鬆的態度。「一切都明白了，只要你能說老實話，王公答應不追究。」

「你問吧！凡是我知道的，我一定說。」

「這些金子是什麼人給你們的？」

「齊姑娘！」那位蒙古哥兒倒很誠實。

「她爲什麼要給你們如此貴重的東西？」

「因爲她有求於我們。」對方竟然沒有畏懼之態。

「她要求你們什麼呢？」大金牙還是按步就班地問。

「她要在中途卸走大車上的金銀珠寶。」

對方的回答簡直使大金牙大感訝異，任何人作錯了事都會掩飾，他爲什麼如此坦率？如此鎭定呢？

「王公的規矩很嚴，你們難道不知道？」

「知道。」對方的回答依然非常平靜。

「那麼，你們爲何收這區區的財物而背叛王公呢？」

戰士頭目却反問道：「你眞想知道其中原因嗎？」

大金牙點點頭，他眞不明白對方何以有此一問。

「如果你眞想知道，就請你走近一點。」

大金牙絕不相信這會有什麼陰謀，因爲對方徒手，不管功力多高，都不可能傷害自己，於是上前了三大步。

「聽清楚：現在這位王公不是眞正的哈朗王公。」

大金牙不禁一楞，以迷惑的目光，望着對方。

對方又連忙加以補充：「眞的哈朗王公被謀害了，這是哈朗王公的弟弟，模樣兒長得很像。」

這難道又是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

「對於一個假的主人，我們不必要向他盡忠。」

「你們自己可以刧走那輛大車中的財物，分攤之後比這塊金子要值錢得多，爲什麼要把好處讓給齊姑娘？」

「那些珠寶，是不祥之物，誰拿了誰就會死。」

「拿了這塊小小的黃金，同樣會死，知道嗎？」

「不會。」那位戰士頭目，很有信心的樣子。

大金牙道：「王公要我處死你們，你難道還不明白？」

「當然明白，不過，我們絕不會死。」

「爲什麼？」大金牙再度大吃一驚。

「因爲那邊還有十幾個伙伴，他們都知道現在的主人是假的，如果我們有危險，他們一定會援救。」

這話很唬人，大金牙不得不去相信。

沉吟一陣，大金牙才問：「我該怎辦？」

「有一條路你可以走，對你有好無壞。」

「說說看。」大金牙想到竟要求教對手，不禁好笑。

「你去殺死假的哈朗王公，我帶你去找齊姑娘。」

「這是一個很公平的交換條件，但是，你必須先想法子證明這個哈朗王公的確是假的才行。」

戰士頭目沉吟着，似是爲這個問題在傷腦筋，良久，他才反問道：「你懂得蒙族的禮儀嗎？」

大金牙有些莫名其妙，問道：「你問這個幹嗎？」

「如果你懂得蒙族禮儀那就好辦了，因爲這個假王公沒有受過貴族教養，所有的禮節他都不懂。」

「可惜我也不懂，還有別的方法嗎？」

「唉！」戰士頭目嘆了一口氣，說「沒有了。」

「這就很難了。無法證明他是假是眞，我怎麼輕率決定呢？敎你，你也會同樣感到爲難的。」

「那就要憑你自己的判斷來決定了。」

這是一個難題，一個錯誤的判斷將決定許多人的命運，這許多人自然也包括大金牙本人在內。

他退回來，與他的伙伴會合，共商大計。

韓棠表示：「不應該相信戰士頭目所編的故事。」

蔡非則表示：「兩方面的說辭，都不可輕信。」

練有方又有另一個看法：「戰士的話也許可信。」

如此一來，意見分歧了，更難驟下判斷。

哈朗王公也趕了過來，有些不耐煩地冷聲問道：「怎麼回事？你們爲什麼不積極採取行動呢？」

大金牙回答說：「我們正在商量用什麼方法來執行王公的命令。而且，他們是否眞正的背叛你，也沒有決定。」

「還沒有決定？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不！」大金牙開始用另一種方法來試探對方身份。「那位戰士頭目也有他的說法。」

「哦！」哈朗王公翻了白眼。「他怎麼樣說？」

「他說，他並沒有背叛他的主人。」

「那麼，這些金子他有什麼解釋？」

「他很坦白承認，是齊姑娘送他們的。」

「那還有什麼話說？這不是很明顯的證據嗎？」

「他說得好，這樣作並不算背叛主人。」

哈朗的憤怒已經形於言表了：「這話怎麼說呢？」

「他說，因爲你根本就不是他的主人。」

哈朗僵在那裏，好像有一個魔術師用魔指點了他一下。

大金牙很仔細地注意對方的反應，他想在對方的表情中抓到一些跡象，然後來作判斷的依據。

「我不是他們的主人？」哈朗終於憤怒地吼起來了：「那麼，誰才是他們的主人？難道是齊寒梅？」

「他們的主人，是哈朗王公，而你不是哈朗。」

哈朗道：「誰說的？這話是誰說的？誰才是哈朗？」

「眞正的哈朗死了，他是你的哥哥。」

「笑話，天大的笑話，姓柳的漢人，連齊寒梅都說你很聰明，你怎麼也相信這種話？」

「因爲那位戰士頭目在說這番話的時候，絲毫沒有畏懼之態，說的是眞話，他才會那樣鎭定。」

「好了！姓柳的漢人！站在一邊去，我自己來處理這件事，這十個背叛了我，還有更多忠心於我的。」

大金牙冷冷地問道：「王公！你眞要這樣作嗎？」

哈朗的臉色沉了下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據那個戰士頭目說，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假冒的哈朗王公，如果我們處死這十個，其餘的人正好羣起而攻，這正好是一個考驗的機會，看他說的是不是眞話。」

哈朗深深吸了一口氣，沒有說什麼。

大金牙又說：「哈朗王公！你不妨試試看，如果另外十幾個人仍然對你忠心耿耿，就證明你的身份不假了。」

哈朗王公仍然沒有說話，也沒有動。

大金牙心頭一動，難道，他的身份眞是假的！

一念未已，只見哈朗王公已經急轉馬頭向其餘那十幾個武士佇立之處奔去，似乎存心要表現一下給大金牙瞧瞧。

「韓爺！」大金牙揚聲喚道：「請你跟蔡爺，還有小練，趕快散開，密切注意隨時會發生的情況。」

他儼然一個指揮若定的大將軍，其餘三個人也都非常服從，在他一聲令下之後，立刻就散開了。

大金牙口中下令，目光却一直盯在哈朗的身上，只見他騎馬在戰士羣中兜了一圈，又轉回來了。

「姓柳的漢人！」這種稱呼，在哈朗口中喊起來，顯然格外別緻。「我都問過了，他們全體否認。」

「那麼，請王公親自去問這十個人吧！」

哈朗以一個王公的身份，當然身上不會帶武器，大金牙盤算着，即使哈朗想動手殺人，事實上也辦不到。

在他心念暗轉的時候，哈朗已到了那夥人的面前。

哈朗沉聲問道：「是誰說的我是假冒的哈朗？」

「我！」行列裏竟然有勇敢的應聲。

「好！」哈朗用力地一點頭，說：「你站出來。」

那人毫不畏懼地站了出來，而且還挺胸抬頭。

哈朗似乎想看清楚這個人是誰，由於天色太黑，根本無法看清楚，於是，他的腦袋逐漸貼近。

就在這一瞬間，突見一道晶光在夜色中閃動。

動作之快，如同閃電，這種形容，絕不過份。

哈朗幾乎連哼都沒有哼一聲，就從馬上摔了下來，直挺挺地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了。

他的死亡是一眨眼之間的事，所以絲毫沒有痛苦。

但是，大金牙這一夥人卻嚇呆了。

殺人者還是昂揚地站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不過，他的嘴舌卻動了：「哈朗死了，不管他是眞的王公也好，假的王公也好，反正他已經死了，不必再去追究。」

大金牙回道：「不可不追究，眞相一定要弄明白。」

那人冷冷地說：「眞相就是他應該死。」

大金牙道：「爲什麽？你最少要說出他該死的理由。」

「因爲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偸盜錫金王宮的金銀珠寶。」

「卽使如此，也輪不到你來處罰他呀！」

「姓柳的漢人，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誰？」

「我是錫金王宮禁衞軍的隊長，奉命前來追贓。」

情況急轉直下，令人意外，連大金牙都楞住了。

那戰士頭目道：「你相信嗎？我是錫金王宮的禁衞軍？」

「相信。但是，你所追的贓物，又在何處呢？」

「早已到了我的手中。你這一問，豈非多餘？」

「並不多餘。」大金牙很冷靜地說：「如果你早已追贓得手，爲什麽不高飛遠颺，還留在這裏？」

「追贓並非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

「我已經看到了，主要的目的是要消除哈朗王公。」

「是的。錫金王宮被盜的次數太多，損失太大，若不殺死罪魁禍首，不足以遏止，這是迫不得已之事。」

大金牙道：「我明白，不過，有一件事我卻不明白。」

「請問吧！」那戰士頭目的態度眞是冷靜到了極點。

「護衞人員是心腹，你是怎麽混到哈朗身邊去的。」

「這很簡單，僞裝忠誠，假作信服。」

「聽說，哈朗王公的護衞人員都有三年以上的時間。」

「不錯。」

「那麽，哈朗王公偸盜錫金王宮的金銀珠寶已經有三年了嗎？或者，三年前你們就有了預防呢？」

戰士頭目楞了，許久才答：「哈朗偸盜的行爲實際是已不止三年，不過，三年前我們才開始注意。」

「難道三年來你們都沒有機會下手嗎？」

「姓柳的漢人！你不覺得，你問得太多了嗎？」

「不！我有一個想法，想從你的談話中得到證實。」

「是什麽想法？」戰士頭目已經不太冷靜了。

「你們的目的是要殺死哈朗，但不是因爲他偸盜你們錫金王宮財寶，而是另有用意？」

「哦？」戰士頭目竟然退了一步。「你胡思亂想。」

「不！一點也不，你不是什麽禁衞軍的隊長，你是職業殺手，專門爲別人清除異己份子，對吧！」

「你胡說！」很尖銳，但是可以聽出他已在心虛。

韓棠、蔡非、練有方三個人不禁覺得奇怪，大金牙怎麽會想到這一方面上去呢？他是有什麽憑據嗎？

大金牙始終是那樣冷靜，在紛亂的場合裏，他表現了大將之風，冷冷地說：「我姓柳的從不胡說。」

「那麽，請你拿出憑據來，要不然……」

大金牙道：「如果我拿出憑據來，你肯束手就擒嗎？」

那人道：「好！只要你拿出憑據來，隨便怎麽辦。」

「聽着：錫金王宮的禁衞軍是最高尙的武士，他們用的是長劍，絕不用短刀，你難道沒聽說過。」

「哦！」那戰士頭目又朝後退了一步。

「他們也從不突然殺人，在動手之前一定會先打招呼。」

「哼！誰又知道你說的都是有憑據的。」

「再往下聽：你剛才出刀，出手，都是一流殺手的刀法，而且，我還能確定你是漢人，絕非蒙族戰士。」

那戰士頭目飛身前撲，手中利刀直指大金牙的咽喉。

練有方的動作眞快，在大金牙還來不及反應之前，他已到了，手中短刀硬生生將對方的利刀格住。

這一動，是羣動，十個人全都動了。

這似乎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戰鬥，其實，最少有兩個人知道這一場戰鬥絕不可避免：那就是大金牙和他的對手。

如果沒有練有方的出面，也許大金牙已經扣住了對方的手腕，扣住一人，就等於制住了他的羽黨。

結果是，練有方的及時出手反而給予對方的機會。

不知是因爲某種顧忌，還是雙方互有默契，這一場混戰竟然沒有動槍，然而刀、拳的殺傷力也不算弱，混戰結束得很快，只剩下五個可以動彈的人：大金牙、蔡非、韓棠、練有方，還有那個戰士頭目，現在是一對四的局面。

奇怪的是，站在遠處的那一羣馬上戰士竟然無動於衷，就像他們的眼界內根本就沒有發生任何事件。

「是降？還是再戰？」大金牙冷冷地問。

那人道：「大金牙！你最好先想想你自己的退路。」

大金牙心頭更踏實了，對方能叫出他的外號，這證明他的確是漢人，卻不知道他是那一條道上的。

大金牙道：「老兄！別爲別人操心，該爲自己想想。」

「用不着。我只有一條路可走——死！」

「那倒不見得，如果你交代明白……」

「不用妄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沒有任何話說。」

「你爲什麽如此的死心眼呢？你在爲誰忠心？」

「你已認出我的身份，一流殺手有一流殺手的規矩。」

「好！我不破壞你的規矩，我只問一個問題。」

「能答則答，不能答的依然不能答。」

大金牙道：「我只想問，你殺哈朗王公的用意何在？」

那人道：「這個問題可以回答，兩個字！——賺錢。」

「提到錢，你就必須交代，誰付錢？」

「這不能答覆，大金牙，你明明知道這是一條最嚴格規矩，爲什麽還要多此一問呢？」

大金牙冷冷地說：「也許我們有最嚴酷的方法令你吐實，到那個時候，你的榮譽照樣維護不了。」

回答也是冰冷無情的：「你可以試試。」

這無異是一個挑戰，韓棠出而迎戰了。他衝過去，想撲倒對方，以他在相撲方面的技巧，應無問題。

可是，他卻撲了一個空，對方非常靈巧。開口了，充滿傲氣：「如果你們四個人不一起來，想要活捉生擒，只怕難以辦到哩！你們不用白費勁啦！」

他的話聲一落，練有方與蔡非都逼了過去，聯手圍攻的陣勢已經佈妥，只等大金牙一聲令下了。

然而大金牙卻沉叱一聲：「不要胡來！」

三個人都轉過臉來看着他，似是非常的詫異。

「朋友！」大金牙緩緩地說：「你是一條漢子，我很佩服你，聯手圍攻的手法不會用在你身上。交個朋友，這不算破壞規矩，然後你走你的陽關道，如何？」

「不行。」他幾乎沒有考慮，就立刻拒絕了。

「朋友！你太倨傲了吧！」大金牙也逼了過去。「如果等我發了脾氣，就有你的苦頭吃啦！」

「大金牙！你省點精神吧！我的骨頭可以拆散，命可以丟，牙齒可以全部敲落，秘密絕不會洩漏。」

「好！你是一條硬漢，我放你走。」

大金牙的這一措施，使得他的三個伙伴大感驚異，一個個目瞪口呆，心中想阻止，嘴裏卻說不出來。

同樣地，那個表現強硬的敵手，也感到驚異。

「你眞的放我走？」他疑惑地問。

「當然。我說話一向算話，絕不後悔。」

「我也相信，不過，也讓人懷疑。」

「不用懷疑，只要你轉身離去，立刻就可以證實。」

「也許我一轉身就會遭到無情的暗算。」

「哼！」大金牙也不禁有些冒火了。「一定是你經常暗算別人，所以，你才會有這種想法。」

「我不否認，事實上你這種決定也太違反常情。」

「我作事一向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從不按照常規。你最好快些走，說不定，我待一會兒就會後悔。」

「也許，我一轉身你就後悔了。」

「那是你運氣不好，快走吧！再囉嗦就不是硬漢了。」

他轉身的動作實在太快，剛看見他的背，人已經去了三丈多遠，看起來，他還是防了一手。

蔡非第一個忍不住嚷了起來：「大金牙！你是怎麽回事？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竟然放他走？」

韓棠也跟着嚷嚷：「大金牙！你在玩什麽花樣呀？」

只有練有方始終沉默，他似乎看穿了大金牙的動機。而大金牙也沒有作任何答覆，只是凝視着對方漸遠的背影，彷彿那個移動的影子具有無邊的魔力。

突然，那十幾個馬上戰士也跟着走了。

大金牙冷冷地說道：「哼！果然不出我所料。」

「怎麽啦？」蔡非和韓棠同聲發問。

「好厲害！哈朗王公的護衞全部被他們收買了。」

蔡非和韓棠仍有問題：「他們是誰？」

「這正是我們要去追查的，『他們』究竟是誰。」

「怎麽追查？一個重要的人物都讓你放走了。」蔡非還是在發牢騷。「說什麽也得把他留下。」

「蔡爺！」大金牙冷冷地說：「你們只注意這個殺手，卻沒有留意那十幾個馬上騎士的動靜，他們暗暗將羽箭搭上了弓弦，我們只要一動，就會亂箭穿身。」

「不錯，」練有方這才開了口：「我也留意到了。」

「這不是很奇怪嗎？」韓棠說：「剛才他們爲什麽不幫忙，而要等到現在？你的判斷未必……？」

「韓爺！」大金牙的語氣多少有點奚落的意味：「我一向很佩服你的勇猛、剽悍，卻不欣賞你的機智。方才是混戰，彎弓射箭可能會傷自己人，現在，只有他一個，一聲信號，一個手勢，就輕而易舉地避開了。」

韓棠緘默了，他似是非常地服氣。

蔡非也沒有再說什麽。

練有方卻開了口：「柳十郎！現在該怎麽辦？」

「往前走，按預定的計劃走我們的路。」

「你是說，你不打算再追查『他們』是誰了？」

大金牙很冷靜地說：「放心！『他們』會追我們。」

蔡非、韓棠、練有方也並非全無頭腦的人，立刻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原來大金牙是在放長綫釣大魚。

「走吧！」大金牙微一揮手，縱馬超前帶路。

這一支隊伍目前是短了許多，因爲練有方的手下在一場混戰中全部損失。在塞外、在大漠、在勾心鬥角的環境裏，如想生存，那必須要有非常堅强的自衞力量。

大漠寂寂，地上全是沙，連馬蹄聲都沒有。但是這四個人絕沒有因爲環境的因素而心神消沉，相反地，他們每一個人都提高了警覺，在注意隨時可能來臨的情況。

如此進行了約莫一個鐘頭左右，仍然沒動沒靜。

除了大金牙，其餘三個人又有些動搖了。最先動搖的是蔡非，他嚷着說：「大金牙！我一向都佩服你的神機妙算，這一回你恐怕失算啦！」

「哦？」大金牙的反應出乎意料之外的冷淡。

「你說『他們』會追上來，一點動靜都沒有哩！」

「蔡爺！」大金牙譏誚地說：「你的警覺性太差啦！」

「怎麽呢？」蔡非不服氣地反問。

「最少有十來個人在跟着我們，你不知道嗎？」

「沒有呀！」蔡非立刻轉頭四顧。

「你看不到的，」練有方接上了腔，「在東南方。」

在東南方！在蔡非的視界裏，什麽也見不到。

練有方又說：「他們已經跟踪了十幾里路了。」

這對蔡非來說，是很沒有面子的事，練有方都發現了，而他這個老江湖卻一點感覺都沒有。

因此他反問道：「你怎麽知道他們在東南方？」

練有方沉默了，他似是不願過份顯露他的機智。

大金牙當然要作答覆了：「蔡爺！你瞧瞧，月亮在東邊，東南方應該比較亮，怎麽反而比西北方還要昏濛呢？」⑧ （下期續完）

奇幻人間

强中手

司馬不平・文
盧令・圖



要去對付一個比你更深藏不露更狡猾的人，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然而，當那個比你更狡猾的人有把柄抓在你的手上的時候，你簡直可以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上，好像張明，他在和我「初次交手」之後，便給我弄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

張明絕對不是一個易與之輩，我甚至可以形容他爲「老狐狸」，這從他由洋行小廝爬上經理的地位可見一斑。

認識張明是在三年前，那時，他剛剛由寫字樓的後生升到文員，支取四百五十元的月薪，我那時則是營業主任。

由於我們有業務上的來往，經常在一起喝茶，從他對我的態度和他處理大事小節的手段看來，我想他的事業在三十歲時會有轉機，却想不到他二十六歲時，已晉升爲營業主任，再一年，升爲經理。

如果說張明是藉着辦事得力而晉升經理，倒不如說他手段圓滑，眼光獨到來得貼切——他娶了總經理的獨生女兒潘小惠。

潘小惠不是個美人，她的年紀甚至比張明大三歲，身段肥胖，相貌平凡，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他們都不是很配的一對。

正如你猜到的一樣：張明是看上了潘家的財勢，他想「夫憑妻貴」，總有一天爬上經理的地位。

在張明的事業一帆風順的當兒，却也是我最潦倒的時候。

我失去了職業，失去了愛妻，連那個唯一的，人見人愛的兒子，也被她帶走了。

那天，我在街上碰到張明，他微笑向我打招呼，我迎上前。

「好久不見，好嗎？」他和我握手。

我只有苦笑，正想告訴他我在失業中，他匆匆拿了張卡片遞給我道：「有空到寫字樓找我！」

他跳上汽車，司機替他關好門後，車子絕塵而去了。

望着汽車在街角消失，我暗暗吁了一口氣，三年前的張明是個被人喚來召去的後生，如今，他出入有汽車，而且還有司機。

我不禁搖搖頭，嘆了口氣，將他給我的卡片湊近一看，上面寫着「時代洋行經理」，是燙金字，看來很耀人，很刺眼。

老實說，我妒忌張明。

我將卡片放到上裝袋裏，目前雖然在失業狀態，但我出街時都穿得很整齊，經濟再拮据，一身的衣着也不能太失禮。

更何況，香港是「先敬羅衣後敬人」的地方！

如果我將這件事忘記的話，那麼，日後我和張明便不會有這麼多的糾葛，我的一生，也可能全部不同了。

可是，回到家後，我一直記掛着張明，他沒有理由比我成功。

我找了一個晴朗的日子，跑到「時代洋行」去。

張明滿面堆歡地接見我，然而，當他聽到我向他要求一份職業的時候，他竟然把臉沉下來。

「這個——」他遲疑不答，剛才那種歡悅的神色，刹那間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假使貴公司沒有空額的話，那也用不着勉强。」我的心早已涼了半截。

「這樣吧，公司還有一個空額，只是不知你喜不喜歡？」

「隨便什麼都好，」我又恢復了信心：「只要有份工作，什麼都不打緊。」

「練習生，」他雙眼凝視着我道：「怎麼樣？」

我呆了一呆，刹那間，我有被侮辱的感覺，張明，這個以前做過後生的他，現在竟要我去做「練習生」，他不是故意在侮辱我嗎？

我忍着問：「有多少錢？」

「我們是老朋友，算得少不好意思，」他向女秘書吩咐：「帶這位顧恩齊先生見人事部的主任，告訴他顧先生是我以前的朋友，薪水

方面要寬裕一些。」

「是，」女秘書對我說：「請這邊來。」

人事部的李主任是個戴着老花眼鏡的老頭兒，大約四五十歲，像他那種型的人，做死一世也沒有出頭的一天，最多支取人家多一點的薪水而已。

當他聽到我是張經理的朋友時，臉上立刻露出鄙夷的神色，但那種神色一閃即逝，從這點看來，我知道公司裏面的人，都曉得張明是怎樣爬上去的。

他們都在看不起張明，我要利用這一個機會。

「你可以支取五百五十元的月薪，」李老頭加上一句：「那是本公司支付練習生最高的薪水了。」

我用不着向他說「謝謝」的，又不是他付錢。

從那時開始，我在「時代洋行」做事了。

除了送送信，聽聽電話之外，沒有什麼事好做，況且，公司有十餘個練習生，我因爲是張明的「朋友」，因此，職員們想買烟叫咖啡也不敢勞動我。

這一天，也是合該有事，我下班後在公司附近溜躂，忽然看見李主任在前面走着，看他沮喪的模樣，一定是有麻煩。

我向他走過去，客氣地招呼他道：「李主任！」

他抬頭望我一眼，又垂下頭來，那模樣就像家裏死了人一樣。

「李主任，喝杯啤酒談談天如何？」

他向我點點頭，我們在附近一間餐廳坐下來，首先，我用關懷的語氣問道：「是否有心事？」

他緩緩地點點頭，呼了一口氣。

「說出來，或許我可以幫忙。」口頭上的幫忙何樂而不爲。

「我——我被我姓張的小子革了職。」

「哦？什麼時候？」

「今天下午。」

「爲什麼他會辭你的職？」我假作驚訝：「你辦事一向精明能幹，忠心耿耿的啊！」

「他媽的這小子！」李老頭破例地罵起粗口來，可見他心底下的憤怒了：「終有一天，我要他現眼報！」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也沒有什麼，我——」說到這裏，李主任忽然臉色一紅，頓了一頓，才接着說下去：「我不過和他的女秘書去過一次夜總會，他便乘機炒我魷魚。」

「難道張經理和他的女秘書依麗莎，有一手？」

李主任喝了一口啤酒，猛力地搖着頭：「沒有。」

「那麼他怎會爲此炒了你的魷魚？」

「因爲我知道他的事太多了！」

「哦！」

我凝視着李老頭，他知道張明一些什麼？對我會不會有幫助？

「他在外面有個女人！」

「眞的？」我心頭一喜：「潘小惠，即是經理夫人，她知道嗎？」

「我看不知道，」李主任喝了一大口啤酒，說：「他的保密功夫做得很到家，如果我不說出來，誰也不會知道。」

「那麼，你是怎樣知道的？」我用懷疑的眼光望定了他。

「所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李主任說：「我是無意中碰到的。」

「你知道那女人住在什麼地方嗎？」

「當然知道。」

× ×

「喂？」是張明的聲音。

「請問張明先生在嗎？」我用手巾蓋住電話筒，壓低着嗓子問：「我是你情婦朋友。」

「你是誰？」他的聲音有點不自然，我聽得出。

「別理我是誰，」我說道：「總之今天晚上約個地方見面，我想，我們是有很多話要談的。」

「——好，什麼地方？」

「美心吧，」我說：「你見到我的時候，會認識的。」

掛下電話，我笑了起來。張明，這次你總算有把柄給我抓着了吧？

打那個電話給張明時，我只是想和他開個玩笑，捉弄他一下，讓他朝夕不安，現在的情形却不這麼簡單了。

我要錢！

是的，既然張明現在這麼有錢，我就算在他身上弄一筆，也不當過呀！

將全盤的計劃算好之後，我出門直赴「美心」。

他竟然比我早到，坐在卡位裏抽烟。

我向他走過去，他瞥見我，顯得有點不安：「你來這裏幹什麼？」

「咦？這是公衆地方，只要有錢便可以來了。」我在他面前坐下來。

「你這算什麼？」他皺一皺眉頭：「快起來，我約了朋友。」

「是嗎？」我左右望了一眼。

他漫應一聲，眼光集中在入口處。

「張經理，別看了，你期望的人，現在正站在你的眼前。」我說。

「你——」他吃驚地望住我：「剛才那個電話是……是你打的？」

我向他點點頭。

「好，你想怎樣？」他的神色鎭定下來，若無其事地問，我很瞭解他。

「沒什麼，只是向你恭喜而已。」

「恐怕沒這麼簡單吧？」他狡猾地向我笑着。

「你知道最好。」我說。和他這種狡猾的人，是用不着再兜彎抹角的。

「我很後悔將你安插入公司裏。」他苦笑說。

「當初，你只是想侮辱我一下而已。」我說。

「所以現在你在向我報復了？」

「可以這樣講，」我說：「不過，如果我得到一點什麼好處的話，你還是可以去金屋藏嬌的。」

他雙眉一軒，問：「例如什麼好處？」

「當然是你可以付得起的。」

「好，你要多少？」他開門見山地問。

「五萬塊。」

「你的要求只是這些？」他忽然笑起來，那種笑對我好像又是一種侮辱。

「問題是你付不付得起。」我强作鎭定。

「我付給你所要求的數目之後，怎知道你是否遵守諾言，三緘其口？」

「那是商業道德，」我說：「支了你的錢，自然要爲你守秘，我不會向任何人提到的，放心好了。」

「據我所知，你以前沒試過幹這種……這種勒索人的事哩！」他冷冷地說。

我臉上一紅，說：「你說得不錯，這是第一次。」

「既然做了第一次，你當然還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五六次的，」他凝視着我：「我怎能輕易相信你？」

「五萬塊我可以做小生意，很容易賺够生活費，不必打工受人氣了，」我說：「我並不是個野心大的人。」

「如果我不付錢呢？」

「那麼，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意思是——我太太會知道我去探訪過一個以前的女朋友？」他在試探我到底知道若干。

「沒有那麼簡單，你在莎蓮的床上睡過。」我道。

「你……你怎麼知道的？」他臉上微微變色。

「別問我怎樣知道，我們現在正在談那五萬塊錢。」我說。

「這不是個大數目，我可以照付，」他望着我：「現在我需要的是自己可以得到一點保障。」

「什麼保障？」

「譬如說，如果你能够寫一張欠單的話，那麼——」

他的話還未說完，我便笑了起來：「你不是在說笑吧？在這情況下向你要錢，還要寫欠單？」

他苦笑了一下，說：「我也知道這是無可能的，好吧，明天到我辦公室來我給錢你。」

「我要現鈔，不要支票。」

「這個當然。」

× ×

「錢呢？」我在他面前的沙發坐下來。

「錢在！」他拍拍寫字枱上一隻占士邦型公事包：「數目不止五萬！」

我腦際念頭一閃，那是什麼意思？

「昨天晚上我考慮過了，」他凝望着我：「既然我和莎蓮的事已經被你知道，難保不會給其他人知道，所以，我這次付了錢給你，能担保下次沒有人來勒索我？」

我緘默着，盤算着他又在打什麼主意，我應付得來嗎？

「目前的情形很簡單，我和潘小惠是沒有絲毫的愛情，我只愛莎蓮一個人，可是，潘小惠却有錢，」他頓一頓才接下去：「在這兩個女子間，我必須選擇其中一個，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我不懂。」

「我的意思是，其中有一個要走。」

「要走的絕不會是潘小惠，」我說：「你的錢都是她的。」

「不錯，可是正因爲我的錢都是她給我的，所以，她非走不可。」

「你！」我突然站起身來，指住他：「你是說——」

「不錯，」他緩緩地向我點着頭，道：「我要除了她！」

我驚愕地望着他，莫非瘋了？這是個彈丸之地，要殺一個人而逍遙法外，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她之後，我可以承受她的遺產，」他滿懷信心地望着我：「那個時候，就算這間洋行不要我，我也一樣可以自立門戶，而你呢？也用不着拿這區區五萬塊錢，做什麼小生意了！」

「我不幹！」

「[illegible]幹？」他愕然地問道：「爲什麼不幹？」

「[illegible]人不是我的本行。」

「[illegible]？勒索也不是你的本行啊！」

「我……我只是爲了錢。」

「對呀，我並沒有叫你平白替我辦事，」他說：「我是付錢的！」

「付錢？你能付我多少錢？」我猶豫着。

既然他够胆提出要除去潘小惠，他應該成竹在胸，以張明這樣的聰明人，設計去殺害一個人，並不是什麼難事。

「五十萬！」他豎起五隻手指。

我發覺我的喉嚨在發乾，五十萬。

假使我有了五萬元，已經自認是個富翁了，然而，他許諾給我五十萬。

接着下來，我立刻發現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張明不是一個易與之輩，我疑惑地問：「現在付欵呢？抑或在事成之後？」

「隨便你，」他說：「不過要我整筆數拿出來，暫時是沒有可能的，你知道，我的財政都控制在她的手上，只有等接受了她的遺產後，才能付給你全部報酬。」

「假使你不付呢？」

「那你要找我算賬很容易，我們是串謀者，」他說：「同樣的，你也不能出賣我。換句話說，我們的地位相等了，只有互相保密，互相關照，誰先對對方不住，這件事便會功敗垂成，而事實上，我的計劃是萬無一失的，只要你動一動手，在數分鐘之間，便可以成爲半百萬富翁，說不定利用這筆錢做生意，不久便可以成爲百萬，甚至千萬富翁了！」

我的心動了，可是，我警惕自己，不要魯莽從事，張明並不簡單。

「怎麼樣？」他打開占士邦手提箱，說：「這裏有十萬元，是我自己的錢。」

「全預付給我？」我心頭一跳，看來他不是在開玩笑。

「全預付給你。」他認眞地說：「一分也不少。」

「你不担心我一走了之？」

「這個我可以放心，你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而且，要將一件大事合作成功，如果互相猜忌的話，機會很微，」他說：「這筆錢我會放在家裏當眼處，當你行動之前，可以先點點數，事成後才拿去。」

「這——」我說：「如果看不到這筆錢，我就不下手了。」

「當然，」他說：「我還要製造不在場的證明哩！」

我猶豫着，到底要五萬元，還是要它的十倍？

五萬和五十萬是相差得這麼大，我自然會選後者，然而，張明可以信任嗎？

我又想，也許張明在設計一個陷阱給我攢，我是否够聰明躲開他的陷阱，還能從中取利呢？

他以詢問的眼光望我：「怎麼樣？」

「把你的計劃說出來吧！」我終於決定了：去冒一下險！

× ×

在抽屜裏找到了軟皮手套，將它塞在袋後，再將張明交給我的短劍插在腰間，我離開了家。

張明住在半山區，我是乘的士到達的。

那是一幢小別墅，四面都有圍牆，我用張明給我的百合匙開了鐵柵的門，溜了進去。

我打開大門，在張明的口中已經得悉了這幢小型別墅裏面的情形，所以很容易便找到他的書房。

書房的門是虛掩的，我伸手一推，房門應手而開，當我的小型電筒照射在書枱上時，我發現張明果然非常守信，那個裝着錢的占士邦公事包放在枱上。

現在，我要做的是查明公事包內有沒有他所說十萬元，如果有的話，我便實行第二步。

我將公事包打開，果然是一綑一綑的五百元鈔票，一共十綑。

我將公事包留在書房，暗想等辦好了事才回來拿，攜帶它將是一種累贅。

臥房的門虛掩着，看來潘小惠習慣開着門睡覺，縱使她的丈夫不在。

我輕輕地推開房門，由於地上鋪了地氈，因此，我的行動幾乎是無聲無息的。當我探頭進去窺伺的時候，忽然發覺腦際風生，暗叫不妙。

緊接着的是一下重擊，我立刻昏了過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從昏迷中，轉醒過來。

「我們怎樣處置他？」是很熟悉的聲音，我將眼睛打開一道細縫，張明正站在我身前，手中還拿着一條木棒。

「唉！我……我不知道。」潘小惠掩着面說。

「你信了吧？這人要勒索我！」

潘小惠嘆了一口氣，緘默着。

我躺在地上，佯裝仍然昏迷不醒，盤念着應該怎樣做才好。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打了開來，一雙均勻美麗的玉腿出現在我眼前。

我偷偷向上一望，進來的竟然就是莎蓮，——張明的情婦。

「就是她！」張明向莎蓮招了招手，說：「莎蓮，你過來，她是我太太潘小惠！」

剎那間，我被弄胡塗了，張明這小子，把情婦介紹給太太認識的目的是什麼？」

莎蓮踏着婀娜多姿的步伐，向他們夫婦走去。

「小惠，怎麼樣，還滿意吧？」張明問。

「不錯啊！」潘小惠踏上前，打量着風姿綽約的莎蓮，說：「你倒很有眼光。」

「太太分派下來的事，我怎敢怠慢？」張明涎着臉說。

「小姐，你貴姓啊？」潘小惠忽然問，聲音透着一種蕩意。

「我姓方。」

我懷着深深的好奇，他們究竟在玩些什麼把戲？

「哈哈！這小子是枉做小人了，」張明笑着說：「莎蓮是我太太看中的，我不過從中拉綫而已。」

我心頭猛地一動，逐漸猜忖到是怎麼的一回事了。

只聽潘小惠嬌笑一聲，似乎在對莎蓮說：「是啊，臭男人有什麼好？我結婚只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說着，在莎蓮臉頰上扭了一下，說：「女人和女人玩才有味道呀，你說是不是？方小姐？」

莎蓮蕩蕩地笑着，那種笑聲聽在我耳中，有說不出的異樣。

我分辨得出，那是不正常的女人，經常會發出的笑聲。

「莎蓮，我沒騙你吧？我太太也很不錯，對不對？」張明笑着問。

莎蓮向潘小惠走過去，我猜她們一定在凝視着對方。

忽然，我聽到莎蓮問：「這人是誰？」

「他是我寫字樓的一個職員，聽說你和我很好，便想勒索我，」張明回答：「我故意把他引來這裏，教訓他一頓。」

「他昏了？」莎蓮問。

「是的，」張明回答：「要想個什麼辦法處置他才行。」

「張……張先生，你……你想殺了他？」

「殺了他？」張明冷冷地一笑，說：「不錯，這種人讓他活着，有什麼用？」

說罷，張明走到一張枱子前，打開抽屜，取出一把童軍刀來。

我一顆心怦怦亂跳，暗想應該起身奪門而逃了！

忽然，潘小惠說道：「不要在這裏下手，將他拖到外面去吧！」

張明應了一聲，將我拖了起來。

我決定出房後才和他攤牌，是以仍然僞裝昏迷着。

當他將我拖過客廳的時候，我雙腿一撐，將他踢倒下地，然後劈手搶了他的童軍刀，竄到他背後，把刀鋒抵住了他的背脊。

這一下變故來得太突然，張明根本毫無反抗的機會，被我制住了。

「想不到吧？」我冷冷地笑着。

張明的臉色轉着白，他訥訥地問：「你……你早醒過來了？」

我點着頭，答：「也聽到了你們所有的談話。」

他面如死灰，央求我：「請別到外面向人說小惠有這種怪癖，她父親在商場上的地位高，受不了這種刺激。」

「是嗎？」我冷笑一聲：「我受了你的欺騙，又吞得下這口氣麼？」

「你要錢的話，我可以給你。」他說：「只要你替她保守秘密。」

「爲什麼她的秘密對你這樣重要？」我疑念頓生。

「她……她是我的妻子啊！」

「哼，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吧？」我說。

「眞……眞的！」

「哼！你恐怕這件事公佈之後，潘老頭會和她脫離父女關係，那時候，你便會打回原形了。」

「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他連忙說道。

從他的神情上看來，我知道自己的推斷不差。

「不管你們有沒有這回事，我要的是錢！」說着，我把刀尖一頂。

「好！給你！給你！」他急忙說：「只要你保密，讓我明天到銀行去提！」

「爲什麼要到銀行去提？」我說：「書房的枱上不是有十萬元現鈔嗎？」

「那對你是不够的，」他說：「我答應給你五十萬，那裏才有十萬，讓我明天到銀行去提，一次過給你！」

我冷笑一聲，和他這種人交易，最好是貨銀兩訖，拖延幾小時的話也可能會有變卦，我可不會再次上當！

「不，十萬元已足够了，」我說：「記得嗎？當初我只要求五萬元而已！」

「這個——」他沮喪地說道：「你拿去好了！」

我押他進了書房，點過占士邦公事包的鈔票後，將童軍刀放回袋中，向他說了句「謝謝」，離開那幢小別墅。

我必須立刻離開這裏，忽然間我感到，假使我多呆留一小時，甚至一分鐘的話，張明也有可能反敗爲勝。

當你手中提着十萬元現鈔的時候，你當然不希望因爲任何變故而失去它，對不對？

我好像勝利了？

事實上並不能這樣樂觀，那天，我到本市最落名的大舞廳跳舞，叫了兩個小姐，打算買鐘帶他出街，怎料付了鈔票不久，一個便衣警探向我走過來，他先向我表明身份後，然後說：「我要拘捕你！」

「爲什麼？」我吃了一驚。

「因爲你行使僞鈔！」

——我眞的鬥不過張明。不過，當我出獄後，我會再試一次的。記者先生，你滿意我這個故事吧？

（完）

樂笑天傳奇故事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兩無敵（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樂笑天着了年輕女門主的道兒，暫失功力，被安排和溫若若裸臥一床，女門主另派人往通知雪冰月，這等事，雖至交亦難容忍，雪冰月立赴當場，目睹斯景，但他沒立刻發作，僅約樂笑天往酒樓作生死宴，城中江湖客蠢集，咸欲一睹雙雄搏鬥，詎出人意外，樂笑天穿窗而逃，雪冰月由後追出，各人空等一場，其實當事人並沒逃，也非追，只是另約在佛靜堂小院搏鬥，兩人均不願先出手佔便宜，結果拋錢作準，同時出手，結果同負輕傷，也傳出兩人輕歎，由此可代表他們的心情，和發生的一切——

恍悟情中情

樂笑天先站起來，看看雪冰月，便往外走去。

他步履十分沉重，從外表看來，像是傷勢極重。

不過雪冰月明白，樂笑天的傷和現在步履的沉重失穩，絕然是兩回事。

雪冰月生怕又弄錯了什麼似的，突然沉聲道：「樂笑天，你眞的還能自己走？」

樂笑天聽到這句話後，心情的舒暢和深懷的喜悅，只怕除了雪冰月以外，是誰也想象不到的。

不過樂笑天表面的神情，仍是那麼沉重，步履，依然有些不穩，道：「我能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雪冰月臉上凝結了寒霜，道：「很好，你走好，我曾對溫若若說過，欠你一條命，現在我們是兩不相欠了，好好的走，好好的活着，爲我活着，從明天起，我要追趕你，直到再次相遇，直到一死一生！」

樂笑天沒動，道：「雪冰月，你還能站直了身子？」

雪冰月沒回答，以矯捷無倫的旋身而起，作了答覆。

義釋惡中惡

樂笑天已背對雪冰月，但對雪冰月的行動早已料到，哈哈一笑道：「你也不錯，活着吧，你說我的話，好好的活着，我似乎在別人的指罰下，像欠你點什麼，所以我走，你追，不過你要記住，我不希望你追上我，否則我也不再顧念什麼了。」

就這樣，樂笑天走了。

就這樣，雪冰月緩步回到房中。

「佛靜齋堂」本就是他借租下來的，他當然有權回房休息。

沒有不透風的牆，因爲牆再高高不過天。

紙裏包不住火，所以從來沒人想用紙來包火。

樂笑天和雪冰月，在這幽靜寺院中最爲悄靜的地方搏分生死，不能不說有些避開好事者意思，可惜仍然有個好事者，隱在十分秘密的地方，看了個清楚，也聽了個明白。

那是個「光頭」，沒有「戒火」的光頭。

× × ×

樂笑天失踪了，自從和雪冰月一搏互傷後，就沒人再見過他。

雪冰月也斷無消息，「佛靜齋堂」早已空置下來。

酷暑，點個火能燒着天。

乾旱，盡長江大水，淹不住地上的龜紋。

楊柳絲兒成了扁扁的枯籐樣兒，太陽晒死人。

晚來無風，樹垂頭，乾熱，燠悶。

秦淮河上畫舫中，燈火，釵影，琴音，歌聲。

艙窗高高吊起，仍然迎不到半絲兒風。

人懶，燈懶，琴懶，聲懶，一切是那麼鬆散，那麼無力，那麼懶。

× × ×

三艘畫舫併連着，穩穩的泊在河心。

這樣方便，走的雖是甲板，却像康莊。

最末也是最裏面的那第三艘畫舫，本是一片烏黑，這時突然亮起明燈。

燈亮，却還沒有那個光頭亮。

和尚也偸登俏畫舫，莫非愛上嬌嬌娘。

嬌嬌娘，溫若若。

誰說不是，溫若若正偎在禿頭的胸膛上。

光頭不是和尚，頂上少了「戒火」。

光頭是個十分俊秀的美少年。

美少年伸手解下溫若若的汗巾，包起他那光頭。

溫若若含情默默地，俏媚的，抛給美少年個誘人的媚眼，抿着嘴笑道：「聽說天竺人全都裹纏着頭，可是都用這種水桃紅色女人的汗巾？」

美少年已裹好光頭，看上去越發俊秀，他緊摟着溫若若，一隻手伸進薄的像蟬翼般的雲裳中，探過了那湘繡「喜歡佛」的小兜肚裏。

溫若若呻咽出聲，那紅過熟透櫻桃的微微有些上蹺着的嘴唇，顫抖着，張闔着，泛出微潮。

那星眸，瞇縫着，顫動着，射出霧般迷濛春意。

小兜肚右側上偏些兒地方，突地高聳起來，迅疾無倫的滾動着——

溫若若嬌軀軟了下來，整個的身子都軟了下來……

美少年臉上早已洩盡淫慾的顏色，歡娛至極的，由心底下泛出來的淫笑。

他邊笑邊道：「小嫩肉兒，如果像妳說的，我們全用妳這水桃紅汗巾裹頭的話，天竺那裏再去找和尚去？」

溫若若只能哼了，哼的邪行，哼的人心頭爬上了千千萬小螞蛇。

小螞蛇在橫裏爬豎裏爬，爬的你癢到脚心底又癢到頭髮皮。

美少年突然停下「五指魔手」的挑，拈，擦，摸。

溫若若這遭是眞的軟了。

只見她胸膛猛起暴落，久久不止。

美少年突地吐出一口氣來，那艙窗簾兒竟順着這口氣，嘩的一聲掩闔遮蓋住了這滿船春色。

「不！」溫若若這聲不，絕對沒有半點激動，而是冷靜到無比的冷靜。

接着艙窗簾兒又拉開了，是溫若若柔美酥臂給拉開來的。

美少年笑了，道：「小嫩肉兒，我可不怕這光景外洩，只不過不太喜歡妳那身子光溜溜的隨便給人看，若是妳也好這個『無遮』調調兒，咱可是從心頭喜歡。」

溫若若媚到頂點，一扱嘴道：「死鬼，饞相，誰像你這樣的饞相，恨不得有千萬個人在旁邊看。」

美少年正色道：「妳這句話說的對極了，那才能引起至高的情趣來。」

說着話，他肩頭一抖，溫若若的一條腿竟斜掛上了他的肩頭。

溫若若倏忽收回玉腿，道：「先說好件事，再……」

美少年飛快接口說道：「咱全答應了下來就是：」

溫若若嬌媚地道：「你知道是什麼事，就應承？」

「不管什麼事，你說了，咱全答應啦，所以現在先辦要緊的，然後妳可以一直說到大天亮，咱全聽就是。」

「不，先說！」

「話多不多？」

「不多，一句問話。」

美少年道：「好好，只有一句的話，妳就先說。」

「聽清楚，我要樂笑天和雪冰月的兩顆人頭，你什麼時候拿來給我？」

「咱辦好了咱倆這檔子事以後，就去追人，追上宰了，咱就送過來，然後再辦咱倆的這檔子事。」

「不行！」

「不行？這還不行要怎麼樣才行？」

「說個日子，一定的日子。」

「妳看妳看妳看，又不講理了不是，小嫩肉兒，那是兩個大活人呀，又是兩個厲害的緊的大活人，妳又指不出現在人上了什麼地方，妳說，咱又如何的能給妳個準日子呢？」

「我有準地方給你，你怎麼說？」

「準地方？能一去就找到他們倆個人的地方？」

「那當然啦。」

「妳說吧，是什麼地方？」

「你先說出準日子來！」

美少年的手，從小兜肚裏縮出來了。

美少年的臉色，現露出肅穆，鄭重。

溫若若能在色慾火焰燒燃的當空，冷靜下來談殺人的事，這女人可怕！

美少年剛才還是色滿心頭慾火萬丈，現在卻能一瞬間色去慾消凝重思索，也够厲害。

半晌，美少年打破寂靜道：「妳知道的，咱曾目睹過雪冰月和樂笑天的一招血搏！」

「知道又怎樣？」

「咱當時沒動，事後才悄悄的來秦淮告訴妳。」

「這豈不是句廢話？」

「不，咱既然早就知道妳的心意，在他們血搏互傷的時候，如果能下手，可以下手的話，焉有不下手而悄然退走的道理？」

「對了，什麼道理使你像小偷似的悄悄逃走？」

「妳的話難聽！」

「實話從來沒有好聽的。」

「錯了，咱只是追下去了，而不是逃走。」

「有什麼分別？哼！」

美少年道：「妳不會懂的，他倆同是傷在左肩……」

溫若若道：「你說過了，廢話。」

美少年道：「他倆誰也沒實落的接觸到對方的身體！」

「你這話究竟是要表示什麼？」

「我說過妳不懂，他們殺人，傷敵，已經不必要和仇敵對手的身體接觸了！」

「啊！」溫若若着實的受了驚嚇，黛眉緊鎖，道：「你是指他倆都已練成了刀炁？」

美少年似點頭卻又搖頭道：「不全對，雪冰月的確練成了刀炁，並且更進一步的將會要不再顯示出炁煞的勁氣，只是還沒能全作到那種地步！」

「別說玄虛的行話，別拿我當個頂頭高手看，再解釋。」

「簡單的說，刀炁能使對手早早感覺到它

，對手若是像我或樂笑天，能够化解將要臨體的致命一擊，如果練到炁煞不現於形，那致命的一擊，對手絕難感覺出來，等有了感覺，已是有死難活！」

「樂笑天呢？」溫若若驚心動魄的追問。

「難說了！」美少年突然說出十分奇怪的三個字來。

又是够久的寂靜，沉默。

美少年竟然類似無奈的苦笑一聲，道：「樂笑天出手的當空，我沒看清楚！」

「你意思是指，樂笑天不論修爲，功力，都强過雪冰月，對？」

「對，强過多少，很難斷定。」

溫若若臉上又恢復了嬌媚，道：「你知道我並不關心這些，我祇是關心你能不能把事情辦好。」

「這個問題我等會兒回答，我說了這多的話，只是告訴妳，靈隱寺『佛靜齋堂』院落中的那一戰，雪冰月應該是必死，結果他僅僅受了傷，必勝的樂笑天，會傷在雪冰月刀炁之下，若若，妳不覺得這件事奇怪嗎？」

「他們本來就是好朋友。」溫若若平淡的說。

「既然本來就是好朋友，妳還認爲他們會打個你死我活嗎？」

「會，非打個你死我活不可，『湖峯樓』上的事，已經天下盡知，雪冰月除了和樂笑天作生死的血戰外，就只有自殺那一條路走，我知道雪冰月絕對不會自殺。」

「樂笑天難道不會解釋？」

「解釋？」溫若若心頭一凛，作出不明其由的樣子道：「解釋什麼？」

美少年陰沉的一笑道：「若若，妳不會當我相信樂笑天欺侮妳吧？」

溫若若嗔怒拂袖起身道：「你這算什麼話，是我生的賤，喜歡自己扣上個骯髒帽子？」

美少年正色道：「若若別拿我當小孩子，我反正已經說過，非要他們兩個人的命不可，妳又何必和我還來這些假的？」

溫若若猛地轉身向艙外就走，邊走邊道：「溫若若經管的這座廟太小了，供養不起閣下天竺神僧第一傳人這尊大神，敬請移駕去找座大廟吧。」

美少年哈哈的笑了道：「別要脾氣，那沒有用，坐下坐下，坐下來再聽我說。」

溫若若道：「不必啦，除非你說的是我要的『日子』！」

「若若，記得妳的諾言嗎？」

「沒忘。」

「好，妳說，咱到什麼地方能一定找到他們兩個？」

「春正前，冰雪連天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在嶗山脚下一座宅院裏會面！」

「沒有錯？」

「絕對沒有錯。」

「好，那麼春正初五，咱捧着他倆的人頭前來！」

「我看過人頭，就立刻跟着你走！」

「若若珍重，春正初五會。」

溫若若嗯了一聲，沒轉身，也沒動。

背後傳來美少年的一聲別有感觸的嘆息。

溫若若仍然沒有轉身或挪動，臉上也沒有半絲表情。

一縷微風，她那包裹在美少年光頭上的水桃紅汗巾，飄到面前。

她任那汗巾緩緩墜地，沒檢，沒動。

背後也沒再有任何聲響。

半晌，她忍不住了，霍地回身。

身後那裏還有人在，光頭美少年早已悄然而去。

她詫楞着，懶散的闔閉上艙窗簾兒。

奇怪！

她星眸中已不知何時流下兩行珠淚。

她莫非有什麼感觸？

她莫非有什麼苦衷？

× × ×

「她莫非有什麼苦衷？」樂笑天悄然划開自己的小船。

如今他正是個秦淮河上販賣鷄，鴨百雜鹵味的小販。

他扮的眞像。

他賣的鹵味眞香。

所以他的生意好到不能再好。

所以他必須先藏起兩副鴨頭，鴨腸和兩塊薰魚及一碟油酥花生米。

要不，夜半三更就有人不答應他。

其實，他要不先留好半夜吃用的酒肴，自己也不答應自己。

他的眼，尖快過鷂鷹。

所以溫若若雖是在艙窗簾兒即將掩闔住的刹那，流下兩行珠淚，他依然看了個清楚。

今夜，他還剩了一半鹵味。

今夜，他還有很大的一個地區沒有賣到。

可是他却輕划小舟歸去也。

今夜會有多少人因他挨駡，轉而駡他。

× × ×

是小舟上，但是在小舟那不能不說算是個艙的小小通艙裏。

人，兩個，兩個影兒。

因爲沒有燈，再加上舟泊樹蔭下，也沒有月光。

兩個人吃着，喝着，沒說話。

兩聲金樽放置艙板上的敲木聲後，左側黑影開了口：「我還當你眞的信以爲實，非殺我不可，原來……」

「你該知道我的！」右側黑影道：「何況從一開始，對方就露出了破綻。」

左側黑影道：「你想到了那個破綻，的確是有心人了。」

「不算什麼，我相信你比我先想到的。」

「那是因爲中毒的是我。」

「不是我埋怨你不够朋友，你的確有些不够朋友，你不該立刻回頭告訴我嗎？」

笑聲傳出了小舟，是兩個人的笑聲。

接着，左側影兒說道：「眞不講理，我想通的時候，已在和神死掙扎。」

「事後呢？」

「事後我先得感恩圖報，馬不停蹄去了濟南。」

「濟南事後呢？」

「那時我心情不同，反正事情過去了，我又沒死。」

一聲長嘆，出自右側影兒，他嘆息過後說道：「別當我不懂，別當我不感激你那一份恩情，只是你錯的厲害，她既敢在洞房之夜，當着我倆人的面下毒，還有什麼她不敢作的？」

「朋友，見仁見智咱們看法不同。」

「說說聽聽。」

「我中毒，而你沒有，我不能不相信那『一日夫妻百日恩』的話，如果你們能相親相愛相敬相守，我又有什麼理由不爲你高興呢？」

「可是結果呢？」

「結果也許不是你所想的。」

右側黑影說：「樂笑天，你這話難道也有理由？」

「當然有，不過現在說不出來。」

「我明白了，你先中毒沒死，後被栽上個『淫人之妻』的惡名，覺得那很光榮對不？」

「屁話，比屁還臭的屁話！」

「我不和你抬槓，只說今夜好了，這賤人我又怎麼能放過她去！」

「好朋友，不談這些，你說，你究竟欠不欠我姓樂的人情？」

「欠，你要怎麼還？」

「容易，無條件聽我兩個命令。」

「一句話，你說！」

「第一，你現在悄悄出艙，走後面，下水，潛水十丈外登岸，悄悄抖乾身上的水，繞向前面第七棵大柳樹，給我宰了柳樹幹後隱身的『小神僧』！」

「一句話，說第二件。」

「第二件，在我們舊約會晤嶗山新房的時間前，不準動一動溫若若！」

「你！」這是一聲近乎憤怒的暴喝。

「噓！從後面下水吧，別叫那個早就該死一千次的『小神僧』跑掉！」

右側影兒無奈的低吁着。

左側影兒正是樂笑天，他早就準備好一個很像人影的被捲兒，右側影兒一滾出艙，被捲兒代表了人。

這個人，雪冰月。

艙裏沒燈，也正是樂笑天的主意。

樂笑天早就知道靈隱寺暗中窺探的是誰，跟着這個人到的秦淮。

樂笑天又有心的在今天傍晚時候，賣出兩隻燒鷄給溫若若畫舫的第一艘後，搖船在第三艘畫舫尾際，摘下竹笠當着扇子搧風去熱。

光頭美少年，說來是個道地的和尚，天竺和尚，並且是瑜珈一門頂尖高手的第一門徒，也是在「西藏」被尊爲「眞天僧」的大魔頭。

別被他的年輕外表矇住，他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

他出進中原前後十二次，淫兇極惡無所不爲，他十分幸運，當樂笑天和雪冰月名震武林時，他已回到西藏三四年了，所以他仍能保得項上一顆罪惡禿光頭。

不過樂笑天從聽說過他之後，就下定決心，除非這淫惡的光頭不再進入中原，否則必定親自誅殺。

靈隱寺「佛靜齋堂」院中，樂笑天錯當他是寺中的好事和尙，但是當看到他離寺而去，並且內襯赤紅罩紗的時候，已經推斷「小神僧」可能是他。

他法號「火魯奴」，自稱「天下第一風流魔」。

今夜，不久前，樂笑天目睹他和溫若若那够久的調情，耳聆溫若若對他的稱呼，於是立刻打定主意，誅之而後快。

× × ×

第七棵大柳樹，距離樂笑天泊舟處，有十八九丈。

火魯奴在深夜裏，無燈無月樹影船艙裏的人，他本領天高也看不到的，可是他聽的到。

他以「瑜珈禪功」五分火候的「移神術」，竊聽船上人語。

他只有這種修爲，已無法再進一步，就這樣，三個月前的雪冰月，如果和他作生與死的搏戰，只怕是火魯奴重傷，雪冰月喪命。

火魯奴有不少無人知的本領，非到他不用不行的時候才用，用了就必然他活人死，所以直到現在，沒人知道那是些什麼功力或手法。

火魯奴絕不畏懼但總不希望碰成堆，他十分懼樂笑天和雪冰月同在一起而三方相會。

今夜，他十分畏懼。

若以單對單來說，火魯奴在中原只怕碰上徐家的人，所以他從來不往徐家人可能去的地方。

另外他怕和業已除名五年之久的「獨孤」一家爲敵，因爲有三種絕毒，他火魯奴碰上頭就大。

今夜，他藏的極妙。

今夜，他發誓絕對不出頭露面。

因爲雪冰月和樂笑天同在。

如果他不太好色，如果他二十年前多下五年苦功夫，他施展「移神術」就不會太損眞元，這樣的話，他一定不會每隔片刻就散去神術調息刹那，如此他就會聽到，樂笑天請雪冰月潛水先一步阻住他逃路的話。

誰說沒有因果，這就是因果報應。

× × ×

小舟上傳來樂笑天的笑聲。

接着是話聲，道：「你好好的想想吧，我這個『樂天』暫時失陪一刹那，肚子不爭氣，要找個方便的地方。」

再接着，人影一閃，樂笑天已站到岸上。

樂笑天東瞧西望，什麼地方全不吉祥。

一直走，走，走。

第八棵大柳樹下，他停了步。

突然搖搖頭，往回走，走過第七棵大柳樹，他連眼邊兒都沒動一動，就過去了。

火魯奴可够忙的，樂笑天剛剛走過第七棵大柳樹，到第八棵樹下時，他悄悄的圍着樹幹轉了半圈。

這樣才能避開被樂笑天發現。

樂笑天沒看中第八棵大柳樹下的軟草地，又往回走，再次經過火魯奴藏身的大柳樹幹時，火魯奴心裏咒駡着，又圍着樹幹轉了半個圈，那是轉回原地。

於是仍然避開了樂笑天的視綫。

他回到原地，側耳聽，沒再聽到樂笑天的步聲。

合不着提聚神功施展「移神術」，他只好等，反正不論樂笑天選中什麼地方，目的只有一個。

約隔盞茶光景，火奴魯已忍耐不住，他心裏着急。

又隔刹那，火魯奴無法放落心虛下的「鬼疑」，慢慢伏低身子，光頭已和尺長軟草平在一處，暗暗的伸出頭臉的大半，轉向大柳樹幹後。

幾幾乎就是鼻子碰上鼻子，他的鼻子碰上樂笑天的鼻子！

任憑火魯奴有多沉着，多大本領，有多少經驗，現在他碰上的事，這種事，却是他破天荒第一遭碰上！

猛地一楞，這在誰全是一樣。

不同的是，火魯奴在猛地一楞下，幾乎和這一楞是同一個時間，他已向對方攻出八掌一頭六腿！

樂笑天不能不佩服火魯奴，換上別人，一楞之後的應變，少說隔有一刹那或幾刹那，就這一刹那的間隔，已注定了生死。

火魯奴八掌僅僅七掌是攻，三腿全是守勢，一頭更妙，是配合三腿用的。

因此樂笑天在微搖輕擺自己頭頂，十分容易的擺脫火魯奴七掌攻擊後，一掌印向火魯奴前胸時，火魯奴第八掌已實擊在大柳樹幹，而那一頭，正頂在樹幹下側老樹皮上，於是火魯奴一個身子，打着旋滾的飛起半天！

一聲裂帛刺响，光頭火魯奴背後衣裂碎散，十分顯明的露出一道帶血深槽。

他固然應變又快而又奇特，但是仍然沒能全部脫出樂笑天的「摘星一拈」！

當然這點傷不算什麼。

算什麼的是火魯奴的一顆心，他驚悚到了頂點。

他施展了「蟹横」「螳刀」「猿登」和「犀牛頂」，外加「兎滾」「鷹翻」，來補救鼻子幾乎碰上鼻子的那一刹那的微楞。

若是別人，而不是樂笑天的話，「螳刀七

鈎」一定能逼退對方。

退上幾大步說，他自己也會安然無恙的脫身危厄之下。

現在，背後奇痛入骨，心中魂飛魄揚膽碎，所以他那一張俊臉，露出了難以形容的猙獰和蒼白。

樂笑天笑嘻嘻的步向火魯奴。

火魯奴沒有移動，目光灼灼獰視不懈。

火魯奴恰正背對第八棵大柳樹，他左側七尺，是秦淮河的水，他右側，可供逃遁。

樂笑天一聲長嘯，人已飛起下撲！

火魯奴仍然一動沒動。

樂笑天空中的身形轉疾，竟電射斜下守在火魯奴左側，那是河岸。

火魯奴神色一動，他本是打算從水裏逃走的，不知道樂笑天憑着什麼「鬼技」，會看破他的心意。

樂笑天仍是笑着，拍拍手，向第八棵大柳樹後道：「出來吧使刀的，站遠些，只要能守住這位光頭仁兄的逃路，我感激這份情。」

火魯奴冷冷道：「少來這一套，那使刀人在船上。」

他背後這時傳來冷如寒冰的話聲：「人挪活，樹挪死，火魯奴，我要你的命！」

火魯奴全身猛地一抖，接着雙臂一旋，兩手各已掌握着一柄金光閃閃的「拂手指」！

樂笑天一聲哈哈道：「你不愧是西藏第一高手。」

這讚譽火魯奴懂，指他壓下激動不安，不作逃遁打算而謀强生弱死的一搏。

雪冰月似有不服的冷哼一聲。

這聲冷哼，代表了說火魯奴沒打算逃遁，是已經明知逃遁不了。

火魯奴沒有回顧雪冰月的立處，只對樂笑天道：「今夜咱奮勇一戰樂笑天和雪冰月，雖死何憾！」

「不必激將！」樂笑天道：「使刀的只是爲被你慘殺已難計數的無辜，守定逃路，下手摘你這顆惡光頭的，是我！」

「你一個人？」

「動手吧，沒用的少說。」

火魯奴一旋而到，是旋轉如螺輪般到的，其疾無倫，使人無法分出他的手腳部位。

「天羅倒懸。」

樂笑天在喝喊出這一聲之後，火魯奴整個的人影已旋撲上來，樂笑天倏忽頭下足上而起，僅僅離地三尺，一道勁風，直劈而下。

一聲狂吼，兩片血屍。

樂笑天像是根本就沒有動過一樣，仍然是站在原處。

火魯奴已人分作二，一倒三丈外，另一片就在樂笑天足下。三丈外的一半，是一大半，有兩條腿和一隻手臂，連着大半個身子。

另一片倒在樂笑天足下的，是一條手臂，連着一小半肚腹。死了，不管是誰，被一劈爲二像現在火魯奴這樣，全活不了。

雪冰月駭然的一縱到了樂笑天身前，伸手要扶住樂笑天。

樂笑天身上看不出傷來，但臉色不好。

他沒叫雪冰月挽扶，無力的一搖頭，緩緩坐在地上。雪冰月和他對面而坐，相隔三尺，他向不輕露示人，而也無人看過的刀，如今竟不惜出鞘，揷在他與樂笑天中間。

樂笑天在微閉雙眼前，對雪冰月報以感激的一笑。

× × ×

「好機會，妳怎麼說？」

話聲是在溫若若三艘畫舫中，最後那艘的中艙裏。

說話的是個男人，聲音很低。

「送死的機會？哼！」

答話的是女人，但那絕對不是溫若若。

「我不懂。」男人心粗，果然不懂。

「聽着，火魯奴上來就用他那萬千不失的殺手，五門邪功併用。『天羅倒懸』天下無人能夠破解，你能？」

「妳明知道我不能，又何必？」

「哼！樂笑天不能？不但能，並且也用了一招，不僅破解了五大邪功，更把火魯奴一斬爲二，你看清楚沒有？」

「當然看的清楚。」

「呸！你若能看清火魯奴的身法，也不致於縮頭烏龜當這多年了。」

「妳說話不會客氣點……」

「閉上你的臭嘴，老娘家破人亡，飲恨七年，日夜苦研絕技，剛才全沒能分出看清火魯奴的身法，至於樂笑天倒懸空中，究竟怎樣出的手，是什麼招式，我想都想不出來，不用說看清看明了，你却說看的明白，這不是你半夜三更看老娘那兩條腿，哼！」

「就算沒看清，可是樂笑天已受了重傷，雪冰月正爲他護法，妳是能對付雪冰月，老子替妳宰那樂笑天，這又那一點不行？」

「蠢牛也比你這死猪聰明，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好，你仔細看着。」

倏地一道火閃，在半雲空中炸開，化作萬千金銀五彩火星。火星刹那消失，很快。

很快，五名黑衣幪面漢子包圍了雪冰月和樂笑天。兩名撲攻雪冰月，三名找上樂笑天。

只是一抹刀影，平添兩名寃魂，雪冰月連動全沒動。另三名大漢更妙，剛剛縱起，樂笑天已經過他們足下，拉着雪冰月，對溫若若的畫舫一笑，兩個人已全隱入小舟中。

那三名大漢半點傷損不見，只是轉身狂奔而去。畫舫中那女人這時道：「你說你能替我宰了樂笑天，我眞的感激了，你去吧，蠢呆死笨猪！」

猪自然不會答話，何況是條又蠢又呆已經死了的笨猪，所以那個男的沒說話。

女的突然一聲微吁，道：「樂笑天已經看破我的計謀，可怕，就算現在我一心放棄復仇，他也容不得我了！」

笨猪般的男人，接了話道：「不會吧，他又不是神仙，怎會識破妳的妙計？」

「哼，他不是你，他錯在拿我當成你這樣的猪。」

「妳再要猪長猪短的，把我比成猪，別怪我……」

「你要如何？」

「我可以走，不再受妳這種氣。」

「別忘記，你那一身絕毒暗器和用毒的本領，我學全學精已有三年……」

「對，所以我才變成笨猪，所以我才只有走這條路，哼。」

「別當我捨不得你走，獨孤狐！」

「我明白，如果妳再沒有別的話要說，我走了。」

「獨孤狐，眞要走？」

「是妳逼我非走不可！」

「忘記你『獨孤』一派，滿門老小的仇恨了？」

「沒忘，當年若不是妳纏住我，我被老爺子除名，五年前那『黑心船』上早有我一份，五年我都等了，不在乎再等下去，等到有利的時日……」

「不用等了，老娘認爲你現在什麼全用不着等了。」

「妳……妳好狠，妳……」

最後是近乎瘋狂的咯咯大笑。

× × ×

雪冰月不懂樂笑天爲什麼不找上畫舫去。

雪冰月也不懂樂笑天爲什麼回到小舟中。

雪冰月的臉色很難看，那是爲着樂笑天的一個行動。不過雪冰月忍耐着，直到樂笑天以神功自療內傷後。

樂笑天額頭汗滴，自語道：「夠厲害，火魯奴的『瑜伽』木石功竟已有七成火候。」

「但他還是死在你那『摘星天斬』下！」

武術叢談

中國功夫的妙用

麥海雲

自古相傳，練武之人，首先講膽，其次講靈活，再其次然後談到氣力，沒有膽量的人，學會了武功也是沒用的，就算有膽量，有氣力，如果缺少頭腦，不懂得如何利用眼前的環境應戰，那就不容易摧毀强敵，中國各大門派的拳術，有所謂拳套，即是把許多招式加在一起，變成很容易打出來的一套拳脚，那些拳套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他們平時練習，能夠打得純熟，而且眼耳和手脚都配合，非常靈活，眞的下場交手，自然而然會打出來，所謂練拳，目的只是練習，絕對不能斤斤計較於某一招是針對甚麼招式而設的，有時在戰鬥當中，極度快速，無法選擇，就算打錯也不要緊，最重要的就是擊中對方脆弱的一環，使他倒下來，這一層道理是相當重要的，練武之人，先要明白在心，然後開始訓練。有些門派非常重視紮馬，每天起床就要紮半小時的馬，使那雙脚落地生根，紮馬亦非在打鬥的時候準備別人推推擋擋，不易推跌，它最大的作用就是使渾身氣力該沉則沉，該升則升，紮定馬步，然後發拳，腰勁雄厚，打出來的一拳也特別有份量，習慣成自然，眞的作戰，不必紮馬，那一拳仍然打得很有勁，故此，喜歡練習硬拳硬馬的人，一定要知道這一點，並非紮馬預備給別人推動的時候穩定自己。

關於橋手，有些門派認爲它是不值得重視的，又有一部份門派把它看做護身的至寶，以爲左右兩隻手的前臂如果不能夠練習到堅如木石，兩手相交之際，就會吃虧，關於這點，應該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當然是橋手堅實如鐵，勝過橋手軟弱，可是，苦練橋手的人，有時會過份重視，因此橋手就失去了攻擊的機會，故此，橋手只是練武當中的一招，不能夠抓住它判定輸贏。

我們自古相傳，武林中有一句話，南拳北腿，表示南派的拳術以拳爲主，北派則以脚爲主，其實眞正練拳的人，當然是手脚齊練的，因爲拳師比武，一招克制一招，例如只是懂得用脚，那雙手沒有份量，碰頭即時飛脚去踢，萬一連踢幾脚落空，站也站不穩，給對方乘虛而入，直竄過來，纏住貼身打鬥，迫他用手作戰，他就屈居下風，同樣的情形，只知用手打鬥，那雙脚完全沒有份量，碰着對方的橋手更爲堅實，就難以取勝，因此，手脚並用，然後是拳鬥裏面的高手。

泰國的拳術打得非常燦爛，不但起脚踢人，而且貼身作戰之際，習慣用手踭和膝頭撞擊對方，膝頭相當堅實，給它向胃部撞擊，登時發生劇痛，那個人不能不倒下來，至於手踭，可以撞擊下頷或入骨等部位，非常厲害，不過，古代中國的拳師很少用這一類絕招的，因爲能夠用手踭和膝頭打鬥的時候，巳經兩個軀體非常接近，很容易就會打傷，我們古代的拳師認爲屈服對方就算數，不必把他打個半死，故此，對於一招殺人這一類的武功，從來不肯傳授，甚至貼身打鬥，也不想貼到盡，並非古代的中國拳師不知道用手踭和膝頭可以貼身撞擊，有如泰國拳所喜歡打出來的絕招一樣，可是，他們始終是寬大爲懷的，不想打得那麼兇，因此，在南派拳術當中，只有部份拳師用踭，用膝頭的始終少見。例如把一個西洋拳師跟一個中國武林高手放在一起，由於環境的影响，他們非打不可，那時，究竟苦練跳躍出擊的西洋拳師取勝把握較高呢？抑或用沉橋硬馬，貼身出踭，以及飛躍踢脚的中國武功佔優呢？那是很難預先估計的，就算兩個拳師的體重相同，練習拳術的時間也相同，仍然難以估計。在繩圈裏面交手，就算分出勝負來，那種勝負，也是偶然發生的，不能夠因此判斷西洋拳打贏，抑或中國功夫打勝，但有一種情況相當重要，不妨一知。西洋拳練功，只是練習出拳沉重，最好能夠打得快，故此，西洋拳師經常跳躍出擊，還要打葫蘆瓜似的球，希望發拳快而準。他們這樣練習，進步速率是有限的，打到最快，不過如此，中國的功夫就不同了，如果練習得到到家，確是與別不同的，能夠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舉例言之，把五指平伸，向前使勁一揷，如果沒有練習過鐵指功，就算揷中對方的身體，未必使敵人受傷，可能自己的手指痛楚不堪，指節骨也腫起來，可是，練習多年，能夠用五隻手指揷傷對方，甚至拚命揷進對方的肋骨，把一條肋骨從胸腔裏面抓出來，這一類的例，不勝枚舉，因爲中國的功夫不斷把陰勁增加，能夠在最有份量的階段仍可向前跨進一步，那是西洋拳師所無法達到的，故此，中國功夫與西洋拳同樣的練習兩年，不分勝負，如果兩人在本門的拳術之內苦練十年，那就分出勝負來，由於西洋拳師的招式有限，無法練習到指掌有勁，出手傷人，故此，比不上中國功夫，時間愈長，對中國功夫愈加有利，有些老和尚活到九十歲，雙臂如鐵，能夠很輕鬆的擊倒三幾個彪形大漢，那是中國功夫化剛爲柔的一種貢獻，西洋拳師很少活到九十歲，假如有人活到九十多歲，他也無法打鬥。

中國的拳術分內功和外功，有些人只練內功，不練外功，甚至不懂如何發拳，但因內功練得非常好的緣故，跟甚麼人交手，總是他贏的，他只要指手護住眼睛和下陰，就可達到目的，因爲他的身體有反彈力，任何人發拳打擊他的軀幹，任何一處都有力量把拳掌反彈出來，故此，不會受傷，換句話說，練習過內功的人，能夠捱打，甚至會出手傷人，不必依照傳統性的拳脚搏鬥。

中國的內功發展成內家拳，後來一變再變，道士，和尚這一類方外之士，都喜歡練習它，於是，內家拳就成爲一個新的門派，這種拳既然有內功做根底，又有外家拳硬橋硬馬作爲搏鬥之用，平時練習它可以養生，等於健身運動，加上深呼吸，有利無害，練習既久，還可以正式展開龍虎門，這一類拳術，兼有健身自衞之用。

「不容易的，反震的力量，竟傷了我兩個經脈。」

「我看不至於那嚴重。」

「使刀的，你是指我在說謊？」

「你還能提起輕功，還能避過那三個臭小子的撲擊，可見傷並不重。」

「哦，原來使刀的你動了火氣。」

「不行嘛？換你你火不火？」

「別火別火，聽聽下情。」

「你還有下情，這非聽不可。」

「我的傷够重，這不假……」

「我知道不假，」雪冰月火氣仍大，接話道：「你根本就可以不理他們，除非你對我這柄刀不放心，認爲我照顧不了你。」

「使刀的，你什麼全好，就是脾氣太壞，我有下情，你別插口，叫我說完，我傷的够重，才請你護法就地自療，另外還有個要試試畫舫上强敵的意思，對方果然是個高明對手，只讓手下來試探我受傷的眞假，若是全叫你用刀打發了那五個人，一是不會再有活口，再是對方必會看出我受傷是眞，那時就一定會傾全力來打落水狗，幾名好手纏住你，我就變成對手的刀下鬼了，現在不然了，對手當作我受傷是假，故意要誘他出面上當，所以我敢保證，不會再受任何打擾。」

雪冰月明白了，皺皺眉道：「其實就算溫若若來了，我也足能打發她上路，再說你放過那三個臭小子，豈不也是破綻？」

「並不，對手深知我從不輕易殺人，不會看破我不是不想殺那三個人，而是眞的無能殺人，至於對手究竟是不是若若，使刀的，我存疑！」

「存疑？笑話，請問，除了她之外，誰還能在我洞房花燭夜，給你下毒？」

「沒有別人能。」

「是嘍，那夜就咱們三個人，別無訪客，你莫忘記！」

「忘不了。」

「你還對溫若若存疑？」

「不錯，始終存疑。」

雪冰月霍地站起，幾乎把小舟踏翻，道：「早知道你是這樣的憐香惜玉，溫若若該嫁給你。」

這是雪冰月氣到頭髮梢才說出來的話。

樂笑天反而一面孔正經道：「使刀的，若若是個很難得的好女人，對我下毒是另一回事，對你却是百分百的賢惠妻子。」

「樂笑天，火魯奴是不是傷了你的狗頭？你才發昏的胡說八道？」

「並不，坐下坐下，聽我解釋。」

「沒想到樂笑天還懂一套『鬼畫符』，好，反正天快亮了，閒着沒事，我就瞧瞧你要賣什麼『膏藥』，靈是不靈！」

「使刀的，這要從頭說起。」

「說嘛，我在聽。」

樂笑天眞的從頭說起，先提到的是他中毒的事。他斷定，下毒的人的確只有一個人，溫若若。

雪冰月冷笑着聽。

再說到他的被救，那是奇蹟，出乎幕後對頭意外的奇蹟。

雪冰月依舊冷笑，冷笑着聽。

樂笑天話鋒轉向雪冰月，他不認爲溫若若只有能毒死他一個人的「對時散功砂」。

如果說，溫若若的名字是僞造，她應該姓「獨孤」才對，不論嫁夫何姓，她娘家必然姓的是「獨孤」，否則溫若若沒有下毒樂笑天的道理，再說，她也沒有那種獨門的毒砂。

另一個可能，是溫若若身受威脅，被迫作這她本心不願意作的事。

雪冰月還是冷笑着，沒接半句話。

由於溫若若並沒有同時下手毒害雪冰月。

由於五年前，把「獨孤」一派斬草除根的人，有他樂笑天也有雪冰月，所以溫若若不論是化名的「獨孤」一家僅存的人，抑或是受了威脅，都沒有輕易放過雪冰月的道理。

雪冰月還是冷笑着，不同的是他接上半句話，說沒人知道溫若若究竟是存了什麼心。

樂笑天在分解事理下，漸漸恢復了笑意，笑容。樂笑天叫雪冰月不要着急，他會慢慢的都推斷出其中內情，然後說到雪冰月夜訪「徐家廢園」。

那影子般的女人，就因爲溫若若當面，才沒有詳盡的說清楚樂笑天的解毒經過，只告訴雪冰月，樂笑天去了濟南的「風和客棧」。

雪冰月一生謹愼，向來小心，但當突獲好友消息下，竟洩露出樂笑天的名字，於是郝唬人變成鬼，還多死了不少無辜。

雪冰月忍不住說了句業已深深懊悔，但是那當空他着實沒想到許多，如果樂笑天多少早透露半句話，一切必然改變。

樂笑天笑着，勸雪冰月別往心裏去，反正事情過去了，空自悔恨無補。

風和客棧的事，僅是插曲，不過樂笑天說他現在想來，是辦錯了，尤其是我已追上姬無情，已經應該那當空就揭開秘密的，可惜被誘向錯誤一方，眼看着吳雄一掌格斃姬無情而沒發現有詐。

雪冰月冷冷的問，是不是姬無情沒死。

樂笑天說姬無情的確死了，半點不假，假的是吳雄技藝功力相差姬無情很多，怎麼可能一掌就打個正着，姬無情怎會躲不開的！

雪冰月搖頭，表示他也不懂。

接下去，樂笑天說到人在西湖。

提到他和徐布衣相會，提到他輸的很慘，輸得今後有了「管主」，徐布衣的孫女兒。

雪冰月的臉兒，一連數變，最後他向樂笑天道賀，並有暗罰樂笑天保密過份不够朋友的意思。樂笑天哈哈笑着，說他心中的想法，和雪冰月不同，認爲這不算什麼開心喜悅的事，所以懶得告訴最好的好朋友雪冰月。

由於徐家親結秦晉，樂笑天說，他後來不論大大小小的事，都必然三思，再三思，又三思之後才能放心大膽的去作，這原因簡單，他不能不如名震天下的徐氏女，他不能再作出像中毒般的莽撞事，惹那還沒過門的聰明妻子恥笑。雪冰月挪動了，步向艙口，通往入艙的進口，走着說着，他提醒樂笑天，他已經知道樂笑天是徐氏東床，得意事不必老在失意人的面前提。

樂笑天再三致歉，的確像他自己說的，遇事三思，包括道歉也是再三表示。

致過歉，話從頭，說起接到雪冰月刀柬的事。樂笑天笑着搖頭，說他那對手太過聰明，柬是假的刀却眞，幾幾乎騙過了他，只爲他知道蘇州金鏢葉葆，正在接待生平崇敬的人，雪冰月如果有難，有人會伸手，如是好友相召，葉家必然也附請柬，所以……

雪冰月問及樂笑天，葉葆接見的是誰，樂笑天笑着回答，是他那太岳祖徐布衣。

話轉到那兩名扛夫，樂笑天笑的開懷，他說從那個時候，已經從處處被打而漸漸改變爲步步佔先了。

試想兩名扛夫有多大的膽，爲十兩銀子就抬個空棺等人，難道連半點都沒有看出僱他們的人兇悍陰險。

試想，我樂笑天如果會跌翻在兩名扛夫手中，誰能相信，其實雪冰月呀，好朋友，你還眞的別不信，我那對手就相信了。

相信了，才背我上了「湖峯樓」，試想，

平日我不慣坐轎，現在能有人像揹爺爺似的揹你走，我何樂不爲。雪冰月聽不慣樂笑天那些過五關斬六將的光鮮事，說他十分討厭樂笑天那「試想」的口頭語。樂笑天笑笑，聲明再不說「試想」這兩個字。

雪冰月罰問樂笑天，既然根本上沒上扛夫的當，爲什麼不避免一些，非和溫若若睡在一個被窩，還都赤身露體，不替朋友想想？

樂笑天回答的極妙，第一他要靜觀對方究竟搗什麼鬼，第二說老實話，他在推斷絕對無害的情形下，睡着了。

雪冰月嘮叨着，說天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脫掉樂笑天的衣服，那怕樂笑天是在沉沉大睡。

樂笑天答了句怪話，說是「難得糊塗」。

「難得糊塗」說過以後，樂笑天神色轉爲肅穆，說他發現火魯奴突然出現，經過三思，幾乎就已經想出那歹毒陰狠的對手是誰……

「是誰？」雪冰月急聲問。

樂笑天沒回答，接說他沒說完的，說他突然看到火魯奴離開畫舫，溫若若流下珠淚，越發堅定自己的想法。誅殺火魯奴，他說，現在講老實話，我並沒有受傷。

雪冰月沒有半絲激動，又恢復了冷哼。

我那高明的對手，又有心的在畫舫上，安排一場「黑影戲」，男女對話，「獨孤」家又多出來了個「獨孤狐」……

雪冰月立刻代他更正，說他曾仔細調查過，獨孤黑的確有個同父異母的幼弟，叫「獨孤狐」。

樂笑天承認雪冰月說的話，極對，不對的祇有一件事，獨孤狐是「歪歪婆婆」的最最心愛的弟子，而歪歪婆婆那九九八十一招「無跡刀」法，直到今天，還絕對找不出高過她的人，所以說不久前畫舫中傳來的答對，和那男人的慘叫，全是戲——黑影戲。戲是假的，當然死了的人也許正活的很好。

樂笑天突然聲調高了許多，他說由於各種發現，和並非巧合的秘密，火魯奴每到中原，都是「獨孤」家的座上貴客，這是其一。其二，溫若若，實有其人，但她並非「長白三聖」的女徒，而是奉令竊去三聖信物的女盜，三聖萬里追踪，是爲追回信物……

雪冰月問及樂笑天有何爲證。

樂笑天回了句怪話，說他那還沒過門的妻子，徐家的鳳女，始終沒有離開他的左右。

雪冰月冷笑着說，要看看人。

樂笑天一指河上三條聯連的畫舫，接着長嘯一聲。

畫舫上燈光倏忽全亮，照如白晝。

艙窗，門都被打開了，溫若若正欣慰的站在一位銀衣長髮披肩姑娘的身旁。

燈火下，雪冰月看的分明。

那女門主，舫上的八名男女高手，一個不缺，全被封住穴道，呆傻木立。

最使雪冰月驚心的，是已死多時的「長白三聖」，竟也含笑站在艙中。

雪冰月驀地悲澀的，哀傷的，長長的嘆了口氣。樂笑天也長嘆一聲，道：「冰月，噢，獨孤狐，你何苦這樣？」

雪冰月，如今的獨孤狐，搖搖頭道：「我要復仇，包括你和徐家的人。」

樂笑天道：「五年前的『黑心船』上，你何忍？」

獨孤狐道：「徐心毅和我不錯，無心中約我某個時間誅絕『獨孤氏』，我驚駭至極，當時答應下來，然後疾行前去通知家兄，不料你比徐家的人早到半天，我殺你沒這功力，猶豫間，徐家的人已經趕到……」

樂笑天道：「並沒見人呀？」

獨孤狐苦笑道：「徐家的人，言必守信，沒現身只因爲看到了你，你……」

獨孤狐牙咬的牙縫和嘴唇出血，恨恨的，猙獰的說道：「我狠着心，下着絕情，我親自斬殺自己的骨血，樂笑天，都因爲你，你！你若晚到刹那，至少獨孤家會留個傳宗接代的人，你太狠了，徐家的人更狠……」

「且慢，獨孤狐，你不就是現成的傳宗接代的人嗎？」

「我？……」

獨孤狐也會流淚，悲傷至極的眼淚。

他用袖子抹了下雙眼，道：「爲了習成『無跡刀』，陰煞蝕體，我早已不能人道。」

樂笑天突然站起，英雄眼流下丈夫淚，彈珠，揮手，道：「冰月，你走！」

「我是獨孤狐，一心要你的命！」

寒芒閃起艙棚飛，刀炁幻影，小舟下沉！

一聲龍吟，一聲斷响，一聲長嘯，一條人影。樂笑天走了，畫舫中也熄去了燈火。

下沉的小舟中，穩如樁般木立着雪冰月——獨孤狐。

足下，兩半斷刀。

刀隨人沉，人隨舟落。

樂笑天並沒有忍心誅殺獨孤狐。

獨孤狐，竟沒有離開小舟。

他生死是謎，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獨孤狐再也不會用刀了，就算他還活着。

樂笑天也不會再交朋友，他怕再交上第二個雪冰月。

（續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常護花與楊迅、杜笑天進入崔北海的密室，室中除却珠寶及畫軸外，不見人屍，也沒吸血蛾影迹，唯一被發現的只是崔北海在畫軸上所寫十四日來的遭遇，但這也不能幫助解釋崔北海失踪之謎，唯一綫索就是崔北海所寫下懷疑，他妻子易竹君是蛾精化身，常護花在束手下迫得往見易竹君，獲她同意，搜索內院，終在寢室後放置雜物的閣樓上，發現大羣吸血蛾在啃嚙一具屍體，樓門大開，光綫透入，羣蛾爲日光驚走，在場各人均爲當前景象嚇至面無人色，還是常護花稍具胆色，持燈進入閣樓——

嬌花遭暴雨　無語問蒼天

杜笑天的胆子居然也不小，緊跟在常護花後面。

他的刀仍在手中。

他用力握着刀柄，手心已滿是冷汗。

楊迅這一次不敢搶前，但有兩個人做開路先鋒，他的胆子也不由大了。

何況在一衆手下之前，如果不上去，面上實在掛不住。

所以他只有硬着頭皮，拾起掉在地上的佩刀，再次踏上那道梯子。

那道梯子也相當堅實，三個人的重量却也實在不小，到楊迅走上去，就格吱格吱的响了起來。

這亦是一種恐怖的聲音。

楊迅雖知道那是梯子發出來的聲音，聽着還是不由得心寒。

因爲他担心那道梯子突然斷折，又變成滾地葫蘆。

他實在不想再在一衆手下面前出醜的了。

幸好在這個時候，常護花已經離開梯子，跨入閣樓內。

× × ×

一盞燈的光亮已勉強足够。

這一次的燈光並沒有變成碧綠，閣樓內一隻吸血蛾都不見，看來眞的完全飛走了。

一踏入閣樓，那種腥臭的氣味更加强烈，中人欲嘔。

常護花居然忍得住沒有嘔出來，一個身子却已在發抖。

眼前的景像已不是恐怖兩個字所能形容。

他雖然已練成了夜眼，到底沒有在燈光下那麼清楚，第一次的推門窺望，只是矇朧的看見一個輪廓，知道是什麼事情。

現在他才眞正的清楚。

事情並不是他先刻所說的那麼簡單。

昏黃的燈光之下，他清楚的看見了一具屍體，却也是一個骷髏。

先刻他是說看見骷髏，楊迅却是說看見屍體，兩人事實都沒有說錯，只是都說得不大貼切。

也根本沒一個貼切的字眼能够形容。

那是「屍體」盤膝在閣樓正中的地板之上，脖子以下的地方仍然是肉身，脖子以上的頭顱却已變成骷髏。

慘白的骷髏，燈光下散發着陰森的寒芒。

眼眶之內已沒有眼珠，却閃爍着鬼火一樣慘綠色的火焰。

常護花瞪着這個骷髏頭的同時，骷髏頭中的兩個眼穴竟也彷彿在瞪着他。

眼穴中分明沒有眼珠，却又似仍然有眼珠存在，仍然能够表示心中的感情。

那剎那之間，常護花隱約感覺到一股强烈的怨毒從那雙空洞的眼穴中透出來。

他打了一個寒噤。

骷髏的鼻也只是一個漆黑的洞穴，嘴巴……

骷髏已沒有嘴巴！

牙齒却還完整。

它的口張開，彷彿在咒詛什麼。

眼中充滿了怨毒，口中的詛咒應該惡毒。

口中已無舌，漆黑的口腔之內隱約一絲絲的吐着迷濛的白氣。

屍氣。

骷髏的頷下總算有些肌肉。

那些肌肉却沒有還好。

因爲這些肌肉簡直就不像是肌肉，切絲的水母一樣，一條條的虛懸在頷下，彷彿曾經被什麼東西劇烈撕噬。

那些吸血蛾不成眞的非獨吸人血，還會吃人肉？

× × ×

只是肉，沒有血，那些肌肉非獨外形像水母，實質亦是與水母無異，膩然閃着令人心悸光芒，下端更像是有水要滴下。

屍水。

骷髏頭上也一樣濕膩的屍水淋漓，却閃耀着青白色的磷光。

青白色的蛾粉幾乎沾滿整個骷髏頭。

屍體穿着的衣服亦沾滿青白色蛾粉。

那一身衣服居然還完整，外露在衣袖之外的一雙手却已是剩下慘白的骷骨。

這雙手赫然握着一柄劍！

劍尖深嵌在地板上，劍身已被壓的天虹般彎曲，屍體似乎就因爲這柄劍的帮助才沒有倒下。

劍長逾三尺，是軟劍，劍身上嵌着七顆閃亮的星形暗器。

「七星絕命劍」！

杜笑天一眼瞥見，不由得失聲驚呼。

楊迅相繼踏入閣樓，目光應聲落在那劍柄之上，脫口問道：「這眞的是他那柄七星絕命劍？」

常護花回答。「假不了。」

他一頓接道：「這本是玄機子的家傳寶劍，玄機子一代單傳，到了玄機子這一代更就絕了香燈，是以才將這柄劍傳給他，事實他不祇是玄機子的關門弟子，而且是玄機子的螟蛉義子。」

楊迅道：「劍是他的劍，屍體也……也是他的屍體了？」

常護花歎息一聲道：「據我所知這劍柄的劍柄之上，兩面都是刻有字，一面是劍在人在，一面是劍亡人亡！」

「劍在人在，劍亡人亡——」杜笑天亦不禁一聲歎息。

常護花接道：「他亦是一直將這支劍當做自己的生命一樣，如果還有命，相信他絕不會放棄這支劍，現在這柄劍却握在那個屍體的手中，他本人却又正好失踪，不是他又是什麼人？」

杜笑天說道：「我也是這個意思，何況……」

楊迅追問道：「何況什麼？」

杜笑天道：「十五的那天黃昏，也即是我最後的一次見他之時，他身上穿着的正是現在屍體身上穿着的那套衣服！」

常護花的面色這才眞的變了。

方才他雖然那麼說話，心裏其實仍存着萬一之念。

楊迅亦一再變色，他同樣不相信天下間竟然有這麼巧的事情。

他却仍問道：「你沒有記錯？」

杜笑天道：「頭兒如果還有懷疑，大可以叫傅標姚坤來辨認一下，當時他們兩人都在場。」

楊迅道：「不必了，我知道你的記性向來都很好。」

他忽然一偏頭盯着杜笑天。

杜笑天跟了他這麼久，早已很清楚他的習慣，知道他是有事情要自己做，道：「頭兒有什麼吩咐？」

楊迅摸了摸下巴，道：「你過去看看那柄劍的劍柄之上是否刻着那八個字。」

杜笑天變色道：「嗄？」

劍柄握在死屍的雙手之中，要看劍柄上的字，也就得先將死屍的雙手扳開。

難怪他當場變色。

這雖然是他的好朋友的死屍，在生前他雖然已不祇一次握着這雙手，可是現在變成了這個樣子，就望見已經噁心，你叫他的手如何再握得下？

楊迅却顯然經已立定了主意，一定要杜笑天那麼做，隨即道：「你還沒有聽清楚我的說話？」

杜笑天歎了一口氣，說道：「我這就去。」

他的目光旋即落在那個骷髏頭之上。

這還是他第一次正視那個骷髏頭。

骷髏眼窩中慘綠的火焰彷彿即時暴盛，似乎因為已覺察杜笑天的注視，反眼盯着他。

眼窩中的怨毒也似乎更重了。

骷髏牙縫的屍氣亦彷彿同時濃盛起來，就像在警告杜笑天不要觸犯他的屍體，否則，他惡毒的咒詛將降臨杜笑天身上。

杜笑天儘管胆大，這下子還是由心寒了出來。

他當了十多年的捕快，接觸的屍體已不算少的了，但這種恐怖的屍體，還是第一次遇上。

他仍然舉步走了過去。

這在他根本就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 × ×

越近屍體便越臭。

杜笑天經驗何等豐富，只聞這屍臭，就知道這是最少已死了兩天的屍體。

崔北海的失踪正是兩天有餘，三天不到的事情。

一樣的衣服，一樣的兵器，這毫無疑問就是崔北海的屍體。

對於常護花的說話他更就絕對相信。

好像常護花這種高手，實在沒有理由連一柄劍也分辨不出，何況這柄劍的主人又是常護花的老朋友？

對於這柄劍，常護花應該熟悉得很。

劍既然是崔北海的劍，劍柄上當然刻有那八個字。

不過手續上，他們仍然要過目，所以他並不反對楊迅這種做法，惟一反對的只是由自己來動手。

這却是由不得他反對。

他幾步走上去，探懷掏出了一方手帕，將右手裹了起來。

他的鼻子已皺起，目光已下移在死屍的雙手之上，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入眼的東西也因此變得朦朦朧朧。

朦朦朧朧，那雙手，總算沒有那麼恐怖。

他伸出左手，揑住了那劍的劍鍔，右手亦同時伸出，握住了死屍的左手。

雖然隔着摺疊的一方手帕，他仍然感覺到握在手中的只是骨頭。

那剎那，屍臭似乎又濃重了幾分。

杜笑天强忍着試試拉開那隻手。

他用的氣力已經够多的了，却仍未能够將那隻手從劍柄上拉開。

他再試試去拉另外的一隻手。

一樣拉不開。

死屍的雙手赫然緊握在劍柄之上。

這柄劍無疑絕不會在人死之後才塞入那雙手之中。

死人絕不能將劍握得那麼緊。

這個人顯然就是手握着這柄劍死亡。

這柄劍如果眞的是七星絕命劍，這個人還不是崔北海？

也只有崔北海才會將七星絕命劍視如生命，死也不放手。

× × ×

屍水這片刻已濕透了那方手帕。

森冷的屍水，沾上了皮膚，那種感覺就像是握着好幾條剛從泥土裏挖出來的蚯蚓。

杜笑天由心裏寒了出來，一連也不知打了多少個寒噤。

他勉强壓抑着那份恐怖的感覺，轉去扳那雙手的指骨。

那雙手的指骨，竟好像深嵌在劍柄之上。

他用力再扳，「格格格」的三聲，扳着的三條指骨竟同時斷折！

死了三天也不倒的人，骨頭就變得如此脆弱，這倒是杜笑天意料之外。

他握着那三截斷折的指骨，又打了一個寒噤，再扳不下去。

這到底是他的好朋友的屍體，他實在不想這個好朋友在死後，變成一個無指的幽靈。

他雖然一直都不相信人死後變鬼這種傳說，經過這些日子來所見的一連串怪事，對於這種傳說已不敢太否定。

蛾精都會有，鬼當然也會有的了。

他怔在當場。

那邊楊迅看見，脫口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杜笑天也不回頭，道：「沒什麼，只是一時不愼扳斷了三根指骨。」

楊迅又問道：「劍柄上，有沒有那八

個字？」

杜笑天道：「我還未將劍取到手。」

楊迅道：「哦？」

杜笑天暗自歎息，狠着心，右手一沉一穿一托，硬將死屍的雙手托高，揑住劍鍔的左手同時往外一奪。

格格的又是兩根指頭斷折，那柄劍終於給他從死屍的手中硬奪了過來。

死屍連隨就一栽，好在杜笑天及時將死屍的雙手抓穩，才沒有倒栽地板之上。

也就在此際，那個骷髏頭空洞的兩個眼窩之中，突然湧出了兩行腥臭的屍水。

這簡直就像是兩行眼淚。

死屍莫非仍然有感覺，已感覺到斷指的痛苦？

杜笑天看在眼內，心裏頭又是恐怖又是感慨，他勉强將屍體扶正，兩步退後，轉過了身子，目光才落在那柄劍的劍柄之上。

劍柄上果然刻着那八個字。

——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 × ×

劍毫無疑問，就是崔北海的七星絕命劍，人不是崔北海本人又還會是誰？

楊迅瞪着劍柄上的字，忍不住一聲歎息：「劍在人在，劍亡人亡，現在可是劍在人亡！」

常護花的目光亦已落向劍柄，却並無任何表示。

楊迅望了常護花一眼，突然轉身走了出去。

轉身才跨出一步，他就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崔義！

也不知什麼時候，崔義已進來，眼睛直勾勾的瞪着那具屍體，一面的悲憤。

在他的眼中，似乎就只有那個屍體存在，根本不知道楊迅的轉身過來，整個人立時給楊迅撞翻地板。

楊迅的身子也自一幌再幌，居然沒有倒下去。

崔義沒有站起來，就勢一躬身，拜伏在那裏，道：「楊大人，千萬要替我家主人作主！」

楊迅站穩了身子，說道：「這個還用說？」

他連隨一步跨過崔義，蹬蹬蹬蹬的奔下梯級。

× × ×

衆人仍等在下面。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閣樓的入口，楊迅一現身，自然就轉落在楊迅的面上。

他們雖然不知道閣樓內發生了什麼事情，從楊迅的面色亦已看得出事情嚴重。

楊迅走下了梯級就收住了脚步，一隻脚仍踩在最後的一級之上，他半身一側，霍地瞪着易竹君。

衆人的目光順着他的目光移動，亦落在易竹君的面上。

易竹君仍然泥菩薩一樣，面無表情。

楊迅瞪着她，好一會，突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戟指喝道：「拘捕她！」

易竹君當場一怔。

那一衆捕快比易竹君還意外，怔住在那裏，一個個全無反應。

楊迅目光一掃道：「你們怎樣了，是不是全都聾了耳朵，聽不到我的說話？」

那一衆捕快這才如夢初醒，帶頭的傅標姚坤相望一眼，姚坤囁嚅道：「頭兒，是……是要我們拒捕崔夫人？」

楊迅斬釘截鐵道：「是！」

傅標試探着問道：「崔夫人到底犯了什麼罪？」

楊迅道：「殺人！」

傅標不由追問道：「殺誰？」

楊迅道：「崔北海！」

傅標嗄一聲，沉默了下去，一面的疑惑之色。

姚坤也一樣，却沒有插口，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好像易竹君這樣美麗，這樣溫柔，這樣纖弱的女人，竟然是一個殺人兇手，這本來就難以令人置信，何況，她殺的還是一個武功高强的男人？還是她的丈夫崔北海？

兩人躊躇不前，其他的捕快當然更不會採取行動的了。

這樣一羣不聽話的手下，楊迅看見就有氣，怒聲道：「你們呆在那裏幹什麼，還不趕快將她鎖起來？」

傅標姚坤慌忙一聲：「是！」各自一揮手，在他們後面的一個捕快連隨將一副手鐐送上。

姚坤將手鐐接過，幾步走到易竹君面前，道：「崔夫人，請你將手伸出來！」

易竹君望一眼那副手鐐，悽然一笑，竟然就將雙手伸出去。

她沒有反抗，甚至連一句說話也沒有，那樣子，那神情，你說有多可憐就有多可憐。

姚坤看着心都快碎了，那副手鐐如何鎖得了下去。

楊迅的心腸却像是鐵打的，再聲催促道：「鎖起來！」

姚坤也只好硬起心腸，舉起了手鐐，正要將易竹君鎖上，一個聲音就從閣樓內傳出來——

「且慢！」

常護花的聲音，他人也相繼現身。

對於他的說話姚坤倒是服從得很，立刻就停手。

楊迅看見氣又來了，他居然忍得住沒有發作。

因為他還沒有忘記常護花方才在書齋救過他的命。

他緩緩抬頭，盯着常護花。

常護花拾級而下，走到楊迅的身旁。

楊迅這才道：「常兄在閣樓是不是又發現了什麼？」

常護花搖頭。

楊迅接問道：「那是為了什麼阻止我們拘捕她？」

常護花道：「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證明她就是殺死崔北海的兇手。」

楊迅道：「崔北海那份記錄，就是證據。」

常護花道：「那份記錄是不是太神怪，太難以令人置信。」

楊迅道：「你不相信？」

常護花不答反問道：「難道，你就相信了。」

楊迅道：「不相信也不成。」

常護花道：「那份記錄到底是片面之詞。」

楊迅道：「方才的一羣吸血蛾從這裏飛出去却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那羣吸血蛾的在閣樓內吸崔北海的血，噬崔北海的肉，你我不也是都看在眼內？」

這番話出口，連他自己都不由得打了兩個寒噤。

他又想起了方才的情景。

其他人雖然沒有看見，可是聽到楊迅這樣說，仍不禁心裏一寒。

易竹君本來已經蒼白的臉龐這下子似乎又蒼白了幾分。

常護花沒有作聲，因爲楊迅所說的是事實。

室內一下子寂靜了下來，這寂靜却連隨被易竹君的語聲驚破。

「你說的是眞話？」

易竹君是問楊迅，她的嘴唇在顫抖，語聲亦顫抖起來。

寂靜中聽來，這顫抖的聲音就顯得飄飄渺渺，似乎不像是人的聲音。

楊迅沒有回答易竹君，附耳對常護花道：「你聽她的聲音。」

常護花奇怪地問道：「她的聲音怎樣了？」

楊迅的嗓子壓得更低，道：「你聽不出來？」

常護花搖頭。

楊迅道：「那種聲音好異的，簡直就像是幽冥鬼魂的呼喚。」

常護花忽然一笑，道：「你什麼時候聽過幽冥鬼魂的呼喚。」

楊迅不禁一怔，說道：「我從來沒有聽過。」

常護花道：「然則你怎會知道幽冥鬼魂的呼喚是怎樣？」

楊迅閉上了嘴巴。

常護花接道：「那些吸血蛾雖然是從這裏飛出去，未必就是她養的。」

楊迅道：「不是她是誰？」

常護花道：「如果我知道就好了。」

楊迅道：「你既然不知道，又怎能肯定那些吸血蛾並非她養的？」

常護花道：「我沒有肯定。」

楊迅道：「你却是阻止。」

常護花道：「因爲我認爲在未得到充份的證據，在未能够證明她是殺人的兇手之前，不應該將她拘捕。」

楊迅道：「哦？」

常護花道：「萬一事情與她並無任何的關係……」

楊迅道：「我們當然就將她釋放。」

常護花道：「這對於個人的尊嚴、名譽……」

楊迅擺手打斷了常護花的說話，亦道：「相信沒有多大的影響，這亦是無可奈何之事。」

常護花道：「哦？」

楊迅道：「因爲，規矩上我們必須如此。」

常護花無言。

官字兩個口，沒有道理的說話也可以講成有道理，何況是規矩。

楊迅接着說：「大概你不會否認，目前嫌疑最重的就是她。」

常護花沒有否認。

楊迅道：「這樣的一個殺人嫌疑犯，我們實在不能不先扣押起來。」

他一頓，才接道：「否則走脫了，我們的罪名只怕也不會輕得到那裏去，常兄應該明白這一點。」

常護花道：「你們大可以派人監視在她左右。」

楊迅脫口道：「倘若她眞的是一個蛾精，眞的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誰能够監視得來？」

常護花道：「倘若她眞的是一個蛾精，你們就將她扣押起來，她也一樣可以逃出去。」

楊迅道：「即使是如此，我們到底已有所交待。」

常護花一聲輕歎，舉步從楊迅身旁轉過，走到易竹君面前，道：「嫂嫂都聽到了。」

易竹君幽幽一歎，道：「只是聽的不明白。」

常護花說道：「不明白我們在說些什麼？」

易竹君歎息道：「也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常護花再問道：「嫂嫂眞的是全不知情？」

易竹君道：「你們說是假的，我亦無話可說。」

常護花道：「眞的話，現在我就簡單的將整件事覆述一次。」

易竹君頷首。

常護花稍作沉吟，道：「事情的開始，是在這個月初一的晚上，由初一到十五日之間，崔兄沒有一日不遭受吸血蛾的驚擾，有關這些事的詳細情形，他已經做好了一份記錄，記載的非常淸楚。」

易竹君靜靜聽着。

常護花接道：「從那份記錄看來，由吸血蛾引起的怪事。實在非常恐怖，就因爲這個原因，在初七那天他才會派出崔義飛馬趕去萬花山莊，找我來這裏，協助他應付那羣吸血蛾。」

易竹君道：「崔義十多天不在家，原來是去了萬花山莊。」

常護花道：「只可惜我今早趕到來，崔兄已經失踪了三天。」

易竹君沒有作聲。

常護花道：「這三天之內，楊捕頭他們據講已搜遍全城，却都沒有發現崔兄的下落，所餘就只是這個地方，現在我們也就在這個地方——」

常護花目光轉向閣樓。「我是說那個閣樓之內發現了他的屍體。」

易竹君忽然問道：「眞的是他的屍體麼？」

常護花道：「看來是眞的了。」

易竹君說道：「你說的，似乎不大肯定。」

常護花承認。

易竹君想想道：「我上去瞧瞧。」

常護花道：「嫂嫂即使上去，亦一樣難以分辨得出來。」

易竹君道：「哦？」

常護花道：「崔兄頭顱的血肉已然被吸血蛾吸吃乾淨，只剩下一個骷髏，雙手亦只剩白骨。」

易竹君不禁花容失色，掩口驚呼。

她這個表情倒不像是故意裝出來的。

常護花看在眼內，不由暗忖道：「事情莫非眞的與她完全沒有關係。」

楊迅那邊却是在冷笑。

易竹君沒有看楊迅，怔怔的盯着常護花。

她定了定神，道：「你們那麼怎能够看出是他的屍體？」

常護花道：「因爲屍體穿着的衣服，杜副捕頭證明，是他當夜失踪之前穿着的衣服，同時屍體的雙手握着的一柄劍亦是他的劍！」

易竹君道：「七星絕命劍？」

常護花道：「正是七星絕命劍。」

易竹君雙眼一陣失神。

常護花道：「那柄七星絕命劍據我所知他向來珍逾拱璧，因爲那柄劍非獨是他師門至寶，而且幾次在危急之際救過他的命。」

易竹君點頭說道：「這他也曾對我提及。」

常護花道：「是以雖然已分辨不出屍體的面目，那一身衣服，那一柄七星絕命劍已能够證明屍體的身份。」

易竹君道：「那與我又有何關係？」

常護花道：「在他那份記錄之中，隱約暗示如果他遇害，嫂嫂就是殺害他的兇手。」

易竹君眼中又一陣失神，口張着，一個字却也說不出來。

常護花接道：「那份記錄無論是否眞實，在目前來說，嫂嫂亦是嫌疑最重的一人。」

易竹君道：「爲什麼？」

常護花道：「這個小室在寢室的後面，進入這個小室必須經過寢室，除了嫂嫂，有誰能够進來？」

易竹君說道：「我也有離開寢室的時候。」

常護花道：「你是說也許有人乘你外出之時，偸入寢室內。」

易竹君道：「這難道沒有可能？」

武林軼事

方玉書標馬鏟掌

慧心

喜歡練習拳脚的人，都知道蔡李佛是一個很大的門派，而且甚有可能知道近代最出色的一個蔡李佛高手，叫做方玉書，現時仍然活着的蔡李佛拳師當中有些人是跟方玉書習技的，提起方師傅，他們都覺得他是一個武功認眞出色的人。

方玉書並非一個彪形大漢，相反的，却是體型比較瘦削的人，看來好像一個書生，他穿上了長衫在街上緩步而行，誰也看不出他懂得拳脚，他的體型雖然並不高大，拳頭也不是特別厲害的，不過，他的手指和手掌，却是堅如鐵石，任何人給他一個劈掌或插捶打中要害，登時倒下來，受擊者好像給鋼鐵打中身體一樣，他曾經在橋上跟一名惡霸交手，兩人約好，分別從長橋兩邊走上去，橋是略帶拱形的，惡霸給他一個鏟掌，插入左胸，一掌就打碎三條肋骨，方玉書補加一脚，他就翻身倒入河中溺斃。眞正能够用標馬鏟掌插入對方軀體之內的實在很少，何況惡霸雷大頭渾身是勁，骨頭比較普通人堅强得多呢？這一塲血戰，奠定了方玉書在武林稱霸的地位。

方玉書的鏟掌，把右手或左手五指駢合，伸平手掌，由於苦練多時，普通人的四隻手指駢合時，總有高低之分，他的大拇指緊貼手掌另外一邊，其餘的四隻手指駢合之後，幾乎連結成一個整體，手指和手掌之間，絕無空隙，指掌的肌肉堅如鐵石，加上了他運勁出擊，故此，那個鏟掌能够剷斷敵人的肋骨，爲了增加鏟掌的聲勢，他使用鏟掌的時候，就用標馬出擊，所謂標馬，就是說他能够在站立或走動的時候，突然出擊，向對方直標過去，因爲他的體力很强，能够在靜止的狀態中標出六七尺，跟着鏟掌，對方很難預防，至於他的鏟掌，不出則已，一出就幾乎是重傷敵人，無從招架的。因爲他那個鏟掌是由對方左脇或右脇的肋骨剷去，快而有勁，假定敵人用手掌向下劈去，擋得第一個鏟掌，也無法擋第二個鏟掌，假如他先用左掌鏟去，對方用右臂劈下，他就右手繼續進攻，整個軀體由弓箭步突然變成四平大馬，右手伸長了一尺過外，另外的鏟掌如風而至，向對方軀幹中部剷去。通常那一個左鏟掌，是針對肋骨出擊，右鏟掌向對方的骨囊插入，這兩個要害都是人體當中比較脆弱的，別說鏟掌打中要害，就算它打斜一點，筋骨受傷，對方就發生劇痛，無法應付，他不必後退，順勢化掌爲拳，向對方臉孔一個掛捶下來，這傢伙可能鼻骨打折流血，無法再戰，因此，方玉書跟體型高大的人打鬥，總是佔上風的，究竟他的標馬何以從站立姿勢忽然向前標出，竟有六七尺那麼遠呢？這是他的絕招，只有他知道如何練習。

蔡李佛最厲害的是插和鏟掌，這兩招都是要加强氣力出擊，然後把它的殺傷力發揮到極度，故此，它配合標馬進攻，那種威脅嚴重得多。如果在兩人纏着打鬥的時候，施展出來，那就不容易用一個鏟掌插斷對方的肋骨，故此，蔡李佛拳師跟高手作戰，總是行踪飄忽，往往在劇鬥中，忽然往斜裏躍開幾步，只是準備標馬鏟掌的一招，不懂其中奧妙的人，可能發生錯覺，以爲他備戰，稍爲大意，就給他一掌剷中要害，慘叫一聲，就此倒下來。

楊迅那邊插口問道：「這兩天你到過什麼地方？」

易竹君道：「來去都是在這個莊院之內。」

楊迅道：「這是否事實，我不難查出來的。」

易竹君沒有作聲。

杜笑天的聲音即時傳來，道：「這方面我已經調查清楚，崔夫人這兩三天內的確沒有離開這個莊院。」

說話間杜笑天亦從閣樓中走出，接道：「可是由事發那天晚上開始，接連兩天我都曾派人監視在莊院周圍，如果有人扛着屍體在院內走動，未必瞞得過他們。」

他一頓又道：「晚上我們的人雖然都離開，崔夫人相信必然在寢室之內，即使已入睡，要是有人偷進去，不驚動崔夫人似乎亦沒有可能。」

易竹君不能不承認，道：「這兩天我都睡得不大好，在入睡之前，我也沒忘記將門栓拉上。」

杜笑天道：「這就是了，要進入寢室，必須先將門栓弄斷，方才我已經留意到，門窗方面，如果我的眼睛沒有問題，這寢室的門窗都並無異樣。」

杜笑天的眼睛當然並沒有問題。

常護花接道：「何況除了那具屍體之外，還有那麼的一大羣吸血蛾，先刻嫂嫂是看見的了，那一羣吸血蛾何等聲勢，無論在什麼時候出現，都不難驚動這個莊院的人，是以……」

易竹君替他接下去：「除非有人預先安排牠們在這個閣樓之內。」

常護花道：「否則牠們只怕就眞的是妖魔鬼怪的化身了。」

易竹君道：「你相信不相信，世間眞的有妖魔鬼怪的存在。」

常護花一時間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易竹君歎了口氣，道：「妖魔鬼怪，這不是太無稽？又有誰會相信？」

常護花楊迅杜笑天不由都齊皆一怔。

他們豈非都是在懷疑易竹君是一個蛾精，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

易竹君歎息接道：「若不是妖魔鬼怪作怪，當然就以我嫌疑最重的了。」

「即使眞的是妖魔鬼怪作怪，亦是以你的嫌疑最重！」

楊迅好容易才忍住這句話，沒有說出口。

易竹君目注常護花道：「你看我可像是這種人。」

常護花無言輕歎。

「知人口面不知心，只是看如何看得出來。」楊迅這句話幾乎又衝口而出。

易竹君看看常護花，再看看楊迅，杜笑天，又歎了一口氣，緩緩伸出了雙手。

姚坤握着那副手鐐就站在旁邊，目光已落在易竹君那雙手之上，却沒有將副手鐐鎖上易竹君的雙手。

楊迅即時一揮手，再聲說道：「鎖起來！」

這一聲已沒有方才那兩聲那麼兇。

姚坤應聲將易竹君的雙手鎖上。

常護花這一次再沒有阻止，只是道：「無論是什麼事情，遲早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易竹君淒然一笑。

楊迅想了想又吩咐傳標姚坤道：「你們去準備一輛轎子，先送崔夫人回去。」

他不說押而說送，更吩咐準備轎子，似乎也不想易竹君太難堪。

是不是易竹君的態度使到他對這件事重新考慮？

姚坤傳標一聲：「是。」傳標第一個舉步跨出門外，姚坤却一旁閃開，欠身道：「崔夫人，請！」

易竹君脚步躊躇，倏的又偏頭望着楊迅，道：「我能否看看那份記錄。」

楊迅道：「那份記錄方才我已叫手下送去衙門。」

易竹君苦笑道：「幸好我現在就去衙門。」

她苦笑舉步，幽靈般走了出去。

× × ×

常護花目送易竹君的背影消失，不由又沉吟起來。

杜笑天這下子已然走下了梯級，他緩步走到常護花的身旁，道：「常兄對於這件事似乎始終都在懷疑。」

常護花微微頷首，道：「杜兄對於這件事難道就沒有懷疑了。」

杜笑天輕歎作答。

常護花道：「如果是她下的手，似乎沒有理由將屍體留在這個閣樓。」

楊迅道：「也許她想不到我們這麼快搜查到這裏。」

常護花道：「我看她也是一個聰明人，怎會想不到。」

楊迅忽然打了個冷顫道：「也許她以爲那些吸血蛾早就已將那具屍體吃光。」

他連隨又打了一個冷顫，道：「也許她還捨不得那具屍體，還要咬幾口……」

常護花截住了楊迅的說話，道：「這是說易竹君是一個蛾精，是一隻吸血蛾的化身的了。」

楊迅道：「嗯。」

常護花道：「如果是這樣事情反而簡單得多，最低限度崔北海那份記錄之中所記載的由三月初一至三月十五這十五日之間他遇見的種種怪事，還有他的神秘失踪，他的屍體在閣樓之內出現等等，根本就不必我們多費心思追查，只需妖精作怪這一個理由，已可以解釋清楚。」

杜笑天插口道：「這也得先證明她是一個妖精。」

常護花道：「她若是一個妖精，遲早總會現形的，我們只需等候她現形就是，最怕她不是。」

楊迅不由的摸着腦袋，道：「這就到我們頭痛的了。」

常護花道：「是以我們現在應該作出兩個假設，一是易竹君是一個蛾精，一是完全沒有這回事。」

楊迅道：「這是說我們應該繼續調查下去？」

常護花點頭。

楊迅忽問道：「從那方面調查？」

這句話一出口，他就後悔了。

好像他這樣聰明的大捕頭，實在沒有理由去問常護花，自己應該知道從那一方面繼續調查才是。

常護花却沒有在意，沉吟着道：「無

論是那一個假設，我們現在都要調查一個人。」

楊迅道：「誰？」

常護花道：「郭璞！」

楊迅道：「易竹君的表哥？」

常護花點頭，道：「從那份記錄看來，他豈非也是一個問題人物？」

楊迅擊掌道：「對！」

他霍地轉頭問道：「你們之中有誰認識這個人？」

四個捕快仍等候在門外，其中的一個應道：「我認識。」

楊迅道：「是幹什麼的？」

那個捕快道：「是一個大夫，設館在城南，據講醫術很高明，先後曾經活過不少人。」

楊迅截口道：「你們四個趕快去找他回來。」

三個捕快齊應一聲！「是！」

還有的一個却問道：「回來這裏？」

楊迅輕叱道：「糊塗蟲，這裏是什麼地方？」

那個捕快一怔道：「聚寶齋。」

楊迅道：「聚寶齋可是審問犯人的地方？」

「不是。」

「不是什麼地方才是。」

「衙門。」

楊迅道：「找到人，押回衙門去！」

「是！」那個捕快忙退下。

其他的三個捕快亦不敢怠慢。

常護花即時說道：「我們不妨也去一趟。」

楊迅道：「不用了，他們四個人都是好手，對付郭璞一個人，已足夠有餘。」

常護花說道：「不怕郭璞也是一個蛾精……」

楊迅笑截道：「光天化日之下，妖魔鬼怪相信亦無所施其技，否則方才易竹君已够我們瞧的了。」

常護花淡笑。

楊迅接道：「何況現在還有一件事情等着我們做。」

常護花道：「哦？」

楊迅道：「崔北海既然已證實死亡，他留下的兩封遺書應該開拆的了。」

常護花道：「你是說我們現在應該去見見高太守。」

楊迅道：「那兩封遺書之上寫得很清楚，必須由高大人親自拆閱。」

常護花點頭，這件事他並沒有忘記。

楊迅道：「也許在他的遺書之中，我們能够得到更多的資料。」

常護花道：「也許。」

三人幾乎同時舉起了脚步，他們顯得都很想盡快知道，崔北海在遺書中到底寫着些什麼。

× × ×

風未息雨亦未停，仍舊烟霧般飄飛。

長街烟雨中迷濛，一片難言的蕭索。

常護花杜笑天楊迅心頭亦一片蕭索。

他們默默的走在長街之上，一面的落寞之色，誰都沒有再開口說話。

現在他們就只想盡快趕返衙門，見着高太守，讀到崔北海那封遺書。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怒馬香車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惠姑潛入天一門總壇，及時解救了被送進手術室施行迷心手術的杜少恒等人後，惠姑又設法把文眞眞及心存反正的公冶十二娘、小精靈送往文素文住處，然後直闖軟禁無雙大俠的秘洞，途遇曹適存與上官倩回房，惠姑預先潛入房中，待聽曹適存與上官倩的秘密後，現身相見，許他們自新後可以自由而去，曹適存遂說出奉命要往毒殺無雙大俠夫婦，曹適存怯於無雙大俠夫婦功力太高，稍有不愼，反遭其害，他們奉命下手的時刻正是江自强入定之際，惠姑笑道這麼說來，豈不是很安全了嗎——

劍氣冲牛斗　掌風拔山河

曹適存接着苦笑道：「小惠，妳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爲，爲了使空氣流通，兩位老人家住處的窗子非常寬敞，我們雖然只能站在窗外，但一切動作，都難逃二位老人家的監視，如果給他們發覺我們有不軌的意圖，只要一口唾沫，就能置我們於死地了。」

上官倩接道：「而且，即使我們僥倖得手，也仍然難逃他們的反擊。」

曹適存也接道：「何況，以往請教武功，都是太上親自前往，今宵，換上我們兩個陌生人去，必然使他們因懷疑而提高警覺，因而危險性也更大。」

惠姑道：「那麼，司介侯爲甚麼不親自出馬呢？」

曹適存苦笑道：「這是他的一石二鳥之計，由於我與少恆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他怕我暗懷異心，才想借這機會將我除去。」

惠姑心中暗笑着：「原來如此，怪不得你這麼乖地，願意跟我合作……」

但她口中卻嬌笑道：「司介侯這老賊，可眞夠陰險。」

上官倩接道：「現在，我們該談正經的了，小惠，由於機緣湊巧，我們帶妳去，是不會有問題，但成問題的是：我們只能站在窗外，卻沒法將鐵門打開。」

「那鐵門的鑰匙呢？」

「在太上身邊。」

惠姑美目一轉道：「不要緊，我有辦法開門。」

話鋒略爲一頓，又接着說道：「爲了爭取時間，我們提早走吧！」

上官倩道：「小惠，我希望妳先將妳的辦法說出來，也好叫我們安心，同時，我認爲，去得太早了，反而會不太好。」

「爲甚麼？」

「因爲，太上命我們子時正下手，所以，必須於亥末時分之前出發才不致於引起有人懷疑。」

惠姑沉思着道：「話是不錯，但石阿姨已決定天黑之後發動總攻，所以，我們必須儘快將兩位老人家解救出來，至於是否會引起他們懷疑，已沒法顧慮那些了。」

上官倩扭頭向一旁的滴漏銅壺瞄了一眼道：「現在是酉時二刻，外面已經天黑了，我看

，我們再等一刻，於酉末出發，如何？」

惠姑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吧！」

上官倩道：「小惠，有關如何打開那鐵門的辦法，也希望妳先告訴我們，免得我們提心吊膽的。」

「好的，」惠姑說着，探懷取出一個約莫六七寸長的蛟皮刀鞘，拔出一枝銀光奪目，寒氣森森的七首，嬌笑着問道：「二位應該聽說過這一枝寶刃的名稱？」

那七首雖然光彩奪目，不能逼視，但曹適存，上官倩二人都是武林高手，目力異于常人，略一注視之下，巳能看出七首的側面有着栩栩如生的龍形圖案！

因此，曹適存首先驚「咦」一聲道：「這，莫非就是武林中失踪巳久的銀龍七？」

惠姑點點頭道：「正是。」

上官倩輕輕一嘆，道：「想不到這一枝多少人聞名而不曾見識過的寶刃，也在白雲山莊中。」

小惠道：「這寶刃是我太公於五年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到，這回，我自告奮勇先行混到這兒來，我太公才臨時送給我，想不到待會就可以派用場了。」

曹適存笑道：「有着這一寶刃，再厚的鐵門也難不住我們啦！」

上官倩道：「待會，免不了有一場慘烈的屠殺，我想，我們最好乘這機會，好好地調息一下。」

小惠點點頭道：「對！對……」

她的話聲未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疾奔而來，止於門外，並傳出一個嬌甜語聲道：「啓稟門主，有機密稟告！」

曹適存向惠姑打了一個迴避的手式，目送惠姑隱入了黃綾垂幔之後，才沉聲說道：「進來。」

一個女劍士應聲啓門而入，向曹適存夫婦施了一禮道：「參見門主和娘娘。」

曹適存點點頭，說道：「有甚麼消息，說吧！」

那女劍士道：「太上方才獲得飛鴿傳書報告，集結於劉家集的『烏衣七煞』，巳經率領烏衣帮的大批高手，將近一千人，開始發動强攻。」

「有沒有看到石瑤姑？」

「據說沒有看到石車主的行踪，但，方才巳發現有强敵侵入宮中。」

「有這種事？那是甚麼人？」

「屬下不知道，太上巳下令全宮特別戒備，並加緊搜索中。」

上官倩嬌笑道：「外敵怎麼會侵入到宮中來，可能就是百里軒那個漏網的徒弟，小精靈吧？」

那女劍士道：「娘娘，那不可能，小精靈只有一個人，但本宮中却是同時有數處發現敵踪。」

曹適存「哦」了一聲道：「這倒眞有點奇怪了。」

他外表上故作震驚神態，但內心中却在爲他自己慶幸不巳。

因爲，由目前的情況看來，由石瑤姑所率領的大批高手顯然巳順利地進入魔宮。

儘管他平常對天一門的實力極具信心，但目前却完全改變了。

其所以有這種改變，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司介侯施出一石二鳥之計，想置他於死地，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目前的情況所造成。

因爲，姑且撇開其他的一切因素不談，僅由這有如銅牆鐵壁似地魔宮，石瑤姑方面的人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進來，就足以想見一般的了。

本來，他目前被迫而不得不與惠姑合作，暗中還存有觀望的心理，也就是所謂走着瞧的打算。

但目前，他却不能不死心塌地地，跟惠姑合作了。

所以使他暗中慶幸的，是目前這消息來得正是時候，使他不至於一錯再錯。

心念電轉，又接着問道：「太上還有甚麼指示？」

那女劍士道：「太上說，關於原定子時正進行的任務，請門主提前執行。」

「提前？是不是現在就執行？」

「是的。」

「可是，那通行令牌還沒送來。」

那女劍士訕然一笑道：「屬下該死，門主不提起，幾乎把它忘記啦！」

說着，探懷取出一面金質令牌，雙手捧着，恭敬地遞了過去。

那金質令牌，與惠姑所懷有的銀牌，形式大小，都大同小異，只不過質地不同而巳。

曹適存接過令牌道：「好！請上覆太上，本座馬上前往執行！」

那女劍士道：「是！屬下告辭。」

說着，恭敬地一禮，退了出去。

那女劍士一走，惠姑也不請而自動由黃綾垂幔後面走了出來。

曹適存笑道：「小惠，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此時，外面警鈴聲大作，甬道中，雜沓而快速的脚步聲往來不絕。

惠姑沒作聲，只點了點頭。

上官倩却嬌笑道：「小惠，本來妳跟着我們還不太方便，但現在乘着這混亂的機會，就方便得多了。」

惠姑仍然沒吭氣，只是默默地跟在兩人的背後，走了出去，快速地折入通往無雙大俠夫婦軟禁處的支道中。

那一條支道，長達百丈以上，每隔十丈，就有兩個女劍士警戒着。

惠姑的打扮雖然有點惹眼，但由於是由門主和娘娘率領着，同時又有太上的特別令牌，所以，儘管那些警戒的女劍士都對她投以詫訝的目光，一路上却並未受到甚麼留難。

其實，即使有人留難她也沒用。

因爲，由於情況急進，她巳暗中決定，遇到留難，就實行硬闖了。

到達甬道盡頭，視界豁然開朗。

原來，角道盡頭，居然是一個四週絕壁擁天的死谷。

上弦月斜掛林梢，清輝遍地。

但俯身下望，却是黑黝黝地，深不見底。

惠姑目光一掃之下，扭頭問道：「門主，沒有路了啊！」

曹適存笑道：「洞口外有棧道。」

經過曹適存的提醒，惠姑才注意到洞口外的確是有一道用鐵條架在峭壁間的棧道。

由於架棧道的鐵條很小，而棧道又寬僅尺許，在不注意的情況之下，匆匆一瞥，是不易發現的。

惠姑苦笑了一下，用脚尖試了試，那棧道非常穩固，但由於寬僅尺許，又是下臨深不見底的絕壑，膽子小一點的人，別說是走上去，光是瞧瞧也够他心底生寒，雙腿癱軟的。

惠姑笑問道：「門主，還有多遠？」

由於角道口就有兩個女劍士，所以在稱呼上，惠姑才不得不暫時保持他這「女劍士」的身份。

曹適存道：「本座以前也不曾來過，但太上說過，只要通過了這十來丈長的棧道就到達了。」

「為甚麼要這麼費事呢？」

「這是爲了安全，妳不知道那兩個老怪物的功力有多高，咱們太上爲了防備萬一，才將他們關在這麼一個絕境中，即使他們設法將鐵門弄開了，只要將棧道毀掉，他們仍然是沒法脫困的。」

「眞要有那種情況，還來得及毀掉這棧道嗎？」

「來得及的，因爲，棧道旁的峭壁上裝有强烈炸藥，兩個老傢伙的鐵門對面，不分日夜，有人監視，一發現情況不對，只要點燃引信，棧道就會炸毀掉。」

「咱們太上，可眞够厲害。」

「所以，他老人家才能領導羣雄，獨霸武林。」

惠姑嬌笑道：「門主，有一個問題，我就是想不通。」

「甚麼問題？」

「那兩個老怪物，武功那麼高，當年太上是如何把他們弄到這兒來的？」

「據太上說，是出其不意，制住他們的穴道，由於要他們交出武功，才雙方協議，不廢除他們的功力，將他們關到這兒之後，才讓他們自行冲開穴道的。」

「哦！這些絕招，也只有咱們太上才想得出……」

上官倩嬌笑道：「小丫頭，別廢話了，咱們執行任務要緊。」

「是！娘娘……」惠姑恭應着當先走上棧道，一面以眞氣傳音問道：「曹叔叔，我們的行動，恐怕也難逃對面的人的監視？」

曹適存傳音答道：「那是必然的……」

「那麼，待會他們炸毀棧道時……」

「我已籌思過了，妳故意裝成害怕的樣子，慢慢地走，以便找到那炸藥的引信，將它毀掉。」

「好的……」

其實，惠姑冰雪聰明，曹適存想到的辦法，她不但也已經想到，而且，還已經開始實行了。

曹適存以普通語聲說道：「丫頭，妳是怎麼啦？快點走啊！」

惠姑苦笑道：「門主，我的腿直打哆嗦，不聽我指揮哩！」

「沒用的東西，方才，在太上面前，卻爲何要自己充英雄？」

「當時，我是不知道要走這麼危險的棧道呀！」

她口中雖然說得那麼窩囊，但行動上卻是眼明手快。

話聲中，她已找到一根引信，並以最快速度的動作，一揮手中的銀龍匕，將其割掉。

「還有一根。」曹適存傳音說過之後，又以普通語聲說道：「其實，這棧道一點也不危險，妳只要像平常走路一樣，眼睛不向下面看就不會害怕了。」

惠姑嬌笑着說道：「門主，我……我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中，她又割斷了一根引信。

「行了。」曹適存傳音說着：「阿倩，妳守在棧道上，不許有人過來。」

「好的。」

惠姑已經以最快的步伐，到達無雙大俠住處的門口。

那是於峭壁上開闢出來的一個石室，厚厚的鐵門，寬敞的窗戶，不但可以使空氣流通，也能接受陽光的照射。

鐵窗外的岩壁上還有一道雨簷，設想可說是頗爲週全。

但此刻，卻用一層藍色布幔遮住，除了透射出微弱的燈光之外，可甚麼也看不到。

當然，此刻的惠姑，心中的激動，是不難想見的。

她迫不及待地，以手指在鐵窗外叩了三下，以急促的語聲低聲說道：「江爺爺，江奶奶，我是小惠，特地來幫助兩位老人家的……」

室內沒人答話，但那遮窗布幔立即被拉開了。室內的一切，也隨之一目了然。

石室相當寬敞，隔成了一明一暗兩個房間，陳設也頗爲講究，室頂還嵌着照明的夜明珠。

一位童顏鶴髮，中等身裁的青衫老人正負立窗前，兩道柔和的目光，向惠姑和曹適存二人打量着。

這位青衫老人，就是被武林中尊爲泰山北斗的「無雙大俠」江自强。但他的夫人戈敏芝卻並未見到，顯然是在裏間行功調息中。

惠姑目光一觸之下，立即脫口叫道：「江爺爺。」

江自强的兩道霜眉微微一揚，道：「妳是誰？」

惠姑道：「我叫惠姑，是我太公叫我來，替江爺爺江奶奶幫忙的。」

江自强蹙眉問道：「妳太公是誰？」

曹適存傳音答道：「江前輩，她的太公就是李哲元老前輩。」

「啊！那麼，你又是誰？」

「晚輩曹適存。」

接着，曹適存並將他們此行來意和已經發生的情況，以最簡捷的語氣說了一遍。

多年的幽居，使得江自强的涵養功夫，已到達泰山崩於前而目不瞬的境界。

因此，儘管目前這消息，是多麼值得他興奮，但他卻表現得一派安詳，只是目注惠姑笑問道：「小惠，妳太公他們都好？」

惠姑點點頭道：「是的，兩位太公和諸位老人家他們都很好。」

曹適存連忙接着說道：「小惠，快將鐵門打開，我們必須爭取時間。」

「好的……」

惠姑的話聲未落，一聲清叱由室內傳出：「且慢！」

隨着話聲，一位滿頭髮銀，卻是紅光滿面的青衣老嫗由裏間走出。

惠姑連忙嬌聲叫道：「江奶奶！」

不錯，這青衣老嫗就是江自强的元配夫人戈敏芝。

曹適存入目之下，禁不住在心中感嘆着：「七十年前，這一對神仙眷屬，替永樂皇帝朱棣敉平那一場足以動搖國本的江湖大劫時，都是雙十年華，令人艷羨的青春俠少，歲月不饒人，如今都已垂垂老矣……」

戈敏芝並沒理會惠姑，卻向江自强責問道：「自强，你怎能這麼輕易相信人？」

「敏芝，妳認爲他們還會有甚麼陰謀？」

戈敏芝冷笑道：「我自信我的判斷不會差錯。」

曹適存連忙接道：「老前輩明察秋毫，晚輩此行，起先的確是奉命以劇毒暗算二位老人家的……」

戈敏芝截口問道：「是小惠使你改變了主意？」

「正是。」

「誰又能證實小惠的身份呢？」

「這個……」曹適存苦笑着，向惠姑問道：「小惠，妳帶有妳太公的信物嗎？」

惠姑楞了一下道：「沒有啊！不過，我手中的這枝銀龍匕和冰魄神珠，都是我太公送給我的。」

曹適存連忙接道：「對了，二位老前輩，這兩件武林異寶是假不了的。」

戈敏芝道：「據我所知，白雲山莊，江李兩家中，都沒這兩樣東西。」

江自强苦笑道：「敏芝，請別忘了，我們在這兒，已一幌數十年，可能這兩件實物，是最近數十年中，所獲得的。」

戈敏芝道：「聽你這麼說，你已經相信了她？」

江自强道：「我有這種預感，我們眞要脫困了。」

戈敏芝道：「如果這是眞的，爲甚麼李伯伯不將他的信物帶來？」

江自强道：「可能是他老人家沒料到會有這種情況，本來嘛！派人來解救我們，爲甚麼還用得着信物哩！」

曹適存連忙接道：「對了，目前正邪決戰，業已開始，李老前輩在暗中主持全局，事情太忙，可能沒想到信物的問題。」

戈敏芝道：「不論怎麼說，我不輕易相信任何人的話。」

曹適存搓着雙手，苦笑道：「那該怎麼辦呢？」

戈敏芝道：「等！等到他們打到這兒時我們再採取行動，你們兩個暫時也不許離開！」

「這……」曹適存苦笑道：「老人家，李老前輩的計劃中，是安排兩位老人家去對付賈素芬的，如果兩位老人家在這兒按兵不動，則羣俠們的安全，可實在堪虞。」

惠姑忽然將衣襟解開，嬌笑道：「江奶奶，我想起來了，我身上還有一件寶物……」

「甚麼寶物？」

「您瞧。」

「啊！這下子，我倒是完全相信了……」

原來惠姑那敞開着的前胸上，露出一件銀光閃閃的馬甲。並嬌笑道：「我太公說，這件馬甲是永樂皇帝送給江爺爺，再由江爺爺送給我太公的，是嗎？」

江自强點點頭道：「是的。」

原來這件馬甲，是由天山絕頂的千年冰蠶絲所織成，穿上它，不但能避寶刀寶刃，也能避免內家掌力的傷害。

本來，它是由一位江湖異人送給大明皇帝，由於七十年前，江自强、戈敏芝夫婦協助朱棣消弭那一場滔天大刦時，羣俠方面都對朱棣的作爲深表不滿，朱棣爲了巴結江自强這位江湖奇俠，乃以酬庸消弭大刦的名義，將這件價值連城的馬甲，送給了江自强。

這就是這件馬甲的由來。

嗣後，江自强又把它送給了李哲元，此番惠姑孤身涉險，儘管她功力奇高，當代武林中，已難得有人能傷得了她，但爲防萬一，李哲元還是要她將這件異寶穿在身上。

惠姑目注戈敏芝笑道：「江奶奶，你也相信了嗎？」

「相信了，」戈敏芝歎笑道：「孩子，請原諒江奶奶疑心太重……」

惠姑連忙截口笑道：「江奶奶，您這麼說，我可擔當不起呀！」

曹適存連忙接道：「小惠，不用客氣了，快將鐵門弄開來。」

「好的……」但見銀芒一閃，鐵門上那把重達二十多斤的大鋼鎖，已被她一下子削掉，就像是削朽木似地。

戈敏芝目射異彩道：「小惠，小小年紀，能有這一份成就，可眞難得。」

惠姑嬌笑道：「江奶奶，我是沾了寶刃的光呀！」

戈敏芝道：「我知道，但像這等巨型鋼鎖，如果內家眞力不夠，即使有了寶刃，也沒法一下子削掉的……」

曹適存接道：「二位老人家，請快點出來吧！」說着，他已將鐵門拉了開來。

江自强道：「請稍等，我們還有點零星物品，須要收拾一下。……」

不料就這當兒，一陣警鑼聲，由對崖「噹噹、噹，」地傳了過來。

曹適存連忙接道：「我們的行動，已被對面的監視哨發覺了，二位老人家請快……」

只聽棧道盡頭的甬道口傳來女劍士的驚「咦」道：「娘娘，這是怎麼回事？」

上官倩的語聲道：「是對面的監視哨發生誤會，沒妳們的事。」

那女劍士的語聲道：「娘娘，可以讓屬下去棧道上瞧瞧嗎？」

上官倩道：「我說過，沒有妳們的事。」

對崖的警鑼聲，越來越急，也越響亮，並傳來一個蒼勁語聲道：「兩個老怪物已脫困，快點點燃引信……」

不錯，「無雙大俠」夫婦已經脫困，已偕同惠姑，曹適存等人，魚貫地到達甬道口。

惠姑一馬當先，越過上官倩，登上甬道口，口中嬌笑道：「借光，借光……」

也就在這「借光」聲中，那位想要到棧道上一瞧究竟的女劍士，已經沒法動彈了。

另一個女劍士一看情況不對，驚惶得忘了點引信，也忘了拉警鈴，只是脫口驚呼道：「不好啦！有奸細……」

但她也僅僅說完這兩句話，就被惠姑制住了。

「江爺爺，江奶奶，小惠替二位老人家開道……」惠姑像一陣風，一面說着，一面飛快地向甬道中淌進。

甬道中傳出急促的警鈴聲。

戈敏芝連忙喝道：「小惠，跟在江奶奶身邊，不許躁進！」

話聲中，江自强、戈敏芝二人都已超越她身前，將她攔住。

「轟」地一聲，一道千斤門，就在前面尺許處電疾砸下，嚇得惠姑俏臉爲之一變。

接着「轟轟」連響，由震響中判斷，至少有三道千斤閘同時砸下。

這情況很明顯，這也是司介侯所事先以防萬一的安排。

在此種縝密的安排之下，即使無雙大俠夫婦僥倖能逃出石室，也無法通過那一道又一道的千斤閘的障碍，而徒勞無功。

因此，氣得戈敏芝切齒怒叱道：「好一個陰險毒辣的奴才！」

但江自强卻平靜地說道：「敏芝，冷靜一點，甬道不通，我們可以另行設法。」

戈敏芝道：「另行設法，談何容易。」

江自强道：「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

戈敏芝道：「自强，難道你平常沒注意到，這洞口上下峭壁，壁立千仞，算得上是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要想脫困除非是會飛……」

江自强截口笑道：「不用飛，敏芝，請放心，我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走！我們先退到洞口去……」

× × ×

當無雙大俠夫婦等一行人被阻於甬道中，進退維谷的同時，整個魔宮，都已進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緊急狀態中。

以慾望香車車主石瑤姑爲首的羣俠們，已全部由陰河暗道中混入，而最先公然現身活動的，卻是傻大個兒湯人傑。

論年紀，湯人傑是香車四小的老三，但論武功，卻以他的成就最高。

他，人高馬大，嗓門又粗，連手中的長劍，也是特製的，比一般的長劍要長出尺餘，並

重過一倍以上。

當他由陰河躍出，被魔宮中的巡邏人員發現時，還以爲是由地底鑽出來的山精海怪哩！

他以最快速的動作，卸除套在外面的水靠，一面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呔！小爺湯人傑，奉命前來搗你們的龜巢，快去叫司介侯前來領死！」

他的嗓門本來特別粗大，這一嚷嚷，又是特別貫以內家眞氣，藉以通知早已潛入魔宮的己方人員，在石洞迴聲反應之下，一字字如天鼓齊鳴，使得整個魔宮中都起了震撼。

魔宮中本已處於特別戒備狀態中，目前，湯人傑所遇上的巡邏隊，只有四個女劍士，帶隊的却是曹適存以前所用的替身牛二虎。

牛二虎略定心神，向四個女劍士沉聲喝道：「拏下這大笨牛！」

「是！」

嬌應聲中，四個女劍士一幌而前。只聽一陣金鐵交鳴聲中，四枝長劍都被湯人傑的巨型長劍震飛數丈之外，人也一個個被震得踉蹌後退。

湯人傑呵呵大笑道：「聽說司介侯手下的女劍士都很了得，妳們四個，怎麼却是如此差勁哩！」

他的話沒說完，帶隊的牛二虎已大喝一聲：「退！」

「退」聲出口，人已當先疾奔而去。

湯人傑揚聲笑道：「小爺不殺你，快去叫司介侯前來領死……」

一聲慘號，疾奔中的牛二虎已被迎面趕來的石家慶，一腳踢飛陰河之中，並向湯人傑笑道：「三弟，殺惡卽所以行善，對這般滿手血腥的魔崽子們，可千萬不能手軟！」

湯人傑咧嘴笑道：「多謝大哥指點，大哥見到惠姑他們嗎？」

「還沒有。」

「奇怪？按說，我方才這一嚷，他們都應該聽到了啊！」

「還有更奇怪的事哩！魔宮的首腦們，到目前爲止，一個也沒發現。」

「莫非是給咱們嚇跑了？」

「那不可能。」

「師傅他們呢？」

「正在作深入的搜索，她老人家怕你單獨涉險特地叫我來協助你。」

一陣快速而雜沓的脚步聲，由遠而近。

湯人傑濃眉一挑道：「來得好！」

話聲中，已飛奔着迎了上去。

石家慶連忙一把將他拉住道：「三弟不可莽撞，那是自己人……」

來人正是在手術室中，以杜少恆，司馬元爲首的那七位。

當然，這批人是聽到湯人傑的大聲叫嚷，而聞聲趕來的。

杜少恆與石家慶父子倆刦後重逢，直到此刻，才算有了正式交談的機會，但却由於時機緊迫，無暇談及兒女私情，雙方略一交換情況之後，石家慶立卽向杜少恆說道：「爹！娘和湯阿姨他們已深入魔巢，她要你和司馬叔叔趕去陣助，這邊則由冬梅阿姨率領，趕快設法先將江老前輩他們解救出來。」

「好的，」杜少恆扭頭向冬梅和百里軒二人說道：「百里兄、冬梅，這邊只好偏勞諸位了。」

石家慶也立卽接道：「解救江老前輩的行動，是越快越好……」

百里軒點首接道：「我們當全力以赴！」

杜少恆轉向司馬元道：「司馬兄，咱們走吧！」

一聲冷笑，由前頭的甬道中傳來：「不必費事了，這兒就是你們的埋骨之地……」

話到人到，一道幽靈似的人影，已停立於他們前頭丈遠處，另外三個人也隨後趕到。

後來的三個，杜少恆曾經見過，那是天一門的供奉「苗嶺三邪」覃得功、刁振、哈雷、但最先趕來的那個人，却沒人認識。

不過，儘管沒人認識，却不難於他的外貌與年齡上，忖知他是甚麼人。

那是一個鬚眉全白的灰衫老者，估計他的年齡，與詹老怪詹恨天不相上下，面部輪廓，却與司介侯有着六成近似。

杜少恆目光一觸之下，卽斷定那人就是引起這一場江湖浩刦的罪魁禍首，也就是以往白雲山莊的僕人，目前天一門太上門主司介侯的父親司大成。

但儘管杜少恆已斷定此人就是司大成，却仍然是注目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司大成笑道：「你別管老夫是甚麼人，老夫也不問你是甚麼東西……」

杜少恆截口冷笑道：「但我已知道你是甚麼東西變的，」

「哦！你且說說看？」

「難道你不是白雲山莊吃裏扒外的奴才司大成老賊？」

司大成臉色一變道：「罵得好！」

緊接着，扭頭一聲沉喝：「三位供奉聽令！先替老夫給這小輩掌嘴！」

「得令！」

「苗嶺三邪」暴喏聲中，但見人影幌動，匕一齊欺身揚掌，向杜少恆進擊。

也就在此同時，湯人傑朗笑一聲：「杜叔叔，這筆生意讓給我……」

別瞧湯人傑人高馬大，但身手之靈活，却無以復加。

但見他人隨話進，身形電掣中，已搶在杜少恆的身前。

杜少恆剛剛說得一聲：「小心……」

話出同時，「砰砰」震响也隨之傳出，那奉命給杜少恆掌嘴的「苗嶺三邪」不但不曾揍着杜少恆的耳光，反而在大出意外的情況之下，被湯人傑一招逼得退了三大步。

湯人傑得理不饒人，他可不管對方三人老羞成怒的那一副尷尬相，長劍揮洒，如影隨形地，跟踪進擊，一面朗聲笑道：「別發呆呀！老雜種！」

「唰、唰、唰，」一連三劍，又將「苗嶺三邪」逼退三大步。

「苗嶺三邪」位居天一門的供奉，又是賈素芬所一手調教出來的得力助手，自然不是省油的燈，儘管他們在事出意外的情況之下，被湯人傑逼得連連後退，但却能立卽穩住頹勢，並予以反擊。

尤其是覃得功手中那條號稱已有千年氣候的鐵綫蛇，更是刁鑽已極，也狠毒已極地，儘向湯人傑的致命要害處進攻。

也因爲如此，迫得湯人傑不得不向後疾退着。

一旁的石家慶揚聲說道：「三弟，先除去那條毒蛇！」

這眞是當局者迷，石家慶算得上是一語提醒夢中人，使得湯人傑「呵」了一聲道：「我眞該死！」

只聽覃得功冷笑一聲，道：「老子這條寶蛇，你們師傅也莫奈牠何，你小子算甚麼玩藝，也想……」

湯人傑截口笑道：「老雜種你懂得甚麼，當時，我師傅沒將法寶帶在身邊，才使得你耀武揚威，現在，她老人家已將法寶交給我了，你等着瞧吧！」

他口中說得好聽，人却仍然被迫得連連後退，而且已快要退到陰河邊了。

杜少恆入目之下，揚聲喝道：「人傑，小心……」

湯人傑揚聲笑道：「杜伯伯請放心，我是在耍狗熊哩！」

這傻大個兒一會兒「杜叔叔」，一會兒「杜伯伯」地，顯得有點語無倫次，但他手中的招式，却的確是一點也不含糊。

就在他的淡笑聲中，已穩住頹勢，並開始反擊，而左手也已探入懷中，

對目前這情況，使得一旁的老魔司大成已提高了戒心。

因爲，「苗嶺三邪」和時百川四個供奉，是天一門中的首腦人物賈素芬、詹恨天、司馬父子等以下功力最高的高手，如今，羣俠方面，以一個年輕小伙子就敵住三個，這情況還不夠嚴重嗎！

就當他精目溜轉，準備自己出手的同時，杜少恆也已瞧出目前的危機，而適時揚聲笑道：「司大成，咱們也別閑着啊！」

司大成冷笑道：「想跟老夫交手，你還不配！」

那「配」字的尾音未落，只聽湯人傑大喝一聲：「打！」

隨着「打」聲，湯人傑的左掌中發出一蓬黃霧，疾如電掣地，向覃得功手中的鐵綫蛇蛇頭罩落。

說來也眞令人難以相信，那條連寶刀寶劍也傷不了牠的鐵綫蛇，一碰上湯人傑所發出的那蓬黃霧，竟然使得牠一下子就癱瘓了似地，軟綿綿的垂了下去。

原來湯人傑使的是雄黃之精。

雄黃，一向是蛇虫的尅星，而雄黃精的功效更大，卽使是具有千年以上氣候的蛇虫，也難以抵擋。

這主意還是李哲元想出來的，雄黃精也是李哲元所贈送。

同時，由於那鐵綫蛇本身已通靈，懂得招式，當雙方交手時，卽使再好的手法，也不易擊中，如果一擊不中而使對方提高警覺，那就麻煩了。

所以，爲期其一擊必中，李哲元更特別交代湯人傑，臨敵時，將雄黃精捏成粉末發出，所以，湯人傑所發出的雄黃精，看起來像一蓬黃霧，使得那條鐵綫蛇根本沒有閃避的餘地。

覃得功作夢也不曾想到對方會來上這麼一記絕招，使得他那珍如性命的獨門「兵刃」，一下子變成了廢物，驚急交迸之下，幾乎要氣得暈倒下去。

但一擊得手的湯人傑，是何等身手，又怎會輕易放過這稍縱卽逝的殺敵良機。

他，一下子制住對方的鐵綫蛇後，右手長劍趁勢環掃，蕩開刁振，哈雷的兩般兵刃，向覃得功的腰際電疾地斬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連一旁蓄勢支援的老魔司大成也來不及搶救，覃得功已被腰斬當場。

湯人傑初挑大樑，一下子得心應手地，殺掉一個强敵，內心的興奮與精神上的鼓舞，自然是不在話下。

而「苗嶺三邪」中剩下的刁振與哈雷，他們的情形，却恰好相反，湯人傑殺了覃得功，也等於殺去他們兩人一半以上的鬥志。

方才是三對一，而且士氣如虹，如今是二對一，鬥志也打了折扣，因而立卽顯得相形見拙地，被湯人傑逼得連連後退。

司大成突然悶聲不响地，欺身撲向湯人傑，但却被杜少恆半途截住，並揚聲笑道：「畢竟是奴才出身的人，始終只會暗算傷人……」

話聲中，兩人已「嗆、嗆、嗆，」地硬拚了五招，杜少恆雖然感到有點吃力，但能與對方的頂尖兒高手一較短長，却使他的信心爲之大增。

相反地，司大成却禁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咦」。

也就在司大成的驚「咦」聲中，杜少恆却話鋒一轉道：「諸位別閑着呀！咱們要爭取時間……」

司馬元、百里軒等人，已被目前這精彩而又激烈的惡鬥吸引住全部精神，經過杜少恆的提醒之後，才禁不住啞然失笑地，由司馬元向百里軒說道：「百里兄請去幫湯人傑……」

也不等對方的反應，他已伙劍撲向司大成，並揚聲笑道：「杜大俠，咱們聯手宰了這老賊！」

司大成冷笑一聲：「作夢！」

司大成獨鬥一個杜少恆，可並未佔多大便宜，如今再加上像司馬元這樣的高手，立卽連僅有一點上風也爲之失去，反而處於下風了。

「嘴皮子硬不管用，」司馬元一面配合杜少恆加緊搶攻，一面笑道：「杜兄，咱們聯手宰了這罪魁禍首，該是奇功一件……」

一聲慘號，打斷了他的話。

原來是百里軒加入湯人傑的戰圍之後，湯人傑大奮神威，一劍刺中哈雷的前胸。

百里軒連忙喝道：「小老弟，這一個是我的……」

「苗嶺三邪」中僅剩的刁振，一見情況不妙，已騰身飛越陰河，準備開溜。

但見百里軒左手一揚道：「留下命來！」

寒芒閃處，一柄飛刀射中刁振的背部，使得剛剛越過陰河的刁振，也發出一聲慘號，當場仆倒。

百里軒返身撲向杜少恆等人的戰圈，並揚聲笑道：「二位老兄，算我一份！」

但老奸巨滑的司大成，已不等他們兩人參戰，奮力一招，蕩開杜少恆，司馬元二人的長劍，一個倒翻，向裏間疾射而去。

百里軒故技重施，揚手發出一柄飛刀道：「老賊躺下！」

但這回情況可不同了，司大成不但沒有躺下，而且，那把飛刀，還以比他發出時更勁疾之勢，反射回來，並傳來司大成的冷笑道：「暫時便宜你們這幾個小輩！」

杜少恆以長劍將飛刀格落，一面說道：「諸位，咱們還是照方才的辦法，由我和司馬兄前往裏洞，其餘諸位請百里兄率領，去幫助無雙大俠脫困。」

「不！」百里軒接道：「目前，敵衆我寡，據我的想法，支援石車主與帮助無雙大俠脫困，表面上看來，是同等重要，但實際上，却是無雙大俠方面，更令人担心……」

杜少恆接問道：「何以見得？」

百里軒道：「據我所知，惠姑早已前往協助無雙大俠，對惠姑的身手，我想在場諸位都有絕對信心，但事實上却是迄今沒有消息，諸位想想，這是意味着一些甚麼呢？」

杜少恆蹙眉接道：「這……顯然是遇上了困難。」

這時，冬梅美目一轉，悄然將站在她身邊的琴兒一拉，向丈遠外一個被制住穴道的女劍士身邊走去。

百里軒道：「我也是這麼想，同時，我也想到，石車主方面，如無相當把握，不會孤軍深入，所以，我認爲，支援石車主固然要緊，但解救無雙大俠的工作，却更爲重要而急迫，因爲，短時期內，石車主他們不會有危險，而無雙大俠方面是我們主力中的主力，所以，越能提早解救出來，對我們越有利。」

杜少恆點點頭道：「百里兄所言甚是，只

是，我們必須先行了解無雙大俠他們的情況，才能作適當的安排。」

多梅却適時接着道：「這情況我已經知道了。」

杜少恆一楞道：「妳——？」

多梅和琴兒相偕走了過來，含笑說道：「少恆，我是由方才被你制住的那個女劍士口中問出來的……」

杜少恆連忙接道：「怎麼樣？」

多梅道：「無雙大俠和惠姑都被阻於甬道中的四道千斤閘的那一頭……」

「那我們趕快將那千斤閘弄開。」

「不容易，據琴兒說，那千斤閘用生鐵鑄成，厚逾一尺，重達三千斤以上，而且又有機關控制，用蠻力沒法托起，卽使用寶刀寶劍，也是曠時廢事。」

杜少恆目注琴兒問道：「琴兒，妳知道那控制機關的樞紐嗎？」

琴兒道：「知道，那是在太上行功密室的隔壁。」

百里軒接道：「那就行了，我們不必再將力量分散，集中全力向裏闖。」

杜少恆點首道：「好！就決定這麼辦，咱們闖！」

「闖！闖到鬼門關去吧！」接話的仍然是司大成。

隨着話聲，他已經像幽靈似地，又回到當場。

而且，身旁還多了一個時百川和六個勁裝佩劍的年輕劍手。天一門少主——曹適存的兒子曹子畏，也是這六個年輕劍士中的一個。

也由於曹子畏也在當中，使得羣俠們目光一觸之下，卽能意識到，這六個人就是司介侯以滅絕人性的手段，改造成功的超級殺手。

不過，由外表看來，這六個人除了表情冷肅之外，倒並沒有甚麼異樣。

杜少恆精目一掃，笑道：「司大成，你還有膽量跑回來，佩服！佩服！」

時百川厲聲喝問道：「殺『苗嶺三邪』的是誰？給我滾出來領死！」

不等他說完，湯人傑已挺身而出道：「就是小爺我！」

司大成却一把將時百川拉住道：「老弟，先給我宰了那個吃裏扒外的百里軒！」

時百川道：「司老放心！在場的人，一個也休想活着離開！」

湯人傑已揮劍進擊，並朗聲笑道：「老雜種別吹大氣，先吃我一劍！」

「嗆」地一聲，湯人傑的長劍却被兩個年輕殺手揮劍架住，而且顯得斤兩悉稱。

雖然是以二對一，但以湯人傑目前的成就而言，能架住他這雷霆萬鈞的一擊，已不簡單了。

因此，湯人傑一面抽劍搶攻，一面「咦」了一聲道：「好傢伙，眞看不出來……」

杜少恆連忙喝道：「人傑小心，這是他們的特別殺手，已失去神智的殺手！」

湯人傑揚聲答道：「我知道……」

話聲中，已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兩個殺手能與湯人傑打成平手，儘管他們是失去神智，使的是放棄防守的拚命打法，但也不難想見，他們的個別身手，決不在「苗嶺三邪」之下。

也因這原因，杜少恆心念電轉着向司馬元傳音說道：「司馬兄，目前在人數上雖然是我們佔優勢，但一個司大成，就必須合你我兩人之力才能有制勝把握，時百川是首席供奉，功力必然高於『苗嶺三邪』，六個殺手中，除了人傑敵住兩個之外，還剩下四個沒人對付，所以我們必須趁司大成，時百川二人未出手之前，出其不意，集中全力，先將四個殺手消滅掉，待會才能免除後顧之憂。」

司馬元傳音答道：「可是，曹子畏是你的侄兒啊！」

「現在，顧不了這些。」杜少恆接着向百里軒傳音說道：「百里兄，請加強戒備，以防司、時二老賊突起發難……」

他的傳音未畢，雙戰湯人傑的兩個殺手之一，已被斬掉一條右臂，但那殺手根本沒有感覺，仍然揮舞着左臂，向湯人傑猛撲。

司大成入目之下，沉喝一聲：「再上去兩個……」

另兩個殺手應聲撲出，却被杜少恆，司馬元二人分別截住。

杜少恆、司馬元二人打的是速戰速決的主意，一上手就是以十二成的眞力，迎頭痛擊，因此，雙方長劍相接之下，一下子就將對方的長劍震飛，同時各自飛起一脚，踢中對方的前胸，使其內臟碎裂而當場倒斃。

這情形，使得司大成怒叱一聲，飛身將杜少恆、司馬元二人截住。

同時，時百川隨卽一揮手，沉喝一聲：「上！」

曹子畏和另一個殺手，也飛身而出，時百川本人却逕行撲向百里軒。

對付剩餘的兩個殺手，冬梅早已有了準備，那就是由琴兒，劍兒對付一個，冬梅自己與白小雲則對付曹子畏。一時之間，倒也算是旗鼓相當。

戰況暫呈混亂，但大致說來，還是羣俠方面佔了優勢，因爲，功力最高的司大成，被杜少恆、司馬元二人給纏住了。

百里軒與時百川也暫成平局。

以一對二的湯人傑，已將另一個斷臂的殺手以掌力擊斃，剩下的一個殺手，也已兇焰大減，在節節敗退中。

當然，能有目前這略佔優勢的情況，還得歸功於杜少恆、司馬元那石破天驚的一擊，因爲，如非他們兩人以霹靂手段除掉兩個殺手，則目前的局面，就非常可慮了。

司大成不愧是老奸巨滑的魔頭，儘管他在杜少恆、司馬元二人的聯手之下，落了下風，却仍然是有攻有守地，狂笑道：「杜少恆，你想知道石瑤姑，湯紫雲那兩個小輩情形嗎？」

杜少恆心知對方是想施展攻心戰術，因而不加思索地，沉叱一聲：「現在，我只想宰你這個忘恩負義的老奴才！」

司大成冷笑道：「告訴你，那兩個臭娘們孤軍深入，已被困入水牢中，咱們的大批人馬，馬上就要過來了……」

一聲慘號，湯人傑已殺掉他當面的殺手，飛身過來，沉聲喝問道：「老雜種，你在說甚麼？」

司大成獨戰杜少恆、司馬元二人，尚且落了下風，怎能再加上一個湯人傑，因此，他盡力撐持着，暗中打算再度開溜，但口中却冷笑道：「老夫說，石瑤姑、湯紫雲二人已被宰掉了……」

這同時，杜少恆却出人意外地，猛一抽身，一個急旋，長劍廻掃，將正與百里軒殺得難解難分的時百川，一劍腰斬當場。

緊接着，再度一旋，人已到了曹子畏背後，揚指凌空連點，點了曹子畏的五處大穴。

這刹那之間，杜少恆身形似旋風，出手如閃電，顯得威風八面地，一下子除去了兩個強敵。

當然，百里軒也沒閑着，自他的對手時百川被杜少恆以閃電手法殺掉之後，立卽回身將正與琴兒劍兒二人惡鬥着的一個殺手殺掉。

片刻之間，鬥場中已是只剩下司大成一個人。

儘管由於杜少恆的突然抽身而使司大成壓力大減，但目前這急轉直下的局面，饒是他閱歷豐富，並是天一門中四個頂尖兒高手之一，也不由地感到心頭一涼。

但他畢竟是老江湖，心知面臨目前這等局面，可千萬慌亂不得。

而且，盱衡當前形勢，他更是深深明白，要想全身而退，已不可能。

因此，他不但臨危不亂，反而放棄防守，招招都是與敵偕亡的拚命招式，希望能藉此拚命打法，以作死裏求生的打算。最低限度也得撈點本錢回來。

對圍攻他的羣俠方面而言，司大成已成了釜底魚，甕中鼈，要放倒他只是時間問題，自然不願跟他拚命，因而戰況暫呈膠着狀態。

圍攻他的羣俠方面，杜少恆、百里軒二人已算得上是當代武林中的頂尖兒高手之一，司馬元也是羣俠方面的精英人物，湯人傑則是年輕一代中的第一高手，以如此堅强的陣容，聯手合擊之下，是何等威力。

但司大成居然能勉强應付，儘管他採取的是拚命打法，却也不難想見他的身手，是何等高明。

杜少恆邊打邊揚聲說道：「諸位請沉住氣，咱們不必躁進，先消耗這老賊的眞力，到適當的時候，再捉活的。」

司大成冷笑道：「不要緊，有石瑤姑、湯紫雲兩大美人替老夫墊背，老夫死而無憾。」

對攻心戰術的運用，司大成算是一位大行家，他這兩句話，對羣俠方面，的確具有很大的威脅作用。

因爲，此間的羣俠，雖然佔了絕對優勢，但他們的內心，却不能不替孤軍深入的石瑤姑與湯紫雲二人担心。

杜少恆心念電轉，口中却故意冷笑道：「司老賊，你少替別人操心，石車主功參造化，已成金剛不壞之身，加上湯紫雲爲輔，當代武林中，已沒人能傷得了她……」

司馬元也附和着笑道：「司老賊，我勸你還是橫劍自刎了吧！」

「放屁！」司大成方自怒叱一聲，一隊至少在十人以上的女劍士，在公冶昇與公冶月二人的前導之下，蜂湧而來，因而使得司大成心中一喜地，話鋒一轉道：「統統上，宰了這些小輩們！」

司馬元也同時揚聲喝道：「兩位公冶大俠請莫忘了咱們的君子協定，而且，貴少主十二娘已棄暗投明，令弟公冶恆還在我們手中。」

這一說，自然使得公冶兄弟爲之一楞，而顯得趦趄不前起來。

琴兒也挺身而出，向那些女劍士們喝道：「各位姊姊們，是棄暗投明的時候了，大家放下兵刄……」

司大成截口怒叱道：「別聽他們胡說八道，統統上！」

儘管司大成聲色俱厲地命令着，但公冶兄弟與那批女劍士們，却仍然顯得進退維谷地，呆立當場。

忽然，一聲冷笑遙遙傳來：「石瑤姑，別想逃了，認命了吧！」

聽話聲，當在百丈之外，杜少恆心頭一急之下，連忙向司馬元傳音說道：「司馬兄，這兒請多費神照應，我去支援瑤姑……」

傳音一頓，人已騰身而起，越過公冶兄弟與那批女劍士的上空，循聲向裏間疾射而去。

杜少恆一走，司大成所受壓力頓減，精神也爲之大振地，揚聲喝道：「公冶昇，別聽他們胡說八道，十二娘正在裏面聯手對敵，而且，石瑤姑已經敗退下來，你們究竟該聽誰的，自己多想想吧！」

其實，公冶十二娘正和文貞貞、小精靈等三人在文素文的房間中，司馬元固然不知，司大成也同樣的不知。

他們兩人之所以有那種說法，都是基於同樣的心理——攻心戰術。

當然，公冶兄弟與那批女劍士們，也同樣的不明內情，而感得不知如何自處。

但由於片刻之前，百丈外的那一聲勁叱，使得司大成目前的話增加了份量。

因爲，他們都聽得出來，那聲勁叱正是他們心目中的第一號高手「賈太君」所發出。

也由於那聲勁叱，表示石瑤姑的確已敗下陣來，因而公冶昇等這批人，略一猶豫之下，竟一齊揮舞着兵刄，逼了上來。

羣俠這邊，由多梅安排白小雲對付公冶昇，劍兒對付公冶月，那批女劍士則由琴兒再下說詞。琴兒是那批女劍士的領隊，由她現身說法，雖然未能使那批女劍士反戈相向，總算暫時使她們沒有參戰。

公冶兄弟是雪山派的四老中人，白小雲與劍兒雖然是年輕一代中的精英人物，但面對公冶兄弟這等高手，却也感到非常吃力。

司大成這一邊，由於減少了一個功力最高的對手杜少恆，在精神大振之下，已反敗爲勝地，佔起上風來。概括一句，目前的羣俠方面，顯然都已處於不利的情況之下。

多梅雖然暫時閑着，却是手橫長劍，神注全場，只要發現哪兒吃緊，她就準備向哪兒支援。

裏間甬道中，金鐵交鳴之聲與叱喝聲，連綿不絕，而且是越來越近，由聲音判斷，石瑤姑等人顯然已退到了五十丈之外。

老奸巨滑的司大成，自然會把握住這有利的機會，而大聲喝道：「妳們這批死丫頭，再不聽話，待會老夫一個個的活撕了妳們！」

司大成的喝聲，再加上目前這不利於羣俠的情況，使得琴兒對那批女劍士的影響力，已幾近於零。

只見那批女劍士，已神色莊重地，一齊向琴兒徐徐地逼了上來。

琴兒怒叱一聲：「妳們想死！」

司大成揚聲笑道：「對！誰先宰了這吃裏扒外的小賤人，賞黃金千兩！」

琴兒冷笑一聲：「作夢！」

司大成揚聲喝道：「孩子們！上啊！」

湯人傑怒叱一聲：「上你奶奶個雄！」

這傻大個兒是愈戰愈勇，隨着這叱聲，大奮神威，「唰、唰、唰，」一連三劍，居然使得司大成這老魔頭，不得不全神應戰。

同時，也由於湯人傑的大奮神威，連帶激發了司馬元與百里軒二人的潛力，一齊奮力搶攻，竟然又扭轉頹勢，而暫時打成平手了。

那批女劍士們，雖然已逼近琴兒的八尺距離之內，但一則由於琴兒曾是她們的領隊，餘威猶存，再則，對琴兒的藝業，她們也知之最深，她們都明白，誰搶先發難，準定是先死無疑。也因爲如此，這批對目前戰局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女劍士，雖已到了一觸卽發的情況，却仍然在僵持着。

分別獨戰公冶兄弟的白小雲與劍兒，已呈現敗象，而尤以劍兒的情況更爲嚴重。

蓄勢支援的多梅，已徐徐逼近劍兒身旁。

裏間甬道的惡鬥，已約莫到了三十丈之外，由於沒聽到任何人說話，而只聽到如火如荼的殺伐聲，不難想見其戰況的激烈。

就當此間羣俠處境越來越艱苦之間，只聽賈素芬的話，又遙遙傳來：「三個小輩聽好，跪下來，磕三個响頭，老身可以賞你們一個全屍！」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九重天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曉芙、周曉村回家途中，遭常寄生暗算，幸在危急間爲胡新生所救，胡新生不願以眞姓名相告，只教周氏姊弟稱呼他爲沈大哥，他傳授了周曉芙和周曉村一套合搏術，周氏姊弟窮一日之力，演練成功，傍晚時份，沈大哥引領姊弟倆往白屋雙怪等藏身之處，要周氏姊弟倍力纏住白屋雙怪及他的門徒，俾他能拯救周培英等出險，周氏姊弟救父心切，勇氣培增，姊弟雙闖龍潭，詎周氏姊弟正欲拖延時間，驀聞有人高呼牢洞出事，白屋雙怪雙縱身離去，周氏姊弟爲雙怪四門徒包圍，發生激鬥——

巧設牢籠計

白屋雙怪雙雙發出一聲冷笑，躍起身形，飛掠而去，屋前只留下黑蜘蛛和四五個勁裝大漢了。

周氏姊弟與白屋四傑雙方一動上手，便各盡所能，把戰況白熱化了。

白屋四傑的合擊之術，確如黑袍沈大哥所言，在變化上還不及周氏姊弟的精密奇奧，可是他們四個人的實戰經驗，比周氏姊弟豐富得多了，因此，在截長補短，消長相衡之下，一開始周氏姊弟就失去了先機，在奇大無比的威壓力下處於被動。

一直打了五十多招，周氏姊弟才在苦撐之下穩住陣脚，漸漸有攻有守，扭轉了戰局。

他們這一場搏鬥，眞可說是勢均力敵，一打就是二百多招，兀自未能分出勝負。

忽然，那一旁押陣的黑蜘蛛林若仙大叫一聲，道：「兄弟們，大勢已去，快走吧。」拔起身形就跑了。

白屋四傑聞聲一震，猛喝連聲，把周氏姊弟迫退數步，抽身急退，躍入四週暗影之中不見。

這時，周氏姊弟張目一望，才見不遠處正有四條人影，飛掠而來，當先一個人可不就是

洗脫不白冤

他們的父親，天罡手周培英。

周氏姊弟喜極之下，大叫一聲：「爸爸！」躍身迎上了天罡手周培英。

周培英似乎並不知道兒子女兒都來了，陡然相見之下，不由得雙眉一結，道：「你們眞不知輕重，怎麼也來了？」

周曉村目光四望，道：「沈大哥呢？」

天罡手周培英道：「什麼沈大哥？」

周曉芙道：「你們沒有見到沈大哥，那是怎麼脫困的？」

二師兄席謀奇走上一步，道：「師妹，我們也正迷惑着哩！你快把話說個明白。」

周曉村搶着把經過情形說出，道：「我們和沈大哥同道而來，我們在這裏明鑼叫陣，沈大哥暗中去救你們，你們沒有見到沈大哥，是怎樣出來的？」

常笑翁柳風輕嘆一聲，道：「是了，一定是你口中的沈大哥把我們救出來的，只是他沒有和我們對面就走了。」

席謀奇接着道：「我們四個人本來囚禁在一座石洞之內，身上被制之外，四肢手足還上了一條寒鐵金精打造的鐵鍊，剛才忽然無原無故的失去了知覺，當恢復知覺時，手脚上的寒鐵金精鐵鍊被人用利刃削斷了，我們身上的穴道也解開了，洞門大開，看守的人也都被人制住了身手，……。」

周曉芙道：「你們遇見白屋雙怪沒有？」

席謀奇道：「我們出來時，他們已經受了傷，一見我們的面，就逃之夭夭了。唉！我們當時因爲不明就裏，以爲他們又在弄鬼所以沒有去追他們，倒便宜他們了。」

天罡手周培英「哼！」了一聲，道：「這筆賬，咱們將來再找他們算不遲，倒是那沈大俠……曉芙，你們知道他落脚的地方嗎？」

周曉芙道：「知道。」

天罡手周培英揮手道：「領路，我們去見見他去。」

他們一行人到得黑袍沈大哥藏身的那地方，只見地上有用指力書寫的一行字跡：「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後會有期。」

周曉芙見了那字跡，不知怎的，心頭一酸，星目之內忍不住淚水泉湧而出，螓首一別，把身形轉過一邊去了。

周曉村却是一跺脚，說道：「沈大哥這人眞怪，帮了我們這樣天大的忙，就這樣悄悄的走了。」

天罡手周培英慨嘆一聲，道：「這才是行俠仗義的典範，可敬！可敬！」

霹靂火雷炎大嚷一聲，道：「此恩我老雷非報不可！」

天罡手周培英道：「白屋雙怪又不知對他有多惱恨了……我們回去吧。」

大家回到「八達鏢局」，這件事當然不能算了，但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不在本故事範圍之內。

天罡手周培英忙過自己的事，又開始爲沈老太太之事忙碌起來，周氏姊弟這次表現不俗，在老父面前建立了信心，負擔起一份工作。

這對周曉村來說，眞是高興死了，也與奮死了。

可惜的是，黑心秀士胡才行踪飄忽，一時之間，那能找得到他。

不過，江湖上有天罡手周培英出面搜尋黑心秀士胡才，聞風响應的人，一天多過一天，無形之中匯成了一股奇大無比的天羅地網，只要黑心秀士胡才不死，遲早總要把他找出來。

但是，在沒有找到黑心秀士胡才的踪跡前，人們的心情是惶急而苦悶的。

其中尤以常笑翁柳風與郭玉笙爲甚，一天找不到黑心秀士胡才，他們就一天安不下心來，因爲他們心裏都有鬼。

說來也怪，這陣子江湖上就完全消失了黑心秀士胡才的影子，任誰也得不到他的消息。

一天，周曉芙香閨案頭上忽然出現了一張紙條，那張紙條使得周曉芙一陣驚喜，一陣惶惑，拉得她的心弦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原來那張紙條是黑袍沈大哥暗中送來的，字不多，只約了一處會晤的地點和時間。

這是秘密，只請周曉芙一個人，周曉芙如約見到了沈大哥，沈大哥今天是一身正常打扮，比在上山時，更顯得英俊瀟洒。

兩人見面之初，都顯得又有點躊躇，縱然都想好了一肚子話，這時，又都有着不知如何啓口之苦。

彼此相對的坐了一陣，兩人同時一抬頭，同時一注目，也同時一開口。

「沈大哥……。」

「周姑娘……。」

「哈哈！哈哈！」兩人都不由得同時笑了起來。

笑聲中，沈大哥一讓，道：「周姑娘，請先！」

周曉芙一笑道：「您有什麼話，還是請你先說。」

沈大哥換了一口氣，一點頭道：「好，我先說，你們是不是在找黑心秀士胡才？」

周曉芙想不到沈大哥要說的話題是黑心秀士胡才，失望地，無精打采地，道：「你有他的消息？」

沈大哥一點頭道：「是！」

周曉芙星目一閃，道：「他在那裏？」現在雖然不是談論黑心秀士胡才的時候，但有了他的消息，總是令人振奮的。

沈大哥的心情却是完全平靜了下來，淡淡的道：「遠在天邊……。」

周曉芙凛然一驚，道：「近在目前，你……你……」黑心秀士胡才的邪惡，她是久巳聞名，憑她周曉芙再是聰明，也沉不住氣了。

沈大哥笑了笑道：「不錯，我就是黑心秀士胡才，不過我現在不再是黑心秀士胡才了，現在我叫胡新生。」

周曉芙心中默唸了一聲「胡新生，胡新生。」忖道：「看他『新生』兩字的涵義，倒是頗有洗心革面的意味，……。」

念動之間，又不敢相信地一搖螓首，道：「名字改得很好。」

胡新生道：「我言行如一。」

周曉芙笑了一笑，道：「可惜我們黃師姑看不見你的『言行如一』了。」

胡新生道：「我可以對天發誓，我沒有傷害她。」

周曉芙杏眼圓睜，瞪視了胡新生一陣，道：「不是你，那是誰？」

胡新生道：「我還沒有查出來。」

周曉芙冷笑一聲，說道：「這種話誰都會說。」

胡新生道：「所以，我有請姑娘助我一臂之力，帮我找出那殺害令親沈老太的兇手。」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長長的嘆息一聲，道：「沈太太是第一個鼓勵在下，相信在下的人，我請姑娘也相信在下，我是誠心誠意的力求新生。」

誠摯的態度，很是感動周曉芙，何況，周曉芙對他本來就有了一份心意。

周曉芙嘆息一聲，道：「我願意帮助你，但是我不敢這樣就相信你。」

胡新生暗暗吁了一口氣，道：「你要怎樣才能相信我呢？」

周曉芙道：「我要瞭解你之後，才能决定相不相信你。」

胡新生道：「你要我如何讓你瞭解？」

周曉芙說道：「我要你話無不談，言無不盡。」

胡新生點頭道：「我早就有此準備。」

周曉芙雙目一亮，道：「你就這樣信得過我？」

胡新生道：「我覺得我應該學會相信別人。而且姑娘你，你縱然不能帮助我，也一定不會出賣我。」

周曉芙笑了一聲，道：「那也不一定。」

胡新生道：「我願意冒這個險……姑娘要怎樣瞭解我？是我自己說呢？還是你發問？」

周曉芙道：「如果你不見怪的話，我想照我自己的心意瞭解你。」

胡新生道：「姑娘請問吧。」

周曉芙微一凝思，便問道：「開宗明義第一件事，我想知道，你一向我行我素，爲什麼突然之間知道回頭向善？」

胡新生心理上早有準備，這個問題雖然非常不好回答，但他却毫不思索攷慮，便直率的道：「原因於我害了一個最相信我的朋友，而他對我的信任至死不渝，臨危托孤，因此，我大受感動，後來，我自己又遭到了一次大凶險

，於是我完全改變過來了。」

周曉芙道：「你那朋友是誰？……不過你如果不願說，也沒關係。」

胡新生一笑，道：「我說了坦誠，就坦誠到底，沒有什麼可顧慮的，他就是姑娘你眞正的沈大哥——沈志一。」

周曉芙驚愕得一楞，說道：「你害了沈大哥！」

胡新生面色一慘道：「你想，我還會傷害沈太太麼？我向她老人家今生今世都補報不盡，怎會再傷害她老人家。」

周曉芙漸漸恢復冷靜，嘆息了一聲，道：「那麼你找到黃山去，是想報恩了。」

胡新生道：「我不敢說報恩，因爲沈家對我的恩，我是十輩子也報恩不盡，我只能說是懺悔，代沈大哥盡孝。」

周曉芙沉思了一陣，道：「好吧，我現在相信你的話。」

胡新生長揖一禮道：「多謝姑娘明察。」

周曉芙還禮不迭地道：「理當如此，胡大哥請莫客氣。」

她一直都表現得非常生外，這時又改口叫他胡大哥了，顯見她心目之中的芥蒂完全消除了。

胡新生暗暗吐了一口長氣，忖道：「正直，明理，我眞沒有看錯她。」

慨嘆一聲道：「如蒙姑娘不棄，你還是稱我沈大哥吧！因爲這還不是我的本來面目。」

周曉芙「啊！」了一聲，再仔細一打量胡新生，搖了一搖頭道：「小妹看不出你戴了人皮面具。」

胡新生道：「這副面具是沈老太太的恩賜，它本來製作得非常精巧，再加上一番掩飾，就天衣無縫了，……她老人家的血仇一天不洗刷，我也就終生不恢復本來面目。」

周曉芙嘆息一聲，道：「沈大哥，想小妹那黃師姑息影江湖已久，認識她的人，已經不多了，怎會一下黃山就被害身亡，其中內情必不簡單，不知你有什麼發現沒有？」

胡新生道：「你可知道沈老太如何要離開黃山？」

周曉芙道：「這一點很要緊，我們也覺得奇怪，好好的爲什麼要離開黃山？」

胡新生淒然欲泣的道：「說來都是爲了我……因爲她老人家有意讓我見見她的朋友，給我一個建立新生活的機會，於是作了出山的決定。」

周曉芙眨了一眨靈眸道：「她對你這樣信任，不知你對她說了實話沒有？」

胡新生道：「我沒有瞞他我是什麼人，只沒有告訴她我與你沈師兄的事，因爲……因爲……我想，我遲早都是要告訴她老人家的。」

周曉芙一皺雙眉道：「你們在路上可發現有不平凡的事？」

胡新生道：「有，霹靂火雷炎他們一直在找我報仇。」

周曉芙道：「雷老前輩性烈如火，但恩怨分明，絕不傷害黃師姑，此外還有什麼可疑之人沒有？」

胡新生道：「再就是齊劍虹了……」

周曉芙接口道：「齊劍虹的可能性最大，他與沈家有着世代宿仇。」

胡新生道：「但齊沈兩家的宿仇，我已經替他們化開了，齊劍虹乃是一諾千金之人，又似乎不可能是他。」

周曉芙道：「你如何替他們言和的？」

胡新生訕訕的一笑，道：「我用了一點不大正常的手段，但是，我也幾乎賠了我的一條生命。」接着，又把如何與齊劍虹決鬥的經過情形說出。

胡新生之說出那件往事，倒不是有意邀功，而是爲了表示坦誠，因爲周曉芙聰明絕頂，不實話實說，說不定弄巧成拙，反而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周曉芙「啊！」一聲，出自內心的敬佩，道：「沈大哥，小妹能結識你，深以爲榮。」

胡新生長嘆一聲，道：「常言道『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却以爲蜀道雖難，還有路可循，惟有改惡向善一事，眼前是一片茫然，連方向都找不到……。」

周曉芙道：「沈大哥，你不要氣餒，江湖上總有明察是非之人，你已經有了好的開始，便不要因此自棄。」

胡新生吐了一口氣道：「我不是自棄，只是感慨而已。」

感慨一生，話題就遠了，周曉芙適時打住，道：「從今後，小妹誓爲你的後盾。」她早就心肯意肯，現在是明鑼响鼓的一口答應了。

周曉芙這一明確的表示態度，一股無形的精神力量，鼓舞得胡新生心情一振，道：「我胡新生今生今世就是永無雲開霧散之一天，也不再走回頭路了。」

周曉芙道：「你一定會成功的。」

話鋒一轉，接着又道：「我們言歸正傳，你還想得出可疑的人物不？」

胡新生凝思了一陣道：「你看郭玉笙的爲人如何？」

周曉芙道：「我對她不大清楚。」

胡新生一拍大腿道：「是了，我忘了一件事沒有告訴你了……。」

不待周曉芙再問，接着便自己解釋道：「沈老太太遇害前一晚，我因不願意連累沈老太太，留書告別，送了她老人家一本『一元經』和一粒『大還丹』，不知是不是因此遭人覬覦，禍起無常。」

周曉芙一點螓首，道：「『懷璧其罪』，大有可能！」

胡新生道：「我懷疑郭玉笙見寶起意。」

周曉芙道：「這可不是說着玩的。」

胡新生道：「我留的那封信也許毀了，但『一元經』和『大還丹』她一定留下了，只要能找到其中之一，她就難逃其罪了。」

周曉芙道：「她只要不把那兩樣東西帶在身上，我們就是找到了那兩樣東西，也不能認爲她就是兇手。」

胡新生一聽周曉芙的話，甚是有理，當下一征，道：「這却如何是好？」

周曉芙秀眉深鎖地道：「即使她就把那兩樣東西帶在身上，誰又會相信是你送給黃師叔的。」

胡新生一頓脚道：「我……我好恨啊！」

周曉芙輕嘆一聲，道：「沈大哥，你不要急，我們慢慢來，總會想出辦法的。」

胡新生並不蠢，當然也會用腦筋，他並不是發急，只是心裏說不出的難過，被周曉芙說得一紅臉道：「是，你說得是。」

周曉芙站了起來，道：「沈大哥，我們大家想辦法，現在我先回去了。」

周曉芙回到八達鏢局，進門遇見弟弟曉村，曉村劈頭問道：「姊姊，你到那裏去了？」

周曉芙一笑道：「弟弟，你現在也學得愛管閑事了。」

周曉村一聳雙肩，道：「我才不愛管你的閑事啦！你可知道，三哥很不高興哩！」頓了一頓，叫了一聲，又道：「姊姊，三哥有什麼不好？」

周曉芙苦笑一聲，道：「三哥沒有什麼不好。」

周曉村道：「姊姊，你該爲三哥想想！」

周曉芙玉面一冷道：「誰又替我想想。」

周曉村一怔，道：「姊姊……。」

「別煩我！」一扭腰，周曉芙跑到後院去了。

周曉芙見到胡新生之後，心情本來就亂，再被弟弟提起三師兄左良玉，心裏更亂，回到綉房，「嘭！」的一聲，關上了房門。

剛坐下，就有人敲門。

周曉芙沒好氣的問道：「誰？」

「小芙，是爲父我。」是父親天罡手周培英來了。

周曉芙不好意思的道：「女兒以爲又是弟弟在淘氣？」

天罡手周培英道：「你來，爲父有幾句話和你談一談。」

周曉芙疑神疑鬼的隨在父親身後，到了父親書房裏。

天罡手周培英一揮手，要她坐在他對面，道：「剛才你去會見的那年輕人是誰？」

沒提三師兄，周曉芙暗暗吁了一口氣，半眞半假的道：「他就是那位沈大哥呀！」

那位沈大哥，就是救他們脫險的沈大哥，這意思天罡手周培英一聽就明白。

天罡手周培英「啊！」了一聲，道：「你怎樣一下子糊塗了，不把他請回來？」

周曉芙道：「他人很怪，不願來。」

天罡手周培英嘆息一聲，道：「他對我們這份恩德，不知那一天能夠還報於他。」

周曉芙心中一動，暗忖道：「我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把黃師姑的死，借他的口提一提。」

心念一決，接着便道：「沈大哥他聽說我們在找黑心秀士胡才，他也找過一陣黑心秀士胡才，據他的調查，胡才似乎不是殺害黃師姑的眞兇，他說黑心秀士胡才雖然邪惡不正，但也不應讓眞正兇手，嫁禍他人，逍遙法外。」

天罡手周培英乃是性情中人，對沈大哥有着感恩不忘的心理，因此，也昇華了他的人格，對他的話有着從衷的信服，修眉一軒，道：「他是這樣說的？」

周曉芙笑道：「爹，女兒會傳錯話麼？」

當然不會，天罡手周培英一點頭道：「他說得對，不管黑心秀士胡才如何邪惡，我們也不應該就這樣認爲他就是殺害你黃師姑的兇手，這件事我要提醒大家……。」

「不！現在不能和別人商量。」

「爲什麼？」

周曉芙道：「因爲這樣容易被眞兇知道，說不定又會節外生枝。」

周培英笑了一笑道：「我想和雷炎柳風兩人商量一下，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胡新生已經開始懷疑郭玉笙，郭玉笙與雷炎柳風兩人尤爲接近，這和雷炎他們一提，還不直接到了郭玉笙耳中，周曉芙螓首連搖道：「最好不要和他們商量。」

天罡手周培英雙眉一蹙，周曉芙忽然問道：「爹，你看郭老前輩的人如何？」

天罡手周培英一震道：「你懷疑她？」數十年的老英雄，當然不是省油之燈，他已完全明白了女兒的意思。

一陣驚愕之後，天罡手周培英接着告訴女兒道：「說起她的爲人，當然，每人都有每人的缺點，她大體上都說得過去，只是舌頭長一點。你怎會懷疑到她身上去？她和你黃師姑頗有交情，她怎會傷害你黃師姑。」

周曉芙道：「在正常情形之下，她自然不會，如果另有原因那就很難說了。」

「什麼原因？還有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這個原因應該只有黑心秀士胡才自己知道，周曉芙不敢馬上吐露出來，搖了一搖頭道：「女兒只是這樣想，要眞知道那原因就好了。」

天罡手周培英嘆息一聲，道：「你黃師姑也眞是，在武林之中打了一輩子滾，平生嫉惡如仇，到頭來死得不明不白。」

周曉芙也是一嘆道：「這都不提了，黃師姑致死之傷，你老人家向他們問明沒有？」

天罡手周培英道：「據雷炎說，他們沒有查驗你黃師姑的傷勢……。」

周曉芙截口道：「他們太沒道理了。」

天罡手周培英道：「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爲你黃師姑是女人呀，所以就由郭老前輩料理了。」

周曉芙「啊！」了一聲，道：「由她一人料理！」

天罡手周培英道：「據郭玉笙說：你黃師姑死於一劍穿心。」

「有無打鬥情事發生？」

「這……他們沒說，爲父也忘記問了。」

周曉芙沉思了一陣道：「爹，這裏面大有文章，女兒覺得有開棺驗屍的必要。」

天罡手周培英道：「時過近月，只怕看不到什麼了。」

周曉芙道：「現在是冬天也許還不遲。」

周培英微一思致，便毅然點頭，說道：「好……。」

天罡手周培英又一點頭，說了一個「好」字。

開棺驗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照例沒有官署的批准，是誰也不能擅自行動的，可是，武林人物有武林人物的辦法，一切從權。

天罡手周培英與周曉芙在一個深夜裏來到沈老太太墳前，拜禱過後，便一齊動手，把沈老太太的屍體起出。

沈老太太的屍體果然沒有完全腐化，傷口也不在心口，而是在左腰間。

傷口已腐爛，看不出是什麼兇器所傷，不過他們另外又發現沈老太太身上中了劇毒。

這一發現，天罡手周培英已是怒哼一聲，道：「好一個可恨的兇手……。」

話聲中，雙目精光陡射，一轉頭，喝聲道：「什麼人？」天罡手眞不愧爲天罡手，在這種悲憤的情形下，仍不失其耳目之靈。

一條人影飄身而出，先不答理天罡手周培英的話，雙膝一跪，拜到沈老太太屍體前，大放悲聲，痛哭起來。

天罡手周培英微微一楞，口中驚「啊！」了一聲，周曉芙適時輕聲說道：「他就是沈大哥！」

胡新生痛苦了一陣，一抹眼淚，虎的站起來，向天罡手周培英撲地一拜，道：「有請老前輩作主。」

天罡手周培英雙手攙扶胡新生，激動地道：「少俠請起，上次多承少俠仗義援手……」

胡新生面色一正，道：「過去的事，請老前輩不要提了，但請老前輩爲沈老太太主持公道，晚輩感激不盡。」

天罡手周培英搖頭一嘆，道：「老夫慚愧，空負一生俠義之名，却連自己師妹的安全都保護不住，有負先師付托之責，敝師妹之不幸，乃是老夫的奇恥大辱，爲敝師妹緝兇復仇，更是老夫責無旁貸……少俠你……？」

胡新生道：「晚輩與忘一兄情同手足，而勝於手足，老夫人對晚輩更視同己出，愛護獎掖之恩，其重如山，她老人家之喪，晚輩如喪考妣。」

天罡手周培英道：「敝師妹之死，確有可疑之處……」

胡新生道：「不知晚輩可否檢查一下她老人家的遺體。」

天罡手周培英道：「她傷在右腰眼處，少俠無妨親自一看。」

胡新生雙膝跪在地上視了一番沈老太太的遺體，顫聲道：「刀傷不是致死主因，她老人家是死於兇器的劇毒之上。」

天罡手周培英道：「少俠所見，與老夫相同。」

胡新生道：「請老前輩恩准晚輩親手送她老人家覆土。」

天罡手周培英嘆息一聲，道：「少俠玉意感人，老夫樂於成全。」

胡新生撲地一拜，道：「多謝老前輩！」

身形一起，只聽「卡察！」一聲微响，胡新生已將自己左手小指與無名指硬生生的折斷下來，放入沈老太太棺木之內，情不自禁的悲呼道：「娘，孩兒暫不能相從你老人家於地下，但願你老人家靈佑孩兒，手刄元兇。」話聲一落，也不管左手斷指之傷，更不用器物輔助，就以一雙血肉之掌，一股狠勁的把泥土恢復原狀。

他這等行徑，那隻完好無傷的右手倒也罷了，可是他那隻已經斷去了兩指的左手，就不由的令人替他心痛了。

胡新生咬緊牙關，忍受着銼骨之痛，完成了自己這片赤誠。

當整個墳墓復原時，他那斷指處，已是皮翻骨現，慘不忍覩了。

周曉芙只看得心悸肉顫，痛同身受地叫道：「沈大哥，你這又何必呢？」

胡新生淒然慘笑一聲，道：「想起她老人家恩比天高的慈愛，這點皮肉之痛，又算得什麼？」

天罡手周培英嘆息一聲，道：「芙兒，快帮沈大哥裹傷。」

周曉芙替胡新生裹好手傷，天罡手周培英目光一凝，注視着胡新生道：「少俠，老夫一有句話要問你。」

胡新生肅然道：「請。」

天罡手周培英正聲道：「你可就是敝師妹的義子胡新生。」

老英雄，老眼不花，胡新生的行徑，已經給了他最有力的佐證。

胡新生此時此地，正是覩物傷情，痛不欲生之際，聞言之下，竟不顧後果的雙膝一跪，說道：「晚輩就是胡新生，甘願在老前輩堂下領死。」

天罡手周培英老淚一迸而出，伸手拉起胡新生道：「孩子，你不能叫你義母失望。」

大家錯愕了一陣，周曉芙首先歡呼一聲，道：「爸爸，您眞偉大！」

胡新生感慨得蒼白的臉色一紅，俛首道：「晚輩慚愧，想不到你老人家氣度恢弘一如汪洋大海。」

天罡手周培英慨嘆一聲，道：「武林之中，儘多有識有見之人與欺世盜名之徒，白道如此，黑道亦復如此，以偏概全，都非正論，老夫不才，還不是自以爲是之人。」

胡新生滿腹辛酸，一腔鬱結，聽了天罡手周培英這兩句簡簡單單的話，有如菩提灌頂，通體皆舒，神態一輕，道：「多謝老前輩明敎，晚輩終生受用不盡。」

天罡手周培英道：「此處不是談話之處，回到我們住處去詳細談吧。」

胡新生道：「目前晚輩尚不便露面，恐有未便。」

天罡手周培英沉吟有頃，道：「你說的也是。」

周曉芙道：「前面有一處地方，極是隱密，我帶你們去好不好？」

天罡手周培英點頭道：「好！」

× ×

天罡手周培英他們這次離開八達鏢局，爲時不多，前後不過三幾天，這幾天正好南北雙俠霹靂火雷炎和常笑翁柳風都出去了，而且，他們還比霹靂火雷炎他們早回來一天。

又是五六天過去了，周曉芙手裏拿着一封函柬笑吟吟的走進來，道：「各位，有好消息了。」

大家目光一亮道：「什麼好消息？」

周曉芙道：「黑心秀士胡才已經中計遭擒了，爹！這是鐵大叔的來信。」雙手把信送給了乃父。

天罡手周培英抽出函箋看了一眼，笑道：「鐵中英來信要我們去啦！黑心秀士果然栽在他手中了。」說着，將來信分傳在座的雷炎等人。

霹靂火雷炎高興得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子也有今天呀！去！咱們馬上到三英堡去。」

三英堡遠在金馬嶺，快馬加鞭，也得奔馳二天，但是這個消息太叫人興奮了，不到二整天，大家就趕到了三英堡。

三英堡老哥兒三人鐵中英，鐵中奇，鐵中秀大開堡門，把他們接了進去。

霹靂火雷炎人一進堡，便嚷着道：「那小子關在那裏，請先讓我們去看看他。」

鐵中英哈哈一笑道：「雷兄，你這火暴脾氣那一天能改，人已經落到了我們手中，還怕他飛上天去。」

霹靂火雷炎道：「我這脾氣一輩子也改不了，鐵老哥，你就別叫人心裏難過了吧。」

鐵中英一笑道：「那麼請吧！」

當先領路，在一座石牢裏，大家見到了黑心秀士胡才，黑心秀士胡才這兩天大約吃足了苦頭，看上去一臉蒼白，生氣全無，叫人見了好不高興。

眼見爲眞，見到了黑心秀士胡才，大家無不暗暗吁了一口氣，回到大廳上，擺上酒席，大家邊喝邊說起來。

說來，黑心秀士胡才也是惡貫滿盈，活該了結他罪惡的一生，突然躲在金馬嶺山區之內，生了重病，偏又不幸的被三英堡三堡主鐵中秀在行獵爲樂的時候被發現了。

黑心秀士胡才重病纏身，再會變化，也無能爲力，所以，被三英堡沒費多大力氣的得到了他。

霹靂火雷炎聽得大笑道：「這就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作惡多端之人終有一報。」

大家隨聲附和了一陣，鐵中英輕咳一聲，道：「周兄，現在黑心秀士胡才人是落網了，此人作惡多端，血債滿天下，依理當公告天下，大快人心才是……。」

話聲忽然頓了一頓，話鋒一轉，道：「只是，這一來……。」欲言又止的不再說下去，顯見其中大有文章。

果然，大家都顯出迫切之意，道：「有何不妥？」

鐵中英笑了一笑，道：「兄弟覺得這樣殺了他，未免太可惜了。」

霹靂火雷炎冷笑一聲，道：「這種惡人，留下來只是禍害，有什麼可憎的。」

鐵中英道：「雷兄有所不知，此人巧取豪奪，年紀雖輕，却已聚集了無數金銀財寶與罕世奇珍……。」

霹靂火雷炎「嗤！」笑一聲，道：「鐵兄可是還想在他身上撈一筆。」

鐵中英一笑道：「你看小弟是這種人麼？……不過話又說回來，他那批財物目前却是大有用處，各位不見近年來各地久旱不雨，有些省份，已是災情嚴重，亟待救濟……。」

天罡手周培英道：「鐵兄之意可是要他將那批財產交出來，作爲救災之用？」

鐵中英點頭道：「小弟正是此意。」

救災大事，大意異口同聲說道：「那好極了。」

鐵中英道：「兄弟曾和他談過此事，他亦有首肯之意，不過他有一個條件……。」

一言未了，霹靂火雷炎已是怒火上升，罵口道：「他媽的，這小子在作夢，條件不能答應他，他這次是死定了。」

鐵中英道：「他的條件倒不是要求活命，因爲他自己知道死有餘辜，不作過份之想。」

天罡手周培英道：「那他意欲何爲？」

鐵中英道：「他不承認殺死沈老夫人，他請大家替他洗刷這件寃情。」

霹靂火雷炎「哼！」的一聲，冷笑道：「寃情，簡直是笑話，我們親眼所見之事，難道還會寃枉他。」

天罡手周培英哈哈一笑，道：「這東西眞不簡單，死到臨頭，還妄圖脫罪……柳兄，意下如何？」

常笑翁柳風沉思了一陣，道：「常言道，『無風不起浪』，他既然有此事請求，依小弟的看法，倒眞要查他一查，否則人言可畏，大家都有未便。」

霹靂火雷炎瞪眼道：「咱們問心無愧，怕什麼人言可畏。」

常笑翁柳風笑笑地道：「尤其你我當時都在附近，更脫不了關係。」

霹靂火雷炎道：「當時還有慈雲大師和郭大姊在場呀！」

常笑翁柳風說道：「他們當然也脫不了關係。」

霹靂火雷炎道：「笑話，幾十年的朋友了，難道還會傷害她！」

常笑翁柳風道：「那是事實，但現在我們是要那惡賊的銀子救災，爲了救災，我們也只有將就他一下。」

鐵中英道：「柳兄說得是，所以小弟已擅自作主，飛函通知了慈雲大師與郭大姊，請他們一同前來共策進行。」

霹靂火雷炎滿肚子的不痛快，氣忿忿的道：「那小子總不能空口說白話，說沒有傷害沈大嫂，我們就相信他吧。」

鐵中英道：「關於這一點，小弟也曾問過他，據他說，他打敗你雷兄之後，便決心遠離沈大嫂而去，因感於沈大嫂對他的恩義，所以，他留了一份禮物給沈大嫂………那是一本『一元經』和一粒『大還丹』。」他不待別人發問，一口氣先自告訴了大家。

霹靂火雷炎大叫一聲道：「見他的大頭鬼，誰見過他什麼『一元經』，『大還丹』？」

常笑翁柳風一笑道：「雷兄，你當然沒有見到，你要見到了，那就成了兇手了。」

霹靂火雷炎道：「我是說他無中生有。」

鐵中英點了一點頭，道：「有此可能，所以，小弟不願將擒獲黑心秀士之事，公之於天下，以免將來成爲江湖笑柄。」

霹靂火雷炎道：「兄弟還是那句老話，不要庸人自擾，把他殺了一祭沈大嫂，便一了百了。」

鐵中英道：「可是，我們要他的銀子救災啊！」

天罡手周培英一嘆道：「我們要是心狠手辣的黑道人物就好了，怕他不將藏鏹之地說出來。」

因爲大家不是心狠手辣的黑道人物，所以，使不出那些惡毒的手段來。

這是面子問題，就霹靂火雷炎也不敢毛遂自薦，挺胸自任了。

最後的結論，是接受黑心秀士胡才的條件，展開調査。

第二天，慈雲大師和郭玉笙先後趕來了。

郭玉笙聽了這個決定之後，心裏老大的不願意，悄悄的埋怨常笑翁柳風，道：「柳老弟，你這就太不够意思了，你爲什麼讓他們這樣做？」

常笑翁道：「他們打着救災的幌子，你能說個『不』字麼？」

郭玉笙道：「鐵中英也是多事，當時把那小子殺了不就結了。」

常笑翁柳風道：「大姊，你不要怨三怨四，也不要心神不定，小弟自有辦法叫他們什麼也查不出，你放心好了。」

常笑翁柳風的計智，郭玉笙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當下接着問道：「你有什麼妙計？」

常笑翁柳風沉吟了一下，又目光流水般向四週打量了一週，小心謹愼的道：「三言兩語那能說得淸楚，我們找個地方詳細談談。」

郭玉笙一皺眉，道：「那有那麼方便的地方。」

常笑翁柳風道：「晚上，你到我房裏來如何？」

郭玉笙搖了一搖頭道：「你們那裏不方便，還是你到我房裏來好。」

常笑翁柳風點頭同意了，到了晚上三更過後，郭玉笙虛掩着睡房門，常笑翁柳風，如約而至。

郭玉笙問道：「你有什麼好法子，快說出來。」

常笑翁柳風說道：「小弟一共想了三個法子，你看那一個法子可行，我們就用那一個法子。」

郭玉笙道：「第一個法子？」

常笑翁柳風道：「殺人滅口。」

郭玉笙道：「關那小子的地方，好不好下手？」

常笑翁柳風說道：「很難！他們看守得很嚴。」

郭玉笙道：「第二個法子呢？」

常笑翁柳風道：「移禍江東。」

郭玉笙道：「移給誰？」

常笑翁柳風道：「老和尚。」

郭玉笙一皺眉頭道：「不妥吧！」

常笑翁柳風道：「你別看他最沒可能傷害沈大嫂，其實他最有可能。」

郭玉笙迷惑地道：「此話怎講？」

常笑翁柳風道：「郭大姊，我問你，你如果不是碰得巧，我想沈大嫂絕不會把那小子留信的事告訴你。」

郭玉笙點點頭道：「這倒是實情。」

常笑翁柳風道：「但沈大嫂對老和尙就會不同了，因爲他們關係不同，她一定會完全告訴老和尙，於是老和尙見財起意之罪，就可以成立。」

郭玉笙道：「但他不是那種人呀！」

常笑翁柳風一笑道：「郭大姊，你又何嘗是……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常理以判斷的，只要有理由，有證據指向他，他就不是那種人，也成了那種人了。」

郭玉笙道：「你所說的證據，是不是我們的東西要吐出來？」

常笑翁柳風「哎喲！」一聲，道：「我的好大姊，事到如今，能消災遠禍，就已經不錯了，你也……。」

郭玉笙道：「你的第三個辦法是什麼？」

善財難捨，她不大甘願將已經到手的東西吐出去。

常笑翁柳風笑了一笑，道：「第三個辦法……只怕你更不會同意了。」

郭玉笙道：「你先說出來看看。」

常笑翁柳風吞吞吐吐的道：「第三個辦法，第三個辦法，是你挺身認罪……。」

郭玉笙驚叫一聲，道：「你……。」

「你」字剛出口，她張開的口腔就再也閤不攏了，因爲常笑翁柳風突然出手，像郭玉笙暗算沈大嫂一樣，暗算了她，不過他沒有當時要她的命，只點了她的穴道。

郭玉笙張大着眼睛，一臉驚駭欲絕之色，無奈身手被制，有口難言。

失望之下，郭玉笙一雙蒼目之內，眞要冒出火來。

常笑翁柳風道：「郭大姊，你不能怪小弟心狠手辣，只因你這次的事情，做得太糟了，小弟想帮你的忙，都帮不上了。」

郭玉笙雙目之中的怒火漸息，代之而起的是一臉詢問之色。

常笑翁柳風慢條斯理的一面翻動着郭玉笙的行囊，一面帶着淡笑道：「你千不該，萬不該，用你那把淬毒佩刀下手，人家只要一開棺驗屍，就坐實了你的罪行，你眞做得太糟糕了，所以小弟想帮你的忙也帮不上了……你看……你這人多差勁，這個時候還把『大還丹』帶在身上。」他一面數說着郭玉笙，「大還丹」也就到了他口袋裏去了。

郭玉笙恨不得破口大罵他一頓，可是她有心無力，又急又氣，一股怨氣直衝腦門，雙眼一翻人被氣得昏死過去了。

常笑翁柳風「嘿！嘿！嘿！」一聲冷笑，道：「最好的辦法是你畏罪自殺，一了百了。」

伸手取出郭玉笙佩刀，左掌一落，先拍開了她的穴道，接着不等她回醒過來，刀刃一送，就送入她心口之內，接着左手一揮，拉起郭玉笙右手，扶在她心中刀柄之上，佈成自殺的樣子，接着，把自己保留的那封信放在郭玉笙行囊之內，然後，吁了一口長氣，轉身回到自己房中，蒙頭大睡起來。

第二天，發現了郭玉笙的死，一切都如常笑翁柳風的安排，證實了她的罪行，大家對她一陣惋惜感嘆之後，人死不能計仇，又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只好隱惡揚善的，結束了這段公案。

沈老太太的死，算是沒有黑心秀士胡才的責任，可是黑心秀士胡才一身麻煩太多了，當前，第一個要找黑心秀士胡才算帳的就是霹靂火雷炎，他滿懷切望的向鐵中英說道：「鐵兄，現在可以把那小子交給兄弟處置了吧？」

鐵中英望了天罡手周培英一眼，道：「這個……這個……。」

他個人很爲難，拖着話尾，希望天罡手周培英接話。

要知，這原來是鐵中英與天罡手周培英共同演出的一齣戲，因爲驗屍之後，巳可斷言，郭玉笙就是殺人兇手，他們本來擬定了一個詳細計劃，施展有形無形的壓力，把郭玉笙的罪行逼出來。

詎料，郭玉笙一來，根本不用他們逼，她就悔罪自殺了，這倒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因此，事情的變化，超過了他們原有的安排，霹靂火雷炎這一說話，可就弄得鐵中英有點手足無措了。

天罡手周培英輕輕「咳！」了一聲，正要接話的時候，一聲「阿彌陀佛」，慈雲大師立掌當胸合十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胡施主既非謀殺沈老夫人兇手，可見他乃誠心悔改，立志向上，雷老施主何不上體好生之德，一念生仁，放過胡施主。」

霹靂火雷炎頭一搖道：「不行，老夫立過誓，非向他討回這筆血債不可。」

周曉芙秀眉一蹙，道：「老前輩，胡新生巳經將他全部藏鏹交出來救災，算是立了一大功德，照說也該將功折罪了，你老人家何不網開一面，放過他，也給有心改過向善的人，開一條坦途。」

霹靂火雷炎道：「那是橋歸橋路歸路兩回事，他答應捐出全部藏鏹，我們答應他洗刷殺死沈大嫂的罪嫌，現在他的罪行巳經洗刷清楚，我們巳不欠他什麼了，他這種爲惡之人，如不給予一個懲罰，將來何以服天下英雄。」

周曉芙道：「可是他巳悔改了啊！」

霹靂火雷炎冷笑一聲，道：「他這樣就算悔改了，那麼郭大姊就死得大寃枉了，她也很可以說一句『對不起，我錯了，我悔過，我自新』，這樣她是不是也可以不負殺害沈大嫂之罪了！」

天罡手周培英目光一瞪道：「雷兄說得是，胡新生罪有應得，鐵兄，你就把胡新生交給雷兄吧！」

周曉芙花容慘變，道：「爹……。」

天罡手周培英一抖手道：「不要說了。」

鐵中英轉頭向一位堡丁一頷首，道：「帶胡才！」

黑心秀士胡才帶上來了，只見他這時的臉色更是蒼白，緊抿着發紫的雙唇，兩眼無光，看來他的病情確實不輕。

他無神的目光，也沒展望全廳，頹廢的向椅子上一坐，似是早巳把生死置之度外，話也懶得說了。

天罡手周培英嘆息一聲，道：「胡新生，你這次捐出所有的藏鏹，在某一方面說，你這是一件極大的功德，照理我們就該寬恕你的過往，給你一次新生的機會，不過，話又說回來，你所捐出的財物，都是來自不義，並非你用正當手段辛苦得來，理應取之於民，還之於民，所以，你不應有居功的想法，只能視同歸還一部份債務，……老夫這種說法，你是同不同意？」

黑心秀士胡才上氣不接下氣的道：「老前輩的看法，晚輩完全同意。」

天罡手周培英道：「所以，我們不能因爲你捐出全部藏鏹而庇護你過去的惡行。」

黑心秀士胡才道：「晚輩從來沒有這種想法，你們替晚輩洗刷了弒母之罪，晚輩巳是感激不盡，何敢侈望免罪。」

天罡手周培英一點頭道：「好！好漢做事好漢當，你與霹靂火雷炎的事，你們自己解決吧。」

黑心秀士胡才轉向霹靂火雷炎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可稱心如意了，欠債還錢，殺人償命，晚輩這條送命給你了，你請下手吧！」

霹靂火雷炎虎的站了起來，冷「哼！」一聲，走到黑心秀士胡才面前，單掌一舉，道：「你別以爲你有病在身，老夫這次死了心，軟硬不吃，老夫檢了你的便宜，就是將來被人唾罵，老夫也非宰了你不可。」

說罷鋼牙猛然一咬，大喝一聲，道：「領死！」

驀地，一聲嬌喝道：「住手！」周曉芙玉面含霜的一抬玉臂，托住了霹靂火雷炎手肘。

霹靂火雷炎一怔，道：「賢侄女……。」

周曉芙冷然說道：「要算帳，大家就得算個一淸二楚，雷老伯，請你先還小侄一個公道來。」

霹靂火雷炎一愣道：「你要老夫還什麼公道？」

周曉芙道：「害死我們師姑的公道。」

霹靂火雷炎一楞道：「令師姑乃是死於郭玉笙之手，與老夫何干。」

周曉芙道：「你老伯不把郭玉笙找來助拳，我們師姑怎會遭此奇禍？你能說你毫無責任

嗎？……」

霹靂火雷炎脾氣倔强，但人實在是個好人，周曉芙拖出這套不大是理由的理由來，他眞還深以爲憾，訥訥地道：「我……。」

周曉芙冷笑一聲，又道：「還有『一元經』和『大還丹』都還沒有着落，那該是我們繼盛師侄的，你說，怎樣辦？」

霹靂火雷炎理直氣壯的氣焰被周曉芙說得一楞一楞的，不知如何是好。

周曉芙得理不讓人，一看霹靂火雷炎毫無還手之力，「哼！」了一聲，又道：「還有，人家救了你的命，你却要人家的命，這算是那門子道理。」

霹靂火雷炎算是找到了套話的機會，道：「他什麼時候救過老夫的命？」

周曉芙道：「不久前，在白屋雙怪手中把你們救出來的，不就是他。」

霹靂火雷炎雙目一瞪道：「你怎樣知道是他？這才怪呢？」

周曉芙道：「我不是告訴過你們，我們姊弟見過他的眞面目，只是當時不知道他就是胡大哥吧了。」

霹靂火雷炎一震，道：「是他？」

周曉芙道：「好了，小侄該說的都說完了，這筆賬你估量着算吧。」

霹靂火雷炎洩氣地向着黑心秀士胡才道：「你爲什麼要救老夫？」

黑心秀士胡才淡淡的道：「你不要相信周姑娘的話。」

霹靂火雷炎可知道周曉芙的爲人，那能不相信她的話，黑心秀士胡才這一否認，更叫他內心之中不得安然，臉色僵愣了半天，然後一頓脚道：「也罷，老夫暫時放過你，咱們的賬以後慢慢再說。」那就是說，可能再算，也可能就此勾消，不再算了。

天罡手周培英輕聲一笑，道：「雷兄，眞是一條恩怨分明的漢子。」

鐵中英目中一掠慈雲大師與常笑翁柳風兩人道：「雷兄大仁大量寬恕了胡老弟，不知兩位有無指教？」

慈雲大師口喧佛號「阿彌陀佛」，道：「善哉！善哉！」

常笑翁柳風道：「胡大俠一念回頭，造福災黎，立此不世善功，依小弟之見，胡少俠應有應得之禮遇。」

鐵中英哈哈一笑道：「來人，伺候胡少俠更衣沐浴。」

常笑翁柳風心裏有鬼，巴不得霹靂火雷炎一揮掌把胡新生立斃當場，詎料，霹靂火雷炎雷聲大雨點小，到頭來沒了事，留下這條禍根，心裏至爲不安，他乃多智圓滑之人，早巳看出鐵中英他們有意開脫胡新生，所以索性反過來替胡新生說起話來。

少頃，胡新生沐浴更衣出來，他經過一番修飾之後，臉上雖然病容未褪，巳是儀表非凡，判若兩人。

周曉芙可說是在衆人之中對他最熟知的人，這時，也不免對他從新打量了一陣，心胸別別跳動，玉面隱隱泛上一抹紅霞了。

鐵中英吩咐另外設上一桌酒席，爲胡新生洗塵。

席間，談起如何追尋「一元經」與「大還丹」之事，胡新生微微一笑，道：「各位放心，『大還丹』晚輩不敢說有把握追回，但是那『一元經』晚輩敢放膽說一句話，遲早終將珠還合浦。」

周曉芙一笑，道：「你倒說得信心十足似的。」

胡新生道：「在下本來就信心十足。」

周曉芙道：「話不要說滿了，到時候追不回來，可就丟人啦！」

胡新生道：「姑娘有所不知，因爲其中別有安排，所以在下敢於放言。」

周曉芙微微一怔道：「原來你在那書中作了手脚……你作了什麼手脚？」

胡新生欲言又止地道：「這……。」

周曉芙嬌嗔道：「不要再吞吞吐吐了，快說吧。」

胡新生道：「說開了也沒有什麼，在下在『一元經』上，下了一些藥物，只要翻看那『一元經』之人，不出百日之外，便將在練功的時候走火入魔。」

周曉芙道：「你在計算我師姑！」

胡新生道：「姑娘請不要誤會，在下如何會計算她老人家，不過是有備無患的預防措施，想不到居然派上了用場。」

周曉芙皺了一皺柳眉，一臉迷惑不解之色道：「他走火入魔是他的事，你怎麼樣找得出他來。」

胡新生微微一笑道：「那種走火入魔，非同尋常，不尋常之走火入魔，就不是他個人的秘密，勢必轟動天下，引人注目，到那時候，我們只要聞訊而去，便可手到擒來。」

周曉芙有所悟的「啊！」了一聲，道：「我知道了，一定是解藥上的問題，……。」

她話聲一拖，希望胡新生接話，但是胡新生只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

這是一個令人繫懷不釋的問題，大家都有相同的感覺，也都有着周曉芙同樣的心情，希望他肯定的答復，因此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看得他不好意思的紅了一紅臉道：「他將要變成一個花痴……。」

周曉芙驚叫一聲，道：「你爲什麼這樣壞，那豈不是又要連累上許多無辜的人。」

胡新生一怔道：「姑娘說的是，在下罪該萬死，當時倒是慮不及此，這却如何是好？」

周曉芙沉思有頃道：「你有解藥沒有？」

胡新生道：「有。」

周曉芙轉向乃父天罡手周培英道：「爹，此事萬萬不能任由他毒發害人，最好把話說出去，請他自動來換解藥。」

周培英道：「善財難捨，只怕對方不會睬理，而且未到黃河，他也不會死心，只道我們在騙他啦！」

周曉芙道：「毒發之後，他還是少不了解藥，到那時候丟人才大啦！何況，師姑又不是他殺害的，他不過是得了一份意外之財而巳，按理他也沒有什麼不是，我想他只要多想一想，就不會自找難堪了。」

常笑翁柳風聽得臉上的神色變易不定，不知他這時心理作何想法。

胡新生忽然一皺眉頭，道：「另外還有一個顧慮，不知各位前輩想到了沒有？」

「什麼顧慮？」

胡新生道：「如果那『一元經』給郭玉笙得手之後，就藏起來了，那根本不可能到別人手中，那就糟了。」

周曉芙一笑，道：「這一來，你就沒訣了吧。」

胡新生黯然道：「在下失算，想不到得經之人，會不待毒發先自死去。」

大家一想到這一點，剛才的一股高興，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再討論下去，就顯得輕重不踏實了。

這頓酒飯，只是對胡新生的一種禮貌，因爲大家剛吃過不久，只是陪陪客而巳。

因此，這個酒席結果來得很快。

席後，慈雲大師首先告辭回山而去。

接着，霹靂火雷炎與常笑翁柳風亦雙雙離開了三英堡。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鷹千里點了寇英傑穴道，正欲震開郭白雲棺材時，成玉霜突至，把鷹千里驚走，成玉霜在寇英傑身上搜出郭白雲遺物，把越女劍法及珠串放下，而將翡翠駱駝取去，她說這原是她之物，最後向寇英傑詢問，郭白雲可有收藏金龍老人遺下的百鯉穿波圖，寇英傑僞稱從未聽過，成玉霜對此點深信不疑，但她又警告寇英傑，她雖信郭白雲生前並未獲得此一幅寶圖，但鐵海棠及一般江湖中人咸認此寶圖已被郭白雲得去，要寇英傑愼防，寇英傑雖一時騙過對方，而對方一時不走，威脅也就未會解除——

再度生死厄

對於寇英傑來說，對方硬性拿走了那個翡翠駱駝，無異是一種盜賊的行為，寇英傑沒有理由再這般的對她禮待，然而設非是她的解救，只怕寇英傑此刻落得的下場更加悲哀，如果不是眼前這個婦人的解救，寇英傑早已為鷹千里所擒，不要說所有郭白雲留交的遺物不保，就是他這條命，要想保存也是萬不可能了！

是以，基於以上的理由，寇英傑對於這個婦人的感激遠超過恨惡，至於她所拿走的那個翡翠駱駝，也就無可奈何了！

美婦人緩緩走到了靈柩旁邊，再次的向着郭白雲的遺容注視着！

良久，她嘆息一聲道：「我不該驚動他的……」遂即回過身來道：「我走了！」

三字出口，她身子霍地狂飄而起，就在她身子騰起的一刹，那兩扇虛掩着的紙窗，倏地敞開來，隨着她投出的身影窗扇又自行闔攏！

寇英傑呆立了一刻，才恢復了鎮靜！

他腦子裏反覆思索着那婦人的名字——「成玉霜」三個字，對她的身世行踪感到無比的好奇！

他當然為着失落的那個「翡翠駱駝」感到懊喪，反之，卻又不禁為着能夠保存現有的一切而慶幸！無論如何，他決定要儘快離開這個地方！

終晤夢中人

×　　×　　×

七天以後，他終於來到了「臯蘭」這個地方！

這是個大地方，市街整齊，人文薈萃，青石板舖就的地面展延出一脈的塞外風光，楊柳搖曳着一天的碧綠，使遠來的遊子，乍然目睹之後，感覺到一種無比的輕鬆，彷彿一下子忘卻了旅途的勞累！

「臯蘭」「白塔」兩座巍峨的高山，一前一後拱衛着，青天白日，和風廣被，麥田裏起伏着的層層麥浪，尤其使人陶醉——

即使你是第一次來，你也會深深的愛上這個地方！

寇英傑把郭先師的靈柩暫寄在市郊的「白塔寺」，他自己因形容憔悴，服喪在身，再加上有了前此在秦州的經驗，也就不再隨意住店，就在廟裏掛了個單，佈施了一兩銀子，暫時歇了下來！

有了前幾次的經驗，他不得不儘量收斂行踪，雖然說已來到了先師故居，可是他依然謹愼言行，甚至於對廟裏的和尚他都未敢吐實。

「白塔寺」乃是臯蘭城一所極為壯觀的寺廟，地處「鎮遠門」外，而正當黃河之濱！

這裏香火極盛，全寺有三百寺僧，寺刹之建築稱得上金碧輝煌，寶相萬千！

寇英傑因隨靈在身被接待在較為僻靜的西禪院裏。

這所院子只由一個叫「風火僧」向元的老和尚看守着，有一個很小的佛堂，署名是「小禪山房」，住寺的和尚不過八人，較之「白塔寺」的其它各個殿院香火可就差遠了！

然而，這片西禪院裏，卻有屬於它自己的一番寧靜，和獨攬水光山色的一面雅座，這些卻又是其它各殿院所無法比擬！

院子裏栽種着十數株老松，高插雲天，和禪房外的幾株老梅，對映成趣！

人們喜愛梅樹，乃在於它獨特嶙峋的形態與氣質，倒還不會聽說過梅不開不雅的說法，松亦然，無論什麼地方，如果種植了這兩種樹木，必然令人心曠神怡，尤其是出家人的寺院裏，望之而與出塵之念，含蓄着幾許仙佛的出世崇高哲學！

歲值晚秋，老梅蒼勁的樹幹上，已吐出了幾點生芽，殘陽夕照，雲高飄飄，大地肅殺。

寇英傑方自把先師的靈柩安置好了，他佈施了一些燈油錢，情商這西禪院裏的和尚，在靈前唸上一卷經，放上一個「焰口」！

一堂功課作下來，已是和尚們用晚膳的時候了！

和尚們陸續的去了，他乃得暫時的安寧，徐徐步出佛堂！

剛剛進寺的時候，先已用過飯了，現在還不餓，出得佛堂，接觸到清冽的一陣風，目睹着院子裏的古松老梅，心裏興起了一陣安適之感，說不出的舒坦！

站立在高聳的廟台上，鳥瞰着浩瀚的黃河之水，只見河水翻騰，一瀉千里，殘陽下水色泛金，目力極視而不見其源——

這條馳騁中原，行經九省的第二大河，果然雄姿英發，慷慨激昂而不可一世，揆其來勢，出自青海「巴顏喀喇山」北麓「達噶素齊老山」下，原為「星宿海」，繞積石山，而入隴省，這裏首為其經，是以水勢奇猛，拍岸濤天，蔚為壯觀！

寇英傑這個出身平凡的天涯遊子，在一連串不平凡的連續遭遇之下，也變得不平凡了，這些日子以來，他飽經風霜，累經大敵，無論閱歷抑或人情事故，也都大為增進——

此刻，他目覩着眼前的壯觀肅殺，卻不禁興出了「人天合一」的出世之感，下意識覺得自己彷彿化身於河道中的一堵礁石，正自身受着澎湃騰奔河水的無情衝激和洗淬，而那堵礁石卻不退縮，何能退縮？恍惚之間，他已似強大了許多，不再懦弱了。

「施主可曾用過膳食了？」

聲音蒼勁，而有磁音，起自右側松下。

寇英傑霍地回首，發現到了那棵松，從而也就發現了松下的那個年老比丘！

「風火僧」向元！

初來西禪院時，他們已經見過了。

這時那個貌相清癯，五嶽朝天的黑和尚，拳着一條腿，怡然自得的坐在一截樹根上，身側放着一卷經，一隻瓦罐，罐子裏是清冽的甘泉，置着一個大木杓，寇英傑看他之時，他正仰起頭來，把滿滿的一杓清泉注入喉中，狀如長鯨吸水，一飲而光！

放下木杓，他呵呵一笑，拍打着僧衣站起來道：「施主怎不到前面去進膳食，山上涼，夜又長，很容易感覺飢餓呢！」

寇英傑欠身一稽道：「多謝師父關愛，在下來時已用過飯了，身邊還有幾個鍋餅，夜裏餓了也無妨，大師怎麼不去用膳？」

和尚赫赫笑道：「衲自辛丑年習辟穀，過午不食，算來已有些年了！」

寇英傑欠身道：「失敬，失敬！」

和尚道：「施主來到臯蘭，怎不直接投親？這裏可有朋友？」

寇英傑道：「在下是外鄉人，這裏並無親戚，只待將先師靈柩送達之後，即行離開，尚未曾想到在此逗留！」

和尚嘴裏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但不知施主師尊，喪居那裏？」

寇英傑一笑道：「在下要請教——大師父可知這裏有座興隆山麼？」

和尚道：「有有——施主，你且看來！」

言罷他向前走出幾步，寇英傑自後跟上！

二人來到廟台邊上，只覺得天風冷冷，風力沿着白塔山的邊緣疾旋不去，形成疾勁的氣流漩渦，二人身上長衣俱被獵獵揚起。

風火僧向元抬手指向遠方道：「喏！施主且看，那白紅參雜處，就是興隆山！」

寇英傑道：「多謝大師——」

山處邊遠，似與天際相齊，一道紅紅的夕陽雲彩，帶狀的描出一長條異彩，嶙峋的七股山峯，都像鑲鑲了一圈金紅色的彩邊，山尖上大概有積雪，冰雪夕陽互一對映，渲染出瑰麗的顏色，好景緻！

看到這裏，寇英傑心裏禁不住讚了一聲妙——卻見那風火和尚，瞇着一雙細長的眸子，打量着遠遠的山勢，頻頻點頭不已——

「興隆山與伏蟒山相扣聯，前後七峯，展延百數里，號為飛仙所居，施主可曾覺得那片紅光過於渲染些了麼？」

「在下正有同感！」

和尚「呵呵」笑道：「那是因為嶺上多生紅梅之故，因山上終年常有白雲日夜不分時令，四時皆稱花香，紅花夕陽相映生色，本地人叫它作『血海騰龍』，呵呵——施主看是否有幾分傳神？」

寇英傑早已為那番天然景緻所吸引，禁不住連口讚頌不已！

和尚用他那隻黑手，比劃着山勢道：「施主要去的興隆山是在前面三峯，後面四座峯頭卻是屬於伏蟒山的界限，那裏傳說氣溫酷寒，倒是興隆山景緻天成，稱得上人間洞天了！」

寇英傑道：「大師父對那裏很熟麼？」

「熟也並不甚熟——」和尚展開着一雙花白的眉毛：「倒是去過幾回——」

說着他臉上帶出一片笑意又道：「——那裏有一處地方叫『白馬山莊』。」

寇英傑頓時心裏一動，卻沒有現於面上！

和尚含笑接下去道：「——白馬山莊，老衲倒去過幾回！」

寇英傑道：「在下要去的地方，正是白馬山莊，大師父可否指引一條明路！」

「啊——」和尚道：「那倒是巧極了，白馬山莊，居民不過三五十戶，多是前朝遺老，施主令師大名——？」

寇英傑本待直說，可是他卻想到師父大名滿天下，如道出實話，和尚必然大吃一驚，說不定又多上一些閑是非，是以他話到嘴邊又吞住。

當下乃改口說道：「先師姓雲——草字雙飛！」

和尚楞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倒沒聽說過了——老衲前些時去那裏，乃是同敝寺的鏡明方丈專誠拜訪一個江湖奇人郭老王爺。」

「郭老王爺？」

「施主不要誤會……老衲說的王爺，可不是在朝為官的王爺，而是有金大王之稱的那位江湖奇俠，郭白雲郭老俠客……施主大概也曾

聽說過這個人吧！」

寇英傑一抱拳，肅聲說道：「郭老俠名久播，在下自然聽過，想不到他老人家也住在興隆山。」

風火和尚感慨着道：「郭老王爺當得上是個異人，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可稱天下無敵，敝寺的方丈，就曾專誠請他老人家指點這功夫，老人家當時送了敝寺方丈四個字的偈語，至今方丈仍受益無窮！」

寇英傑道：「這麼說，在下此去興隆山，交待完了先師喪事，倒要專程去拜謁他老人家一下了。」

「那可沒這麼容易！」老和尚微微笑着：「他老人家是不是在山上還不一定……就算是在山上，平素也是不見外客，那位玉小姐更是出了名的難惹，她武功得自老王爺親授，可是不得了，誰也不能輕易冒犯！」

寇英傑道：「這麼說，外人是無法上門拜見了？」

「很難！」和尚忽然又笑道：「這也難說就是了，山上有一處地方叫梅園，郭老爺子與那位玉小姐最喜梅花，閑來無事時，常愛在那裏走走，施主如果有心拜見他們，不妨在每日晨昏，到那裏去等着，說不定有意外的遇合，也未可知！」

寇英傑抱拳道：「多謝大師指導——在下聽說郭老先生門下有兩位弟子，是否也住在一起？」

風火和尚道：「不錯，二位少君武功都高不可測，只是並不住在山上，聽說兩位少君掌管着老人家百萬的家財，目前在甘涼經營着珠寶生意，每月才得上山一次！那位二少君複姓司空，單名一個遠字，前時有幸，還到過敝寺幾次，方丈請教過他的劍法，果然高明，只是……這兩個人，似乎對名利心過重，聽說不得郭老喜愛！」

說到這裏嘆息一聲，雙掌合十，又道：「阿彌陀佛，名利之心導源於貪，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孵，化，萓，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貪字爲本——無量佛——喃嘸阿彌陀佛！」

寇英傑待他唸完佛語之後，道：「這麼說，這白塔寺與郭老先生淵源甚厚了。」

「誰說不是！」風火和尚看了他一眼，苦笑道：「不瞞施主你說，這甘涼地方有十處寺廟，包括敝寺在內，都接受過郭老王大量金錢佈施，阿彌陀佛——！」

他合手又喧了一聲佛號，才繼續道：「郭老王可謂是我們佛門的大恩人，這十座廟剎的香火，多賴以維持，只是——自從二位少君管賬經營以後，却對出家人刻薄多了，每月照例的布施銀子，也常常藉故拖延不給，敝寺已很久沒有領到了，最可憐的是宏濟寺，當初建廟的銀子，全賴老王爺解囊支持，如今一旦中斷了接濟，廟裏香火不濟，百十名僧徒，幾乎已瀕臨斷炊之危，目前多賴各廟宇互相接濟維持，說來也實在可憐！」

寇英傑道：「這種情形，郭老先生豈能不知？」

「施主有所不知！」風火僧這才吐出了滿肚子的苦水道：「郭老王平素很少在家，他老人家自從三年前參習上乘心法以後，已不問外事，家事有他女兒，外面事也就聽令他那兩個弟子負責——」說到這裏嗓音壓低道：「聽說老王爺關照每月不得中斷十所廟宇的接濟，奈何二位少君是陽奉陰違，把這筆爲數可觀的銀錢，用以中飽了私囊——」頓了一下，他雙手合十，又自高唸一聲佛號，嘴裏連聲道：「罪過……！罪過！」

寇英傑心裏對於二位未曾謀面的師兄，有了一個大約的認識，也就不再多問，當下合十告退，向所居禪旁自行步入！

他當然不是眞的回房歇息，只是不願讓那風火和尚知道而已！

出了「白塔寺」——他急急策馬，順延着黃河右側的一條黃土驛道，一逕的疾馳下去！

一盞茶的時間以後，他已來到興隆山下！打量着眼前的山勢，他由不住興出一聲讚嘆，暗暗讚揚着先師生前果眞是好眼力，選擇了這裏居家！

在一片蟬聲裏，但見眼前柳栢成蔭，山勢極爲遼闊，共分有雙股敝道向內山環抱進去，放眼看去，一片靄靄秋光，雲霞迷離處，點綴着萬紫千紅，間欲有白鷺成羣，耳中不時婉轉着靈禽的啁啾！

兩條敝道雖是相背而馳，觀其盤旋之勢，却是殊途同歸。

仰首前瞻，細察山勢，明顯的分爲三道界限，面積最廣大，展延百里的第一界綫，即是最下的第一界限，這一道界限內，鳥語花香，秋色宜人。

第二道界限，屬於半山之勢，牽連後山諸嶺，天光自四峯交投直射，樹挺而秀，風迴而轉，泉聲潺潺在聞，似更能獨得天地之鍾秀！

至於第三道界限，概爲少拔千仞之嶙峋峻嶺奇峯，那裏白雪常封，雪氣氤氳，却非極目所能窺其堂奧！

寇英傑把眼前山勢，看了個清楚，胯下黑水仙，已不耐發出嘶聲，頻頻刨動前蹄，寇英傑微微抖韁，即刻向嶺內奔去！

一片秋色蟬聲，他來到了一處內山腹地——一面是展延數里的秋收旱田，另一面是水明山秀的天上人間！

高有十丈的一方巨石，拔地直起，作馬揚前蹄之勢，透過巨石腹跨之下，蜿蜒出一道迂迴的山路，自此地勢漸漸昇高！

巨石上赫然鐫刻着「白馬山莊」四個大字，字迹蒼勁，其上抹以翠綠，望之而興古意！

寇英傑方自對石凝視，耳聽得身後急促的脚步之聲，他不禁帶馬回頭！却使得他微微一驚。

目光望處，只見一頂青呢大轎，在四個黃衫短衣精壯漢子的力抬疾步下，正自繞過一彎柳腴，直向寇英傑站身處行走過來。

山道雖然不窄，可是容納了這乘轎子，再併馬而行，可就有些牽強！

寇英傑就把坐騎向一旁閃開了些，轉瞬間，對方那乘轎子，已來到了近前！

撇開轎子中人不算，走路的共是五個人。抬轎子的是兩個人，跟着換肩的又是兩個人，另外一個人，却行走在轎子的前首——

這個人二十左右的年歲，一身鮮艷講究的青緞子長衣靠，腰紮絲縧，却把長衣下擺一角別過來，紮在絲縧裏，這人面容黑瘦，但精神奕奕，背後的一口長劍，似乎較一般的劍身，看上來要長出半尺，老長的一截露出頸後，足下一雙鹿皮爬山靴，昂首闊步，精神抖擻！

寇英傑立處，正當「白雲山莊」那方的入口之地，來人一行看來正是借步此處入山，雙方正好照了臉兒！

那乘轎子轎簾敞開着，裏面倚坐着一個四旬七八，衣衫華麗的中年斯文漢子！這人正自用一雙奇異的眸子，打量着寇英傑，忽見他右手微微揚動了一下，轎子立刻就停住不動！

轎前青衣少年，立刻回身拱手聽命。

華服漢子嘴皮微動，寇英傑因距離較遠，未能聽出他說什麼，即見那青衣少年應了一聲：「遵命！」遂即回身向着寇英傑站立處走來！寇英傑心中方自一怔，對方那個青衣少年，巳經站立面前！

「你是幹什麼的？」

青衣少年衝口先來了這麼一句，一雙鋒芒畢露的眸子，上下的在寇英傑身上轉着，其勢洶洶，大有一言不合，即要動武的樣子！

寇英傑在馬上抱了一下拳道：「在下姓寇，寇英傑，來此是訪尋一戶人家——」

「胡說！」那少年咄咄迫人的上前一步道：「這裏那有你要找的人？既要找人，怎不知找人的規矩？還不給我退了出去！」

寇英傑心裏老大的不悅，只是一來摸不清對方身份，再者自己此來是客，又在服喪期間，自不便惹事，當下翻身下馬。

少年上前一步道：「你是怎麼進來的？既然來這裏找人，怎不在入口先行通報，敬候响箭通知？這麼胡跑亂闖，想死麼！」

寇英傑想不到他年紀輕輕，竟然出口傷人，不禁冷笑一聲道：「興隆山未聞是何人私產，我怎麼就不來得？」

少年怒叱一聲道：「大膽！」

足下一跨步，霍地出右掌，直向寇英傑前胸上直擊過來，寇英傑後退一步，少年這一拳差着數寸沒有打中，可是緊接着他右足快進一步，却用另一隻手「呼！」一聲，帶出大股拳風，直向寇英傑腰眼上擊來！

寇英傑登時就覺出這少年拳脚上得過高人傳授，而且行拳過掌之間，頗有內功根底！心裏有了這番見地，寇英傑不敢大意！

他一來心怒對方口頭刻薄，再者這少年尤不該出手打人，是以他決心要給他吃些苦頭。

少年拳來得「猛」，寇英傑閃得「妙」！

「呼——」一拳又走了個空！

少年狂吼一聲，正待三次進拳，寇英傑已不容他這般猖狂，只見他身子向後一撤，右掌托附之間，施展了一個「托」字掌，直向對方少年右肘腕上附來！

青衣少年幼得高人傳授，只因上來自負，根本未把對方看在眼中，這時驀然發覺到不妙時，已把招式用老，想退身已是不及！

隨着寇英傑輕叱的一聲：「去！」掌勢向外一吐，青衣少年身子就像個陀螺似的向外旋了出去！——「叭！」的一下子坐倒在地！

轎內那個華服中年漢子看到這裏眉頭一皺，霍地把身子坐直了！

就在這一刹間，坐倒在地的青衣少年，猛然把身子竄了起來，劍光一閃，指向寇英傑面門——

他氣勢洶洶的道：「小子——你是找死，快撤兵刄出來！」

寇英傑打量了一下轎內的中年人，見他表情泰然，絲毫不以爲意，心內不禁大不爲然！

既然撤出了兵刄，動起手來可就保不住要傷人，妙在對方主人在場，竟然不予喝止，寇英傑可不願這麼冒失！

當下他閃出一步，怒目視向轎中人冷笑抱拳道：「足下莫非聽任手下這般作爲不成？」

轎內中年漢鼻子微哼一聲，徐徐的道：「興隆山名榜武林，足下竟然這般冒失，略予懲處，理所應當——」

說到這裏嘿嘿一笑，那雙深邃的眸子，却在寇英傑身邊的那匹黑水仙上轉了一轉，一隻手微微抬起，摸着唇上的一叢短鬚。

「足下現在走還來得及，只是得把這匹牲口留下來，怎麼樣？」

寇英傑冷哼一聲，不再與他多言，却把目光移向那個青衣少年，他預感到一場殺搏在所難免，左手輕輕在愛馬黑水仙身上拍了一掌，黑水仙遂即自行向一旁走開！

青衣少年一舉掌中劍，道：「快！少爺要在你身上開個血窟窿，才消心中之恨！」

「只怕未必！」

寇英傑眼見他主僕如此囂張，決心要出手教訓這少年一下，只是那轎中人顯然是個虛實莫測的人物，倒不得不令他暗中戒備！

無論如何，他不出手是不得了。

冷笑一聲，他手探腰側，寒芒乍顫，却把一口如意軟刀操在了手中！

青衣少年沒料到對方施用的竟是一口軟兵刄，心中一驚，却把長劍向懷中一抱，目視正前，氣沉丹田。

架勢一拉開，可就透着不凡！

寇英傑見少年一拉架勢，憑自己閱歷，竟然未能看出對方門戶，心中不免吃驚！

是時，轎內中年人已比了個手式，轎夫遂即把那頂青呢大轎緩緩放了下來！

中年人依然坐在轎內，他臉上微微帶着冷笑，擺出一副坐山觀虎門的樣子。

寇英傑不禁心中更是有氣，方待向對方少年交待幾句，卽行出手，却不料那少年一心想找回方才的面子，根本就無暇與他多說，嘴裏喝叱一聲，一挺掌中劍，直向他面門上刺了過來！

寇英傑如意軟刀向外一封身子奇快的一個疾轉，左掌霍然遞出，直向那少年後肩擊來！

他無疑是心存仁厚，滿心只想略給對方幾分顏色，倒是無心傷害於他！

却不知那青衣少年並不領他這個情，就在雙方刀劍乍然一交的當兒，那少年身子一個快速的疾轉，掌中劍霍地向外一封，「嗞！」地泛出了一片刀光！由上而下，劃出了一個「之」字。

這一劍無異是得自高明傳授，「之」字上的一點，象徵着劍點前心，接下去是劍掛兩肩與一揮一拖，這一劍五式，果然高明之至！

寇英傑方自凹腹吸胸，躲開了首先的一刺，接下去的四手快劍，却是一氣呵出，青衣少年如非心存狠惡，萬萬不會對一個陌生人一照臉的當兒，竟然施展出這般狠毒的殺手！

這一招五式，施展得那般奇妙，寇英傑萬萬不曾料到對方一個年少弟子，竟然會有這般身手，乍驚之下，他身軀猝然拔起，掌中刀施展出他素鳴得意的一招——「一刀奔雲」！

一陣兵刄交鳴聲，雙方不約而同的俱都向後退了幾步，青衣少年到底是力道不足，足下踉蹌着，幾乎坐了個屁股頓兒！

然而寇英傑却也並不體面！

在他低頭察看時，才恍然發覺到長衣一角，居然爲對方劍刄削落！

一股無名之火陡然昇起——

就在寇英傑方自一緊掌中刀的同時，那個青衣少年居然第二次襲了過來。

這一次較諸前一次更爲猛烈，掌中劍捲起了冷森森的霞光，在刺目的劍光裏，却明顯的分出了三截劍尖，分點寇英傑咽喉，心窩、下腹！

青衣少年果然劍法迥異，得過高人傳授，只是這一次在寇英傑嚴密的防範之下，却難以取勝！

面對着當前劍勢攻擊之下，寇英傑身形紋絲不動，他迭經大敵，早巳養成臨危不亂的大家風範，越是形勢險惡，越見其謹愼週密！

這種「以不變而應萬變」的氣概，正是成就他今後在武術劍技上超凡拔萃的最大因素。

青衣少年一手三劍的絕技施展的並非不妙，只是却懾於寇英傑這般「泰山崩於前而不潰」的氣度，就在他心神微分的當兒，寇英傑巳把握着這一刻良機，在對方泰山壓頂的劍勢裏，攻出了一刀！

刀光一吐卽收！

耳聽着轎內中年人一聲叱道：「不好！」

像是一頭怒起的飛鷹，那個身着華麗衣服

的中年漢子，倏地騰身而起，寬肥的彩衣，噗嚕嚕帶着一陣子疾風，飛星天墜般的向着二人之間猝然落下去！

中年人顯然具有非常身手！

在他兔起鶻落的一剎，寇英傑頓時有感於他環身四側的充沛力道。

也就是這種力道，迫使他不得不向後面撤退了一步——

然而，這仍不能阻止了他已出的刀勢！

其實寇英傑是有足夠的能力，在這一刀取得對方性命！

他當然不會這麼做！

如意軟刀的刀尖，在已經掃觸到對方前心衣邊的彈指間，忽然向上方跳開，有意的避開了這處要害，却扎向那少年左面肩窩——

「噗」的一聲，足足扎進去有兩三寸深！

刀拔，血竄—

青衣少年嘴裏「啊唷！」一聲，足下一連後蹌了六七步，噗通一聲坐倒在地。

面前人影一閃，現出那華衣中年漢子！

他似乎震驚於青衣少年的負傷，面上神色爲之一變，二話不說，陡然出手按在了少年肩上傷處！

幾名轎夫也都驚慌失措的偎近上來！

華服漢子怒聲道：「沒你們什麼事，退下去！」

四名轎夫似乎十分畏懼這中年人，聞聲後匆匆退回原地站好！

中年人怒視了寇英傑一眼，才轉向少年說道：「不要緊，這裏尚有一粒『定血丹』，無論多重的刀傷一粒足可見效，你服下以後暫時不要走動，小坐片刻，當有妙用！」

青衣少年十分委屈的點了一下頭道：「謝謝爹爹—」

寇英傑心中一驚，這才知道對方竟然是父子關係，較諸師徒之情猶要更深一層，看上來，雙方勢將更難以善罷干休了！

無論如何，即使是一千個有理，此刻也難以分辯。

寇英傑心知此刻開口，即使是眞心向對方致歉賠罪，也是無濟於事，反倒不如一言不發，看看對方究欲如何，再定對策！

想到這裏，他退後一步，將一口如意軟刀，還入鞘內，倒要看看對方怎麼對付自己！

是時，那中年漢子已由身側取出了一個扁玉匣子，打開來，由裏面取出了一片丹藥，與少年服下！

收起了玉匣，他才緩緩站起來，一回頭，目光烱烱的逼視向寇英傑。

「姓寇的——你好大的膽子！」

華服漢子邊說，邊自把一雙袍袖捲起來，向上方作規則的挽好，那雙灼灼的眸子，鷹般的深沉！

「足下攻習的是馬家快刀法吧！不錯——很有點底子了！」冷笑了一聲，他又接下去道：「不上高山，不顯平地，今天鄔大爺也叫你長長見識，你就知道你那兩手三脚貓在這裏耍不開了！」

他一面說時，身子一直向後面退着，可是退的步子顯然很奇怪！

寇英傑因見這中年漢子氣宇軒昂，是以一上來，就未敢對他心存輕視，這時聽他口氣，竟然已窺出了自己刀法玄奧——

這是下手對敵武者大忌！

蓋因爲對方一上來先把自己身手摸淸了之後，先已立於不敗之地，想要勝他可就不易！

再者，寇英傑也曾注意到中年漢子退後的步子，乃是採取交插五宮的步勢，心中更不禁大生警惕之心，愈覺得對方不是好兆頭！

中年漢子退到一定位置上，左實右虛，把脚步定了下來，一雙手腕子交插相疊在前面小腹上！

「足下請吧—」

臉上帶着輕輕的冷笑，這漢子眞有說不出的狂傲姿態！

寇英傑抱拳道：「請報大名！」

中年人狂笑一聲，道：「你也配問我的名字麼？還是糊塗一點的好！」

寇英傑咬了一下牙，冷冷的道：「足下既不願以姓名示人，顯然別有隱衷，請示要與在下怎麼一個打法？」

中年漢子嘿嘿笑道：「小子，你連我『妙手崑崙』鄔大野都不認識，竟然就敢來到臯蘭撒野，這就活該你小子要倒霉了！」

雙手揮了一下道：「來吧——拔出你的刀，看看能沾着你鄔大爺一根汗毛不能！」

寇英傑道：「那倒用不着，兄台既然空着手，在下也就徒手奉陪！」

這也是寇英傑心思愼密之處，因爲對方一上來先已看出了他的刀功門路，是以他也就不再以刀對敵！

鄔大野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一切隨你—來吧！」

說到「來」字，他身子霍然向下一矮，氣沉小腹，目示正前，身軀似蹲又立，看來固若磐石！

寇英傑自忖着這個架不丟是不行了，當下抱拳道：「現醜！」

陡然他足尖點地，身軀平着竄了過去，左手微幌一下，右手待機直向姓鄔的上胸劈出一掌！

這一掌純係試探對方虛實——

掌力乍一撤出，中年漢子竟然隨着他的掌勢霍然向後退了出去！當初還不覺有異，待到右手往回一收的當兒，這才暗吃了一驚！

原來那漢子整個身子彷彿是一塊鐵，而自己收回的手掌，却有如是一方磁石，一出一收，有如磁石引鐵，眼看着那漢子身軀，夾着一股強勁的風力，「呼！」地一聲，隨着自己收回的掌勢，猛地撲了過來！

寇英傑大吃一驚，陡然憶及當初郭先師在沙漠動手之時，老人家的身手，即有幾分與對方相彷彿，俱是武林中難能的「黏」字訣竅！

這一驚使得他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也幸他洞悉在先，才免了一場上來刦難！

鄔大野身如狂風般的襲上來，四肢齊收，而在他身子甫一湊近的刹那，却驀地向外分開來！

一收一放，其間夾帶着萬鈞巨力。

鄔大野心啣子傷之恨，再加以他本人一貫的動手作風，必使對手身上帶了傷方得倖免，是以拳脚上力道，貫足了十成功力，雙手猛襲寇英傑雙耳兩頰，一雙足尖拳伸着，直向寇英傑兩處肩窩上踢去！

寇英傑如非洞悉於先，只怕一上來先就招架不住，總算他見機得早，身子霍地向後一坐一擰——「嗖！」的一聲拔出了一丈五六！

「妙手崑崙」鄔大野一雙足尖，緊擦着寇英傑肩上踢了過去，險固然險到了極點，只是沒有踢着！

「呼——」一聲，像是一片雲似的，鄔大野掠空而過！

兩個人就像一對剪空交尾而過的燕子，刹時間分飛兩處！

寇英傑頓時有感於對方手足上的力道驚人，雖然沒有被他實力擊中，只爲他手足上的風力掃擦過去，也覺出火辣辣的一陣灼痛，如此看來，對方這個中年漢子，顯然具有一流的卓然身手！

彼此不過才過了一招，寇英傑已覺出自己萬萬不是他的對手！

這其中還有一點差別——

寇英傑究終心存仁厚，上來不肯以實力相拚，而鄔大野却是出手極重，似乎一上來就有制對方於死命的意思，相形之下，强者益强，弱者也就愈弱了！

「妙手崑崙」鄔大野一招失手，嘴裏怒嘯一聲道：「好小輩——」

只見他一雙大臂霍地向後一個倒剪，足跟着地，使出了一式「金鯉躍波」，「嗖！」的一聲，已再次來到了寇英傑身邊！

寇英傑自忖着無能勝過對方，却也不甘心就此服輸，這時見他展出千鈞巨力，用「霸王卸甲」式子，直向鄔大野兩肋上捺了過去！

鄔大野冷笑道：「好！」

四掌相托之間，寇英傑只覺得一股大力反彈而出，其勢至猛，再想挺身出力，已是無及，「呼！」的一聲，摔了出去！

這一摔端的是跌得不輕！

寇英傑雙手兩膝俱都擦破，所幸他身手靈活已極，就地一滾，霍地躍身而起！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他身子方自站起的一剎，面前人影一閃，鄔大野又已來到了身邊！

寇英傑頓時覺出，那鄔大野身上發出一股吸力，想要擺脫他誠是不易！

一念未完，隨着鄔大野翻出的手勢，一股疾風已托向他腰胯之間！

鄔大野叱了一聲：「去！」

氣勢一吐，寇英傑竟再次的被摔了出去！

這一次較諸前次更重，加以寇英傑落下的身子，受阻於一叢亂石，石塊紛飛裏，寇英傑再次站了起來，身子多處已見了傷！

雙方動手，既無血海深仇，到此也就很可以作罷了，無奈鄔大野却不作此想，似乎有存心要制寇英傑於死地的意思！

寇英傑能够在沉重的兩次跌摔之後，尙能站起，已是不易！却未曾料到身子方自站起的一剎，鄔大野長笑聲中，再次的逼了過來——

寇英傑陡然憶及此人身手，有幾分與死去的恩師相似，正待出聲呼止，鄔大野已再次的撲身而近！

「呼！」一股疾風，隨着鄔大野掃出的腿勢，直向寇英傑雙膝上掃來！

寇英傑身子往上一拔，却正好迎着鄔大野揮下的手掌，這一掌鄔大野決心要取他性命！

只聽得「碰！」一聲，擊中在寇英傑背心之上！

隨着鄔大野遞出的掌勢，寇英傑身子足足騰起來七尺高下，帶着後者的一聲長嘯，直向懸崖邊滾落下去！

鄔大野冷笑一聲，自忖着他無活命之理，這才回首向山道間的那匹黑水仙，由不住點頭讚許道：「好馬！」

心中一動，遂即吩咐手下道：「給我擒下來！」

四個轎夫齊應一聲，猛的撲過去欲擒捉時，那匹黑水仙早已長嘶一聲，向着亂山間狂奔而去，瞬息無踪！

「妙手崑崙」鄔大野待追時已是不及，心中好不遺憾！

他冷冷的道：「這件事，你等切記不可對任何人提起，否則休怪我手下無情！」

四名轎夫唯唯稱是，那裏敢不答應！

鄔大野重新返回轎內，揮揮手，四名轎夫重新抬起轎子，那名青衣少年原沒有什麼大傷，上藥之後已無大碍，當下仍像來時模樣，率先前導。

一行人轎，繼續向前行進！

×　×　×

彷彿置身於虛無飄渺的雲霧裏！

又像是隨着劇烈的浪潮，一次又一次的在海水裏衝擊着，——寇英傑三魂悠悠的自昏迷中醒了過來！

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窗外的那株老梅樹——一隻歪斜的八仙桌——一襲杏黃色的袈裟！

袈裟是穿在和尙身上的！

「風火僧」向元！

寇英傑突然彷彿記起了什麼！——

那個叫「妙手崑崙」鄔大野的人，施展重手法，把他打落崖下！

一次！兩次！三次……

似乎中途一連經過了三次重跌，一次比一次劇烈，直到第四次，他才開始失去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他耳邊似乎聽到了一聲馬叫！——黑水仙的悲鳴聲音，再以後，他眞的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之再能躺在這裏，誠乃異數，天意！

他不禁爲着自己尙能苟活人間感覺到慶幸，由不住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呻吟！

「阿彌陀佛——」風火僧放下了手上的經卷，打着稽首道：「寇施主，你總算醒過來了！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和尙眸子裏交熾着慈輝，道：「施主，你可知道，你已整整昏迷了一個對時，可嚇煞人了！」

說到這裏，他眉頭一皺又道：「不好！」

趕忙上前一步，雙手托着他往上一起！

只聽見「哇！」一聲，已自寇英傑嘴內噴出了一口鮮血！

「風火僧」向元喧了聲：「無量佛——」

緩緩把他身子平放下來——

「寇施主，千萬不能出聲說話——」他臉色十分沉重的說道：「方丈交待，你要靜息三日，才可以出聲，不得妄動身軀和飲水，否則，性命不保！」

寇英傑微微頷首，表示他聽淸楚了！

向元用一方紗巾，輕輕把他唇邊血漬擦拭了一下，慨然嘆道：「看來，施主你像是不愼自懸崖摔下——如非是施主你那匹坐騎通靈，將施主自行馱回，只怕施主你一命休矣！」

寇英傑微微點了一下頭，眸子裏現出了一些淚痕！

他週身無比痛楚，彷彿身上的每一塊骨節都碎了，每一塊肉都在淌流着鮮血，試着運行一下眞氣，却連一絲力道也提不起來，當眞是「氣若游絲」！

「風火僧」向元道：「敝寺方丈已用接骨術，爲施主把兩腕錯開的骨節接好，全身上下，爲施主你貼了十七塊鎭肌和氣血的特製藥膏！——好重的傷——異數，異數——施主你這條命但能保住，稱得上我佛慈悲，無——量——佛——喃嘸阿彌陀佛——」

寇英傑枕上頷首，再次表達他內心由衷的謝意！

和尙道：「方丈交待，如果在夜子時之前，施主倘能醒轉，這條命尙還有救，否則就要老衲與施主你準備後事，施主此時醒轉，似乎較諸方丈預期的『未』時，還要早上兩個時辰，看來這條命是保住了，可喜，可賀——」

說到這裏，他雙掌合十，又朗誦起阿彌陀佛來了！

一旁的小火爐，正自蒸煮着什麼！

和尙站起來道：「你已一日夜不進飲食，方丈交待如你醒轉，要老衲餵你吃些東西，廟裏沒什麼好吃的，老衲爲你煮了幾個山芋，施主你可覺得飢餓？」

寇英傑搖了一下頭！

向元和尙道：「要吃些才好！」

說着，逕自取了個熱山芋，剝了皮，用竹

筷又開，挾了一塊，送到他嘴裏！

寇英傑只吃了一塊，即作出嘔吐之意！

「風火僧」向元嚇了一跳，趕忙放下筷子，把一隻手輕按向他小腹上！

寇英傑只覺出由他掌內傳出一股溫和之氣，似如此上下攪動了半天，才勉强使他平息下來！

向元和尚似乎功力不濟，額頭上已現出了汗珠！

他長吁了口氣道：「施主你感覺如何？」

寇英傑勉强點了一下頭！

和尚道：「我們這廟裏，也只有方丈懂些醫術，他已爲施主服下敝寺自製的『續命保濟丸』——只是，看來藥效並不十分顯著——」

說到這裏嘆了一聲，十分懊喪的道：「早上，玉小姐來寺時候，方丈竟然忘記向她討取一粒『紫金丹』，否則施主就不礙事了！」

寇英傑雙目迷濛，原已興出了濃重的睡意，只是當他乍然聽見「玉小姐」三個字時，禁不住全身一震，陡然睜開了雙目。

和尚並沒有發覺他這種反常的突然舉動，只是雙目合十喧着佛號，又道：「施主你好生休息，老衲還有一課經，唸完後再來看你！」

說完雙手合十一拜，逕自離去！

寇英傑待其去後，那一顆心却因爲風火僧的那一句「玉小姐」而再也難以平靜下來！

他腦子裏反覆的思索着那個玉小姐的影子，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遺憾——

爲什麼每一件事，都是那麼陰差陽錯，不湊巧？

在歷經千山萬水，受盡驚險磨難之後，眼看着來到了師門，即將得卸千斤重擔的當兒，却又偏偏會發生了這件事！如非愛馬通靈，以及這廟裏和尚打救，自己此刻早已命喪黃泉！

他不禁又想到了那個狠心辣手的中年人，暗暗記着他的名字——「鄔大野」！

他反覆的唸着這個名字，早晚有一天，要報復這一掌之恨！

人在傷病之中，思索往往是敏銳的！

總之，在他腦子千思萬想之後，最終仍然落在了那位「玉觀音」郭彩綾身上！

他忘不了她的絕世芳容，忘不了她神乎其技的身手，更忘不了她的無情鞭梢——

想到了馬場那一頓無情的鞭韃，以及她厲顏相向的嘴臉，寇英傑當眞猶有餘悸，禁不住自脚心裏滋生出陣陣的寒意！

身上是那麼的痛苦，思慮更加的痛苦！

想東想西，簡直沒有一件事襯心如願，最可悲眼前落得古廟棲身，身罹重傷，生耶？死耶？尚是茫茫未知之數，怎不令人憂心？想到這裏，眞恨不能放聲大哭一場！偏偏連哭的力量也是沒有！

思念再轉——

他不禁又想到了自己此番負傷，歸根究底，還是怪自己武功不濟，而沿途所邂逅遭遇之人，細想起來，簡直沒有一個不是武技高强。

拋開先師與鐵海棠不說，試想那位沈姨娘，鐵孟能、小薇兄妹、鷹九爺，以及後來所結識的卓小太歲，姓成的婦人……鄔大野……

他腦子裏歷歷閃過這些人的影子，越覺得這些人，無不身手驚人，自己遠非其敵，看來今後如果要想出人頭地，在武林中得佔一席之地的話，是非得要痛下決心把武功練好不可！

由是，他想到了郭先師臨終前所贈送的那卷武林至寶——「金鯉行波圖」，以及所傳授的十一字眞訣，不禁一時又興起了無比雄心壯志！

他覺得目前已到了下工夫研究這些密奧武功的時機，似乎已刻不容緩！

想到了那卷「金鯉行波圖」，心中一驚，眼睛可就情不自禁的向着右膝上看去！

還好，那卷圖畫，仍然好好的纏在腿上。

爲了這卷圖畫的更安全萬無一失起見，寇英傑參閱那卷圖畫，另外配了一條，再包以黑綢，縫好，改成一雙外用的護膝綁腿，這麼一來，就成了武林男士一種普通的外用裝着，出示任何人，也不會引人疑竇了！

看見這卷圖畫，寇英傑內心滋生出一種安慰，他既然傷居在牀，轉動不易，乾脆就把師授的十一字眞訣記起來，反覆思索推敲起來！

他原本智力過人，自從服喪以來，那裏有過一天安寧日子？即使能靜下來想一想的時間也是不多，這時運思細一推敲，果然覺得師授這十一字眞訣含有極深的涵意在內，果眞參習輔以內功調息，必具神效！

無奈他經此重傷，內元眞氣俱已大虧，即使是運用思壽，也是消耗不起，勉强的支持了半個時辰，即興起了濃重睡意，才一闔眼，即沉沉入睡！

夜前，他一覺醒轉，適方丈會同風火僧來探，與他服了一些丸散。

方丈法號「至明」，爲人甚是慈善，頗精醫理，當時講說了一些要他注意事項，察看了一下他的舌苔，告誡他旬日之內不可移動，一切煩碎，皆由小沙彌操作，須再過三天，始知安危！

「至明」方丈交待完畢，始與風火僧向元步出禪房，當即打發了一個小沙彌入內侍奉寇英傑便溺！

經過了一番折騰之後，寇英傑再次昏昏入睡！

× × ×

「子」時前後！

寇英傑昏沉沉的由夢中醒轉，只覺得遍體燥熱，口渴難耐！

他腦子裏方自興起了要飲水的念頭，却有一枚剝了皮的新鮮枇杷適時接觸在他唇邊！

一種意外的喜悅，迫使他張開嘴，三口兩口的吃了下去！

第二枚又送到了嘴邊！

他又吃了下去！

第三枚却沒有了！

一雙纖纖的手指爲他把吐出的果核拿起來！丟向痰盂裏！發出「叮！」的一聲！

寇英傑覺得口齒留芳，舒服極了。

他自負傷以來，已兩日一夜不進滴水，乍嘗美味，自是味同嚼食仙果！

閉着眼睛，在枕上微微頷首，算是答謝風火和尚賜食佳果的美意！

然而，站立在他牀面前的可並不是那個「風火僧」向元！

也不是奉命來侍候他的小沙彌！

是個長身玉立，花姿玉貌的絕色佳人！

玉觀音！

她靜靜的站在牀面前，黛眉輕顰，杏目含憂！

她穿着一襲緊身的黑色夜行衣靠，外面罩着深絳色的一領披風，長髮用黑絲絨緊緊紮成一根兒臂般粗細的辮子，甩向肩側，襯着隱約的燈光，看上去俊極了。

禪房內點着一盞孤燈，燈芯無聲的燃燒着，跳動的燈焰，似乎也同於她此刻內心那般的不寧靜，那麼的舉棋不定！

那雙眸子更不知是嗔是怨，更似無可奈何的憐惜……總之，每當她打量看他時，都使得她心緒不寧，也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自從秦州賽馬歸來以後，這個人的影子，就時常出現在她思潮裏！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老是想靜下來，打心眼裏理出一條頭緒

來，偏偏是越理越亂，當眞是「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似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倒是從來不曾這麼仔細的瞧過誰來！況且對方還是個男人家！

把他的臉一遍一遍的瞧着，看在眼裏，想在心裏，拿來和那天賽馬時候的他互一比較，一個人，兩樣心思。

「唉——」

她由不住露出了輕輕的一聲嘆息——

也就是這聲嘆息，使得寇英傑心中一驚！

他原是閉着眼睛，忽然睜開來！

當他目光接觸到站立在自己面前的，竟然不是那個風火和尚向元，而是「玉觀音」郭彩綾時，着實的大吃了一驚！他身子顯然的動了一下——

「啊——是……妳——」

玉小姐道：「不要說話！」

寇英傑頓時不再吭聲。

他以無比驚詫的神色，打量着眼前的玉小姐，內心衝動極了，因爲他急於要找她，有太多的話要告訴她，偏偏目前又不是見面說話的時候！

郭彩綾道：「你傷很重，你還不能說話！暫時忍耐一下！」

說着她那一雙長長的秀眉皺了一下又道：「白天我來廟裏，爲我爹爹還願，看見了你的馬，就猜想你住在這裏，果然沒猜錯，只是沒想到你竟然在這裏養傷，你怎麼會來皋蘭？又是怎麼受的傷？」

寇英傑張開嘴，只說了一聲：「我——」下面的話，竟然說不出來！

郭彩綾道：「我忘了你不能說話了——你不要開口，只聽我說就是了！」

寇英傑無可奈何的點了一下頭！

郭彩綾道：「剛才你在睡夢中時，我已察着你的脈搏與呼息情形，看樣子你受了很重的內外傷，我雖然對你認識並不清得楚，可是却可以斷定你不是一個壞人——」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

床前有一張木櫈，她緩緩坐下來。

「你只要聽就是了，」她說：「我還有事，這個地方也不方便，我不能停留很久！」

寇英傑點點頭，表示聽明白了她的話！

郭彩綾皺了一下眉，道：「那一天在秦州賽馬的事，我覺得我做得太過份了，我不該用皮鞭子抽你——事後我很後悔——」

她似乎很爲難的才說了這幾句話！

寇英傑一聲不出，直直的用眼睛看着她。

郭彩綾看了他一眼，臉上的神態很窘——咬了一下牙，她繼續道：「也許你心裏還在恨我——要是這樣，我也沒有辦法——」

寇英傑仍然一動也不動，他只是用眼睛看着她，似乎在分辨她的居心和誠意……——他不再期望眼前說些什麼，因爲他要講的話太多了，絕非三言兩語所能說得完的！

郭彩綾道：「你身着孝衣，聽說還帶着一口棺材，可是你親人中有什麼人故世了？」

寇英傑點了一下頭，臉上帶出難以刻劃的表情！

郭彩綾道：「你是在送喪？」

寇英傑又點了一下頭！

郭彩綾一怔道：「這麼說，你死去的親人是住在皋蘭？」

寇英傑忽然睜圓了眼睛，他身子抖動了一下，喉嚨裏發出了急劇的喘息聲音！

「你用不着激動——其實這些話你是用不着告訴我的，我只是覺得好奇才問你——」

說着她默默點了一下頭，道：「這麼說起來，你的孝行可嘉！我倒是錯怪了你——不過……有些地方，我實在還不瞭解你！等你的傷勢好一點，能說話以後，再告訴我吧！現在，我必須要走了！」

說完，她探手身側，拿出了一個小小玉瓶，道：「我現在給你服一粒『紫金丹』，這是當年我爹爹親手採集二十四種名貴藥材，調煉成的。能治百病，尤其能補氣血，大傷之後，服下更有神效，你先吃下一粒，必能使你元氣早日恢復！」

藥色澄黃，大小僅如梧桐子，却有濃重的異香撲鼻！

郭彩綾取出一粒，放置在他嘴裏，忽然一怔，道：「我走了——」

言罷身形微幌，一縷輕烟般的已越出窗外，外面，月色甚好，可以看見她掠出的清晳影子！——不過是起落之間，已自失去了她的踪影！

寇英傑忙把嘴裏「紫金丹」吞下，待出聲喚止時，已是不及，心裏正自不解她何以忽然離去，却見房門啓開，風火和尚向元正自由外面步入，顯然她是聽見了和尚脚步聲，才匆匆避開的！

風火僧看了一下他的臉色，又切探了一下他的脈搏，面現喜色的道：「恭喜施主，好多了——好多了！阿彌陀佛！」

寇英傑心緒如麻，只是對於這位風火和尚，他却充滿了感激，在枕上頻頻點頭，表示感戴之意！

風火僧合十道：「寇施主不必客氣，你這次受傷太重，元氣大耗，能夠起死回生，眞是佛祖的恩典——施主大概是餓了吧！」

這麼一提，寇英傑倒眞覺得有些餓了。

風火僧口喧佛號，含笑步出，須臾取來一大碗稀粥，耐心的一匙匙的餵他吃了有大半碗，又與他談了些閒話，才滿意的去了！

寇英傑吃了些東西，再加上方才服下的「紫金丹」，已起了作用，只覺得一股熱氣，起自丹田，轉瞬間散佈全身上下，即足心手尖，也能清晳的感覺出藥力行過。

不過是瞬息之間，他已覺得能夠轉動了，暗忖着郭先師留下的「紫金丹」，果眞有起死回生之妙，只是轉念又想到他老人家雖然手製了「紫金丹」人間仙藥，造福江湖生靈，却並未能以此而拯救他自己的活命，豈非一大恨事，上天似乎也太不公平了。

他試着運行了一下眞氣，已不似先時那股息滯不行，約盞茶之後，眞氣已打通諸關節，可以暢通無阻，出了一身大汗，自此身上即大感輕快！

他自幼曾習過橫練的「鐵布衫」功夫，這也就是他何以未曾當場擊斃的原因，眞正對他構成致命威脅的還是鄔大野的那一掌！

由於鄔大野那一掌力要過重，已將他全身眞氣震散，現在他借助「紫金丹」奇特的藥力，以及至明方丈的回春妙手，再加上他新自十一字眞訣中體會出的運氣竅訣，竟然使得那散開如絲的全身眞氣，重新聚結起來，實在說得上是一種奇跡！

寇英傑抓住了運氣活血的竅門，遂即一遍一遍的運行，週而復始！

郭白雲當初傳授他的十一字氣血眞功，乃是宇內不傳之祕，沒想當初郭白雲如非爲鐵海棠之「彈指飛針」傷中後腦，如果僅僅爲其掌所傷，即可以藉此眞功，收起死回生之效，只惜那「彈指飛針」本身細若牛毛，逆血而行，加以傷在腦髓，才使得郭白雲束手失策，坐而待斃！以寇英傑眼前情形而論，自不可同日而語！

是以，在寇英傑專心運施，靈巧試行過這十一字眞訣之後，即收到他出乎意料之外的神效！

天色微明以前，他巳能自行起坐，出聲發話！

不久至明方丈和風火僧來探，見他盤坐榻上正在運功調息，不由大吃一驚！

二僧反覆察視他的病情，對於他囘復得這般神速，無不嘖嘖稱奇，自是無比欣慰！

那「至明」方丈年在五旬左右，白皙的面皮，瘦癯、矮小，但神采栩栩，氣質不羣，觀其外貌，聽其談吐，即知道他是一名傑出的高僧！

當下，至明方丈遂即施展佛門大推按法，破格爲寇英傑上下推按了一囘！

這一場功夫施展下來，足足耗了有大半個時辰，施功人與受功人，同感疲累不堪！

二僧退出之後，寇英傑卽感腹痛如絞，卽由小和尙侍候着他便溺一會，解出許多血塊濁物，由是全身上下更是大感輕快！

晚餐之後，他巳能下床行走。

緬懷着此番生死攸關，不禁有兩度爲人之感！

小和尙燒了水，又服侍他洗了個澡，換了一襲乾淨的衣服，他才舒舒服服的睡着了。

× × ×

仍然是「子」時左右！

寇英傑忽然由夢中醒轉，一種强烈的心電感應，使得他陡然欠身坐起——

這種舉動，使得靜坐一邊的郭彩綾吃了一驚——

四隻眼睛交接之下，彼此都呆了一呆！

郭彩綾欣慰的道：「想不到你復原得這麼快，眞有點……令人難以相信……」

寇英傑翻身下床，抱拳一揖道：「多謝姑娘賜藥大恩，感激不盡！」

郭彩綾更爲驚訝——

她後退了一步，睜大了眸子道：「你巳經能開口說話了？」

寇英傑道：「姑娘盛情關懷——在下自服藥調息之後，巳經好多了，再過些時日，必能復原如初！」

郭彩綾道：「這就好了——你快坐下來說話！」

寇英傑依言落座，他近看着郭彩綾這個人，想到了此行自己所負的使命，一時間心上像是壓了一塊鉛一般的沉重！更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郭彩綾落落大方的道：「我本想白天來看你，只是廟裏人雜，很多不便之處，想了想，還是夜裏來好——」

說到這裏，話聲頓住，過了一會兒才道：「寇兄所投奔之人，目前就在臯蘭麼？」

寇英傑看了她一眼，點點頭道：「是的——是在臯蘭！」

郭彩綾道：「令親的靈柩，可是安置在廟裏？」

寇英傑苦笑一聲道：「先師靈柩，正在廟裏！」

說罷，他目蘊熱淚，緩緩的垂下了頭！心情難受極了。

郭彩綾怔了一下，輕嘆道：「我是不該多此一問的——寇兄你身負重傷，想必很多不便之處……我是想如果有須我幫忙的地方……請你告訴我！」

「姑娘……」

寇英傑忽然抬起頭來，他面色蒼白，心情至爲沉痛的按着又說道：「我有幾句話，要請問你——」

「有話要問我？」

「是的……」寇英傑點點頭，道：「很重要的話！請姑娘據實囘答！我只是想證實一下而已——」

郭彩綾微微驚訝的打量着他，點頭道：「請問吧！我如果知道，一定會告訴你！」

寇英傑勉强定住緊張的情緒，緩緩的道：「姑娘妳的名字眞的是郭彩綾？」

郭彩綾冷笑道：「這是你要問我的話？」

「請姑娘據實囘答！」

郭彩綾見他如此愼重，不由好笑，點點頭道：「不錯，郭彩綾就是我，郭子儀的郭，彩雲的彩，綾羅綢緞的綾！」

寇英傑把這三個字聽淸楚了，道：「那麼令尊的大名是——？」

「郭白雲！」郭彩綾微微一笑，道：「這些話很重要？」

寇英傑道：「太重要了！謝謝姑娘據實見告！我……我……」

一刹間，他神色猝變，原本就憔悴病弱的臉上，更着了一層悲痛之色！

郭彩綾見狀禁不住皺了一下眉，道：「你怎麼了？」

寇英傑道：「沒什麼——姑娘……我要告訴妳的是——姑娘妳就是我千里迢迢要找尋的人！」

郭彩綾呆了一下，偏過頭來訝聲問道：「我——？」

寇英傑鎭定了一下，道：「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妳！」

郭彩綾道：「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

「是的……」寇英傑打量着她的臉，至爲沉痛的語帶悲聲說道：「我有一些東西要交給妳！」

郭彩綾一笑道：「寇先生……你眞的沒有弄錯？是有東西要交給我？」

「不會弄錯的！」他一面說着，轉身走向牀邊，把那個時刻不敢離身的包袱拿起來，然後轉身愼重的放置在桌子上！

郭彩綾苦笑了一下，目注着桌上的包袱道：「裏面是些什麼？誰要你交給我的？」

「是……令尊，郭老先生——」

說了這句話，他緩緩的低下頭來！幾乎不敢面對對方。

郭彩綾先是一怔，却微微一笑——

她仍然是不甚經心的樣子，信手把那個包袱拿到了面前！猶豫了一下，她才解開來。

「爸要你轉交給我？」

一面說着，包袱巳被解了開來！

寇英傑的頭垂得更低了！他不忍心目睹着對方此一瞬間的猝變！

然而這一刹終於是來臨了！

首先映入彩綾眼睛的是那本絹册——那本上面寫着「越女劍術之深奧探討新篇」的厚厚絹册！

——這些字跡，她是熟悉的！

驀地，她把這本絹册捧在了手上！

另一行小字遂卽映入眼簾。

——「彩綾廿一歲生日賀禮」！

她的雙手抖了一下，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爸——」

嘴裏驚訝的喚了一聲，很快的她把這本絹册翻了一下——然後她闔上了書，驚訝的打量向寇英傑——

「這是我爸爸的手筆，你——是從那裏來的？」

寇英傑至爲傷感的抬起頭，看了她一眼，沒有立刻囘答她的問題！

郭彩綾巳迫不及待的翻看着其他的東西。

一條鑲花的黑玉珠串！

一方古硯！

兩本功譜絹册！

還有一些老人生前的衣服鞋襪。

郭彩綾把這些東西統統看過之後，她非但完全失去了笑容，那張原似春花綻放的臉上，竟然泛起了一片蒼白。

「這——」她注視向寇英傑，道：「我爸爸……他老人家怎麼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囘事？」

寇英傑强自抑制着內心的沉痛，苦笑道：「這些東西是令尊託交我轉交給姑娘的！」

郭彩綾一愣道：「他老人家現在那裏？」

「令尊他……他……」

——他實在說不出口。

然而郭彩綾是那麼殷切的期望着一聽下文，一雙秀澈的瞳子，睜得又大又圓——

在這種無形壓力之下，寇英傑不得再藏隱了，他終於硬下心來，據實道出！

「令尊巳經去世了——」

郭彩綾怔了一下，道：「你說什麼？」

寇英傑道：「姑娘，請妳鎭定一下——令尊郭老先師，他巳經去世了，他老人家臨死以前，留下了這些東西……」

郭彩綾似乎是大吃了一驚！

可是她馬上又囘復了鎭定，忽然笑了一下，搖搖頭，說道：「你別胡說了，這是不可能的事——」

寇英傑道：「我說的是事實，他老人家的靈體，就在廟裏！」

郭彩綾似乎恍惚了一下，臉上又重新罩起了那層蒼白，猛的站起來道：「我不信——」

「他老人家靈體，就停在這院子佛堂裏！姑娘妳……」

話聲未完，彩綾巳猛地騰身而起，只見她單手輕力按了一下桌角，整個身子巳如同燕子般的輕巧，「嗖！」一聲，穿窗而出。

寇英傑稍爲遲疑了一下，趕忙開門向室外步出。

他大病新癒，足下還不甚穩，走起來有些蹣跚，目光掠處，那位玉小姐郭彩綾，巳經箭矢也似的闖入佛堂！

寇英傑快步跟上去！

佛堂裏燃點着幾隻燭——

尤其是陳列在棺木兩旁的那雙白燭，搖幌出一片淒慘的白光！

前行的郭彩綾陡然在棺前停了下來，她身子抖顫了一下，霍地囘過來看向寇英傑！

寇英傑淒慘的點了一下頭！

郭彩綾驀地撲身向前！

可是當她雙手覆按在棺蓋的一刹那，似乎又現出了一番猶豫——

寇英傑巳經走到了面前！

郭彩綾的眸子充滿了淩厲的注視着他！

「你要是敢騙我，故弄什麼玄虛，可別怪我……手下無情！」

說了這句話，她雙手倏地用力一按，只聽得「卡喳」一聲大响，棺蓋突地揚揭開來，却被郭彩綾另一隻手托住，輕輕的放在一邊！

現在她巳淸楚的看見了棺材裏的那個人，忽然她就像一尊石像般的呆住了！

她目光流離，呼息沉重——

忽然她飛快的撲到了近前！

「爸——」

她的兩隻手，驀地捧起了屍體的臉！

臉和臉，距離的那麼近，幾乎都貼在了一起。

曾經是朝夕相見，那麼親切，和藹，每言先笑的一張臉，現在却似着了一層黃蠟，無情的冰封住了！

「爸……爸爸……爸爸……」

她嘴裏的一連串的低聲呼喚着，捧起他的手，仔細的瞧看着每一根手指，當她再次看向那張臉時，忍不住緊緊的把面頰貼了上去！

緊緊的擁抱着棺材裏的這具屍身，她發出了夢囈般的泣聲！

這一刹，似乎整個空間都膠住了！

佇立在一旁的寇英傑，只覺得全身上下像是罩了一層冰似的寒冷！

他難以再停留下去，用出了最大的力，才轉過身子來，踟躕的步囘禪房。

他是不願意把這樣的消息帶給任何人的，眼看着一個快樂的人忽然不快樂了，對於他內心簡直是一種無可比擬的痛苦！

他在這裏等着她。

又過了一些時候，她才囘來！

似乎她巳經失去了先前的活力，也不再那麼的盛氣凌人！

她緩緩的走進來，寇英傑幾乎沒有聽見她脚步的聲音，直到她坐下來，他才聞聲警覺！

郭彩綾目光如劍的注視着他——

這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冷靜之後的表情，寇英傑益覺驚心！

他慨然道：「姑娘可曾認過了？」

郭彩綾點了一下頭，道：「認過了——是我父親的屍體，我有些地方想不明白，所以要問問你！」

寇英傑想不到一瞬間她竟然冷靜如此，足見對方姑娘素日養性功深，心裏着實的欽佩！

他慨然一嘆，說道：「姑娘請問，在下正要奉告。」

彩綾冷冷的說道：「我父親是什麼時候死的？」

寇英傑道：「今年中秋節後七日——」

「在那裏？」

「察哈爾北地沙漠。」

「是誰下的手？」

「宇內十二令的總令主，鐵海棠！」

「鐵海棠？」

郭彩綾重覆的唸了一遍，冷笑着搖了一下頭：「鐵海棠武功固然很高，只是他能勝過我父親麼？我不信。」

「姑娘所疑甚是，只是，確實是他下的毒手！」

「你怎麼知道？」

「在下蒙令尊不棄，中途結交，誼屬師徒之份——」

郭彩綾神色一驚，却並未打斷他的話。

寇英傑嘆息一聲，繼續接下去道：「這件不幸事件發生前後，在下都幸能隨侍令尊左右，是以知悉甚詳！」

郭彩綾目光一直逼視着他，眼睛裏閃爍着晶晶之淚水，道：「你是說，我父親曾收你爲徒？」

「是的！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在下亦曾向他老人家跪行拜師大禮。」

郭彩綾一雙眸子，在他臉上轉了一下——

「寇兄——這件事我必須要瞭解得很淸楚——你能告訴我麼？」

寇英傑道：「理當如此，姑娘——事情的經過，原本就是充滿了離奇，在下亦不知令尊何以會對在下垂青，但是，在下所說，確是實情！」

郭彩綾道：「他老人家一生收徒最爲謹愼，絕不會平白無故的收你爲徒，再說，我又有兩個師兄，他老人家又何必……？」

「令尊顯然對二位師兄有不滿之處，」寇英傑苦笑道：「詳情在下却是不知，只是他老人家言不盡意，似乎對二位師兄甚有遺憾！」

郭彩綾微微一愣，緩緩點了一下頭。

寇英傑道：「是以，他老人家聲稱，要在垂暮之年，能夠找到了一個可以信託的衣缽傳人，在下甚幸竟爲他老人家看中，破格垂青，收列門牆。」

（未完）

武林異事

凱華·文
盧令·圖

白泰官鬼井擒魔



鬼井驚魂

白泰官是清代的俠盜，當時有八大俠之稱，他是其中的一個，因爲他在邪路和正路兩方面都是名氣响噹噹的，到了晚年，他知道自己的武功漸失，就把渾身武藝傳授給掌珠，那時她僅有十歲，到了十八歲，她就是一個玉立亭亭的少女，容光煥發，看來好像一顆明珠，她的芳名就叫做白龍珠。

石林除兇

有一個下午，白泰官召龍珠到密室裏面，把如潮的往事說出來，讓她知道現時在故鄉懷縣做縣官的徐益三，確是一個好官，不但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憑着徐益三的勢力在當地鎭壓强盜，一向沒有人到來尋仇，不過，徐益三最近就要調職到山東的安慶府裏面接任，他未必能夠安居了，看來只好離開故鄉，到山東的安慶府跟徐大人一起過活，不過，那條路是很難走的，如果他搭着官船同行，江湖上的人都認識他，不但無法使徐大人安全，還有可能使他受累，因此之故，自己不想冒險到那邊去了，叫她代替他上路。

這是事實，白龍珠化身做徐大人官府裏面的侍女，沒有人注意她，匪徒襲擊徐大人，她準可以在暗處保護，因此她這種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僅有她一個人，實在不容易担當這種工作，不過，白泰官壯年闖蕩江湖，對於江湖客的心理摸得很透澈，知道所有匪幫人馬想找一個人算賬，必先行探聽底蘊，看看這傢伙有沒有人暗中保護，然後動手，因此之故，由他親自出馬，反爲不妥，至於白龍珠，已經習藝多年，的確能夠學到白家各種絕招，讓她到外邊去，單騎出擊，決不會吃虧。

主意打定了，白泰官就放白龍珠到外邊去，跟隨着徐益三，以侍女的姿態出現。

當時由南至北的交通，十分阻滯，並非全靠水路，也不是全部在陸上走動，達官貴人上路，如果有些貴重的品物，便要找保鏢，否則，荒山野嶺，根本就沒有王法可言，誰也不敢保證自己能夠活多久。徐益三知道白泰官的武藝高强，在任的時候，曾經有幾次是由白泰官出頭捕捉江湖大盜，既然白泰官自稱有事，無法相隨，派掌珠出馬，看來她一定有些驚人的本領，於是放心啓程。

在河上走動，一連三天，風平浪靜，到了第四天，他們十多個人就要捨舟登陸，由驛道乘搭馬車，向北方走，跟隨着的男女家丁和侍婢，都在較後之處保護徐夫人。

徐益三沒有子女，夫人的年紀也不小了，需要保護的人實在不多，他自己一向是個清官，街知巷聞，料想匪徒不會覬覦，放心上路。

到了第五天，可以走的驛路已經到了盡頭、必須由山徑行走，白龍珠低聲對徐夫人說知，這條路看來十分險惡，有好幾段路在樹林邊緣通過，兩邊都是山，入黑之前，還要趕路，萬一趕不上村鎮，無處棲身，便要在林中歇脚，那就險上加險，不過，有她相隨，料想匪幫不會動手的，請夫人放心。

話雖如此，究竟白龍珠僅有十八歲，身材窈窕，明眸皓齒，看來確是異乎常人，恍如掌上明珠，這種型格的女人，只是可以像花一樣的欣賞，怎能以寡敵衆，跟匪幫周旋呢？因此，徐夫人心上有些着急，雖然當時她沒有把這種憂慮說出來，白龍珠走後，她却跟徐益三商量。

徐益三說：「事已至此，多說無益，只好聽候命運安排了，照我想，白泰官是有名氣的俠盜，他讓白龍珠保護我們，一定有特殊見解的，不必太過担心。」

寥寥數語，徐夫人就比較放心，他們晚上在一間比較大的客棧投宿，店主知道徐益三是個好官，非常熱誠招待，先把他們帶引到後屋最敞寬的一處作爲居停，那個地方有一堵高牆，彷如城堡，僅有一門出入，看來是相當穩固的，找到一個如此居所，大家都比較放心。

徐益三在晚膳前問白龍珠如何佈防，白龍珠毫不思索的說：「我已經預備好一盞琉璃燈，它特別光亮，把它放在樓上最寬敞的一處，懸掛起來，光耀庭園，亮如秋月，相信匪徒派人入屋，一定會到那個地方看看的，你們的寢室就在二樓大廳之後，我在大廳保護，那就萬無一失，至於樓下，愈早熄燈愈好。」

徐益三接咀問：「何以樓上特別光亮，樓下却要熄燈滅火呢？」

白龍珠說：「做過江湖大賊的人都會知道這種禁忌，凡是到處黑沉沉的地方，便要担心有人躲着放箭，故此，必須做成這種格局，樓下特別黑暗，使刧匪從外牆入屋直達二樓。」

他們勞碌了一天，又倦又餓，故此，吃過了飯，便即歸寢，天色入黑，樓下便全無燈火，二樓則依照白龍珠吩咐，那盞琉璃燈高懸在大廳之內。

白龍珠年紀雖輕，却料事如神，萬山這個地方有的是匪徒，其中有一個著名的江湖大盜，叫做馬鐵頭，就是當地的匪首，甚至萬山客棧的店翁也受他的控制，那晚宵深人靜，馬鐵頭率領四名匪徒，帶刀撲攻。

馬鐵頭先遣一名高手從後屋的高牆潛入，再行攀登二樓，由於琉璃燈的燈光極爲明朗，看得十分清楚，馬鐵頭在外邊等候半晌，未見此人走出，担心他抓住女流之輩，尋歡作樂，跌入美人窩，勃然大怒，叫兩個高手再入屋中探察，僅剩他和另一匪徒留在戶外。過了一會，他看見二樓的燈光搖幌，暗吃一驚，稍停，燈光如常，毫無動靜，亦不聽聞匪徒叫喊之聲，馬鐵頭認爲屋裏必有高手，不敢怠慢，親自入內，吩咐另外一名手下留在外邊等候，不必入內，倘若聽到屋內有人喊救，或大聲叫喊，但不見同黨走出，便即回到匪巢，把所有匪徒帶來，引弓搭箭，縱火焚燒。

說完，馬鐵頭亮刀，由後牆竄入，抵達第三進屋的門外，他看見地面無燈無火，十分黑暗，伸手摸摸那扇門，也是毫無聲響的，不過，該門只是虛掩，着手就自動推開，他懷疑裏面有人埋伏，大概是弓箭手，如果他就此入內，弓箭手隨時可以發箭，凶多吉少，他如此想想，便改變主意，從二樓進攻。

馬鐵頭的武功超卓，僅用十隻手指在外牆的石隙搭住，就此扳登，抵達二樓的露台，看見那盞琉璃燈高懸，燈下有些傢俬，並無躲藏之處，站定再看，二樓的客廳甚大，亦無屍體，所有寢室都要經過那間客廳然後能夠抵達，於是，他就縱身入內，露台與客廳並無阻隔，他剛剛進入客廳，當然要運用一雙眼睛到處瞧望，就在此時，匿伏客廳接近露台上面的橫樑之上那一個白龍珠，縱身躍下，雙脚沒有着地，就用脚尖向馬鐵頭的頸子使勁一壓。

憑着這種鐵腿功，馬鐵頭的頸上彷如給千斤大石壓下來，不由自主仆倒在地打滾，刀也拋丟，當時他頓覺滿天星斗，滾了幾滾，還沒有站起來，忽然覺得有人踏在胸上，大驚失色，在琉璃燈照射之下，他看見擒住自己的人，竟是一個少女，料想她一定是武功超羣，自知無法抵擋，只得哀求她饒命。

那個少女冷笑一聲，說：「你的武功不過如此，居然有胆潛入屋內，想刧財刧色，罪不容誅，不過，照本姑娘看來，你決非盜首，還有另一盜魁，此人究竟何方神聖？你必須引他出來，與我見面，否則，脚下無情。」

她說到這裏，鞋尖略爲向下一壓，馬鐵頭登時痛得大叫一聲。

門外還有一個刧匪留着，奉命而行，馬鐵頭已經說過，倘有不測，便即呼救，聽見呼喊聲，他不敢怠慢，立刻轉身飛奔。

半個時辰，便召集了六十多個匪徒，帶着弓箭，有些箭鏃，還有棉花淋上了火油，準備隨時燃點縱火。

他們圍攻萬山客棧，忽見二樓燈光照亮之處，站着一人，他就是馬鐵頭。

馬鐵頭並無別人威脅，只是很悠閒的站着，看見黑暗中有影子移動，便即振臂大聲呼喊，叫他們放下弓箭，派八人入屋，跟着他到樓下把暈倒的三個刧匪帶走。

各人回到匪巢，馬鐵頭把剛才發生的經過情形告之羣匪，說：「我們不是白龍珠的對手，從懷縣那邊來的人雖然留下禮物，也不敢收受，請他們另聘高明吧！」

馬鐵頭是當地武藝最高的匪首，也覺得白龍珠智勇雙全，不易對付，兼且自己敗在她的腳下，她仍肯釋放，毫無損傷，甚至他派出的三名高手，只是給鐵鞋向上門的穴道踢去，暈倒在地，救活之後，也無損傷，他認爲白龍珠確有父親白泰官的風度，熟習武功，能够繼承父親的衣鉢，不敢纏住他們爲難，於是，向匪徒說明此事，準備退出漩渦。

馬鐵頭的匪帮人馬當中，有一個人姓宋，綽號宋鐵腿，他極不高興匪首馬鐵頭的舉動，悍然說：「大哥，我們當然服從你的命令，不過，白龍珠只是女流之輩，今晚她贏了我們兄弟數人，只靠躲在暗處突然偷襲，如果明打明的比武，相信她一定無法逞强，這樣快就打退堂鼓，把禮物送還別人，未免可惜，而且有損我們萬山堂的聲譽。」

馬鐵頭知道這傢伙一向就是非常跋扈的，心裏暗想，借此讓他吃吃苦頭，向他望了一眼，說：「我的功夫只是靠鐵頭取勝，白龍珠是個女性，她決不會跟我正面交手，沒有機會使用頭捶，看來我這個鐵頭是鬥不過她的，最好是你跟她比武，你的意下如何呢？」

宋鐵腿聽了，說：「我當然很樂意這樣做，不過，你跟她並無交情，如何約她跟我比武呢？」

「不要緊，你跟我來好了，同時多帶幾個弟兄。」

很快他們就連同四十多人，持着火把刀槍，向萬山客棧那邊走。

抵達該處，先行團團轉的圍住客棧，亮了火把，然後由馬鐵頭高聲叫喊，請女英雄到露台談談。

白龍珠看見他去而復來，頗爲詫異，並無驚懼之容，很快她就走出露台，隔一堵牆矮，只見牆外有許多火把照耀，明如白晝，馬鐵頭高聲說話，讓她知道萬山堂有人不服輸，向她挑戰，如果她打贏了此人，所有匪帮兄弟就自動撤退，否則，躲着不出來，恐怕激怒各兄弟，縱火焚燒。

聽了這番話，白龍珠心知肚明，認爲馬鐵頭想借自己的拳腳把這傢伙剷除，假如她打贏了這個暴徒，相信馬鐵頭一定有力量鎮壓匪帮人馬，自動離去，想到這裏，她就大喝一聲，從露台飛身而下。

白龍珠如風似的跳到牆外，很快就走到馬鐵頭的臉前。

馬鐵頭趁勢介紹姓宋的兄弟給她認識，說：「白姑娘是大俠白泰官的掌珠，家傳的腳法，天下無敵，本人甘拜下風，這位宋天鳴先生也是以腳法在武林稱霸的，綽號宋鐵腿，他很想跟白姑娘較量一下，我們散開，讓你兩位高手在草地上面過招。」

說完，他揮了揮手，各人果然散開，留下一個很大的圓圈，因爲有十多枝火把照耀，甚至在圓圈裏面的草地，高低也看得淸淸楚楚，照情形看，宋鐵腿自鳴得意，斗胆挑戰，料想不會携帶武器的，白龍珠的身上更加沒有武器，兩人打個招呼之後，便分東西位站定，跟着發招。

因爲此地並無賓主之分，兩人自願較量武功，故此同時發招，如果那一場比武有公證人的話，此人就是馬鐵頭了，很少一男一女夜間展開龍虎鬥的，匪帮人馬多數喜歡練習武藝，而且久聞白泰官的大名，很高興作壁上觀，在各人眼中，他們都覺得宋鐵腿人高力大，雙腳如鐵，腳法非常凌厲，白龍珠只是一個少女，不敢硬碰硬的，似乎宋鐵腿佔了上風，當時他們旁觀，都有這種想法，可是，兩人交手了一會，那些人的想法就稍爲改變了，宋鐵腿頻頻起腳，都給白龍珠避過，奇怪的是白龍珠絕不還手，既然沒有起腳，甚至沒有迫近他用毒招進攻，因此，他們覺得宋鐵腿實在打得太過吃力，而且愈打愈慢，再鬥下去，便會氣喘如牛，那時白龍珠展開了巧妙的一招，他就受不了，因此他們都認爲宋鐵腿未必打贏。

圍觀的匪帮這樣想，宋鐵腿也有這種想法，突然退後幾步，拱了拱手，說：「白姑娘只是躲避，並不發招，似乎太過客氣，宋某有心領教白家的腳法，懇求白姑娘眞心指教！」

他故意這樣說，迫她進攻，因爲一個人有意進攻就很難採取守勢，更難左右閃避，反而有機可乘，給他用腳踢倒，這番話以退爲進，除非武功深奧的人聽了進耳，不容易明白他的眞意，至於白龍珠，當然一聽就懂，不過，她成竹在胸，絕不畏懼，說：「既然宋師傅想看看白家的腳法，那麼，恕我在此發招反攻了，看招！」

說完這句話，她就疾走幾步，凌空飛躍。

本來飛身用高腿去踢對方的上門額角或口咀之間的部位，等於賭博，對方如果武功不弱，且有防備，實在不易一腳踢倒敵人的，反而因爲身體已經凌空，此人即閃即打，在背後追殺，隨時反敗爲勝，因此之故，高腳並非不宜使用，但却很少人疾走幾步然後踢出去的，這種腳法只是偷襲性質，不宜正面施展出來，馬鐵頭看見她忽然變招出擊，由正路踢出高腳來，頗爲詫異，目不轉睛的看她如何變化。

宋天鳴有鐵腿之稱，當然懂得各種腳法，凡是踢高腳，最忌敵人蹲下，伸手出擊，有許多武林高手就此死在神仙摘茄這一招，不過，對方是女流之輩，摘茄的手法施於她的身上，毫無作用，因此，宋鐵腿雖然瞬即蹲下，向上出擊，伸出左手來，忽然覺得這種手法無濟於事，窒了一窒，閃電般她已經凌空躍過他的頭上，轉身站定腳步。

宋鐵腿知道她會再度飛躍，便即站起來，準備第二次接戰，殊不料白龍珠再用腳法出擊，却非向上三路進攻，而是用鏟腳向他的小腿脛骨踢去，兩人相隔一丈左右，白龍珠身形一低，已經人到腳到，宋鐵腿突然發覺她向下邊發招進攻，不敢怠慢，就地一滾，然後消了這一腳，因爲對方發招如此快速，他看在眼裏，心上一寒。

就在這時，白龍珠施展第三種腳法，叫做車輪腳，整個身體轉動有如車輪，左腳由背後橫掃過來，剛剛站穩，又用右腳出擊，兩腳分別忽左忽右的橫掃，彷彿車輪的模樣，宋鐵腿給這種腳法迫到節節後退，很快就退出圈子之外，那一處因爲沒有火把照耀，幽暗許多，各人只見白龍珠飛躍過去，驟然聽到宋天鳴慘叫一聲，回來看時，白龍珠已經收腳轉身，向萬山客棧那邊飛奔，轉瞬間就越過高牆，踪影全無。

那些人走近看時，只見宋天鳴臉如土色，咀角流血，却不知道傷在何處，馬鐵頭只盼白龍珠用腳法收拾宋天鳴，實在不想他喪生的，看在眼裏，深覺不忍，立刻叫人把預先帶備的跌打酒灌飲，同時用藥敷治，把他抬起，傳命撤退。

那些人回到賊巢之內，用盡各種方法施救，過了兩個時辰，宋天鳴然後昏睡中覺醒過來，大叫一聲，聲震屋瓦，各人嚇得倒退幾步，馬鐵頭喜形於色，說：「他能够大叫，顯然是藥力發作，寒氣漸消，不會發生性命的危險了，白龍珠腳法厲害，我們切勿跟她糾纏。」

宋天鳴已經鬥輸，無話可說，各人眼見馬鐵頭和宋天鳴兩個高手都輸在白龍珠的腳下，更加不敢輕舉妄動，看來白龍珠福星高照，安枕無憂了，怎料事隔三日，忽然有一個中年婦人追踪到來找她，進門就說：「白姑娘的武功

蓋世，車輪腳法，天下無雙，我的徒弟宋天鳴輸在白姑娘的腳下，咎由自取，不必怨天尤人，不過，江湖一向都有這麼一句，强中自有强中手，說不定今天我就死在白姑娘的腳下，不過，白姑娘也有可能要準備後事。」

這個中年婦人不過四十多歲，目光凌厲，渾身肌肉，看來好像一個健男模樣，下邊穿着快靴，並非穿布鞋，看來是蓄意登門挑戰了，白龍珠看見她說得這樣兇悍，先有幾分戒備，後來想想，宋天鳴的腳，不過如此，如果這個女人眞是她的師傅，不見得有甚麼高招施展出來，想到這裏，就覺得鎮定了許多，淡然說：「我跟你無怨無仇，甚至你的姓名也不知曉，我怎能跟你展開生死鬥呢？」

那個女人冷笑一聲，說：「你姓白，別人把你稱做白姑娘，在我的眼中你是白無常，我渾身黑衣打扮，那是我的大號，一看便知，江湖上說的黑無常沈鳳就是我！」

白泰官在江湖闖蕩多年，臨行之際，把幾個非常有名氣的江湖人物告訴她，其中就包括了沈鳳，因此，白龍珠聽了，心下一沉，不過對方來勢洶洶，就算自己賠罪也不辦不到，看來非鬥不可了，幸而她只是單身進門挑戰，這一場打鬥，不過單對單，輸了無話可說，主意打定，便即拱手，說：「如果沈鳳老前輩肯賜教，我們同到後院玩玩吧，不過，我們只是趕路客人，並沒帶備武器，如果你想用刀劍，我就向店主借用好了。」

沈鳳說：「不必用武器，我們就比劃腳法好了。」

說完，她打了個手勢，意思是想請白龍珠先走。

白龍珠昂然向後院走去，但却暗防她在背後偷襲，後來發覺沈鳳故意隨後，顯然是並無偷襲之意，畧爲放心。

兩人到了後院，那個地方十分平坦，比較在草地上打鬥，更合理想，照白龍珠的看法，沙地很滑，沈鳳穿了薄底快靴，滑上加滑，顯然是有些不利。至於她，始終穿布靴，但却在靴尖裏面藏鐵，看來它也是武器，如此打鬥，不吃虧，因此她更加興奮。

兩人開始交手，不敢立刻施展絕招，攻守互見，打鬥了一會，白龍珠認爲對方的武功不過如此，放心用車輪腳進攻，大喝一聲，腳法突變，身形滾動，彷如車輪。

白龍珠的車輪腳十分厲害，可是，沈鳳看見她的兩條腿上下翻飛，即時避過，左閃右避，白龍珠總是沒法傷害她，後來沈鳳反攻了，她使用高腳發招出擊，白龍珠以前聽見父親白泰官說過，如果對方用高腳出擊，閃過那一條腿，隨即竄步上前，一腳踢在對方的背脊，便會把他的脊椎骨踢斷，那時他認爲這一招可以施展出來，擊敗黑無常沈鳳，故此她看見對方竄躍過來，喜出望外，並非用飛躍出擊的姿態接招，而是忽左忽右的閃避。

她的閃避好像很出色，沈鳳連飛幾次都無法傷害她，似乎力弱，到了最後，沈鳳忽然飛起，凌空而過，落地的時候，好像站不穩，整個仆倒，白龍珠認爲有機可乘，飛步搶攻，正想一腳向對方的脊椎骨踢去，怎料沈鳳剛剛仆倒，便即借力躍起，用虎尾腳向後撑去，那一腳又快又準，白龍珠猝不及防，竟然被她一腳踢中胸部，整個仰臉跌倒。

沈鳳看見這一腳踢倒白龍珠，立刻轉身，正想走上前補加一腳，把她殺掉，忽然之間樓上有人大喝一聲，叫她停手，隨即箭如飛蝗，向她射去。

原來徐益三的隨從當中也有三個保鏢，雖然他們的武功遠比不上白龍珠，可是，三個人都會放箭，看見白龍珠跟她在後院交手，暗呼不妙，幾個人乘着對方不覺，立刻引弓搭箭，早作備準，果然不出所料，打輸的人竟然是白龍珠，於是急急忙忙的發箭射去。

他們都練習過連環箭，一把弓搭六枝箭，逐枝射出，三個人就可以射十多枝箭，故此，箭如飛蝗。

沈鳳雖然腳法凌厲，到底是血肉之軀，難以抵擋利箭，再又因爲那些箭密集射擊，一枝又一枝，她不知道後院究竟有多少伏兵，不敢戀戰，立刻縱跳如飛，越牆而去，因此保得住白龍珠的一條性命。

沈鳳走後，數人合力把一塊木板承住白龍珠，抬入屋內，外邊亦用弓箭手監視，預防黑無常沈鳳再來，另一方面，延聘附近的范大夫從速到來替她診治。此外，徐益三還派健步如飛的家丁朝着原路走回去，盡快通知白泰官。

范大夫一個時辰之後到來，煮了一大碗藥，叫人扶住白龍珠，由他灌飲，那種藥是很有份量，內外兼治，白龍珠喝了它之後，腹部有雷鳴之聲，過了一會，然後睜開一雙眼，嘔吐不已，體內瘀血都嘔出來，變成了黑水，范大夫說：「白姑娘的病，已經痊癒八分，千萬不要下床走動，我每天到來看她一次。」

白龍珠在迷惘中覺醒過來，睜開眼睛看看，已經是天亮，她非常吃力，然後回憶起當時跟黑無常沈鳳惡鬥的情形，看了看，身邊有一個侍女站着，叫做阿雲，她雖然氣力微弱，但仍可以做聲，叫阿雲走近，面授機宜，說了幾句話，她就支持不來，閉上眼睛，一言不發，好像死去，實際上只是沈睡。

阿雲把白龍珠偶然覺醒的話轉告徐夫人，再由徐夫人跟徐益三商量，都認爲此計甚妙，索性把那一扇房門封閉，暗中派人送上食物和湯藥，向外宣傳，她已經喪生，死於黑無常沈鳳腳下，替她發喪。

三天之後，他們在附近弄了一副黑棺，棺裏貯滿沙泥，抬棺而行，到了山邊，就把那副棺材葬下，上面加了泥土，他們好像担心沈鳳掘棺，故此，在附近的亂墳當中多築一些墳頭的土阜插着木板，寫下白龍珠之墓這幾個字。

一共有二十七個疑塚，故佈疑陣，就算沈鳳想掘棺看看她的屍體也辦不到，他們辦妥此事回到原來居住的客棧，晚上叫侍婢輪流哭泣，表示哀悼。

這一招果然有用，黑無常沈鳳以爲白龍珠眞的喪生，便不再留戀該地，飄然而去。當時白龍珠憑着這條妙計，拖延時間，使白泰官有充份的時間趕來，因爲水陸兩途，交通不便，故此白龍珠想出這個妙計來，至於白泰官，數日後抵達那間新月客棧。

他很是機警，安排走路的時間，到了晚上，然後閃身入內，佯作夜間投宿，店翁接他入內，他四望無人，道達來意，說是白龍珠的父親，求見徐益三。

店翁臉露愁容，把他帶到徐益三的臉前，然後告退，徐益三担心外邊有人竊聽，開口就說白龍珠已經喪生，並葬殮在山邊，翌日才帶他上山致祭，白泰官聽了，怒不可遏，一拳打在四方枱上面，整整一張枱子分爲七八橛，可見他拳力雄偉。

白泰官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雖然武功精湛，怒火冲天，究竟是不妙的，徐益三連忙湊近一點，低聲說：「她實在沒有死，不過預防奸人竊聽，不能不施展這一招。」

聽了這句話，白泰官然後放心，過了一會白泰官給他帶到密室，跟白龍珠見面，父女相聚，歡喜得流出眼淚。

從白龍珠的口中，白泰官獲悉此事，說：「黑無常沈鳳的腳，非常狠毒，不但你並非她的對手，就算我跟她決鬥，也要十分小心，不



過，我究竟經驗老到，年紀較長，仍有辦法取勝，你不必担心，照情形看，她沒有再來尋仇，料想她已經離去，我們先行把徐大人和家眷家丁等等送到山東上任，然後回來向她報復。再者，過了一兩個月之後，你的健康復元，在路上走動比較好些。」

雖然白龍珠急於報復，可是，父親所言，非常合理，便不做聲。

稍停，白龍珠忽然說：「阿爹，黑無常沈鳳已經遠去，我們有甚麼辦法找到她呢？」

「不要緊，她自稱是匪幫人馬宋鐵腿的師傅，萬山堂那班人一時之間，未必散去，過兩個月我們找着匪首馬鐵頭，叫他交出宋鐵腿來，便可從宋鐵腿口中查出那個賊婆娘沈鳳的下落。」

白龍珠非常欣慰，說：「阿爹，宋鐵腿也受了傷，他無法單獨行刼了，一年半載之內，他必然留在萬山堂的山寨之內，不必担心他遠走高飛。」

父女商量大計，依計行事，先行把徐益三送到山東境內，安然赴任，然後告別。事隔三旬，白龍珠的健康已經復元了，只是脚力差些，她執意跟黑無常沈鳳交手，白泰官說：「珠女，你沒有受傷，仍非她的敵手，看來你跟她再鬥仍是不會佔上風的，充其量打個平手，還是由我收拾她吧。」

白龍珠說道：「阿爹，你有何辦法收拾她呢？」

「此事很難說，我先要找着馬鐵頭，再由馬鐵頭找宋鐵腿，然後追查黑無常沈鳳的下落，你留在破廟住宿好了，找到他們，查悉沈鳳下落，我自然會叫你同行。」

那時他們二人已經回到萬山客棧附近，害怕別人發覺白龍珠未死，故此投身破廟，既然白泰官這樣說，白龍珠無法不依。

談妥此事，白泰官就飄然而去，他輾轉探悉匪首馬鐵頭在墟期必赴萬山茶寮品茗，探聽來往客商動靜，索性到該處恭候，化裝老丐，托着銅鈸，在茶寮之外站着求乞。

他當然不是逢人求乞的，看見馬鐵頭吃飽，施施然的走出來，然後擋住去路求乞，馬鐵頭從來沒有給乞丐擋路求乞的，勃然變色，因為對方的銅鈸伸得太開，他順手抓住它，打算把那個老乞丐連人帶鈸拋出去，殊不料他用盡氣力，仍然無法搖動對方的右臂，猛吃一驚，定神一望，不自覺的退後兩步，說：「你是白泰官！」

「是的，我是白泰官，不過，我並非蓄意找你算賬的，宋鐵腿的師傅黑無常沈鳳殺了我的女兒白龍珠，我要找她算賬！」

聽了這番話，馬鐵頭太驚失色，硬着頭皮說：「此事與我無關，我根本不知道沈鳳的下落。」

「那麼，帶我去見宋鐵腿吧。」白泰官叫他引路。

根本上宋鐵腿就在萬山堂內，馬鐵頭沒有抵賴，只好把白泰官帶去見他。在白泰官的威脅之下，宋鐵腿終於吐實，說：「白大俠，寃家有頭債有主，白龍珠傷了我，並非我傷了她。至於黑無常沈鳳，在陰風寨內。」

「你快些把我引至陰風寨！」白泰官再度威逼他。

宋鐵腿逼於引路，馬鐵頭便趁勢離開，宋鐵腿費了一整天的路程，然後把白泰官帶到一連串的巨石叢疊之處，說：「此處大石如林，夜間陰風陣陣，使人不寒而慄，以前是一個大寨，後來各人散去，只是空營，沈鳳夜間在此歇宿，她現時恐怕尚未睡醒，我不敢去，只能引路。」

「好的，宋鐵腿，引我到她的宿處吧。」白泰官說。

宋鐵腿帶他再走一程，越過石林，便是祭井，大小各井，深度不一，宋鐵腿帶他到一個特大的井欄之前，指向下邊，說：「以前有石梯走下井中，深度不過三十呎，井上却有二十呎的周徑，如果你有胆，自行入內找她。」

雖然白晝時分，俯望井中，一片黑沉沉，白泰官絕無所懼，趁着井口的石壁粗糙，有凹凸痕，施展壁虎游牆絕技，由高處蜿蜒而下。

宋鐵腿在井口大叫：「白大俠，恕我告退了，注意她的誅仙刺。」

說完，一陣脚步聲遠去。

白泰官技高胆壯，決心入井探索秘密，他的視力奇佳，稍有微光，便知何物，無奈井內所見之處只是粗糙石壁，井底黑沉沉，看不見人，他頗為驚異。

隨後下壁漸滑，不容易施展絕技在壁上游走了，手一鬆，便即飄然而下。

原來該井深一百呎，愈是靠近井底的石壁愈滑，下邊有的只是白骨，全是給人誆騙入井活活餓死的。

白泰官雖然武藝超羣，跌落井底，毫無損傷，但却無法飛越井外，至此他才發覺那是宋鐵腿的詭計，盼他在井底餓斃，後悔不已，却又無可奈何。

井深百呎，石壁有六十呎是滑不留手的，他不能飛越，唯一的逃生之法就是趁着大雨，井內貯水，他可以升起來，然後逃出井外，他不肯束手待斃，只好坐着等候機會。

四日後，夜色已深，忽聞脚步聲，又聞叫哭聲，他細心辨認，知道叫喊之人正是珠女，喜出望外，在井中大聲叫喚，白龍珠聞聲走近，她十分機警，沒有走下，只在井口垂下長長的繩子，白泰官抓住它升高，離開井口欄，說道：「珠女，你是如何知道我被困在深井之內呢？」

「那是馬鐵頭說的，我跪下哀求，他才說出這種秘密，吩咐我救了你就要離開，不能跟黑無常沈鳳尋仇。」

江湖上最講義氣，白泰官無法可想，只能黯然走出石林。

料不到月色照映之下，遙見一個黑影，在陰暗中有一個冷澀之聲飛出來，說：「白泰官，你遠道而來，沒有跟我交手，如何肯走？」

白泰官怒不可遏，無奈他四天沒有進食，渾身發軟，只好拱手，說：「馬鐵頭叫小女救我，我逃出鬼井，不可尋仇，有緣異日相逢，再行定奪。」

黑暗中傳來一陣狂笑，沈鳳說：「白大俠，你是否餓壞了不敢接戰呢，你不想打，我偏要打！」

說完，她逐步走近。

白龍珠大聲說：「黑無常沈鳳休走，我來收拾你！」

說完，她就搶攻，不料她傷後體力還未完全恢復，剛剛交手，就給黑無常沈鳳一脚踢飛，白泰官怒火攻心，飛步搶攻，只見黑無常沈鳳改用雙手接招，每隻手都是握着一條鋼刺的，那種武器又細又長，形狀怪異，刺尖奇細，見血封喉，叫做誅仙刺，刀劍不敵，偏巧遇着白泰官的銅鈸，她就無所施其技，在月色照映之下，二人苦鬥，她多次用誅仙刺直衝過去都給白泰官的銅鈸擋開，正感進退兩難，白泰官大喝一聲，施展「上下齊飛」的一招，一個銅鈸劈臉飛出，遮住她的眼睛，另外一個銅鈸向她當胸飛過去，她毫不知曉，慘叫一聲，倒在血泊打滾，輾轉哀鳴而死。

白泰官沉住氣走向草地扶起白龍珠，離開石林鬼井，宛如逃出噩夢。此仇已報，兩父女便回原籍居住，不再找宋鐵頭算賬。

一日之計在於神

人生添姿采 前程似錦繡

紫金丹

爲你帶來一切！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祗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蔘、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藥，功能生津斂汗，健脾袪濕，提神醒腦，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永安公司 總批發電話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路

香港 峨嵋葯廠出品